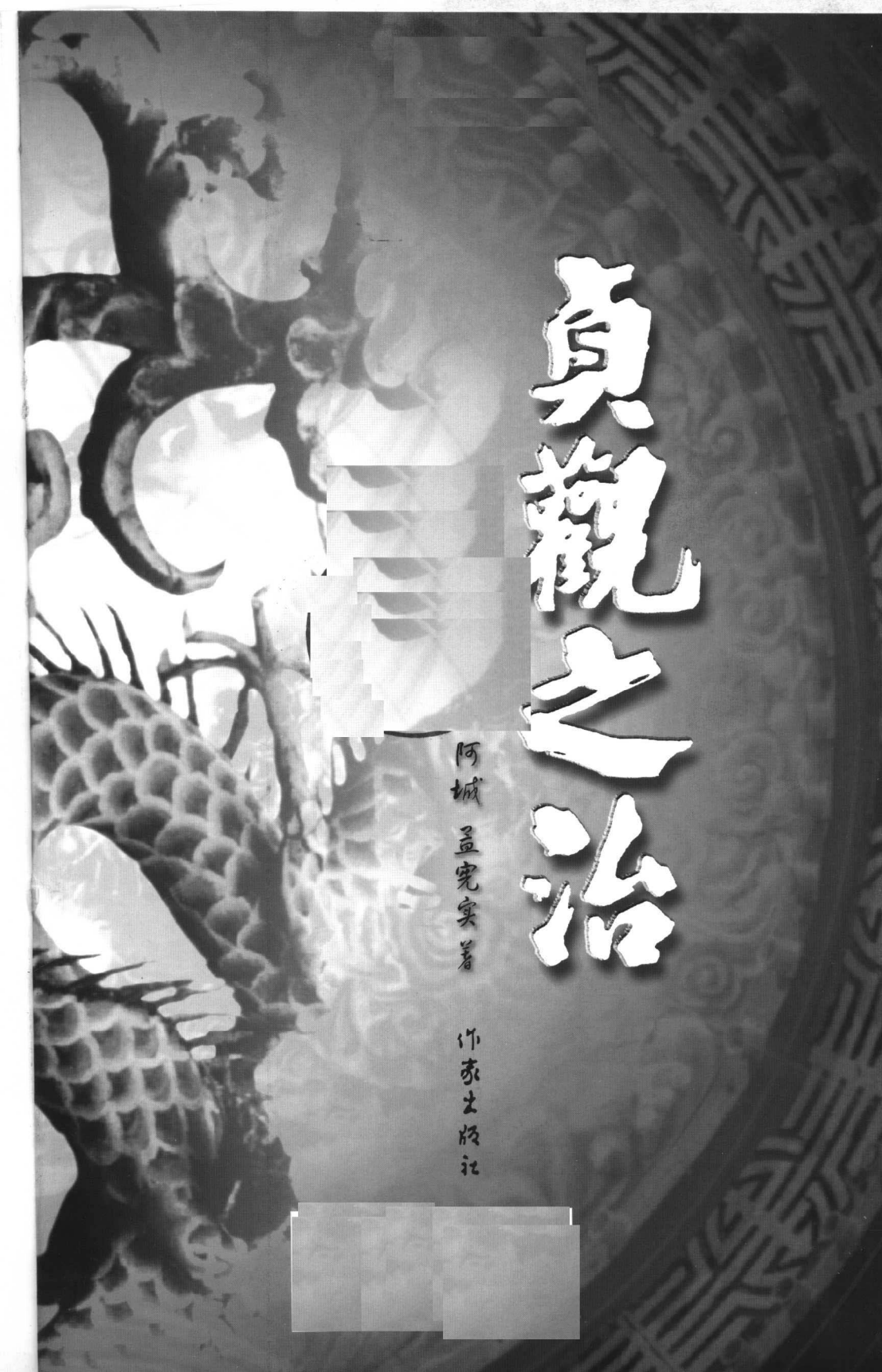
貞觀之治
阿城 著

无论是民族辉煌的记忆，还是民族信念的史证，『贞观之治』留下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遗产。本书探求一个王朝的盛世功德、挖掘一代明君的内心世界，展示了盛唐繁荣的社会、海纳百川的文化和『治国之本』的战略。既有充满人格魅力的仁君，也有道德与背叛的人性考问。

责任编辑：姜　琳
封面设计：三恒文化／程　杰

定价：28.00元


貞觀之治
阿城 益寬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之治/阿城，孟宪实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0（2006.12重印）

ISBN 7-5063-3796-7

Ⅰ.贞… Ⅱ.①阿…②孟… Ⅲ.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Ⅳ.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2092号

贞观之治

作者：阿　城　孟宪实

责任编辑：姜　琳

特约编辑：石　在

装帧设计：程　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640×960　1/16

字数：430千

印张：23　　**插页**：1

印数：10001-18000

版次：2006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063-3796-7

定价：2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吴兢《上贞观政要表》：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

《新唐书·太宗赞》：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清高宗（乾隆）为《贞观政要》序：太宗以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矣！

电视剧《贞观之治》主创人员

出品人	杨伟光　杨步亭　黎瑞刚　陈润生
总制片人	韩三平
总监制	刘德鸿　陈　梁　姜　涛　陈文
监　制	罗立平　鲁书潮
制片人	宋振山
总策划	沈向军　史东明
策　划	林潮翔　尹廉钊
编　剧	阿　城　孟宪实
摄影指导	智　磊
美术设计	项海明
剪辑指导	周新霞
制片主任	孙　颖
领衔主演	马　跃　苗　圃　金士杰（中国台湾）
联合主演	马少骅　孙　宁　朱　雷　马精武
	陆剑民　沈孟生（中国台湾）
导　演	张建亚

联合出品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北京中视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第一章

中古时期，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中原长达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但仅仅过了近三十年，七世纪初，因为隋炀帝极度役使民力，加之征伐辽河流域，终于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社会震荡，暴动蜂起。其中，出身关陇集团的李渊，于公元617年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来年，在隋大兴城（今陕西西安）称帝建立唐朝。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多次出征，击败诸多强敌，使李唐政权成了割据关中的一股强大势力。

满山遍野的混战厮杀声。交战双方是唐军和薛举军。战况惨烈，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亲手诛杀李世民者，封万户侯。顿时，薛举军的势头大涨，渐渐把李世民的军队围拢在中央。唐军被困，陷入绝境。

李世民大帐内，梦中惊醒的李世民从黑暗中坐起，喘着粗气，渐渐定下神来。他走出帐外，仰望星空。长孙无忌从后面走过来：秦王殿下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李世民：你呢，又是整宿没睡？

长孙无忌：军中事务繁忙，不及时整理出来，会有麻烦。

李世民：你说天亮以后，在这儿能看到长安吗？

长孙无忌：也许能，已经这么近了。

李世民：为什么我总是做打败仗的噩梦？

长孙无忌：是因为做了噩梦才起来的吗？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无忌：大概是因为去年的那次失利给你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李世民：做对一千件事，别人不一定会记得你，可是做错了一件，就会成了别人的话柄。

长孙无忌：殿下你千万不用为此自责。失利的责任并不在于你。

李世民：可我是一军统帅，用人无方，难道不是我的责任？

长孙无忌：可是陛下丝毫没有为此责怪你。

李世民：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过不去。

长孙无忌：你打的胜仗不计其数，仅仅是一次失利，算得了什么？普天之下，有谁能从不失手？

李世民：一次失手，便要赔进无数将士的生命。

长孙无忌：既然是打仗，死伤也就难免。做殿下的部下，是件幸运的事。多少次战斗几乎没有伤亡，这样的事，还能在哪儿遇到？

李世民：从小到大，你给我说了多少宽心话。别人说的，我都不爱听，听着像是在阿谀奉承。唯独你说出来，听着让人觉得舒服。

两仪殿内，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父子三人对坐，都沉默不语。李渊愁眉不展。李建成盯着李元吉，目光里有责备的意思。

李世民快步走入两仪殿，叩拜。

李世民：元吉怎么也在这里？晋阳那里……

李世民看到李渊和李建成的表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也呆住了。

李建成：晋阳失守了。

李世民：怎么可能？凭晋阳的兵力，再强的敌人来了，也能周旋一年半载，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丢了呢？

李元吉：突厥不讲信用，背弃了跟我们的和约，转而跟刘武周联手。刘武周的数万精兵，加上突厥骑兵，把晋阳团团围住。父皇几次派去的援兵都被击败，全军覆没。我看实在是守不住，就弃城退到长安来了。

李建成：这么说来好像没有你的一点责任。

李元吉：敌人那么强大，难道是我的错。就算是让二哥守在那里，也还是一样的结果。

李渊：二郎快坐，你的胜利是我这几天唯一听到的好消息。这次本来该摆酒宴给你庆功，可现在这种情形，我是一滴酒也喝不下去啊。

李世民：父皇，等我们统一了中原，再庆功不迟。

李建成：可是我也听说了很多你在晋阳的劣迹。父皇刚刚恢复你的官职，你就敢这么胡作非为！

李元吉：说得轻松。你是太子，身体尊贵。有二哥和我在外面出生入死，你每天看看奏疏，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就行了。我看要是让你去守，十个城也丢了。

李建成怒：我早就知道派你去前线你心里不服，可是你有什么资格？二郎功劳比你大百倍，他却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从来没有过什么怨言。

李渊怒斥李元吉：吵什么！城都丢了，我没有惩罚你。可是你却在这儿大吵大嚷，难道是有功劳炫耀不成？

李世民：陛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李渊：刘武周来势凶猛，兵马众多，我们一时难以与他争锋。不如索性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集中兵力，据守关西地区。等来日积攒够了实力，再作出兵反攻打算。

李世民：就这样白白把太原送给刘武周？

李渊：不然又能怎样？这个时候要是与他们争夺，会伤元气的。

李世民：可是父皇想没想过，将来我们又靠什么来夺回关东地区呢？父皇，太原是我们的根哪。我们的王朝就始于那里。我们在太原的根基，实际上比在长安更为扎实，如果太原都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丢了，那么又凭什么说能守住长安呢？何况，长安还没有从战乱中完全缓解过来，民生凋敝，从前很多物资都来自于太原。弃守太原，等于是助敌人一臂之力。等刘武周在晋阳站稳了脚跟，再想夺回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李渊：你说的何尝没有道理，可是我们现在拿什么去和刘武周打？

李世民：给我精兵三万，必定击溃刘武周，夺回关东。

李渊：三万，那几乎快要相当于关中全部的兵力啊。

李世民：父皇不必担心，现在窦建德的部队和王世充的部队激战正酣，互相牵制。双方都不可能进犯长安。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及时行动，长安就不会有危险。

李渊：我担心的不光是这个。即使我们凑齐了三万兵马，也和刘武周的军队无法相比。如果这一仗失败了，我们就连防守的能力都没有了。

李世民：父皇放心，儿臣敢以性命担保，此战必胜。

李渊注视着李世民。李世民以坚毅果敢的眼神回应着李渊。

李渊：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东宫，李建成对大伙儿举杯：陛下本来是打算亲自设宴，犒赏这次出征的功臣的。可是最近实在被晋阳失守的事所困扰，身体不适，不能在此陪大家饮酒，于是由我出面主持。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大家喝个痛快吧！

李建成：向你们介绍。这位是魏征，是随魏公爵李密一同前来投诚的。

长孙无忌：有先生相助，我大唐又多了一份力量。

魏征：鄙人才疏学浅，到现在还没给大唐帮上什么忙，却受太子厚爱，实在惭愧。

长孙无忌：来日方长，建功的机会还有的是。

秦王府议事厅，李世民与房玄龄交谈着。

房玄龄：李密归降引起的波澜还没结束。朝廷上现在基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信任李密的，他们认为李密是天下豪杰，主张应当重用李密。一派是怀疑李密的，认为李密的残党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还有一定的势力。李密归降，无非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将来迟早还是会叛变。李密的去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陛下的态度。

李世民：此话怎讲？

房玄龄：李密为人孤傲，并不把谁放在眼里。他能投降，实在也是被逼无奈。这个时候如果对他采取一种防范怀疑的态度，一定会引起他的顾虑，知道此地并非久留之地，一有机会，便会有别的企图。虽然他投降我们是出于无奈，但短时间内他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出路。只要稍加安抚，就可以暂且稳住他。陛下还在犹豫，在两派的意见当中左右摇摆。依我看来，李密本人并不重要，凭他一个人也做不出什么大动作来。有威胁的是他现在还在各地据守的旧部。他们如果集合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李密恰恰是因为不善于利用和协调这些下属，才落得今天的下场。这些人现在还在观望，如果陛下厚待李密，其中一些人肯定愿意归降；如果陛下对李密怀有戒心，他们可能会去投靠窦建德或王世充。

李渊在城外摆酒宴为李世民送行。

李渊举起杯来对李世民说：你不能喝酒，我就没给你准备酒。你杯子里装的是水。我知道，要做大事的人，不会在乎里面是酒是水。只要你知道我们后方的心意，就够了。

李世民举起杯，看着里面透明的液体，受到感动：父皇如此体谅儿臣，儿臣敢不效力！

李渊：祝福的话，我也不多说了，那都是空话。我相信你，一定能胜利归来。我们大唐的未来，也要看你这一举了。李渊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李渊丢开杯子，拉住李世民的手：晋阳起兵，你起了最大的作用。如今夺回晋阳，还要靠你！我还能说什么，只能感谢上苍赐给我这样一个替父解忧的儿子。

李世民：儿臣为父皇效力是应该的。

唐军大帐内，李世民查看地图。李五慌慌张张地闯进帐中：大事不好了！陛下派永安王、陕州总管、工部尚书、内史侍郎进攻夏县，与我军呼应。不料他们营寨还没有扎稳，就被宋金刚派来的两员大将尉迟敬德和寻相带兵冲垮。四位大人和行军总管都被敌军俘虏了。

李世民急忙展开地图，仔细研究。

李世民：如果不出我所料，尉迟敬德并不会在夏县停留，而是返回浍州。你火速带人赶往美良川，在那里阻击敌人，打他出其不意，定能获胜。你和秦叔宝得胜后不要追击，只要阻止他们和宋金刚会合就算成功。尉迟敬德不能北上，一定会向西走。我带三千骑兵埋伏在安邑，便可以赢得第二场胜利。同时，留守营地的将士要加强戒备，但表面上要表现得一切正常，不能让宋金刚觉出我们有部队出战。好了，行动吧！

众将士：得令！

李世民领兵埋伏在树林中，尉迟敬德领着残兵败将从树林旁经过。李世民看得真切，一挥手，身后顿时一片喊杀声。尉迟敬德还没有回过神来，军中已阵脚大乱。尉迟敬德挥剑与唐军拼杀。

李世民挽弓搭箭，瞄准了尉迟敬德，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把弓放下了。他用不无赞赏的语气说，尉迟敬德果然勇猛。传令下去，不准伤害尉迟敬德，要抓活的。

远处传来了高喊声：秦王有令，不得伤害尉迟将军！

尉迟敬德周围的唐军听到命令后，顿时不再奋力搏杀。

尉迟敬德环顾四周，见局势已经被唐军完全控制，便无心恋战。他看到包围自己的唐军都没有了杀气，急忙虚晃一枪。兵士们躲开尉迟敬德的攻击。他急忙驾马夺路狂奔。

李五见尉迟敬德逃走，有点着急：不能这样白白放走了他！请秦王重新下令，让兵士们追杀。

李世民胸有成竹地微笑：不必了，迟早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秦叔宝：我军刚刚打了大胜仗，应当趁着这时我军士气高涨，敌军士气低沉时与宋金刚对决。

李世民摇头表示不同意：虽然我们彻底击垮了尉迟敬德和寻相的队伍，可却没有影响到宋金刚大军的根基。如今优势还在他们那边，我们只有等，才能在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秦叔宝：那还要等多久？

李世民：这要看宋金刚的粮草什么时候吃完了。

夜晚，李世民和衣而睡。李五进来轻轻摇醒李世民：秦王殿下，宋金刚军趁着黑夜开始撤军了。李世民腾地坐起来：快，传令三军，立即出发！

李世民率领的骑兵队从宋金刚军侧面出现，直入阵中。李世民的骑兵队虽然人数不多，却像一支锋利的矛，直插入宋金刚军内部。宋金刚军严密的阵形，立即被撕裂了。

秦叔宝的部队开始从正面进攻宋金刚军。

宋金刚军顿时溃不成军。士兵毫无方向地四散奔逃。宋金刚对身边的几个骑兵高喊：不要再战了，随我走吧。他领着几个骑兵突围，逃出战场。

宋金刚军群龙无首，士兵纷纷投降。

介休城议事厅内，寻相问尉迟敬德：我们现在怎么办？

尉迟敬德：我们一座孤城，已无力回天。刘武周抛弃我们投靠了突厥，宋金刚想逃往上谷，中途被突厥追获，腰斩而死。

寻相：突厥那里不能降，就只能降李世民了。

尉迟敬德：上次与李世民交战，我深陷重围之中，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将我杀死。可李世民却命令部下不准伤害我，这才使我得以脱逃。如果我们去投靠他，也许他愿意接受。

杜如晦引尉迟敬德、寻相进入唐军大帐。

尉迟敬德、寻相：罪将拜见秦王殿下。

李世民急忙起身相迎：以前我们是两军对垒的敌人，现在不同了。从前的交锋一概不算，我只当你们是前来投诚的勇士。不过我已经见识过你们的胆识，所以和一般的勇士又大为不同。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对尉迟敬德）你们原来的八千人仍由你们率领，就驻扎在这里。好了，你们去扎营吧。

李渊在太极殿摆宴。

李渊：这场酒宴，本来是该等到秦王得胜归来时再摆的。可是我实在等不及了。我太高兴了。秦王这次不仅收复了晋阳，还彻底击垮了刘武周，除去我的一个心头大患。现在北面除了突厥，已经没有别的任何威胁了。现在关中地区已经完全归我大唐所有，这样的局面还是第一次！

裴寂：陛下下一步想的，是不是要进军中原了？

李渊：进军中原，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考虑的因素太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兵力很强，我们的实力也还没有那么雄厚。不过我可以说，这一天应该不算远了！

李世民在收复晋阳后，又先后攻克了周边的一些郡县，使关中地区完全为大唐所控制。李渊任命真乡公李仲文为检校并州总管，镇守太原。李世民随后返回长安。刘武周投靠突厥后，又密谋逃归马邑，被突厥可汗觉察。可汗下令，将刘武周诛杀。

围猎场，李渊在马上持弓射弹，兔子应声倒地。

李建成看看猎物，策马走向对面的李渊：围堵成功。

李渊慢慢把弓放下：它多跑了一个弯，你的号角吹晚了，所以西面围堵的军士晚了一步。

李建成：父皇，你弹无虚发，它跑不了的。

李渊摇摇头：大局，我们的大局设好了，才弹无虚发。如果不能把它围

到这里，有多少弹也没有用啊。你要多练习围猎，熟悉兵法、调度。李渊扯了扯弓弦：我的这一手弹弓，当年射中孔雀的两目，因此娶到你母亲，在隋朝也是人人称颂的呀。可惜你母亲走得太早，没有见到我夺取长安，在关中建立唐朝。

李建成：是啊，母亲走得早。父皇，你放宽心，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大唐吗？

李渊：大唐？关中而已。

李建成：关中现在稳是我们的了，尤其二郎这几年打败刘武周、薛仁杲，西面和北面威胁解除。

李渊：是啊，何时进取中原，我们议论、准备了这么久，只等时机了。

太极殿外，李元吉迅猛走向大殿，常何在后厉声：齐王不得执剑！卫士持矛逼住李元吉。李元吉挥剑将矛格开，金属撞击声在殿前回荡。常何再次厉声：缴齐王械！

李元吉想了一下，将剑递给常何，在常何接剑的一刹那，李元吉反手用剑逼住常何咽喉。常何不为所动。

常何：觐见陛下，齐王不可带剑！

李元吉恨而无奈，收剑入鞘，递给常何，转身入殿。

太极殿内，李渊垂着眼睛，李元吉近前坐下：父皇，我来了。

李渊抬眼逼视：我听见你又在惹麻烦。你在晋阳的荒唐，我有所闻。

李元吉：谁说的？这是谁跟我过不去！

李渊逼视的眼光转为探究的眼光，之后垂下眼睛：四郎，晋阳是我们李家的根据地，马虎不得。

李元吉：我没有马虎呀。

李渊：你在晋阳每天游猎……

李元吉：是，打打猎……

李渊：你的游猎，骚扰百姓！你强抢民女，白昼宣淫……

李元吉：是，女人嘛……

李渊：混账！你失了晋阳的民心，天有不测风云时，晋阳是我们唯一的退路！

李元吉：唉，你和母后从我生下来就对我没有好脸色。母后甚至都不想要我了。不就是嫌我丑吗？要不是奶娘，我都活不到今天。

李渊叹了一口气：你母后也不在了，就算了吧。

李元吉：可是父皇到今天也没有好脸色。我也不指望了。过了明天我就回晋阳去。

两仪殿，李渊坐在席位上，问李世民：二郎，如果我们东进中原……

李世民：父皇终于下决心了？

李渊：我要先问问你。

李世民：打败刘武周之后，我就想东出潼关，进取中原。

李渊：河南有王世充，河北有窦建德，南方有萧铣，各立朝廷，实力都不弱啊。

李世民：我们也不弱啊。

李渊：这三股大势力，你想先攻取哪一个？

李世民：当然是王世充。

李渊：如果王世充与窦建德联合，你怎么办？

李世民：我不会让他们联合。王世充在河南，窦建德在河北，当中的这条黄河，不是好过的。另外，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使他们联合，也会互相猜忌。所以，一、黄河不好渡，地理上有困难，联合不易；二、即使要联合，也会猜忌。这两条都是兵家大忌。

李渊：武德元年四月，你和建成打过一次洛阳，不是没有打下来吗？

李世民：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河南还有李密、宇文化及，现在只剩下王世充，反而好了，可以先取王世充，造成关中与河南连成一体，北上可打窦建德，南下可取萧铣。

李渊：想不到你已经有谋略了，那，时机呢？

李世民：春天不行，草刚长出来，夏天，草长好了，马就没有问题了。

李渊：好，好，准备半年。

李世民：陛下，唐朝取得中原，在此一举。

太极殿内，君臣商议东取中原。他们当中铺着拼成的羊皮地图。李渊执杖立在地图前。李渊：秦王击败刘武周之后，大唐终于可以攻取中原、一统天下。左仆射，你还是认为时机不到吗？

裴寂：晋阳起兵，是因为隋末天下民心大乱，乱到现在，剩下五六家分据天下，民心开始各有所归，攻取中原，也就不比以前了。听说，窦建德在河北有民心，这就难了。

李渊：你是说，天下大乱，才是时机？

裴寂：取天下，民心归向总是大事。

李渊：尚书令？

李世民：民心固然重要，但最后的安定，还是要靠天下一统。我以为，时机其实到了，就在夏天。天下毕竟是打下来的，而且，现在关中安定，没有后顾之忧，军士一直在打胜仗，气焰高，正是攻取中原的时机。

李渊：太子？

李建成：秦王灭刘武周，兵气正盛，应该是时机了。

李渊：从现在到夏天，有半年，筹划充足，可以打。攻取中原，由秦王领兵。

李渊看了一下李元吉。

李渊：齐王，你辅助秦王，东取中原。朝廷上下都准备吧。这半年，就做这个事情。

裴寂：这是大事情。举国征伐，要占卜，择吉日吉时，阵前军士呐喊，也要合黄金中律。

终于，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受李渊派遣东征洛阳，意图将唐扩展到潼关以东，进而统一中原。

太庙，李渊的百官欢送阵营。

唐字旗，行军总管字旗，秦字旗；如林的矛尖；盔上的红缨、黄缨、黑缨、白缨。

黄缨盔下，李世民年轻的神色里有因久经场面而漫不经心的优越，他摆了一下头，目光如剑。军鼓擂起，渐强至震人心肺。李世民终于微笑了，用手理了一下髭。李渊拉住李世民的手。

李渊：二郎，大唐建立数年，天下依然纷争，扫平天下，在此一举。

李世民：请父皇放心。

李建成：（扶着李元吉的肩）四弟，我在长安等着你的喜讯。

李元吉：大哥，放心。

玄武门，李建成、裴寂随李渊在玄武门上，至墙头向东瞭望。

极远处，大唐东征军裹起烟尘，缓缓移动。

李建成：父亲，大军后天就出潼关了。

李渊笑着：称我大唐皇帝！那是我大唐的军队出征，我大唐要统有中原。对。我为皇帝，你为太子，这是大事，不可掉以轻心。李渊又回头望了片刻：唤长孙王妃来。

李渊看着长孙王妃，突然也有一丝忧郁：二郎他……千万……活着回来啊。

长孙王妃：父皇怎么了？

李渊克制住忧郁：我记得你生在洛阳？

长孙王妃：是，我和哥哥无忌都生在洛阳。

李渊：你十三岁嫁到我们家，嫁给二郎，现在，还记得洛阳吗？

长孙王妃：我们的先祖是鲜卑拓拔氏，很早就随文帝从平城迁到洛阳了。虽然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在隋朝为官，但是父亲早亡，舅父收留了我和哥哥无忌。洛阳，记不得多少了。

李渊：啊。你舅舅高士廉，助我立大唐有大功。你哥哥无忌这次随二郎东征，你们一家都为大唐出了大力。你舅舅有消息吗？

长孙王妃：他还在岭南，回不了长安。

李渊：嗯，这次东征，还顾不上岭南，岭南是一定要夺取的，让你们长孙一门团聚。你们好像还有一个哥哥安业吧？

长孙王妃：安业是我们的同父异母哥哥。父皇刚才好像有什么担心？

李渊：噢，我只是……

长孙王妃：二郎他不会怎么样的。我嫁给他时他十七岁，已是有担当的男子汉，今年他二十一岁了。这些年，他打败薛举、刘武周，这次取洛阳，难道还有更合适的人吗？

李渊转身望向远征军消失的方向：二郎是我最信任的，他总是能担当大任，总是打胜仗。洛阳固然要取得，大唐固然要得天下，可是，二郎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宁可缓得天下。今日取洛阳是取，来日取洛阳也还是取，而没有了二郎，就可能取不了洛阳。

长孙王妃：父亲不要不开心，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伐是大事，一定要做的。不担心，要做，担心也还是要做，不如放心来做。

李渊：说得好，通情达理，国家最大的事，确实是祭祀和战争啊。

潼关外，远处山色苍茫，近处蒿草密布。秦王李世民披甲骑在马上。房玄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随在后面。李世民停下马四下望着。

李世民：我听说关东人杰地灵，怎么出了潼关，快近洛阳了，一直都是蒿草，洛阳可是隋朝的东都啊！

房玄龄：天下大乱，多年征战，关中与中原阻隔，商旅不通，当然是这样，殿下不必多虑。

新安元帅帷帐中，李世民、李元吉、屈突通、李世勣等坐在马扎上在看铺在地上的地图。史万宝、刘德威、王君廓、黄君汉在上述人等对面。不断有文武职人员进出，悄声汇报和领命。

李世民拿着指挥杖，在地图上点画：北边突厥与洛阳秘密联络，已经被我们阻断。从我们出征到现在，王世充已经调派他的魏王南守襄阳，荆王西北守虎牢，宋王北守怀州，他们随时可以增援洛阳。王世充是个懂兵法的人。至于洛阳，王世充派他的太子和鲁王守洛阳东面，齐王守洛阳南面，楚

王守洛阳皇城，汉王守含嘉粮仓，王世充自己率领三万骑兵和步兵，抵挡我们。将来攻打洛阳，场场都会是硬仗。

李世民：行军总管史万宝，你的宜阳府军攻占龙门，控制洛阳南方；怀州总管黄君汉，你的府军，进攻回洛，控制洛阳北方；将军刘德威，率你的府军，穿过太行山，包围河阳，控制洛阳东北方；谷公王君廓，率你的府军，进攻辗辕，切断洛阳粮草。我率主力，推进到洛阳。将军罗士信，你为先锋，明天进攻慈涧，试探洛阳。祭事参军士、考功郎中房玄龄，将功劳详加记录，不得有误！

李世民率黑甲军驰上高坡，观察着。

李世民：好，王世充要先发制人，跑出这么远来见我！来，我们先趟趟这三万人的浑水。

黑甲军开始躁动。

郑军军阵，王世充骄傲地左右看看：我们的拳头有点儿大了吧？李世民不过派来几百先锋。

单雄信：陛下，李世民从关中来，就是要和我们争夺中原，千万不可轻视。慈涧虽小，但是是我们西边最远的门户，不但不能让李世民得手，而且要挫他的锐气，所以拳头要大！

王世充点头：李世民一个小儿郎，这几年才听说这么个人，也敢来跟我较量。

单雄信：陛下，你看那边！好像是唐军的人。

王世充凝视远处：小蟊贼。

单雄信：敢窥视三万兵马的，恐怕不是小蟊贼。

慈涧路上，李世民挥手，示意继续往前走。前方突然出现燕琪军队。双方都一愣。李世民随从迅速遮蔽在李世民前面。李世民拉弓，从亲随缝隙中射出一箭。

燕琪军队中有人落马。双方开始混战。李世民与亲随李五背靠背战斗。李世民频频射箭，燕琪军队中频频有人中箭。燕琪中箭落马。黑甲军士将燕琪捆绑，放在马上。

李世民开始且战且退，退回营中。

丘陵上，五万唐军阵容中，李世民由诸将簇拥，骑马立在军前。

王世充望着远方，神情凝重：大概有五万人吧?！我不要把我的三万人赔进去。

单雄信：打起来未必，也许是他们赔进五万人。

王世充：昨天李世民才带了一二百人，我们就赔进去一个左建威将军，五万人，五万人，传令！回洛阳！坚守待援。王世充边说边策马离开。

单雄信愤恨地摇摇头。

李世民推进到洛阳，驻军北邙山，开始围困洛阳，并逐渐扫清王世充在河南的势力范围。七月，洧州长史张公瑾、刺史崔枢献城投降。八月初九日，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投降。八月十四日，怀州总管黄君汉攻克回洛。八月二十五日，刘德威占领怀州。九月十三日，显州总管田瓚率二十五州投降。九月十七日，王君廓攻克辕辕。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杞州、夏州、陈州、随州、许州、颍州、尉州七州投降。

军士：王世充在青城宫要与秦王叙话。

李世民：有什么好叙的？开城投降吧。

宇文士及：不妨一叙，也许有什么转机，可以兵不血刃。陛下不是说过夺取洛阳，止于息兵。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兵家上策。

李世民：那好，你去。只许投降，不许其他。

洛阳城上，王世充与单雄信漫步。

单雄信：洛阳城可以坚守一年，陛下为什么要与他们叙话？

王世充：打一年？人都疯了。万一他们肯退兵，不是很好吗？而且我已派太子去北边联络夏王窦建德。

单雄信：窦建德未必会南下，他肯定坐山观虎斗。

王世充：未必未必，世事难料，他南下与我们抗击李渊，对他有好处。我们不保，他也会不保。我们联合，李世民就难抵挡了。

军士：他们来人了。

王世充：试一下吧。

王世充与单雄信向城楼走去。

王世充：隋朝已经完了，你们在关中称帝，我在河南称帝，我没有侵犯你们，你们却挥军东来，为什么？

宇文士及：四海之内，都应该服从大唐皇帝。

王世充：你们退兵，我们和好，不是很好吗！

宇文士及：我们奉大唐皇帝诏命，征伐东都，没有奉命和解。

单雄信：我说过没有用吧。

李世民走来走去，再到地图前停下。

长孙无忌：王世充派他的儿子联络窦建德，如果他们合在一起，我们就有麻烦了。就怕旷日持久，现在军心已有些涣散。

房玄龄：绝不能让王世充与窦建德合兵一处，否则，靠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无法取胜的。

李元吉：无非是撤回关中，武德元年，你和太子不是东征过洛阳吗？也是打不下来，就撤回长安了。再撤一次也无妨。

李世民：动摇军心的话，不要说！

李元吉：在这里说又不要紧。

李世民：在这里也不能说。

李元吉悻悻：好，不说就不说。

杜如晦：殿下，洛阳城北要塞虎牢关是窦建德来洛阳的必经之地，我们可以先派精兵攻下虎牢，截断窦建德增援洛阳的路，也可以借机在虎牢设伏，将窦建德一并消灭，加快大唐夺取中原的速度。

李世民：好。东征军继续合围洛阳，由李世勣将军带轻骑兵速去占领虎牢关，不让窦建德增援洛阳，让王世充无兵可援，无路可逃，只能投降。

北邙山（洛阳城北）元帅帐外执高挡箭牌的士兵排成横长列。李世民着皮甲出帐，在挡箭牌边观察着远处的洛阳城。箭雨飞来，挡箭牌阵高举。

李世民听着如落雨的声音，拔下盾牌上的箭，仔细看着，箭头如小斧，他回身对大家说：他们新造了箭，造得不错，弓也不错，可以射出五百步还有力量。

屈突通：而且一次可以发出八枝箭。他们的抛石器也可以，能抛五十斤的石头，不过只能抛到两百步。

李世民：好，我们也要造这种武器。

李世民用拔下的箭搭上弓，将弓拉满，向洛阳城方向射出。远处，洛阳城上挂在高杆上的风向旗被射断绳索，飘落下来。

唐军阵营鼓噪呐喊。

李世民微笑着。

李元吉：好！二哥！再射他几箭，我们乘势拿下洛阳城！

李世民回身微笑着看着李元吉。

李世民：还是围困，等他们粮绝。

太极殿内，李渊持卷立在地图前，目光不断在卷上与地图上移动比对：李靖这样的军事人才出世，真是天助我也。

李建成：他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李渊：那当然。但是你要想得更长远。帝王不能总靠御人之术，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御人之术。

李建成：（恭敬地）愿听父皇教诲。

李渊：隋炀帝的时候，李靖怀才不遇，现在只要我们有所重视，他就会尽力施为。每个人都怀才不遇，损失最大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朝廷。我跟李靖在前朝确实有过节，但那时是大家同朝为官。现在不同了，君臣名分早定，用不用他在我。不用，对谁都不利，用他，利他，利我，利大唐。

内侍：陛下，赵郡王到。

李孝恭进入，施礼。

李渊：孝恭啊，朕要感谢你。你呈上来的平江南条陈，真是字字千金。

李孝恭想说话，被李渊用手势制止。

李渊：隋炀帝久镇扬州，但别看江南地盘大，人口多，兵力实在不强。唯一的力量又被派到洛阳，成了王世充的主力。所以，在军事上江南微不足道。可大唐不派军队过去，他们也不会自动归顺。动武势在必行。蜀地在南北朝时期安定富庶，又据长江上游，从蜀地出发，顺江而下，江南一定势如破竹。你的条陈既解决了朝廷的大问题，又不必花费太大气力，真是大功一件。

李孝恭：臣不敢居功，这是李靖的条陈，臣不过转呈而已。

李渊：不，这条陈你不同意吗？

李孝恭：臣当然同意。陛下，开府李靖的十点计划，我读了一夜，逐条推演过。陛下和殿下有何疑虑，我可以逐条答复。

李渊：这就是了。李靖请你转呈，就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你还会转呈吗？

李孝恭：不会。

李渊：所以朕要命你为夔州总管，南征萧铣。

李孝恭大喜过望，连忙起身拜。

李孝恭：臣多谢皇上。

李渊：行军的组成你有什么考虑？

李孝恭：臣可否请李靖同行？

李渊：李靖，是个不错的人选。那让李靖为长史。

李孝恭：谢陛下。

李建成：父皇，依儿臣看，赵郡王并没有参与李靖的条陈。

李渊：我知道。

李建成：可……

李渊：我要孝恭当行军大总管，我肯定这个条陈中也有孝恭的看法，在

战场上他执行这个条陈中的计划就会很安心。

李建成：可是，陛下为什么不直接任命李靖为长史，而要赵郡王自己说出来呢？这不是让功给他吗？

李渊：你要切记，君不与臣争功。所有臣下的功劳，不都是君主的吗？李靖是个大才，要他主动配合，听从孝恭指挥，必须是他对孝恭感恩才行。这么一场大仗，他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

李建成：儿臣明白了，父皇如此这般苦心，都是为了这次出征。那要不要立刻召见李靖？

李渊：你又心急了。孝恭一定会找李靖，而李靖一定知道我会召见他。但是，这么一场大仗，我必须要他准备充分。

李建成：召见后，他不就可以立刻准备了吗？

李渊：这次出征，对于李靖也是难得的机会，他会为召见做准备，准备作战计划。过两天，我就根本不用问他了。

洛阳城外，唐朝的军队在城南排开阵势，远远地与洛阳对峙。

李世民与尉迟敬德骑在马上。李世民：按计划，发动吧。

尉迟敬德一挥手，鼓声大作，惊天动地，由缓变疾。开始还可以听到鼓点，后来就响成一片。鼓声忽然停止。

王世充与单雄信、杜淹等站在城头。

单雄信：陛下，他们要进攻了。

王世充看过去，唐朝军队整齐的队形在缓慢地前进。

洛阳城头上的士兵吃惊地望着下面，心生恐惧。

王世充看到士兵的反应，平静地对单雄信说：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单雄信：抛石车、强弩预备。

士兵们纷纷给抛石车上石，强弩在几个人的拉动下张开，斧头一样大的铁箭头对准城外。

瞭望的士兵大声报告距离：八百步……七百步……六百步……五百五十步……

单雄信：强弩，准备发射。

唐军忽然停住了脚步，阵营向两侧移动，远处出现了唐军的骑兵，骑兵后面翻滚着巨大的烟雾。骑兵的旗帜和烟雾越过步兵，挡在了步兵前面，而后来的骑兵和烟雾依然源源不断。

王世充：唐朝有多少骑兵？

单雄信：看来是倾国而来。

杜淹：不会使诈吧，哪来这么多人？

单雄信看了一眼杜淹，没有说话。

王世充：单将军决定进止。

单雄信：是。陛下。

城下已经看不清骑兵了，只有成千上万面旗帜在烟尘中移动。而烟尘正在向洛阳城逼近。

瞭望士兵：五百步。

单雄信：发弩！

嗖嗖的声音掠过天空，射向城下滚滚的尘烟中。

烟尘没有被遏止，继续向城下逼近。

瞭望士兵：四百步……三百步……二百步……

单雄信：抛石！

更沉重的声音掠空而过。

烟尘中，唐朝不多的士兵，躲在重装马匹身后，打马在前沿阵地快跑，马的后面拖着树枝，拉起尘土飞扬，马的身上也绑着旗帜，地上也插着旗帜。主力步兵已在烟尘的掩护下悄悄撤退了。

一百面大鼓依然在有节奏地敲响。

单雄信：停止了。

远远望去，唐军的烟尘果然不再前进。

王世充看了一下：谁也挡不住我的巨石和铁箭。

一将官上前报告：将军，城上的石头打完了。

单雄信：快准备，不要停止。

过了一会儿，城下的烟尘渐渐散去。

单雄信：唐军撤了。

王世充：太好了。

两人靠近城墙，向下瞭望。

唐军主力已撤出很远，城下丢下许多尸体和一些受伤的战马。

王世充、单雄信相视一笑。

唐军士兵在往回抬着的尸体，竟然都是身穿唐军服装的草人。

有的战马躺在地上，也是用绊马索绊倒在地，解开绳索，战马就站了起来。

唐军士兵们把能找到的铁箭都放上担架，抬走。

洛阳城内，王世充大摆宴席庆贺胜利：今天大获全胜，单将军立了头功，晋升单雄信为左卫大将军。

单雄信上前跪拜：都是陛下英明，末将不敢居功。

王世充哈哈大笑。

T 王世充：天命在此，唐朝小儿能干什么？今天唐军损失多少？

单雄信：粗算一下，至少三千人。

王世充：你说，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石头都运走了。

单雄信：臣以为他们还要进攻。

王世充：你说得对，石头和铁箭是他们的克星，我们要多多预备。

单雄信：城内现在越来越少了。

王世充：所有人家的铁，都搜出来。

杜淹：陛下，这……

王世充：你有何高见？

杜淹：陛下，还是多考虑考虑好，万一百姓……

王世充：朕知道你的意思。现在是非常时期，等窦建德一到，打退唐军，我们再好好犒赏三军和百姓。（对单雄信）我看他们一定利用南城的高坡再次发动进攻，把其他地方的强弩和抛石车都运往南城。

单雄信犹豫一下：是，陛下。

唐军元帅大帐中，李世民、李元吉和众将围坐。

李世民：就这样，我们已经围了他六个月，再耗他半月，让王世充把洛阳城里的铁和石头都打光。

大家哈哈大笑。

李世民：王世充肯定会认为我们下一次要从城南进攻，他就会把全城的抛石车都放在城南。而我们要在城北发起总攻击。秦将军，你那里准备得如何？

秦叔宝：北面有一片树林可以掩护，要挖地道的话还要十天。如果殿下同意，也可以用水攻。

李世民：用水攻？不好，城内百姓要遭殃。

洛阳城内，单雄信领人到了城墙的北面：唐军有什么动静？

军官：树林后面有人，但不知道在干什么。

单雄信：地下的缸有动静吗？

军官：有。

单雄信：这就对了，深沟呢？

军官：按照将军的吩咐，也都灌足了水。

单雄信：让他们来吧。

皮甲营。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骑马并行。

长孙无忌：宇文士及要回长安，你就让他回了，他可靠吗？为什么不派可靠的人回去？

李世民：他很可靠。他与陛下的关系很近，我派你或房玄龄，你们与我太近，陛下未必信前方的情况。

长孙无忌：哦，我是觉得宇文士及、封德彝，都有观察我们动静的意思。

李世民：古来都是这样，我们领这么多人马，从来都有观察举报的制度。换了你，你放心吗？

长孙无忌：嗯，可你是秦王啊。

李世民：无所谓，都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派宇文士及回长安，长安方面是不会有疑虑的。派你，就不行。真的打洛阳，耗费巨大，打不下来，前功尽弃。

太极殿，李渊站在薄熟羊皮制的折叠地图旁：窦建德至今还没有开始向王世充靠拢，但愿他不要向河南移动，要赶在他前面拿下洛阳。至于洛阳方面，我马上下诏，攻取洛阳！

李建成：外围已经清除，该降的降，该攻克的攻克，洛阳城指日可待。

李渊对宇文士及说：回去告诉秦王，洛阳攻克之后，那里的皇家器具、图书档案，送到长安来，城里的男女、财宝，分给将士。大唐统一中原，洛阳一战，至关重要。如久战不下，势必影响全局。朕有一道密敕给秦王，万不得已，秦王可先撤回关中，我们再寻机会，攻取洛阳。

宇文士及：好。

李渊：你累了，在长安好好歇息一下。

宇文士及：谢陛下。

裴寂：晚上到我府上叙叙吧。

宇文士及：回来还没有拜访左仆射，一定去，一定去。

李渊：左仆射，秦王这次若拿下洛阳，功劳就太大了。

裴寂：当然。我们就不只关中了。

李渊：秦王现在是尚书令，有功劳总要升职，再升，怎么个升法？

裴寂：我看多赏吧，升是无法再升了。

李渊：怎么赏呢？

裴寂：增加秦府食邑，多赏财帛，也就是这样了。

李渊：（对李建成）你看呢？

李建成：我看也只能照左仆射说的了。

李渊在殿中回旋，看着地图：当今天下，只有三家，我大唐、王世充、窦建德。灭掉王世充，就只剩下窦建德，事情就好办了。

李建成：不过还有南方的萧铣，应该是有四家。

李渊：南方战事顺利，我是说，拿下洛阳，中原就无人可以匹敌。

元帅帐内，李元吉正在跟李世民请令。

李元吉：二哥，让我去吧，我一定拿下。

李世民：不行。

秦叔宝、程知节跑进来。

李世民：还没有进展吗？

秦叔宝：单雄信的弩太厉害，我们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李世民：看来，王世充还是隐瞒了实力，地道呢？

程知节：他们用水灌了地道。

李世民：他们是有准备的，命令立刻撤退！

秦叔宝、程知节：是。

洛阳城头，战场上一片狼藉。王世充笑了：唐军这次可不是佯攻啊。

单雄信：我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陛下，要不要今晚突袭一下？

王世充：穷寇莫追，我们保存实力，等窦建德一到，再攻出城。

单雄信：是。

元帅帐内，李世民与众将围坐。

房玄龄：我军死五千，伤八千。

李元吉：真是岂有此理，有本事王世充出来跟我比划比划。

李世民：四弟，你去布置一下，防止王世充晚上偷营。

李元吉：来了才好，我正好会会他。

封德彝：洛阳久攻不下，军心开始涣散，再下去……

李世民：再下去？你是说，不打了吗？

封德彝：打，打，当然要打。可是陛下不是有密敕可以撤兵吗？

李世民：我知道。

李世民沉默。

李世民：这样吧，你回长安，对陛下说，洛阳难打，早在意料之中，现

在打不下来，朝廷会觉得时间长，打下来了，朝廷就觉得时间短了。

封德彝：好，我今天就走。

杜如晦领一士兵从外面冲进来。

杜如晦：斥候来报。

李世民：快讲。

士兵：窦建德统帅大军正向洛阳进发。

封德彝一听，不禁紧张得“啊”了一声。

李世民：（对杜如晦）通知总管，立刻到大帐议事。

杜如晦：是。

元帅帐内，军事会议。

总管李世勣两眼通红，疲惫不堪：军士疲劳，军心必然涣散。要不就休整，要不就先班师回关中……

长孙无忌：几个月来，周围的人都投降了，只剩下洛阳，粮，是已经断了。城里，没饿死的只有数千人，不会长久抵抗下去。

李世勣：我听说皇帝陛下也有以后再说的意思。

寻相：虽然洛阳粮草已断，但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就这样坚壁不出，我们也毫无办法。窦建德随时可能来救援，突厥也有可能趁此机会进犯长安。到那时，我们反而会非常狼狈。

李世民：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

众将：得令！

寻相在帐内收拾，亲随替他全身束缚好。

寻相看看四周：都准备好了吗？

亲随：准备好了。

寻相：走吧。

亲随：走。

寻相的府兵已经集结完毕。

寻相：攻取洛阳，你们都知道，是不可能了，晚走不如早走。我是你们衣食父母，跟着我，就有吃有喝有钱。现在，我要走了，不走的，可以留下。军士们沉默。

寻相：好，出发。阻挡者，格杀！寻相驰马离开。军士们跟随，消失在夜色中。

李元吉正在帐中饮酒。

受伤军士入：齐王殿下，寻相领他的府兵跑了！

李元吉在醺中思索着：寻相？寻相？啊……对了，和尉迟敬德一伙的，他们是二哥的人啊。（惊醒）尉迟敬德呢？

军士：尉迟敬德将军没跑。

李元吉：押起来！

尉迟敬德被数个军士捆翻，犹在挣扎，李元吉持酒杯入：尉迟！你要和寻相里应外合吧。

尉迟敬德：我要见秦王！尉迟敬德挣扎，军士们将他按到地上。

李元吉过去，一脚踩到尉迟敬德脸上，用酒慢慢浇到尉迟敬德脸上。

李元吉：你搅了我的酒，我就浇你的头！押下去！

李世民正在北邙山上观望洛阳城的情况，一个随从上来跟李世民耳语了几句。李世民又惊又气：把屈突通叫来！

屈突通走过来。

李世民：尉迟敬德哪儿去了？

屈突通：还没有禀报元帅。昨天寻相逃走了，齐王殿下怕尉迟敬德叛变，所以就先把他关起来了。他……

李世民：胡闹！尉迟敬德怎么会叛变！要叛早叛了，还用等到今天！当年你我在潼关打得你死我活，他身为隋朝左武侯大将军，归顺大唐，他会叛变吗？把尉迟将军带到我的帐里！

屈突通：尉迟敬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样的人到谁手里，我们都不好对付，应该是个隐患。现在既然押在手里，放，他也会心存怨恨，不如趁这个机会杀掉。

李世民：当年尉迟投降我的时候，你就主张杀掉他，他叛变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是这个想法！快去！把尉迟将军带到我的帐里！

李世民气愤地快步走入帐内，长孙无忌随入。李世民坐到马扎上，怒气冲天地问道：我这里还有多少钱？

长孙无忌：还有七百多制钱。

李世民：拿足一千，备到我的卧帐。

屈突通、殷开山押尉迟敬德入帐。

李世民：怎么没有开绑？

屈突通：元帅只说带来，没有说开绑带来。

李世民：我也没有说把尉迟将军押起来！

李世民上前用佩刀割开尉迟敬德身上的绳子。

李世民：（对其他人），退下！

众人退下。尉迟敬德揉着手腕。

李世民：还不把手举起来？再晚一个时辰，你的手就废了！

尉迟敬德将手举到与头高。

李世民示意尉迟敬德随自己来，尉迟敬德随李世民入卧帐。

李世民坐到卧席上，召尉迟敬德坐到自己旁边。少停，李世民指着地上的大木盒。李世民说：大丈夫讲的是意气相投，别为了这个小误会介意。我是不会听信谗言的。不过，你如果真是要走，就把这钱拿上，也算咱们有过情义吧。

尉迟敬德意气平息：我怎么会走？你要是要我走，我就走。

尉迟敬德站起到正面向李世民施礼，之后俯身去提木盒，“啊”一声，没有提起来。

李世民：是多了还是少了？

尉迟敬德：我提不起来，只好不走啦！

两人哈哈大笑。

李世民：来，拿酒，给尉迟将军压惊！

第二章

众将正襟危坐，气氛与上一场的酒席已经大不相同。

李世民表情严肃：河北窦建德，答应与洛阳王世充联合。现在，窦建德率十万兵力，号称三十万，已经逼近黄河。你们怎么看？

李世勣：元帅已经下了军令，敢言班师者斩。但是，窦建德的锋锐，恐怕是要避一下的，尤其是他一路过来，都是胜仗，士气很足。

杜如晦反对：王世充守洛阳，现在只是粮食不够了，但他靠的是江淮的精锐勇士，所以我们才久攻不下，围下去困难。如果让窦建德到达洛阳，洛阳就粮食也有了，兵力更强了，对于我们，则是重新开始打洛阳了，大唐一统天下的志愿，也许就遥遥无期了。要我看，不如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围困洛阳。另一路迎击窦建德。

李世民鼓励的眼神，大家也都在倾听。

杜如晦：另一路先到虎牢关，以逸待劳，一定能击溃窦建德。窦建德完了，王世充也就完了。一举结束两主，岂不是天助吗？

长孙无忌：这说一说倒是容易，但是做起来很有难度。第一，要保证王世充不会倾城而出；第二，要及时遏制窦建德的进军。稍有不慎，都可能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

李世民：王世充肯定知道窦建德要来支援，但是，他对窦建德的具体情况不如我们了解，所以我们采取迎击窦建德的方案，他一定会疑神疑鬼，不敢倾巢出击。所以现在的关键是及时赶到虎牢，扼住窦建德的喉咙，否则可就真的是腹背受敌了。

李世民吟了一下，站起：元帅令！这次算上李元吉，所有人站起。

李世民：由屈突通辅佐齐王围困洛阳。秦叔宝、程知节、李世勣、侯君集各选六百骑兵，尉迟敬德带领全部铁甲兵，跟从本帅今夜出发，赶往虎牢关。

两仪殿内，李渊看了李建成一眼，握住手杖敲击自己的手心：封德彝从洛阳来，秦王是要打下去的。（对封德彝）你再说一下洛阳的情形。

封德彝：秦王的意思是打下去。洛阳其实已是孤城，粮草断绝，洛阳附近的州县大部分已经攻克或归顺，此时撤军，前功尽弃。明年再打，等于重来。军机瞬息万变，也许攻克就在明日，也说不定。

李渊：就这样吧，继续打下去，但愿有转机。孝恭、李靖那头倒是进展

顺利，拿下萧铣的这一块，指日可待，不必担心了。河南方面，洛阳久攻不下。现在，只恐怕河南王世充与河北窦建德联手，一旦联手，秦王他们，恐怕抵挡不了。如果窦建德不与王世充联手，自己西渡黄河，而我们又倾兵在外，一在南，一在东，关中空虚，我们也肯定抵挡不住。

李建成：长安失陷，我们晋阳起兵，岂不白做一场？陛下，既然洛阳久攻不下，我看还是撤兵吧。

李渊回头看了李建成一眼，再走到地图上，向下盯看：取天下，在此一举。

裴寂：洛阳方面，应该可以围城打援。

李渊：谁围城？谁打援？

裴寂：当然是主帅秦王围洛阳，齐王截击窦建德。

李渊：齐王？恐怕还不能独当一面。

裴寂：是啊，如果秦王截击窦建德，必然要将统兵权交给围洛阳的齐王，这么大的责任，真有点儿让人担心呀。

李建成：陛下，我担心的倒是，如果这时突厥有什么意外，我们全部的兵马，一在洛阳，一在南方，毫无回旋余地！

李渊：我这一年加紧向突厥称臣进贡，为的就是先统一中原天下。突厥还不会有什么动作吧，会吗？但愿不会。

元帅帐前，李世民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

李世民：你知道窦建德那边，有什么人才可以收拢？

房玄龄：当然有啊。第一是魏征，第二是张玄素。

李世民：魏征？我听说过，是原来李密的人吧？

房玄龄：是的。后来转投窦建德。

李世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房玄龄：忠诚无私。如果攻城略地，魏征最多算是中等。但要论治理天下，魏征是最高等的人才。

李世民：哦？比玄龄怎样？

房玄龄：如果只选一人，殿下可以不选玄龄，但一定要选魏征。当初我们同在中子先生门下读书，文为魏征第一，武为李靖第一，不论文武，都没有玄龄。

李世民：不，你这一论，令我想起春秋时期的鲍叔牙。

房玄龄：我不敢攀比古人。不过，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殿下更急需的是治国人才啊。

李世民：杜如晦也是这样说的。那张玄素呢？

房玄龄：窦建德在河北深得人心，政策大都出自张玄素。

李世民：真不简单。重用这样的人才，不单是我们王府的事情，更是为了大唐的千古事业。

房玄龄：殿下有大唐的念头，玄龄十分感奋。

夜半，李世民披挂整齐。“帅”字旗降下，“秦”字旗降下，“齐”字旗升上。

李世民走近李元吉：四弟，我们两个都不轻松。记住，只围勿战。嗯……酒少喝，女人……嗯？这里全靠你啦。

李元吉：二哥，我知道。放心，我决不让洛阳出来一个人。

李世民：好。我也决不让窦建德的任何一个人西过虎牢关。

两人相视一笑。

李世民上马，走了几步，拉满弓，向洛阳城射去一箭。

洛阳城头，单雄信正在巡查。

士兵：报告大将军，城北有动静。

单雄信立刻跑过去，向城北张望。远处一片灯火，唐军执火把从西向东快速移动。

单雄信：大约有多少人？

士兵：大约三四千人。

单雄信：立即通知大王，传我命令，前五营准备出城攻击。他们是另有行动还是引我上当呢？

单雄信等在城头上，恭迎王世充上城，杜淹陪在左右。

单雄信：大王，唐军夜间行动，向东开拔。

王世充向城外看看，灯火正在远去。

王世充：有多少人？

单雄信：大约三四千人。

王世充：这样明目张胆，他们要干什么？

单雄信：会不会是夏王的军队到了。

王世充：要是这样，我们应该乘机出兵，对唐军形成夹击之势。

单雄信：我已经传令让前五营做好出击准备。

王世充：他们去打夏王，理应秘密调兵，为什么如此张扬？秦王诡计多端，会不会这些日子，他们打不下洛阳，想调虎离山，引诱我们出城？

单雄信：我也是这个担心。大王，要不我领兵出去试探一下？

王世充：不用。现在我们必须保存实力，否则夏王进了洛阳城，会小看我们。再说，夏王兵力强大，即使他们确实是去阻拦夏王，这几千人也没什

么用。我们再看看。

杜淹：大王真是深谋远虑啊。

王世充打个哈欠：朕先回去了，这里有劳将军。

单雄信：大王放心。

斥候向李世民报告：窦建德率夏军距虎牢只有五个时辰的路。

李世民拨转马，准备出发。

李世勣已经跳下马，扑过来拉住李世民的马。

李世勣：殿下！已经跑了一夜了，在这里扎营吧！等黑甲军主力和粮草全部赶到再走。

李世民：走开！我们要赶在窦建德前到达虎牢！

李世勣抓着马缰不撒手：殿下，轻骑军深入，危险！

李世民：窦建德赶在我们前面，我们才危险！放手！

李世勣不放手，李世民用马鞭抽李世勣的手，李世勣松手，李世民驰出。

轻骑军随上。

洛阳城外齐王大帐内，李元吉问道：有什么情况？

士兵：宇文将军说，洛阳郑军没有出城，请示伏兵要不要撤回？

李元吉：告诉宇文将军，伏兵天大亮以后撤回，最好让洛阳城内发现。

士兵：是。

李元吉打了个哈欠，伸伸腰：本王也该睡一觉了。

李世民在路上急行军，尉迟敬德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

李世民：怎么样？

尉迟敬德：洛阳没有动静。

李世民：有也没有关系，齐王有伏兵。

尉迟敬德：一夜急行军，士兵还能坚持，但马匹有危险。

李世民：窦建德如果进入虎牢关，后面就是一马平川，我们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他了。现在胜败就在于我们的速度。把马匹分作三队，双马为前队，强马为中队，弱马为后队，轮流休息半个时辰后，继续前进，前队加速，中队正常速度，后队可以稍微放缓一点。但是，不许停下，违令者斩。

尉迟敬德：是。

洛阳皇宫中，王世充正在用膳。士兵进来，礼拜：单将军报告，城北城东都发现了唐军的伏兵，天亮以后撤走了。单将军说大王料敌如神。

王世充：朕跟先皇打仗的时候，李世民还不会吃饭，跟我来这套，哼！

虎牢关外。

中郎将：中郎将党志平拜见秦王殿下。

李世民：好，起来。窦建德还有多远？

中郎将：已在距虎牢关十里之外扎营。

李世民：好。敬德。

尉迟敬德：臣在。

李世民：让士兵先歇鞍饮马，然后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休息，一部分开始修筑关口。通知齐王，我们已经到达虎牢关，可以歇一下了。有什么吃的？

李五：只有几只羊了。

李世民：弄熟了，平分！

李五：他们不会从别的地方来吧？

李世民：自古虎牢一条路，守住这里，等黑甲军到了，我们就赢了。

篝火边，李世民在火上烤羊腿，用刀削下一片肉：不能烤得太熟，太熟吃了不长劲。

李世民用刀挑着这片肉，给身边躺倒的军士，军士昏睡不醒。李世民踢了踢昏睡的军士，军士仍然不醒。

李世民：只好我先吃了。李五，你也吃。

李五：殿下，你把我们都拖垮了。

李世民笑起来：这算什么，打宋金刚那次，跑了两天两夜呢。

李世民看着远处夏军营盘的火光：他们要天亮才进攻。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趁他们立脚未稳，去偷袭他们的大营？

李世民：我们的马体力不够，马不行，人再行也不行。另外，夜间看不清他们的营盘，胜算不大。

长孙无忌：洛阳那边，齐王行吗？

李世民：只要齐王不出击，就行。

长孙无忌：洛阳要是有个差池，我们就满盘皆输。其一，突厥如果进攻长安，我们就得全线撤回；其二，洛阳没有围住，我们也只能撤回长安。两个都很危险啊。

李世民：你是说我应该围守洛阳吗？

长孙无忌：那样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险处。

李世民：大局走到现在，虎牢关是全局的关键，击败了窦建德，就是击

败了王世充，这一步只能由我来做。想多了，就什么也做不成。走，我们去商量一下怎么打？

长孙无忌：后续队伍都到了，窦建德还没有发现我们。

尉迟敬德：我们正好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李世民：不，我已让人把秦王大旗插上关口了。

长孙无忌：他们的斥候一定会看到。

李世民：我正是要他们看到。

大家疑惑地看着李世民。

尉迟敬德：殿下，到底要怎么打？

李世民：跟窦建德来个正面决战。

秦叔宝：他们号称三十万，至少有十万人，正面决战？

李世民：你认为不行？没有关系，现在关键是窦建德怎么想，他要是也认为我们不行，那就行了。

程知节：我，我不懂。

李世民：窦建德乘胜而来，如果他认为我是对手，那就难对付了。如果他认为我们不是对手，不考虑这虎牢关的地势，那他就是轻敌。骄兵必败。

尉迟敬德：那我们正应该悄悄地打他一下？

李世民：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此，他们头脑中就有了一丝缝隙，那种轻敌最容易攻击。好，大家各自准备吧。

窦建德大帐中。

窦建德：虎牢关只有十里了，斥候已经前往察看，明日拿下虎牢关，洛阳就是一马平川。大家好好休息，准备解围洛阳城。

众将：是。

一将军：李世民刚刚还在洛阳，这么快就到了这里，不是疑兵之计吧？

窦建德：如果急行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人数一定有限。

一将军：斥候有报，确实是秦王李世民的军队，人数不足四千。

窦建德：有后援吗？

一将军：没有发现后续军队。

窦建德：四千人挡我十万兵，太轻敌了吧。

众将哄堂大笑。

窦建德展开地图：大家不要笑。这虎牢关，左是汜水，右有黄河，只有中间一个峡谷，易守难攻，四千人也足够了。

一将官：大王，我们乘胜前进，把这个虎牢关踏烂就是。

窦建德：住口，如此轻敌，不知道骄兵必败吗？这是一场硬仗。

魏征：大王，我们不必强攻虎牢关。

窦建德：嗯？

魏征：现在唐军主力都在河南，关中空虚。我们不如北越黄河，从井陉攻击关中，来一个围魏救赵。长安一旦受到攻击，李世民一定会回兵救援。这样，我们既可以救下洛阳，说不定还可以一举拿下长安。

窦建德：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只是，我们是洛阳的救命之兵，围魏救赵，太过漫长吧？一旦洛阳失守，我如何面对世人？

魏征：夏王大军虽说连战连胜，士气很高，但却多日不得休息，军士们已很疲劳了。加上虎牢关地形，人多却不能施展。夏王，一定要三思呀。

窦建德：兵家说，举棋不定取稳重。我们先稳住阵脚，再议不迟。

长孙无忌从外面进到秦王大帐中：长安有旨。

李世民：什么事？

长孙无忌：恭贺殿下，二郎泰被册封为卫王。

李世民：陛下的意思，是让我一定拿下洛阳。

大家不禁吃了一惊。

李世民：大概陛下也知道这次如果退兵，以后拿下洛阳就会更难了。好，我们就借陛下的意思，连窦建德一口吃下。

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李世民：尉迟将军，你说窦建德为什么按兵不动？

尉迟敬德：是啊，我也正着急呢。早知道他如此不慌不忙，我们也用不着紧赶慢赶了。

房玄龄：我倒是担心，他们可别撤退了。

李世民：对。我们不能让他们走，否则后患无穷。

尉迟敬德：就算窦建德回了河北，我们收拾完洛阳，再去找他也不迟。

李世民：我担心的是，他从井陉入关怎么办？

尉迟敬德：啊，不会吧？

李世民：唐军主力都在河南，赵郡王和李靖又统兵进入蜀地，关中别说窦建德的十万兵，就是三万军队，也受不了。

尉迟敬德：那如何是好？

李世民：所以，不能让他走。玄龄。

房玄龄：依我看，窦建德根本不会走。

李世民：为什么？

房玄龄：窦建德起兵真的是为了救洛阳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去直接攻打长安？现在大家心里都清楚，大唐的兵力几乎都在洛阳，长安空虚，

禁不住一击。如果窦建德去攻打长安，我们不得不退兵，洛阳之围自然就解了。

李世民：那他是为何？

房玄龄：窦建德，河北的一介草寇，心中一直向往洛阳的繁华。在他眼里，做了洛阳的王，比做长安的王还要威风。这一次，他不过是借着帮王世充解围的名义，想取而代之罢了。

李世民：看来真的是这样。洛阳的实力已经被我们消耗尽了。如果我们退兵，窦建德进城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洛阳。

房玄龄：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李世民：用本王的名义给窦建德写封信，骂他明知道不是本王对手，还不快些逃跑，洛阳王世充，关他窦建德什么事。

房玄龄一笑：是。

李世民骑“青骓”率轻骑军，尉迟敬德、李世勣随从。不远处是窦建德的大本营。李世民率骑兵向窦营走去，沿途不断吩咐李世勣埋下伏兵，最后只剩下自己与尉迟敬德等人。

李世民：尉迟，我拿弓，你持矛，上来百万大军，又怎么样！不过，如果他们看见我就撤退了，当然好啦。

窦军游骑兵发现了这些人，停了一下，喊了什么，继续巡游。

李世民笑了。

李世民：还以为是自己人呢。他向窦建德大本营喊道：大唐秦王李世民在此！

对方愣住了。

李世民拉开弓射死一将。

窦营呐喊震动，不久冲出百余骑兵来。

李世民微笑，对李五：你们先往回走，我和尉迟将军断后。

李世民拉弓射箭，每箭死一人。

追兵稍缓，之后再追，如是者三次。

尉迟敬德持矛，前后刺死十余人。

窦军保持距离，被李世民引进伏兵圈。

李世民打呼哨，伏兵四起，激战，窦军死伤溃退。

李世民策马逼近窦营，从怀中取出信纸，亲兵递上鸣镝。李世民将信穿在箭上，满弓射向窦营。

鸣镝凄厉，正中窦营辕门横木。

窦建德看完信：李世民名不虚传啊。他叫我退兵。兵，我是不退的。李世民拿下洛阳，下一个就是我们。我们不能叫李世民拿下洛阳。三足鼎立，不能变成只有两虎相争。

魏征：虎牢关在李世民手里，去洛阳不是容易的事。我看主公不如北渡黄河，向关中逼近，形成直取长安之势，关中必然震动，唐军必然回防关中，洛阳之围，不也就解了吗？

王琬：千万使不得！洛阳危在旦夕，只要过了虎牢关就可解洛阳之围。

窦建德：你不要着急，我已允诺你们了。说是去威胁关中，人家看是害怕了，走了，背信弃义。我窦建德是那种人吗？

王琬：本来是近水可以救洛阳近火。去了关中，近水变成远水，远水怎么能救近火！

窦建德：（对众将）我们已经到这了，你们怎么看？

张玄素：魏征的话说得不对吗？虽然走了些冤枉路，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洛阳，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远火近火呢？

将军甲：书生的话不能听，按照书生说的打仗，必败无疑。他们只会纸上谈兵。

窦建德：现在军心正锐不可当，是天助我啊。一定要拿下虎牢关，我不信三十万人打不过几千人。就算是纸上谈兵，也是三十万人可打几千人。

魏征：我难道是纸上谈兵吗？你们仔细想想，我为的是夏的社稷啊。

窦建德苦笑，点头：社稷，社稷。来人，把魏征请出去歇息。

军士把魏征拉向帐外，魏征挣扎。

窦建德轻蔑地摇头感慨：真是书生！

张玄素的脸色很难看。

魏征帐内，魏征躺在席上，心情郁闷。张玄素关心地看着魏征，终于还是摇摇头。

魏征：看来夏王这里不能呆了。我以前跟随李密在瓦岗寨，后来跟随李密到长安。李密心胸狭窄，离开长安，我又随李密回到河北，再到夏王窦建德这里。当初觉得夏王民心还可以，可今天我看夏王是听不进人说话了。夏王这次恐怕是不行了，我决定走。

张玄素：魏征，你到哪里去？去洛阳吗？

魏征：我怎么会去洛阳？王世充肯定是不行。

张玄素：那你是去长安了？

魏征：对，去长安。

张玄素：既然如此，那你何不就近到对面李世民那边去。

魏征：不，我直接去长安。李渊已经建立唐，当初随李密在长安，我跟

唐太子李建成有几面之缘。看来看去，夏王窦建德、郑王王世充、长安李渊三家里，唐应该是能够成事的。

魏征看着张玄素：我们一起去吧！

张玄素想了一会儿，苦笑：我早就听说你喜欢纵横术，战国的那些纵横家，苏秦、张仪，算上商鞅，到各国劝说诸侯联合这个打那个，联合那个打这个，如果这样，你哪一天是个头呢？

魏征：战国时天下大乱，所以有纵横家。隋末到现在，也是天下大乱，我因此而重视纵横术。打过来，打过去，天下总有统一大治的时候，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谁能统一天下。

张玄素：我不走。夏王虽然今天听不进我们的话，但我要做忠臣，是胜是败我还是跟夏王。你走，我也不拦你。

魏征站起来，向张玄素揖拜了一下：天下大乱，我们读书人要看到底谁能得天下。如果跟着不能得天下的人，我们读圣贤书，岂不是白读了？我一定要走。

第三章

公元621年，武德四年，五月初一，决定性的一战。

李世民率便装军士赶一千多匹马向北渡黄河，远处窦军的斥候小队疾驰掠过。

李世民：不能让窦建德拖下去，要让他快打，我们好回洛阳。让他们看清了。尉迟，咱们还像个放马的样子吧？

尉迟敬德：我看不像，哪里有行军总管放马的？

李世民：弟兄们也该洗洗澡了。

尉迟敬德：我也要洗，到了虎牢以后，就没有洗过。

李世民：你不要洗，我们替弟兄们警戒，让他们洗个痛快。

军士们在河中，洗澡，洗马。

李世民站在河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战马。

李五：殿下看马的样子，好像在看自己的新媳妇。

李世民笑：新媳妇有它好吗？

李五：要是我看，还是新媳妇好。

李世民：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马比人更懂事？

李五：嗯，你的心思它好像都明白。

李世民：马比人重感情，不像人，每天斗来斗去的。

远处窦军的斥候小队疾驰而来。窦军的斥候小队停下来，望着，转身驰去。

唐军的马吃着草，一派风光，安静中潜藏着大战前的紧张。

李世民着薄衣骑在马上，向斥候方向瞭望：他们应该觉得我们没有防备，上当就好了。

一只蛇滑过草丛，一只鼠瑟缩着，蛇攻击鼠，尾梢击到李五。李五惊醒，坐着不动，看看李世民，再看，惊。远处山丘下是窦建德的小股部队，他们向这边疑惑地望着。李五慢慢用手攥住李世民的手，轻唤：殿下！殿下！

李世民睁开眼，侧头，看到丘下的部队，慢慢坐起来，假装伸懒腰。

李世民：（压低声音）唱个歌，唱！

李五慢慢唱起来，两个人装作没看到什么，站起来，走动。马开始拢过来，两人转到马鞍旁，上马，歌声继续着。

李世民：（低声）走！

两人飞马离开。

窦建德的部队醒悟，追去。

李世民立住马，拉弓，射箭，追兵中倒下一人，追兵停住。远处尖锐的口哨声，刚才洗澡的唐军军士们领着放牧的马群拥过来，李五吹口哨回应，口哨声在马蹄声中互相回应。

追兵退走。

李世民等驱马群向南渡黄河回来。

李世民指着远处河中的土洲：留一千匹马和五个人在岛上。

尉迟敬德：窦建德真的会上当？

李世民：当然会。他们急着想攻取虎牢到洛阳去。急，就会上当。

洛阳城外齐王帐。

李元吉：现在秦王在虎牢关挡住窦建德，我们也要围住洛阳，不能前功尽弃。我们要多想办法，让王世充以为我们在准备最后攻击。

屈突通：殿下，我们还应该做些准备，防止王世充突围。

李元吉：这个当然。现在我们的策略就是使王世充上当。

屈突通：我们可以排演阵形，让他们以为我们马上就要攻击了。万一王世充真的打出来，洛阳各个城门都有我们的军队驻扎，而且阵形也排好了，利用现成的阵形防守即可。

李元吉：好，命令各总管密切注意城内动静。

屈突通：是。众将官离开。

李元吉长久端坐在座位上，回味着刚才的情景，自言自语道：权力，权力，有权真好。过去看父皇整天正襟危坐，都替他难受，原来自有妙处。怪不得古往今来帝王将相，你争我夺的，全是为了权力。有权就可以鸡犬升天，否则只能任人宰割。

帐内窦建德在烛光中寻思，诸将候在一边。

窦建德：留了一千匹马……李世民只带了两千骑兵啊……看来唐军真的没草料了！

王琬：夏王，洛阳多等一天，危险就增加一百倍！夏王若是还不攻取虎牢，错失良机，洛阳失陷，夏王不等于白白出兵了？洛阳失陷，天下人会怎

么议论大王……

窦建德止住王琬：听令！

诸将纷纷肃立。

窦建德：明天亥时，攻取虎牢，攻取之后，不作停留，进发洛阳，（对王琬）你现在就可以回洛阳，去说我夏王一天之内就可抵达洛阳城下，洛阳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吧。我要里应外合。

王琬：天有不测风云……

窦建德：我到现在还没打过败仗！你再不走，耽误了大事，掉脑袋的可是你啊！各自准备！

诸将：得令。

窦建德返身回卧帐。

曹夫人：还是要取虎牢吗？

窦建德：击败李世民，我们在虎牢不停，直接去洛阳。咱们河北人，也到河南的洛阳看看，洛阳可是个好地方。我入洛阳易，出洛阳可不易，王世充要备一份厚礼啦。

曹夫人：魏征的主意，你再想想？王世充要的只是洛阳解围，如果解围可以不动刀枪……

窦建德：你们女人真是，王世充一天都撑不下去了，按魏征说的，我们就是到井陉去打关中，你说，要几天？

窦军在旗帜招展和鼓乐声中往虎牢关开来。三百窦军骑兵开始涉汜水，吆喝喧哗。

李世民率诸将在高岗上向东北望去。

李世民：气势很大啊！窦建德起兵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强手吧？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过汜水了？过河这么不小心，军纪很差啊。嗯，还在往前走，这么轻视我们。诸位我跟你们打赌，不到中午，就能击败这几十万军马！啊，你们看，那匹马，好马好马！

尉迟敬德：我认得，那匹青毛马是杨广的，当然是好马！他身上的铠甲也不错。殿下，他既然送来了，我帮你收下吧，啊？哈哈……尉迟敬德纵马驰去。只一下，将敌将掀翻，牵着青毛马驰回。

敌将翻滚在地，秦叔宝认出：这不是王琬吗？哈哈，好马好甲，你是个衣服架子啊！殿下，他是王世充的太子代王王琬！别让他跑了，我去把他捉过来。

李世民眼睛只是盯着尉迟敬德牵着的青毛马看，根本不注意王琬：你们看它的胸！看，看，看它的尾根！好家伙，鼻孔，看鼻孔，放得进一个拳头

吧？啊？岛上的那些马，召回来吧。

军士吹号角。唐军留在岛上的马群，向南涉水过河，浪花飞溅。

李世民坐在马扎上，亲随驰马上来：听令！将领们：在！

李世民：重甲军去南面布阵，听到我的鸣镝，佯退半里，引诱夏军。秦将军，你领三百轻甲骑兵，从他们主阵的西边向南跑，他们的阵如果不为所动，你就回来，如果动，你就攻击！

秦叔宝：遵命！

李世民：程将军，看到我出击，这里擂五花鼓，让我们的军阵两翼伸开。我冲进他们主阵后，这里擂四花鼓，让我们的主阵向前推进，再擂九花鼓，让我们的两翼向前推，阻挡他们向两翼伸开。我冲到他们阵后，再反冲回来，这样，外围内搅，摧毁他们！黑甲军！备马！检查皮甲。

李世民站在大营前观望，举起手：鸣镝！

军士仰射响箭，镝声凄厉。重甲军开始后退，

窦军前进，队形开始散乱。

李世民看向秦叔宝，劈下手：发动！

秦叔宝率骑军从窦军阵边呼啸而过，窦军骚动。

李世民翻身上马，接过递上的弓与箭囊，换马驰去。李世民俯身射箭，箭无虚发。

李世民：解半甲！骑军纷纷解掉皮甲扔到地上，只着肩甲和膝甲。

李世民：发动！李世民率先，随后的唐军骑士皆俯身疾驰。轻骑队从侧方插向敌阵。李世民领小队插入窦军军阵，窦军浪一样分开。李世民领小队穿过窦军阵，回转，抽出事先戴在马上的旗帜，甩开“唐”字旗，“秦”字旗，从窦军阵后再冲击。

窦军大乱，溃散。

窦建德纵马逃跑，身上血迹斑斑。唐轻甲紧追不舍。在斜坡处，窦建德从马上栽下。

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对马将窦建德住。白士让策马靠近躺在地上的窦建德，将矛渐渐逼刺过去。窦建德看着士让：我是夏王，带我见你们的秦王，你，你们，会立功得富贵，不要杀……白、杨对看，之后白并不收回矛，杨下马将窦建德捆起来，推他上马。

窦建德在李世民面前跪下。

李世民摇摇头，语气并不严厉：我不明白，我只不过讨伐王世充，碍到你什么事啦？不好好地做你的夏王，从河北跑来找死？

窦建德觉出李世民的不严厉，叹了一口气：我自己不来，恐怕还得麻烦

你去啊。

李世民憋住笑，尉迟敬德忍不住，终于笑起来。窦建德摇摇头，苦笑了。

李世民：久闻大名，现在见到了，我倒想问，你不好好在家耕田，为什么去造反呢？

窦建德：造反？隋末何止我一人！你们李家，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造反呢？

李世民：我们可不是造反，我们是拥代杨侑的。杨侑是隋的亲王。

窦建德：这是障眼法，司马昭之心，天下人都知道，你们李家是造反的。之前用障眼法，是因为你们力量还不够，地盘也不大。现在力量够了，所以你父亲就自己做皇帝了。我不一样，我是成则王败则寇。只有造反一条路。

李世民：听说你在家乡以仁义服人，有才能的人都投奔你。你在河北的人脉很好，何不归顺我们大唐呢？

窦建德：这个话也可反过来说吧？不过我既败给你，也没有可争的了。

李世民：你，若是能让河北人心归顺大唐，我可在长安保你不死。你的夫人曹氏带人脱逃，想必是回河北了吧。

窦建德：是。我当初没听她的话才有今天。我若不死，她不会再起事的。

李世民：好。我听说李密的谋士魏征被你收为中舍人，这次怎么没有见到？

窦建德：他是河北人，大概是回河北了吧。

李渊大汗淋漓，翻身仰躺：痛快！痛快！嗯……

张婕妤坐起，披好绸衣，一手理着乱发，一手扇扇。

张婕妤：高兴了吧？可我知道您不是高兴在我身上。

李渊：鬼狐狸，你怎么知道？

张婕妤：陛下的心思这回不在我身上，我当然知道了，可是这回陛下的心思在哪里，我不知道。

李渊：洛阳拿下来了。

张婕妤：噢，我说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呢，疯了似的。

李渊：没有，还没有。今天的露布（军报）说，二郎活捉了窦建德。本来是只想拿下洛阳，没想到这回窦建德、王世充都拿下了。

张婕妤：洛阳不是还没有呢吗？

李渊：难拿的是窦建德，他在河北有民心，拿住他……

张婕妤：打洛阳打了快一年了，这下我可以真的去数宝贝了。

洛阳城头，王世充嗫嚅着，慢慢转身向城下走去。

杜淹：陛下，我们？

王世充：你瞎了吗？没看见窦建德在笼子里？投降。

裴寂高兴地来到李渊前：陛下。

李渊有些心不在焉：啊。裴三，过来，和我坐坐。

裴寂过去，盘坐在宽大的御席边，面对李渊：陛下有心事。

李渊看着裴寂，又看向远处。

裴寂：陛下是在想洛阳不应该拿下吗？

李渊苦笑了一下：啊……是啊。

裴寂：不会吧。我猜，陛下想的是……

李渊：（笑）老狐狸。你是想让我先说出来。

裴寂：狐狸无处可逃。陛下的箭法，我是知道的。

李渊：（笑）好，我不射你。

裴寂：（笑）那我告辞了，陛下等着接收中原吧。

裴寂起身略拜，转身。

李渊看着他的背影，轻轻笑了：晋阳宫监裴寂。

裴寂停下，汗冒出来，转身跪下：陛下为何称呼我在隋朝的旧职？

李渊假装正经：我还是不明白，你五年前为何要陷害我，逼我起兵？

裴寂猜出李渊的玩笑，于是也假装正经：我确实胆大妄为。不过我只是看到陛下当年丧妻，所以让晋阳宫的宫女们陪陛下玩玩，张婕妤不是很得陛下的欢心吗？

李渊：可晋阳宫的宫女是能随便玩儿的吗？你是监管隋朝晋阳宫的官员，这样做，依法当斩首。

裴寂：陛下当时官拜隋朝晋阳留守，玷污朝廷离宫内廷宫女，结果怕是和我同样吧。

李渊：这就是你设下的圈套，逼得我只能起兵。

两人都笑起来。

裴寂：不过陛下自己清楚，劝你起兵的，应该是秦王吧！

李渊仔细地看着裴寂，微笑：裴三裴三，你是最懂我心的，没有你，我会寂寞的。

裴寂颇为得意：不过，陛下，君无戏言，刚才我还真的吓着了。

李渊：我不吓你，你就真走了。你还没有猜出我想的是什么？

裴寂：我和陛下打个赌。

李渊：当年在晋阳，你赢了我不少钱。好，今天我跟你赌。

裴寂笑了，伸出一个手指头：陛下想的是秦王的功劳，对不对？

李渊惊异着点头。

裴寂：猜到了，我告辞了。裴寂起身略拜。

李渊起身拉住裴寂的手，牵到席上坐下：你猜错了。我是想，洛阳一战，本来是征伐洛阳，没想到连河北也降伏了。天下归一，这是二郎的功劳，这样的功劳，怎么赏赐呢？

裴寂：记得上次还未拿下洛阳时，陛下就已经发愁怎么赏赐，我看还是多封食邑，多予财富吧。

李渊沉吟了一下：如果我让二郎做太子呢？

裴寂一惊：啊……我真的猜错了，陛下要立秦王为太子?!

李渊点点头。

裴寂：这实在是天大的事情。我说为什么收服王世充、窦建德，陛下反而沉吟思索？原来陛下是要换太子！可废立是大事啊。

李渊：从晋阳起兵到今天收服中原，都是二郎功劳最大，建成为太子是因为他是长子，可太子是立长还是立贤，一直是我一块心病。我现在不得不解决这个事了。

裴寂：陛下的意思是，太子是不贤了？

李渊迟疑：我没有说太子不贤啊。

裴寂：陛下刚才说“立长还是立贤”，就是说太子不是贤能吗？

李渊：这……如果和二郎比起来，太子在一些方面可能还有所欠缺。

裴寂：陛下让秦王把功劳都抢了，自然看不到太子的能力。何况，秦王立的都是战功。依我看来，秦王杀气太重。战争时期，是带兵打仗值得信赖的统领。可现在天下平定，秦王的能力也到此为止了吧。

李渊沉默。

裴寂：陛下，今后才是太子殿下展露才能的时候。

李渊：那你又怎么知道二郎有打天下的才能，没有治天下的才能呢？

裴寂沉默了许久：陛下如果真的要试练亲王的本事，可以让秦王与太子势均力敌，秦王如果胜出，天下不会议论。

李渊轻轻点点头：所以我要破格赐二郎权力。

裴寂沉默不语。

李渊：会有死伤吗？

裴寂停了一会儿：靠天意吧。

李渊和裴寂沉默良久。

李渊：二郎处置洛阳应该没有问题，需要派人去看看吗？

裴寂：如果派大臣去，会让秦王感到不自在吧？毕竟，陛下在出兵之前已经把一切大权交付给了秦王。

李渊：那就不派。

裴寂：那陛下会一直牵挂吧？

李渊：你有话就直说吧，派谁合适？

裴寂：陛下，为臣确实是在为陛下和朝廷考虑。派的这个人，既要是陛下心腹，能为陛下报告洛阳的情况；（李渊点头）但是，让二郎又感觉不到压力，最好还有亲切感。

李渊：有道理，有这样的人吗？

内侍人：陛下，太子殿下到。

李渊示意。

李建成入。

李渊：大郎啊，朕要派一个人到洛阳，但又担心干扰了二郎，裴相说需要一个朕的心腹而二郎见了又有亲切感的人。现在，有这样的人吗？

李建成略加思索：有。

李渊：谁？

李建成：张婕妤。

李渊：嗯？

李建成：张婕妤最能为陛下着想，办事也妥当，父皇对她信任，二郎都知道。看见张婕妤，就如同看见父皇一样，能没有亲切感吗？

李渊：对，有道理。正好她们也吵着要去，让张婕妤和尹德妃一起去，也好有个伴。

第四章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五月初十，李世民进入洛阳。唐朝终于统一中原。

洛阳城内，李世民与李元吉骑马走在大街上。前面有骑兵卫士开道。

李元吉：二哥，要把王世充杀了吗？

李世民：王世充自称皇帝，你我都没有权力处置，得交给父皇处理。

前面，秦叔宝、侯君集领着两名战将迎上来。

秦叔宝：殿下，这里是王世充的兵部。

李世民：秦将军，王世充还有多少军队？

秦叔宝：不足两万，已经清点完毕。

李世民：发放盘缠，愿意回家的都回家。侯将军，各处都要派遣士兵，不要抄掠。

李世民：这是王世充的户部吗？奖赏的事怎么样了？

杜如晦：各总管正在统计。

李世民：尽快发放，军士们的血可不能白流。赐物够吗？

杜如晦：如果不动用王世充的仓库就不够用。

李世民：那就动用，做好账目就是。

杜如晦：是。

饥民正在大排长龙领救济米。

李世勣在一边指挥着，有士兵维持秩序。

李世民：设了多少发放点？粮食够吗？

李世勣：全城一共十五处，用的是军粮。

李世民：长安正在运粮过来，河北也有粮食运来。不过，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李世勣：种子也许更重要。现在抢种一点，秋天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今年秋冬明年春夏就会有大问题。

李世民：对，你给朝廷上个奏章。

李世勣：是。

在一个官府门口，长孙无忌迎出来。

李世民：你这里怎么样？

长孙无忌：在对王世充的官员进行登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李世民：只有民愤极大的要处理，其他的可以量才任用。

长孙无忌：如晦的叔父杜淹为王世充出过不少主意。

李世民：这个人我知道。

李世民：房玄龄，档案的情况怎么样？

房玄龄：查过了，找不到，说是烧毁了。

李世民：再找，洛阳宫全部搜索一遍。有了前朝的档案、地图、田亩册，治理就方便多了。拿下洛阳，大唐算是统一了天下，所以前朝的档案，是最要紧的。杜如晦。

杜如晦：在。

李世民：封了仓库之后，分检登记得怎么样了？

杜如晦：寅时即可登记完毕。

李世民：那么多东西，你好快！金银绸缎，全部分赏将士。

杜如晦：是。秦王府留多少？

李世民：不留。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在。

李世民：这样吧，赏尉迟敬德好马十匹。

尉迟敬德：谢元帅！

李世民：对了，房玄龄。

房玄龄：在。

李世民：前朝收的王羲之的字，有没有看到？

房玄龄：没有。前朝炀帝雅好文艺，我猜他当年带到江都去了吧？

李世民：啊。你还是留心一下。

长孙无忌沉吟了一下：我听说《兰亭集序》……

许敬宗匆匆进：禀秦王，长安尹德妃、张婕妤到。

李世民：哪里？

许敬宗：已在帐外。

李世民挥挥手，众将退下。

李世民整衣，许敬宗带两妃进来。李世民迎过去：秦王李世民敬礼。

张婕妤：没想到洛阳城里那么多死人，王世充不是投降的吗？

李世民：城里的死人都是饿死的。

张婕妤：听说围了他们好几个月，也真不容易。围的时候，没听说城里抢东西吧。

李世民没有听懂。

尹德妃：洛阳城里都还好吧？我们最恨抢啊烧的。

李世民：还好。进城后我已令军士戒严，防止抢劫。

张婕妤：那就好。宫里的东西都在吧？

李世民：已经登记在册。

张婕妤：登记在册的意思是能动啊还是不能动啊？

李世民警觉了：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皇帝陛下有过敕令。

张婕妤：我们也不是能自己来的，来，就是皇帝陛下的意思。能动的不能动的，我们都看看吧。

李世民：洛阳由各行军总管的府军分区警卫，你们到处走，我派人引领一下，免得误会。军中是按令行事的。

张婕妤：不劳动大总管了吧。

李元吉过来。

李元吉：我带你们走一走。

张婕妤：那就太好了。

两仪殿内，李渊和李建成站在地图前。

李渊：如果命二郎、四郎统率得胜军队，乘胜南下，与李靖他们会师江陵，你认为如何？

李建成：儿臣的想法还不成熟，一是二郎他们这次出征，时间实在太长，将士们都很辛苦，不休整一下，连续作战，可能蹈窦建德的覆辙。二是长安防卫并不严密，突厥每次看到中原要统一，一定会出来破坏。现在我们一次拿下王世充、窦建德，儿臣真是担心突厥，请陛下定夺。

李渊看看李建成，再看看地图，再看看李建成：你看得很远。看得远，才会走得远。

洛阳宫另一处宫殿，仍然是军士守卫。

李元吉带领张婕妤、尹德妃走到门前。

李元吉：把门打开。

军士：秦王有令，没有秦王手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李元吉：我是齐王。

军士：知道，但是要秦王的手令。

李元吉向前走，军士用武器阻挡。

李元吉发怒，拔剑将两个军士砍倒。

两个妃子惊惧。李元吉带她们进入殿内。殿内都是珠宝。

李世民在亲随簇拥下来到宫内视察，走过重重殿堂和庭院，重楼叠宇，

分外壮丽。

李世民：奢华啊。

房玄龄：怪不得隋炀帝连京师长安都不回了。

李世民：我要是贪恋奢华，也不愿意回长安了。比起这里来，长安的宫殿不过像是一个农家小院。

房玄龄：长安虽不如这里奢华，却有另一种气派，也是这里没法比的。

李世民：宫室如何处置？

许敬宗揣摩着李世民的心思，笑道：艰苦征战，得之不易，我以为可以保留如常，以备今后享用。

李世民不置可否。

长孙无忌：隋朝灭亡，确是由于横征暴敛、役使民力造成的，眼前就是明证。我看，应学当年项王进咸阳，一把火烧掉。

房玄龄：不过确实可惜。

长孙无忌：唯有如此，才能惊雷震世。

李世民：烧，或留，都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再想想吧。

李世民等与跨出殿门的尹德妃、张婕妤迎头遇到。李世民惊奇。

两妃敛礼：秦王。

李世民看着五六个抬着大铜钉箱的齐府军士跟在两位娘娘身后。

尹妃：（随意中带着得意）啊，为陛下挑了些东西。

李世民：造册登记过了？

张婕妤：嗯……

张婕妤将头向后一转。

李元吉走出殿，对李世民拱手。

李元吉：张姨妃真好眼力，陛下真派对了人了。

李世民无奈，向前走去。

李世民看到被砍伤的军士：怎么回事？

军士：齐王强要进殿，我们阻拦不住。

李世民：（怒对张亮）请齐王来。

张亮追上李元吉、张婕妤、尹德妃。

张婕妤、尹德妃离开。

李元吉与张亮返回。

李世民：齐王，你为什么伤害卫士？

李元吉看了看那两个卫士：秦王，我是齐王，所以不需要理由，更何况他们挡路。

李世民：这两个卫士执行的是我的令。

李世民看看那两个卫士：你们向齐王说了吗？

卫士：说了。

李元吉：我没听见，我只看见他们把矛横过来。秦王，我陪的可是陛下的人。即使他们有令，这令也大不过陛下吧？

李世民：大殿封存的东西，都是按照陛下的敕令，要押解到长安的，任何人无权擅动。

李元吉：陛下亲自派人来，她们要拿东西，管不了吧？

李世民：也许，可是要登记在册。（对房玄龄）请尹德妃、张婕妤记下取走的物品，画押。

房玄龄：是。

尹德妃和张婕妤在纸上按下手印，交给房玄龄。

房玄龄认真地看手印。

尹德妃：到底是你认得我的手，还是陛下认得我的手？

房玄龄：我只是执行尚书令、陕东道行军大总管的令，没有别的意思。

张婕妤：洛阳已经是陛下的了，说什么尚书令、陕东道行军大总管！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在大殿里整理图册。

长孙无忌：战争眼看要结束了，这天下今后将是另一番景象。

房玄龄停下来，看着长孙无忌：这正是令人忧心之处。

长孙无忌：是啊。历代开国之初，偃武修文是必须的。可秦王府是武力平天下的规制，和平到来了，王府将何去何从？

房玄龄：我们是王府之臣，王府的命运就是我等的命运。

长孙无忌：或许……唉……

房玄龄：何必如此。依我看来，秦王有平天下之志，更有治天下之能。天命不该就此作罢。

长孙无忌警惕地看看四周。

长孙无忌：你说出了我心里话。不过，这天命之论如何说给秦王听呢？

房玄龄：总会有机会的。

长孙无忌：听说洛阳有一神人，我们可否前往一问。

房玄龄：你说是王远知吗？

长孙无忌：正是。他是李密和王世充的老师。他的两个学生称王称帝，但是他就是称病不出。他早就预言李密、王世充必败，料事如神。

房玄龄：天命不可预料，但是舆论还是有用的。

长孙无忌：咱们不妨用他来启发秦王。

李世民进来，四处巡看。

房玄龄停止整理，看看李世民：洛阳有意思的东西还真不少。有意思的人也不少，我听说洛阳有个叫王远知的道士，很会占卜。

李世民又走开，转来转去。长孙无忌看了一眼房玄龄，两人有默契。

房玄龄：没有事情的话，秦王倒不妨去见见这位王道士。

李世民：没有什么好见的吧？

房玄龄：殿下还记得秦王府有个薛颐吗？

李世民：记得。后来我保他做了朝廷的太史丞，现在是太史令了吧？

房玄龄：殿下为什么要保他做太史呢？

李世民看了一会儿房玄龄，有意味地点点头。

房玄龄：（对长孙无忌）你应该还记得吧？

长孙无忌：（微笑）这个人太危险了。他私下对秦王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为这个话，殿下要被杀头的，这是造反啊。

房玄龄：可是洛阳这个王道士，多年前就说过当今陛下会得天下，陛下现在不是真的得了天下了吗？

长孙无忌：啊！这么灵？

李世民与房玄龄进入，长孙无忌随后。

须发皆白的王远知起来迎接。

王远知：你们当中有一位圣人，敢问难道是秦王吗？

李世民没有理会王远知，只是四下看着。

房玄龄向王远知点点头。王远知也向房玄龄点点头。

王远知：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房玄龄：该说你就说，秦王是仁厚之人。

王远知：秦王要知道爱惜自己。

房玄龄：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世民停下来，开始留心。

房玄龄：你是说，冲锋陷阵，秦王不必亲自担当吗？

王远知：冲锋陷阵，秦王都亲自担当吗？

房玄龄：历来如此。

王远知跪下：天子不可以冒险于万一，要自爱……

李世民一惊。

房玄龄：你说秦王是天子？

王远知：秦王是太平天子，天下将因秦王为天子而太平。

长孙无忌在门口守望，李世民和房玄龄出。

李世民：这种话叫人知道就是谋反。

房玄龄：秦王不用担心。当初，周公就不是太子，以辅佐成王的名义，实际执掌朝政，周朝八百年，文物制度都是周公确立的呀，周公在后人看来就是天子。周公当年如果拘小节，怕别人说，周朝恐怕没有八百年吧？

李世民似有所动。

李世民与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对坐。

李世民：拿下河南、河北，算是统一了。

房玄龄：疆土统一，人心未必归顺。人心不归一，总是要出事。说起来，河北的人心最不易归顺。

李世民：几年来战事多在北方，南方怎么样？

房玄龄：江淮以南，东晋以来，自视为汉的传统，总是认为江淮以北为马上民族。我们起自关陇，当然被他们视为马上之人。

李世民忽然想起长孙无忌说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法帖：无忌，你早上说到《兰亭集序》，被打断了，你说下去。

长孙无忌：我听说，《兰亭集序》帖在陈朝天嘉年间被和尚僧永得到手，太建年间献给陈宣帝。隋朝灭陈的时候，献给了晋王，晋王没有特别看重。后来和尚僧果向晋王借出做副本。

李世民：前两年我得到的就是这个副本？当时出很大的价买原帖，一直也没消息。

长孙无忌：对，不过晋王登基的时候，竟然没有想到将原帖要回去。后来僧果死后，由他的弟子辩才得到。原帖，现在应该就在辩才的手上。

李世民：好，你记在心上，无论如何，将原帖买到。南朝人最重王羲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也重视王羲之，就不会视我们为马上之人了，我们得了天下，人心就容易统一了。

长孙无忌：这一层意思我倒没想到。

房玄龄：殿下一直让我延揽人才，我无时无刻不放在心上，看来《兰亭集序》一个字帖，也是延揽人才的意思。

李世民：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因为母亲喜欢王字，教我也就是王字，我虽然喜欢王字，但是搜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在这个时候，确实有利于收服人心哪。

房玄龄：洛阳拿下了，我看要在洛阳多做收服人心的事，河南官吏百姓如果顺从秦王，将来河南就是秦王的了。秦王有中原的人心，有利于将来。

长孙无忌：说得对。其实我们不必急于回长安。

李世民：好。在洛阳多留些时日，多见见河南父老乡绅。把谁留在这里守洛阳呢？

房玄龄：张亮吧。他是洛阳人。

李世民：好。回到长安后，如果朝廷任用窦建德，用得好，河北的人心就会归顺大唐。

房玄龄：河北人心一向最难收服，殿下这次结交窦建德，也会有河北的人心，这样，殿下就真正有了中原的人心。

长孙无忌：不知道这回朝廷会给什么赏赐？

李世民：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事情？现在天下很快就归于一统，应该多想想以后如何为国家出力才是。

长孙无忌：是。

房玄龄：天下和平，偃武修文是必然的。秦王府应多做这方面的准备。

李世民：嗯？

房玄龄：在朝廷偃武修文之前，我们应该提前文武双修。

李世民：我十八岁跟父皇起兵打天下，从来没有好好读过书。这几年，在你们的影响下，也读了一些。深知读书也不容易。你的意思，是让我的武将也都来读书吧？

长孙无忌：武将也要读书。玄龄的意思，是要秦王府多一些读书的人，多一些能治理天下的人。

李世民：好。说得好。

王世充、窦建德被关在囚车里。

李世民的目光转到囚车的方向，王世充垂头，窦建德与李世民对视。

李世民到窦建德囚车旁下马，解下自己身披的大氅，递进囚栏，交谈了几句，窦建德点点头。

李元吉从高台上看着这一幕。

李世民：张亮，你留守洛阳，十日之内，多余的宫室，不必烧掉，拆掉就可以了，砖瓦木石由洛阳百姓自取。

张亮：遵命！

太极殿内，李渊狂喜，大宴李世民、李元吉及诸立功将军，太子、诸宰相、高官陪同。

李渊：我大唐终于有了天下！首功在秦王、齐王！大唐开始铸钱，铸“开元通宝”，怎么个铸法，你们再议报我。欧阳询，你的字好，你写开元通宝这四个字。秦王的功劳太大，我封他什么都不能显出他的功劳，因此，我赐秦王三个铸钱炉，随他的意，铸多少都可以。

大家惊叹。李世民出列：谢陛下！

李渊：富是富了，我还要赐你贵。我赐你为天策上将，位在亲王、公爵之上，赐你为三公之二的司徒，增邑到两万户。我还要赐你权势，天策上将可开天策府，天策府可自设官属。我再赐你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大家惊叹。

李元吉不满。

李建成无所谓的样子。

鼓乐声中，李世民伏下身：谢陛下大恩！

李渊召李世民坐在身边，鼓乐声中，诸人过来向李世民敬酒。

李建成眼神复杂地注视着舞中的李世民。

王珪：殿下，陛下封秦王为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之上，而且天策府可任免官员，殿下不觉得秦王势力有点难束缚了吗？

李建成：你们总是多虑，我是太子，与陛下总统全局。天策上将，再大也只是臣。我是太子，不是臣！明白吗？

李元吉的杨妃也在看着舞中的李世民。

微醺的李元吉，扯着杨妃：你好像脖子坏了吧，来，看着我。

杨妃顽强地只看李世民。

李元吉：看着我。

杨妃：我看腻了。

李元吉努力理解着杨妃的话。

李渊放下琵琶，颇有醉意地寻看李世民，寻到了，招手。

李世民过来，坐到李渊身边。

李渊：自太原起兵，你百战百胜……

李世民：陛下忘了，我在武德元年七月高庶之战，败于薛举。

李渊：那次你拉肚子，叫刘文静领军嘛……

李世民：可是我还在军中。不过那次给了我一个教训，我因此记住敌人锐气决不掉以轻心。

李渊：你这次虎牢之战，并没有避窦建德的锐气呀？这还不应该是你百胜的道理吧？

李世民：仗是人打的，所以有武才，才可打胜仗。

李渊：嗯，当然。你的武才里谁最强？

李世民：尉迟敬德。

李渊：当然。

李世民：尉迟敬德骑军阵法最强，我不如他。我箭法最强，他枪矛第一，万人之中，夺人长矛，如同儿戏。

第五章

李建成与王珪等正在议事。

李建成：我看秦王的事，你们不要再议论了。封秦王为天策上将是陛下的主张，不是你我可以论断的。

魏征：臣等忧虑的是，万一朝廷控制不力，任其坐大，将不利于天下。

韦挺：看尉迟敬德对待齐王，本来属于舞剑助兴的事，为什么那么张狂。他今天能如此对待齐王，明天就有可能如此对待殿下啊。

李建成：我看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齐王的行为有时也不妥当，不考虑后果，让他吃点教训，对他来说也可能是好事。

韦挺：我们是太子的人，也不敢那样对待齐王。那尉迟敬德完全是仗着秦王封了天策上将，他也跟着放肆起来。

李建成：陛下赏赐秦王，是因为秦王其实有那么大的功。大唐立了四年，才初初一统天下，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魏征：殿下，事情确实开始不一样了，所以才不可不虑。所虑者三：第一是天策府有权铸钱，于是有了经世济民的能力；二是天策府有设官属之权，等于是朝廷里有个小朝廷；三则是秦王为陕东道大行台加尚书令，这等于秦王有了潼关以东的治权。这三点分说，已经够厉害了，设若三而合一，则朝廷已无力量挟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测之心，一旦有变，殿下以为将如何？

李建成：你以为将如何？

魏征：我以为，至此，秦王可夺大唐。大唐尚可夺，太子之位，我们连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了。

李建成心中有所震动，但表面上却很平静：你想得太严重了，秦王不是那样的人。

魏征：即使事情没有那么糟糕，皇帝陛下还是皇帝陛下，殿下可不一定还是太子。

李建成：你们书生之论，也是没有边的。好，打住这个话头，诸位，窦建德是杀是留，有何见教？

王珪：我以为不杀为好。如殿下所言，初初一统天下，难免还有变乱，万一风云不测，杀也许是死棋，留是活棋。而且，窦建德的根基在河北，一入潼关，如虎离山，如鹰削翅，何必杀？

李建成：魏先生以为呢？

魏征：大唐现在国不富，民亦穷，唯有以仁治天下，才能补不足，我也以为不杀为好。

李建成：陛下以为杀的好。

魏、王二人略欠身，对李建成提到李渊的意见表示尊重。

李建成：不过，听说秦王已在洛阳对窦建德许下不杀之言。

魏征：而且秦王遣散了窦建德五万人马让他们回乡种田，这是仁政。

王珪：啊，这样。殿下以为如何？

李建成：我以为杀不杀两可。

李元吉直接进入。

李建成：元吉，我正要找你。

李建成：我听说你在洛阳大有所获啊。

李元吉：还可以吧。不过给张婕妤她们拿去了一些。

李建成：噢？我听说张婕妤很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李元吉：当然，你知道，张婕妤以前是隋炀帝晋阳宫的宫人，见过好东西。

李建成：你觉得窦建德为人如何？

李元吉：窦建德？为人？我怎么知道他为人如何。那得问二哥。

李建成：为什么？

李元吉：二哥击败的窦建德。

李建成：击败，未见得就知道他的为人吧？

李元吉：那，刚才那个魏征，不是窦建德的谋士吗？问他。

李建成：元吉，你知道我身为太子，不会随便问窦建德的事的。

李元吉看了一会儿李建成：大哥，你不会是要收窦建德做你的人吧？

李建成：嗯，我原来没有这么想，你倒提醒我了。如果收了窦建德，河北的力量，就收服了。你说，如果我们不杀他，我们在河北就永无麻烦了吧？

李元吉：这都是你们费心的事，我为齐王，不操这份心。

李建成：那，我问秦王吧。

李元吉：那倒不用问了。

李建成：为什么？

李元吉：二哥肯定不会杀窦建德的。

李建成：你怎么知道？

李元吉：他们关系不一般。离开洛阳的时候，二哥，秦王把自己的大氅披到窦建德的身上。

李建成：这有什么吗？收服人心，父亲也常做的。

李元吉：大哥，二哥欺负我。

李建成：怎么会？你是弟弟，你是齐王。

李元吉：齐王？他根本不把我这个齐王放在眼里。

李建成：这次洛阳回来，父皇拜你司空，是三公之一，不一样了。

李元吉：司空？父皇拜二哥是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之上。

李建成：其实历来没有什么天策上将，只是父皇觉得二郎功劳太大，三公配不上，才想出一个天策上将来。

李元吉：三公之上是什么？是太子！现在出了个天策上将，有点两个太子的意思吧。我觉得二哥想做太子。

李建成：不可能。

李元吉：二哥眼里，其实谁都没有。

李建成：什么意思？

李元吉：窦建德是什么人，手下败将！二哥有什么资格对窦建德许诺不杀？陛下可以说不杀，太子也可以，别人就是没资格！二哥就是——

李建成：你给我住嘴！

李渊：王世充，是前朝大臣，官拜隋朝。窦建德，草莽造反，割据河北。此次东征，两人俱为我大唐擒获。东征军返长安，献两人于我大唐太庙。诸位，现在该处置两人了，你们怎么看？

裴寂：当然是斩首，以绝山东之患。

李渊：秦王，擒伏王世充、窦建德是你的功劳，你看如何？

李世民：王世充挟越王杨侗，自称郑王，心胸狭窄，河南人不服他。而且，手下诸将也都背叛他，投降大唐。这样的人，斩首，是顺从人意，不会引起河南人心动荡。窦建德，虽然出身农夫，在河北称王，但人心归顺。如果斩首，河北人心动荡无疑，于大唐不利。而且，我现为陕东道大行台，大唐东面出问题，我有责任。

李渊沉吟，之后看向李建成。

李建成：斩。魏征惊看李建成。

李渊：朕以为，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王世充，是前朝贵族，贬为平民就可以了。窦建德不可与王世充同日而语，草莽而已。斩首，正是警告天下，不可有草寇造反之心。大唐如今拥有天下，斩窦建德，有利天下安定。

李世民低头不语。

李渊：随我来。

李建成与李世民互相看了一眼，站起。

李渊：大郎，你为太子，是大唐的第二人……

李建成：所以我和父皇同意，主杀。

李渊：二郎，取天下你出力最多，功劳最大。而今得了天下，到治天下

的时候了，你脑子要换换。

李世民：不杀窦建德，难道不是为治天下吗？杀他，河北人心会乱。河北历来是最难收服的，我们不能不小心。

李渊：取天下时，为稳住一方势力，可以这样做。不杀某某，稳住某地之人心向背，免得腹背受敌。而得了天下，则正统最为重要。让他承认你是正统，宾服正统，乱起来，去镇服，还是为让天下人知道，我是正统。

李渊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当初，晋阳起兵，我就是要利用正统，不能让人说我们是造反。我举的是尊隋的旗号，尊杨广为太上皇，架空他，拥护在长安的代王杨侑为隋恭帝，也是架空他，隋恭帝再让位给我。如此一来，唐是继承隋的，隋呢，是继承周的，我们当然就是正统了。不要小看这一点，人心是随正统的。谁犯我，就是造反、谋逆，讨伐他，就是名正言顺。当初，大唐只有关中这一点地方，却也是帝王之业，已经不是群雄的雄，更不是寇。二郎，你手下武将多而读书人少，文史要多知道啊。

李渊开始饮酒，李建成也开始饮酒：二郎，你不能饮就饮些别的吧。

李渊饮着，感慨了：大郎，二郎，咱们李家，关陇出身，统有天下，论起来有点不够。李密来，他经史出身，可是打天下，他未必如我，治天下，我未必如他。不过，我会用人，用读书人。书不必我去读，所用之人去读就行。大郎，我让李纲、窦轨为太子詹事，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为太子庶子，再有魏征为太子洗马，还有王珪、韦挺，他们没有一个是武人，都是读书人，你要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李建成：当然。

李渊：噢，那个魏征怎么样？

李建成：很好。不过他主张不杀窦建德。

李世民看了一下李建成。

李渊：这个魏征，原来是随李密的，李密来长安又离开，他大概是看我们成不了事，随李密走了。李密亡，他又随窦建德，到底是河北出身，总想随河北人成事。看看窦建德不行了，再投回我们关陇人。读书人是这样的。二郎，你想什么呢？

李世民：我还是觉得，杀窦建德，恐怕不妥……

李渊：你不要再想了。明天我就布告天下。慢慢你就清楚了。

李世民：是。父皇，天下太平了，我想在府内设个文学馆，好好读书。

李渊：你准备怎么做？

李世民思考一下说：请一些读书人担任文学馆的学士，一边整理图书，一边教我读书。

李渊：好。看中什么人，你就直接发令吧。

李世民：是。

李世民入院，望到院墙上的草靶，停下思索，取廊下的弓。弓拉满，放弦，中靶。李世民面有忧郁地看着。

怀孕的长孙王妃自室内出，注意到李世民的忧郁：夫君，没有什么意外的事吧？

李世民再拉开弓：窦建德……要被斩首了。

李世民扶长孙王妃卧下，自己又陷入沉思。

长孙王妃看着李世民。

良久，李世民出了一口气：我在洛阳答应窦建德，可是在长安，我保不住他，言而失信。更要命的是，杀了窦建德，河北可能会乱！

李世民侧头看长孙王妃：可父皇说，现在是治天下了，杀窦建德，一是，要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是正统；二是，要让出身低微的人不敢造反。

长孙王妃：国之大事，妇人本不应置喙。我只是想问，当初，你觉得我低微吗？

李世民：没有。怎么会！而且，当初提亲的时候，说到你是大魏拓拔氏之后，反而有高贵的意思呢。

长孙王妃撑着坐起，李世民欲扶，长孙王妃轻轻拒绝，低眉正色：如果我不是拓拔氏之后呢？

李世民：那，那就不是吧。

长孙王妃：如果我只会放牛放马呢？

李世民凝视长孙王妃，觉出她的生气，又不知道为什么。

长孙王妃：大魏是鲜卑人的朝代，当初拓拔氏在平城称帝的时候，中原人无不认为鲜卑人只会骑马放牧。

李世民觉得长孙王妃开始正气逼人，自己也危坐。

长孙王妃：拓拔氏平息鲜卑部落之争，道武帝建立大魏。如果当初拓拔氏认为自己比汉人高贵，就不会有学习汉人文化制度的国策了。如果没有那样的国策，大魏怎么会有一百五十年的朝代？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皇族的拓拔，改为姓元，我们的祖上，因为管理宗室，改为长孙。当初多少鲜卑贵族反对，宁可留在平城，不改汉姓。

李世民：平常看你读读书，写写字，想不到讲起来，真有意思。

长孙王妃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扶了扶簪。

长孙王妃：别打岔，你看我忘了说到哪儿了。啊，说起来，这些事，有两百多年了……

李世民：你躺下吧，累着了。

长孙王妃：我爷爷、爸爸，都在隋朝为官，但都是武将。隋朝还是觉得鲜卑人只会骑马打仗。我五岁那年，爸爸在洛阳去世，没有人收留我和哥哥

无忌。舅舅在长安，因为妈妈，收留了我们。舅舅家是渤海大姓，连年征战，也没落了。虽说是舅舅，到底是寄人篱下，我是在舅舅家学会了做人的规矩。家贫规矩在。也是在舅舅家，学会了认字、读书。无忌读书读得好。

李世民：是啊，小时候在长安我就和无忌一起玩儿……

长孙王妃：兵荒马乱，人贱，说死就死了，可是格不能低。无忌只能读书科举，谋个出身。我也只是求嫁人，十三岁上嫁了你……

李世民：你嫁对了吧？

长孙王妃：无忌常回来说，李家的二郎怎么怎么样，听起来，是个任侠使性的人。不过，天下大乱，任侠使性和志气，常常也就是一线之隔。

李世民：那我是哪种呢？

长孙王妃：我是看你有志气。

李世民嘿嘿笑起来。

长孙王妃：志气之外，我特别看重你有交无类。

李世民：怎么说？

长孙王妃：你交无忌，不在乎他寄人篱下。你交刘弘基，不在乎他是个流氓。你交刘文静，不在乎他是朝廷钦犯。你交房玄龄、杜如晦，不在乎他们是落魄书生……

李世民：这些人都能助我打胜仗。

长孙王妃：所以，你不看他们出身低微不低微。

李世民有悟，看向灯火。

长孙王妃：杀窦建德，是因为他出身低微吗？

李世民看向长孙王妃。

长孙王妃：听说窦建德在河北最初不知道什么是文物制度，就像当年鲜卑人不知道什么是文物制度一样，可是他一年后就有了文物制度，做夏王既有人心又有样子是个大才吧？你与他交心，不是也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吗？

李世民：当时窦建德是有机会的。当时魏征建议窦建德从河北直接进攻长安，可以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但他认为救人如救火，不可用远水，结果自投罗网。唉，明天，斩首的圣旨就发出了。

长孙王妃：不可为的事，不必再想了。当务之急，是网罗人才。

李世民：今天父皇也说了，要我多请教读书人，哈，我请教你就好了。

长孙王妃：我虽然好文史，但不会议论朝政。读书人的事，你找无忌商量好了。

两仪殿后殿。

李建成：刚才秦王在，我不好说。我想，秦王已许诺窦建德不死，杀窦建德岂不是使秦王失信于天下？

李渊：我说过了，窦建德草根起兵，杀，是警告这等人的不法之心、造反之心，大唐才有天下安定。信誉与天下之间，宁选失信，信是小信，天下利益是大义。秦王之诺，不必在心。另外，王世充是降，窦建德是被擒。降的，可饶一命，但王世充我要发配他到蜀地去。杀窦建德，是昭告天下，还是降的好。你现在是太子，有些事要时时放在心上，比如正统。当年群雄逐鹿，有正统的，有不正统的，我们是正统。晋阳起兵，我举的是尊隋的旗号，让人家知道唐是继承隋的，是正统的，人心是随正统的。只要名正言顺，即使我们只有关中这一点地方，就仍然是帝王之业。后来，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于是谁杀了宇文化及，谁就可称正统。这个宇文化及应该是由我来杀，可是宇文化及却让窦建德杀了，我心有不甘，我杀不了宇文化及，总能杀这个窦建德吧。

李建成：陛下的心思我懂了。齐王告诉我，秦王与窦建德的关系不同一般。

李渊：什么意思？

李建成：秦王在洛阳与窦建德已到披衣御寒的程度。

李渊思索了一下：这倒没有什么吧。这种事情，我也常做，手腕而已。

李建成失望。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议论成立文学馆和收学士。

李世民：（对房玄龄）天策府可以任命职官，你看还有什么能人我们能用的，赶快网罗过来。

房玄龄：好。

李世民：无忌，你说天策府还能做什么事？

长孙无忌：网罗人才，也要开始网罗读书人了。

李世民：为什么？

长孙无忌：军事的智谋和勇武是一回事，治理和谋划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有了天策府，应该是到了谋划天下的时候了。

李世民点点头：读书人都有谁？

长孙无忌：虞世南，书读得多，博识。颜师古，博通经史。这样的人收过来，谋划起来就容易多了。

李世民：那就在文学馆，给他们学士的位子。

长孙无忌高兴得搓手：天策将军，天策府，文学馆，我们是最强的了。

杜如晦：陛下不是针对殿下。在陛下心中，窦建德确实必死无疑。相对而言，即使河北出了乱子，也不是大事。

李世民：为什么？

杜如晦：当初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成为天下共同的敌人，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包括我们大唐，都为隋炀帝举殡。宇文化及打败了李密、王世充和大唐，偏偏被窦建德杀死。虽然谁也没有说为隋炀帝报仇的人就得继承隋朝大统，但是，谁都知道，这是中原逐鹿最重要的一张牌。陛下有此心病，还能留窦建德吗？

李世民：哦，是这样，我在洛阳的许诺，河北可能发生的叛乱，自然都微不足道了。

太极殿。

李渊：你和窦建德之间，好像还有什么让你不同意杀窦建德吧？

李世民：我没有什么隐瞒。我统兵在外，许窦建德不死，诺重千钧。

李渊：一朝不慎，便是天下祸患。李密就是前车之鉴。听说窦建德的夫人曹氏乃女中豪杰，在河北仍然很有势力，我们不防范，那可不行啊。

李世民：还是那句话，杀窦建德，会激起河北报仇的。

李渊：报仇是借口，造反是关键。杀了窦建德，树倒猢狲散。没有了窦建德，就是反，也聚不起多少人了。

李世民不说话了。

李渊：听说，你和窦建德有私人之谊？

李世民：那倒是没有，只是两军阵前我佩服他。

李建成：齐王看见你为窦建德披衣御寒，可有此事？

李世民明白了。

李世民：无非是惺惺相惜。

李渊放心了，也找了台阶下，摩挲着双手，点了一下李世民。

李渊：惺惺相惜，说得好！

李思行引张道士进：殿下，人来了。

李元吉：好，你退下。

张道士：齐王唤贫道有何见教？

李元吉：会测字吗？

张道士：贫道测字，百无一失。

李元吉：好。知道我叫哪两个字吗？

张道士：齐王威名，天下人都知道。贫道只怕当面说出来冲犯了齐王。

李元吉：就测这两个字。

道士做沉吟状，李元吉盯着他看。道士调整了姿势，郑重伏拜。

李元吉不解：测不出来就测不出来。

道士再拜：齐王将有天下。

李元吉转头看道士：什么？

张道士：元、吉二字，合起来是个唐。齐王将有天下。

李元吉：怎么写怎么写？你写给我看看！好，你先退下。来人，带先生下去，好好招待。

杨妃：你不是老四吗？你是老四啊！怎么会你有天下？

李元吉：老四怎么了！你看，父皇、大哥、二哥，都死啦，三哥早就死啦，不就是我啦！

杨妃：都死啦？

李元吉：如果都死了！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李元吉摆了四颗豆，先吃了一颗：这是父皇；李元吉又吃了一颗豆：这是大哥。李元吉又吃了一颗豆：这是二哥。

杨妃把最后一颗豆拿起来吃掉。

李元吉：（急）那是我！

杨妃：你能把你的父皇和兄长都吃掉，我就能把你吃掉。

李元吉：打败二哥，难，难。打败大哥，手心手背而已。联合大哥，打败二哥，有可能。李元吉狂笑。

杨妃：丑八怪，你疯了！为了皇位，你连自己的父亲兄长都要杀掉！

李元吉：你也嫌我丑！等你做了皇后，就不会嫌我丑了！

张婕妤：长孙王妃在陛下那里，我跟她说了个事儿，她说她不能管。我就来找你。

李世民：哦，什么事？

张婕妤：我有个从兄弟，要找事做。长孙王妃说，这是朝政的事，她不能干涉。

李世民：是啊，这种事应该是陛下审度。

张婕妤：所以我没有让我的从兄弟到朝廷里去，我知道，秦王新有天策府，天策府，可以任命官员。张婕妤认为自己的意思很明白，不说下去了，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一愣：啊，我明白了，天策府确实有权置官属，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祭事参军士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士六人。

张婕妤：三十四个官职，不少啊。

李世民：是不少，都是武职，而且，都已经任职了。

张婕妤：意思是说，不要人了？

李世民：天策府只有置三十四个官属的权限。

张婕妤：不多我从兄弟一个人吧。

李世民：姨妃知道，我虽贵为秦王，但到底是一介武人，武人打仗，沙场上生死相许，非同一般。苟有富贵，首先是他们。

张婕妤：那当然。多少年来，我听说，男人取功名，都要经沙场，我从兄弟没有打过仗，正是需要秦王提拔他。

李世民：沙场上除了生死相许，还要协调呼应，差一步，就会身首异处。我天策府配置的人，都是常年跟随我在沙场搏斗的人，国家要经常用到我，不敢马虎啊。

张婕妤：那就是没希望了？

李世民：只能是这样。

张婕妤：刚才我看见不少人出去，都不是武人的样子。

李世民：啊，我设的文学馆，挑选的都是饱学之士，同样不敢怠慢。

张婕妤悻悻地想了一会儿，站起来：秦王贵为天策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我只是一个帝妃，算了，求不到什么了。走了。

第六章

仅一个月后，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以报仇为号召，在河北起兵。

李世民一边穿戴朝服，一边问来报信的内侍：哪边的战报？突厥？

内侍：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传檄各地，说大唐失信，杀害窦建德，他已起兵报仇。

李世民沮丧，焦虑，停止了穿衣。

内侍：陛下正急等秦王殿下！

李世民醒悟，穿衣，急忙奔出。

李渊在座上辗转，自言自语：还真反了！还真反了……

裴寂在一边抓耳挠腮，李世民进来，施礼。李渊伸手制止，面有尴尬，稍歉疚、讨好地：二郎，看来你的担心是对的，河北真的反了。

李世民：我来请旨剿灭刘黑闼。

李渊：（苦笑）好好，就这样。你跟我去太极殿见群臣。

李渊：我大唐晋阳起兵，解民倒悬，天命所归，无不望风而靡。但总有人怀疑天命，倒行逆施。河北刘黑闼，以为窦建德报仇号召，煽动叛乱，搅动天下。刘黑闼这样的人，有借口要反，没有借口照样要反。现在终于反了。秦王世民，自晋阳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屡建功业。特命：秦王、天策上将军为东征行军大总管，前线一切，可先斩后奏。率所部，择日出发，剿灭刘黑闼。兵部明日交统兵符给秦王。

李建成、李元吉悻悻地相互看了一眼。

李建成与李元吉对坐。

李元吉：二哥总是有机会拿到统兵权，他一拿到统兵权，我们有什么动作，他就会用手中的兵权压制我们。大哥你这次应该争取这个统兵权，二哥没有统兵权，也就无所作为了，听凭你摆布。

李建成：（遗憾地）是啊。听说二郎成立文学馆，天下士子趋之若鹜。

李元吉：我也听说当秦王府学士，比朝廷的正职俸禄还高。也不知道父皇知道不知道？

李建成：有人号称当文学馆学士是登龙门，有这个说法吗？

李元吉：有，简直是大逆不道。龙门，也是他们说的吗？

韦挺：前次秦王东征，立了新功。天下言论四起啊。

魏征：言论本来就是风一程雨一程的，何必当真。

韦挺：秦王功高，即使不是震主，也对东宫不利。

李建成：（对韦挺）我也是觉得你言重了。

魏征：太子协助陛下治理天下，诸王领兵出战，各有各的功劳。朝堂之上，日理万机，功在整体。诸王出征，功在具体。不过，这样的道理，却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说服天下人。

韦挺：老百姓也就算了，但长安城内，多这种论调，也许掩藏着什么阴谋啊。

王珪：此事不可看得太重，也不可看轻。

李建成：那究竟如何是好呢？

韦挺：秦王现在气焰太高，要想法子压一压。

魏征：天下将要平定，武功的机会不多了。现在刘黑闼复出，说明秦王的武功并不彻底。刘黑闼再次叛乱，势力其实很弱，殿下如果这时向陛下请战，彻底剿灭刘黑闼，则天下言论，必在太子这边。

李建成点头。

魏征：要知道，潼关以东是秦王所辖。如果此次太子能东征，必会结识山东河北一带英才，这才是与秦王抗衡的上策。太子不知道，秦王也在到处收纳人才。原来跟我一起在窦建德帐中的张玄素，如今就在秦王手下。

李建成：哦？他才能如何？

魏征：窦建德要是没有他，恐怕在河北也立不住脚跟。

李建成很吃惊。

李建成：看来是个大才啊！

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些都不是等闲之辈。房玄龄与我曾是同窗，他的本事我最了解。秦王有了这些人还不满足，还在到处网罗人才。他的野心，殿下应该明白吧。

李建成沉默着点了点头。

魏征：太子殿下不能掉以轻心啊！

刘黑闼被捆得像个粽子，被唐军军士抬来。刘黑闼的其他将领只被拴住，神情沮丧，站在一边。

李建成：陛下的诏令，是杀。

魏征：陛下一时气愤。但是，河北多经战乱，正是需要安抚的时候。赶

尽杀绝恐怕会激起更大的反抗。

李建成：你是河北人。

魏征：殿下，正因为我是河北人，才了解河北人的心思。不仅河北，现在整个天下都需要安抚，需要休息。殿下早晚会君临天下，就需要多赢得一些人心。

李建成：那如何向陛下交代？

魏征：殿下的政策对天下有利，陛下一定会理解的。何况，将在外，要因时制宜。

李建成：好，就按你的意思办。除了刘黑闼，一律不问。

李建成到刘黑闼前，观察着他：（声音不大）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李建成到刘黑闼的将领们前，审视着每一个人：（对军士）这些人，都放了。

刘黑闼的将领们纷纷跪倒，杂七杂八地说：谢太子不杀之恩。

李建成：好好做大唐子民。

韦挺：回去跟百姓说，太子仁义，恩重如山，将来的天下是太子的，跟着太子，好日子长得很。

刘黑闼：快把我放了！

李建成转身走到刘黑闼前，将刘黑闼一脚踹得翻滚过去：你是首恶，翻云覆雨，不杀了你，难道还要我再立功吗？（对军士）斩首！将首级带回长安。

刘黑闼全身软下来。

李建成：战事已经结束。这次，我们的收获很大。平了刘黑闼，更重要的是我们结识了罗艺将军和薛万彻将军，见识了河北的精兵强将。

罗艺、薛万彻起身致谢：多谢殿下赏识。

李建成：东宫谋士不少，但缺乏像你们这样能征惯战的勇将。你们肯跟我回长安，我十分高兴。

罗艺、薛万彻很激动。

李建成：你们不仅能征惯战，更难得的是忠心耿耿。在窦建德最强大的时候，是你们单独扛着大唐的旗帜与他作战。河北因此在朝廷中，拥有了很特殊的地位。现在你们选两千精兵，跟我们一同回长安。

罗艺、薛万彻：是。

李建成：（对罗艺）将军常年驻守幽州，牵制窦建德，对大唐的功劳，不用我再说了。陛下已经册封罗艺将军为郡王，并赐予皇姓。

罗艺跪拜：谢陛下。臣与殿下此次剿灭刘黑闼，殿下英明果敢，民心所向。朝廷赐我皇族大姓，名入宗谱，罗艺当粉身碎骨，追随太子。

李建成：我已经向陛下推荐你进入关中，到泾州为都督，掌管当地军队。泾州在长安西北，那是长安的大门啊，对外是防御重点。反过来说，对于长安，也有极大威慑，有一天我要用到你。

罗艺：（注视李建成）殿下，我明白。

李建成：（对薛万彻）将军愿意护卫东宫吗？

薛万彻：随从太子，荣幸之至，护卫东宫，万死不辞。

李建成：好。战事已经结束，回长安后，我就要交出统兵权。太子有什么办法不交出统兵权吗？

王珪：殿下，要这么看，如果有一天，殿下成为陛下，那个时候，有人领了统兵权，战事结束后而不交回，殿下觉得那是不是谋反的意思？

李建成：当然。当然是谋反。我明白了。

韦挺：所以凡事不可因为一时的利益，改变根本。将来太子殿下是要继承皇帝位的。

李建成：我想，我、齐王、秦王，都只能是临时掌握统兵权，我的朝政力量在哪里？

韦挺：掌握太子所能掌握的朝政，已经胜出一筹，我明白太子殿下的意思是，朝政未必能制伏秦王。

李建成：现在齐王和我的力量加在一起，是什么情况？

王珪：大概有一千多府兵可用。

李建成：秦王呢？

王珪：在长安，大概有……不到八百吧。

李建成：秦王不是还有天策府吗？

韦挺：天策府的官属，只是职掌，手下没有人的。

李建成：我们只比秦王多不到几百人，不够啊。

韦挺：长安多轻狂少年、市井无赖，征集起来也不可小看呢！

李建成：流氓怎么能用？

韦挺：正是流氓才好，给多少钱，他们就做多少事。给他们钱，说，你们去打秦王府，他们就会去打秦王府。不是流氓，才难办。你说，去打秦王府，他就会问你，为什么去打秦王府？你说难办不难办？

李建成：还真是这样。那你们回到长安后，立刻着手收编他们，大概能收编多少？

王珪：数千人不成问题。

李建成：好。给他们东宫长林门警卫的名义，算做长林军。

韦挺：不过，还有问题，人是有了，盔甲、武器怎么办？

李建成：是啊，怎么办？

王珪：每次征伐，朝廷都要拨不少补充的盔甲、武器，班师后，交回统

兵权，没有用的盔甲、武器只要报告消耗了，就可以不交回兵部军库。这次，打刘黑闼，我们没有费很大力气，损失不多，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盔甲、武器扣下来。

李建成：非常好。不过，要小心保密。

王珪、韦挺：殿下，不必担心。

李建成：好，薛将军，你立刻从军队中选三千人，驻防东宫长林门。长林门外地方很大，足够你们驻扎和训练。你要亲自负责训练，一旦需要，可以击败任何力量，而且，要能很快控制长安城的任何地方。

薛万彻：是。

韦挺想了一会儿，转身对李建成：庆州都督杨文干那里我已经布置好了，我们应该尽快与他联系，他那里装备不足，刚才我们说可以扣下装备，要想办法送一些过去。

李建成点点头。

韦挺：这些事要不要跟魏征商量一下。

李建成：魏先生是读书人，有的事情需要他，有的不需要，上次杀窦建德的事，他不同意，差点坏了我的事。你就放心办你的事吧。

韦挺：是。

武德六年正月，李建成平定刘黑闼。

长安城落满雪花，大殿的屋檐都被白雪覆盖。殿内炉火旺盛。

李渊：河北，地广人众，物产丰富。可惜连年争战，民不聊生。杀了刘黑闼，不仅为朝廷去掉一块顽疾，也让河北的安定有了保证。

裴寂：太子殿下在河北实行仁政，很得民心啊。

李渊：岭南冯盎，也率部投降。现在，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要大赦天下，普天同庆。裴三，你觉得现在的大唐和隋文帝的时候比，怎么样？

裴寂略一思索，不知李渊何意：隋朝还是文帝的时候最好……

李渊：隋炀帝的时候天下大乱，百姓困苦。大唐承接隋朝，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还是不够。你觉得，恢复文帝制度是否可行？

裴寂：当然可行。

李渊：那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裴寂：陛下，从律法上开始较好。

李渊：会有阻力吗？

裴寂：如果不涉及军队，应该阻力不大。

李渊：朕的本意，就是要针对军队。自晋阳起兵到现在，太子、秦王、齐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真正归我统辖的军队，还没有他们的多。

裴寂：一直以来，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李渊：等到真有什么事发生，就晚了。你尽快把隋文帝的法律恢复起来，繁琐的条文要修改。

裴寂：是，陛下。

李世民引李渊进入文学馆。学士们纷纷站起，礼拜。李渊坐下，以手示意，学士们纷纷坐下。李渊前后左右上下看了一会儿。

李渊：文学馆，平时都做些什么？

李世民：我从十几岁就打仗，现在天下太平了，发现书读得不够，在座的都是饱学之士，我想读读书。

李渊：读书有用，嗯，读得还好吗？

李世民：有他们在，读得快一些。

李渊：读书免不了议论，有些什么议论呢？

学士们都有些紧张。

长孙王妃在屏风后聆听，想了一下，离开。

房玄龄：目前还议论不出什么，主要是将经典过一遍。

李世民：有很多道理，原来前人都说过了，我有时候，一个问题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一读经典，豁然开朗。

太极殿内，李渊说：治理天下依律法。一直以来，我们沿用的都是隋朝的律法，现在终于有了大唐的律法，律令格式，一应俱全。左仆射裴寂，劳心苦志，居功至伟。特命，裴寂晋升司空，仍主管尚书省事。

裴寂出列，跪拜谢恩。

李渊：即日起，大唐以内无论王府，还是州县；无论王臣，还是百姓，一切都要依照律令执行。太子、秦王、齐王，你们在两个月内，呈报实施计划。

李建成、李元吉互相看看。

李元吉：儿臣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必须马上向父皇说明。

李渊：什么事？

李元吉：律法啊。现在大唐新颁法律，最重要的是统一军权。儿臣手下就有三万五千士兵，愿意立刻交给父皇。

李渊：自己统帅多年，一下子交出去，舍得吗？

李元吉：对大唐有利的事情，儿臣如何不全力以赴。

李渊：好，好，你先回去仔细筹划一下，朝廷会颁布实施办法的。

李元吉：那儿臣告退了。

裴寂：陛下很满意吧？

李渊：态度不错。不过，圣人说什么来着？

裴寂：圣人？

李渊：圣人不是说，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四郎，近来好像忽然懂事了。

裴寂：好像是从打王世充以后忽然长大的。真该向陛下祝贺啊。

李渊：唉，长大有长大的麻烦。

李建成脸色凝重：我知道裴寂一直在修法律，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法会有针对东宫的内容。大家看看，怎么办？

韦挺：关键是军队。隋文帝时，东宫只有卫队，没有军队。看来陛下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不过，秦王府、齐王府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魏征：从长远说，这是一件好事。军队权力不统一，早晚是朝廷的忧患。殿下是要继承大统，现在由陛下完成军权的统一，总比到殿下即位以后再进行要有利得多。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李建成：所以，我们东宫要积极支持朝廷？

魏征：对。这是陛下的福祉，也是殿下长远的利益。不仅如此，统一军权，对于东宫而言，是最轻松的。现在渭河北岸的军队，东宫最少。我们有两万，齐王府有三万五千，秦王府有四万。大家都把军队交给朝廷，我们损失的最少。相反，我们获利最多。

韦挺：如何获利？

魏征：关键是力量对比，渭河北岸的军队交出去后，我们东宫拥有的卫队数量最多，这样，可以认为我们获利最多。陛下也许正等着殿下表态呢。

李建成：哦？是这样？那我们尽快推动统一军权的实施，使我们在整体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对韦挺）你将我们军队的情况，尽快报给朝廷。

韦挺：是。

李建成：我这就去见陛下。

杜如晦：交出王府的军队，对我们太不利了。

长孙无忌：有利无利回头再说，殿下最好立刻进宫，向陛下表明态度，这个事情不能迟后。

房玄龄：对，虽然此事我们损失最大，但离真正实行起来还有时日，其间发生什么变故也很难说。

李世民：你们再议议。我先进宫。李世民说着起身，离开。

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两仪殿门口不期而遇。

李建成：禀父皇，今天朝廷颁新法，是大唐的大事。我们愿意交出军队，统一归父皇。

李渊看李世民。

李世民：儿臣也愿意。军队统一，更利于天下。

李渊：好，好。古人云：兵者凶器也。军队管不好，天下如何太平稳定？你们都理解了朕的苦衷啊。

李建成、李世民：请父皇放心。

李建成对李元吉说道：陛下要去仁智宫避暑，我在京师留守，你和秦王与陛下一起去仁智宫。我要用这个机会，运一些盔甲给庆州都督杨文干。我们和秦王的较量，就在今年见分晓，再晚，就耽误了。

李元吉：好啊。我是不是在仁智宫那里做掉秦王？

李建成：你和秦王都不许带府兵去，你怎么做掉他？

李元吉：就是因为不带府兵，所以才要单打独斗，单打，我不怵秦王。

李建成：不要在仁智宫乱来，弄不好乱了大局，我这里安排好再说。

李元吉：那我就见机行事。

李建成：你不要小不忍而乱大谋。

李元吉：再说吧。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杜淹。

长孙无忌：东宫的兵力增加了两千人，燕王李艺又从幽州送到东宫三百骑兵。三百骑兵的事我已经找人密告陛下了，陛下也斥责过太子。总之，东宫的兵力增加太多，要认真防备了。

杜如晦：从兵部的造册看，太子平刘黑闼回来后，交了统兵权，交了兵器盔甲，可是兵器盔甲应该是没有全交出。

李世民：没有全交出？

杜如晦：以损耗来说，平刘黑闼没有恶战，兵器盔甲损耗不会很大，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但从造册看，损耗到了二分之一，必然是扣下了一部分。我们的人也在东宫发现有盔甲储存。

长孙无忌：我的消息是庆州都督杨文干不断送壮士到东宫，会不会是配给他们的？

李世民：（对杜淹）兵曹参军，你最好到庆州去一下。这个杨文干原来是东宫的宿卫，盔甲会不会是送到他那里？

杜淹：好。

李世民：我和无忌要随陛下去仁智宫，有任何消息，直接送到仁智宫我

那里。

武德七年六月初三，李渊前往仁智宫（今陕西宜君）避暑。

张婕妤看看车外的李世民：陛下，你带了齐王，又带了秦王，为什么不带太子？

李渊：我们到仁智宫避暑，长安当然要留太子监守。如果二郎和四郎也在长安，我不知道会不会闹起来，所以带出来两个。

张婕妤：齐王还好，秦王就是老绷着脸。

尹德妃：太子好，如果这回是齐王和太子来，秦王监守长安就好了。

张婕妤：陛下整个大唐都管了，怎么连自己的三个儿子都管不了？

李渊生气了：你们不许谈论这些事。

第七章

长孙无忌：你不要怀疑了，齐王对你有杀机。

李世民：我和元吉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啊！

长孙无忌：可是一匹未驯过的马，让你来试，这就有祸心。二是诬告你说有天命，这是能够杀头的话，齐王的杀机再明显不过了。

李世民：哦。可是元吉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呢？

长孙无忌：你功劳太大，权位太高，难免令人生嫉。

李世民：可这是要我的命啊。本来只是一个建成，现在又是元吉。

长孙无忌：看来他们搅在一起了，我们要加倍小心。

李世民：无忌，你去布置人手，观察齐王府的动静。

长孙无忌：我已经在东宫和齐王府安排好了自己人。

尔朱焕、乔公山赶着马车，运送盔甲出了长安城，有四个士兵化装成百姓跟着。远远地，杜淹和杜如晦戴着大斗笠，骑马跟在后面。

杜如晦：看来真的有问题。

杜淹：足有二百副。

杜如晦：我回去跟房玄龄商量，你跟着。

杜淹：豳州有我们的人，我在那里行动。

杜如晦：最好让他们自己去向陛下告发。

房玄龄：我们去告诉殿下。

杜如晦：恐怕来不及了。杜淹打算在豳州阻止他们。

房玄龄：那我们要小心准备，万一被发现，朝廷追查下来，得有人出面为王府承担责任。

行进中的两辆马车被一队士兵拦住去路。乔公山回头看，另一队士兵断了来路。前面领头两人，正是席辨和杜淹。乔公山看看尔朱焕，尔朱焕不知道如何处置。

席辨刷的一声腰刀出鞘，厉声喝道：什么人？

乔公山：执行公务。

席辨：车上运的是什么？

乔公山：是农具。

乔公山从怀中取出文书，交给席辨。

席辨打开，递给身边的杜淹。

杜淹：是太子的教，说是运往庆州的。

席辨：打开。军士上前挑开大车上的篷布，一车盔甲显露出来。

席辨：好啊，私运盔甲，这是谋反。带走。

军士们不由分说，赶起大车，押尔朱焕、乔公山回衙。

席辨坐在大堂上，尔朱焕和乔公山都很紧张。

席辨：你们要把盔甲送到哪里？

尔朱焕：庆州。

席辨：送给谁？

尔朱焕：都督杨文干。

席辨：谁派你们送的？

尔朱焕：东宫韦大人和王大人。

席辨：盔甲一共多少副？

尔朱焕：二百副。

席辨：你们私运盔甲，犯法，你们知道吗？

乔公山：我们有东宫文书，不是私运。

席辨：你们知道大唐律法，运送盔甲二十副以上要持兵部公文。

乔公山：现在是太子监国，太子的手教，等同于皇帝制敕。

席辨：太子监国，所监是庶政，就是朝廷的日常事务。军部大事，不在太子监国范围。任何时候军部大事，都由陛下亲统。你们的意思，不是说太子要篡权吧？

乔公山和尔朱焕互看一眼，立刻傻了。

席辨：太子谋反，立刻向陛下报告。

豳州监狱，漆黑一片。杜淹让狱卒打开尔朱焕两人的牢房门。两人充满恐怖地盯着杜淹。

杜淹放下带来的吃食和酒。两人话也不说，一顿狼吞虎咽。吃过饭，眼神似乎正常许多。

杜淹：太子谋反，谁会相信啊。即使陛下知道，追查下来，东宫一口否认，到时候只有你们脱不了干系。

乔公山：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

杜淹：谋反是大罪，这事又牵涉到太子，你们是当然的替罪羊。

尔朱焕：那可怎么办？

杜淹若有所思地：除非你们变被动为主动，不仅可以不死，说不定还可

以立功受赏。

事情若和东宫联起来，你们就跑不了。但，若说是庆州都督杨文干要盔甲，那谋反的就是杨文干了。杨文干谋反，不等于东宫谋反。你们告发杨文干，陛下说不定还要奖赏你们呢。

乔公山与尔朱焕互视，眼神亮了起来。

仁智宫内，尔朱焕和乔公山免冠跪伏。

李渊：你们是？

尔朱焕：臣为东宫郎将尔朱焕。

乔公山：臣为东宫校尉乔公山。

李渊：怎么回事？

尔朱焕：东宫左率韦挺令我们到庆州见杨文干。

李渊：干什么？

尔朱焕：送盔甲。

李渊：送盔甲？多少副？

尔朱焕：两百副。

李渊：那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尔朱焕：陛下，私运甲胄，我们知道是违法的，不敢执行，所以……

李渊：那你们是告韦挺还是杨文干？

尔朱焕：告杨文干，告他谋大逆。

李渊：是杨文干要的吗？

尔朱焕：对，陛下。

李渊：太子怎么会有盔甲？

尔朱焕：盔甲是太子平定刘黑闼后留下的，未交还兵部。

李渊：召太子，说我的气病发作了，要他尽快送些药来。立刻戒严仁智宫，没有我的手敕，不得出入，传宇文颖来。

李建成、韦挺脸上都是焦急的表情。王珪、魏征疾步走进来。

李建成：你说，你说给他们！

韦挺：我派人给杨文干送两百副盔甲，他们竟然上告，说杨文干谋反。

魏征：两个人现在哪里？

韦挺：仁智宫。陛下见过了。

王珪：怎么样？

韦挺：陛下让殿下送药到仁智宫，仁智宫哪里会缺药呢？分明是怀疑殿下了。

魏征：（对韦挺）你送盔甲给杨文干，做什么用？

韦挺：不过是平时做些准备，一是庆州经常会有突厥前锋到达，另外也准备万一，当然是自卫用的了。

魏征：虽然是实情，但按制盔甲都是朝廷统一发放。这么做，有大麻烦了，谋反的罪名，恐怕很难辩得清。

王珪：现在关键是杨文干的举动，只要他什么也不做，只是准备盔甲也算不了什么大错，与谋反没有干系的。

韦挺：那我现在就派人通知他。

魏征：不行。现在陛下已经怀疑殿下了，你再与杨文干联系，不管你说了什么，都是不利的证据。

王珪：这事与秦王府有没有关系？

李建成：现在还说不清楚。

韦挺：是臣有罪，用人不当。

魏征：所以，告的是杨文干，矛头指的是太子殿下。

李建成：那我怎么去见陛下？

韦挺：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李建成：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魏征：依臣看来，现在事情虽有不利，但不是不可挽回的。如果杨文干什么事情也没做，这件事也许能度过去。

韦挺：陛下那里情况究竟如何，没有把握啊，只能伸头挨一刀吗？

魏征：关键在陛下。陛下的判断是最重要的。殿下需要做的就是在陛下面前直口直心，承认有误，毕竟这事是东宫的事，杨文干又曾经是殿下的侍卫。只要殿下直口直心，陛下会认为殿下只是处理不当。

王珪：只能这样，否则越描越黑。

李建成：好，就这样。魏先生去准备一下陛下要的药。

魏征忧心忡忡地离开。

李建成示意了一下韦挺：这个事，不要向魏征说明白，他的脑子不会转弯。我们的事，怎么会这么快就泄露了？

韦挺：杜淹突然去了庆州，他是秦王府的人，一定是去做什么事。

李建成：我们不是早就派人监视秦王府了吗？

韦挺：所以才知道杜淹突然去庆州，只是还没弄清楚杜淹去干什么，事情就发作了。

李建成：我现在还是领人去仁智宫，要有两手准备。

张婕妤：有人谋反吗？

李渊沉思中。

李渊：太子。

张婕妤：太子？怎么可能？

李渊：除了我，谁都有可能。

张婕妤：可太子，太子就是将来的陛下啊！

李渊：有等不及的太子啊。

张婕妤：不可能！

李渊不说话，拿起张婕妤的手：你知道这仁智宫是因何叫仁智的吗？

张婕妤：我听说有仁者寿、智者乐的说法。

李渊：一个人如果可以选择，而仁和智又不可兼得，是应该选择做一个仁者呢还是一个智者呢？

张婕妤：仁者和智者，各有各的吧。

李渊：那，你是喜欢仁者呢还是智者呢？

张婕妤：与智者交往多受教益，不过我还是愿意与仁者交往。

李渊：为什么？

张婕妤：与智者交往恐怕太吃力。我听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水呢，不小心，就会弄湿我的衣裳，张婕妤小心地看着李渊。

张婕妤：太子是仁者。

李渊：嗯……

内侍报告：太子殿下到。

李渊：他一个人来，还是……

内侍：太子殿下带的二百人留在六十里以外，太子殿下一个人上山。

李渊：让他进来。

李建成：父皇，药，我拿来了。张婕妤过去，背对李渊从李建成手里接过药。

李建成与张婕妤四目交接，张婕妤用手指了一下心，再将手向下一按，意为放心。张婕妤转入寝间。

李建成安心的样子：父皇……

李渊：太子，杨文干是什么人？

李建成：庆州都督，正在任上。

李渊：他要盔甲干什么？

李建成：应该是戒备突厥吧。

李渊：这么说你知道他要盔甲。

李建成：我是这么想。

李渊：你这么想了，就派人送了？

李建成：嗯……他来要，我就，就……

李渊：你置兵部于何地！

李建成：兵部那里我再去……

李渊：大胆！私运盔甲兵器，视同谋反！

李建成：臣知罪了，但臣确实……父皇——

李渊：称我陛下，这是国之大事！

李建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要跟陛下说，秦王功高震主，咄咄逼人，手下文臣武将实力雄厚，文臣以房玄龄、杜如晦最锋芒毕露，都说是房谋杜断。武将中以尉迟敬德最为跋扈。齐王说，秦王意在取太子而代之，我无一日不为此忧虑，才出此下策。陛下明鉴。

李渊状态有些缓和，寻思。

领事内侍急入：庆州急递，杨文干反了。

李渊一拍榻席，掣剑在手：来人！将太子拿下！

卫士入，犹疑着。

李渊：拿下！

卫士执李建成出。

李渊盛怒：传秦王！李渊欲将剑插回鞘，总也插不回去，一气扔到席上。

李世民进入，拜见。

李渊：二郎，杨文干反了。

李世民：他？他为什么反？

李渊：你去，把他给我擒下。

李世民：一个杨文干，我派个将军去就行了。

李渊：不要小看杨文干，如果此事确实与太子有关，别人是拿不下他的。

李世民：啊，和太子有关？

李渊：太子已经押下了。这个事，恐怕响应太子的人不会少，你要好好布置。事情解决的话，太子要换了。你，是太子。不过……李渊看到席上的剑，慢慢捡起，插剑入鞘：我不忍诛杀骨肉。我会废大郎为蜀王，如果他再找麻烦，你也容易制伏他。

李世民：父皇，要小心京师方面会有另一手。

李渊：马上准备，我们离开这里。

李世民：最好离开山里。

李渊：对，你先留在这里，如果有兵马来，由你处置，处置之后，立刻去庆州处置杨文干。

李世民看着李渊，良久，退出。

李渊沉思。张婕妤从暗处慢慢显身。

野外帐篷内。

李元吉：陛下，杨文干的事，我想不通啊。

李渊：为什么？

李元吉：先说这盔甲吧。盔甲是用来行军打仗的，但准备盔甲并不等于造反啊。

李渊：胡说。盔甲兵器由兵部掌管，私藏私运，视同谋逆。

李元吉：可是，现在大战刚过，盔甲之事并非如律条规定的那样严格。比如，陛下要到齐王府去查，一定也有不符合律条的东西。我相信秦王府也一定有账外盔甲。

李渊：可杨文干是真的反叛了。

李元吉：但盔甲并没送到杨文干手中啊。杨文干反叛一定另有隐情。

李渊：嗯？

李元吉：如果有人想害太子，最有力的事实莫过于杨文干叛逆。杨文干原是东宫侍卫，他出事一定牵涉太子，大哥就有麻烦了。如果陛下认为杨文干谋逆与大哥有关，大哥就再也洗不清了。我看，这是二哥想取而代之。

李渊：可现在杨文干也不能不算叛逆啊。

李元吉：杨文干是否叛逆，现在就看宇文颖了。

李渊：什么意思？

李元吉：如果父皇肯调查，一定可以水落石出。押送盔甲的兵将为什么上山告变？杨文干怎么得到了消息？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什么？如果是宇文颖把有人告发的事情说了，肯定会激起杨文干铤而走险的。

李渊：这不会的，朕亲自交代过宇文颖。

李元吉：但，他下山前见过秦王。

李渊：你怎么知道？你大哥毕竟还是脱不了干系。

李元吉：大哥的责任在于管教不严，可与谋逆没有关系。大哥为什么要谋逆？他是太子、是皇储。这个事情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李渊：怎么说？

李元吉：只要杨文干和宇文颖一死，就都清楚了。

李渊：为什么？

李元吉：有人会杀了这两个人灭口。

李渊震惊，略缓了一下：四郎，听说你跟大郎搅在一起？

李元吉：是。

李渊：前两天，你诬告你二哥天命的事，我没有追究，忍下了。你和你大哥搅在一起，是想扳倒你二哥吗？为什么？

李元吉：大哥仁厚。维护大哥就是维护父皇，因为大哥的地位是父皇确定的。二哥自以为立功多，就可以把大哥挤下去。大哥处处避让，二哥步步

紧逼。人总有急的时候，给杨文干准备盔甲，还不是被逼的？哪里是杨文干要反，是大哥在自卫。担心有一天，真动起手来，也不至于……难道陛下就忍心看着大哥被二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能说没有父皇的错。

李渊一愣，盯着李元吉。

李元吉：二哥平日骄横跋扈，不把我和大哥放在眼里。我也就罢了，大哥贵为太子，又是兄长，却要受他欺侮。父皇不能及时出来维护大哥，却总是纵容二哥。我们能不担心吗？现在，连仁厚的大哥都被迫做出这样的举动了。陛下你想想，二哥已经把人逼到什么地步了。李元吉边说边抹眼泪。

李渊：好了，好了，不要让我再抓到！你们兄弟啊……

第八章

张婕妤等嫔妃等在里面，有的人怀里抱着孩子，见李渊来，伏拜。

张婕妤：我们都担心陛下啊。

李渊：秦王已去平叛，事情坏不到哪里去了。

张婕妤：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个。

李渊：你们担心秦王？当初如果立二郎为太子，就没有今天这麻烦了。

张婕妤：太子确立多年，天下共知。一朝另立，难免带来诸多动乱，说不定后患无穷。我们现在受陛下庇护，太子仁义，将来太子继承大统，我们同样可以平安度日。如果换成秦王，生死存亡，只是不知道是如何死法了。

外面传来忙乱声，内侍突然进来报告：庆州露布来了。

报信的士兵：秦王马到成功，逆贼杨文干被一举剿灭。杨文干被秦王斩于阵前。宇文颖死于乱箭之下。

李渊似自言自语，小声地：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李渊：传朕旨意，秦王所率平叛军队驻守庆州，等待调用。放了太子，让太子、齐王也准备，与朕一起回长安。

李渊：如果不是四郎提醒，朕确实误会了大郎，险些酿成大祸。

裴寂：秦王府杜淹当时在幽州，他说是去为文学馆收购古书了。

李渊：幽州长史席辨曾是秦王府的人，他们在一起是不让人吃惊的。

裴寂：陛下，您看还要查下去吗？

李渊：查明白了又如何？大郎私下筹备盔甲，为的是防备二郎；二郎时刻注意东宫，抓住把柄就上告，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心思。这哪里像亲骨肉啊。

裴寂：陛下应该尽快想个办法了，否则真的闹起来，天下会大乱。

李渊：唉，朕何尝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

李渊设宴，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先后来到待诏殿。

李建成：此次都是我教导无方，让二弟多辛苦一趟。

李世民：为江山社稷，不谈辛苦。

李元吉：二哥，那个杨文干为何不活捉回来，搞得大哥受累。

李世民：他誓死不降，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成全他。

李元吉：那宇文颖是怎么回事？

李世民：两军阵前，来不及看清楚。

李建成：四弟，二弟领军出征，你何必问这些不相干的事。

李元吉：好好，算我什么也没问。二哥辛苦了。

李世民：哼，不得罪已属万幸。

李渊：今天是家宴，几位宰相也都不是外人，好久也没有痛快喝一场了，今天不设监礼官，大家都尽兴。今天朕带个头，先喝三杯。

李渊：（对裴寂）那时候我们在晋阳，一起喝酒的时候好像更多。

裴寂：是，陛下。那时候，能请陛下到晋阳宫喝一次酒还不容易哪。

李渊：哈哈，朕当时为官谨慎，晋阳宫那可是隋朝皇帝的行宫啊。

裴寂：那时候，臣下与秦王也是经常喝酒的，而且还……

李渊：还什么？

裴寂：还赌博啊。那时候秦王好像总是输，臣总是赢。秦王，不是有意的吧？

李世民：怎么会是有意的呢？谁不想赢钱啊。

李渊：那时候，还经常出去打猎。北山的猎物真的不少，有一次打鹿，朕射出一箭，那鹿应声而倒，最后一看，箭竟然是二郎的。朕的箭哪去了？这事至今我也没想通，有时候，还会梦到这事，实在是很奇怪。

陈叔达：祝贺陛下。陛下的梦是吉兆，是陛下一家共得天下。

李渊：怪力乱神。不过，说到打下天下，确实是我们一家的共同努力啊。朕与太穆皇后生了四个儿子，玄霸死得早，没有尽力也没有享福。这大唐的天下，没有朕的这三个儿子，如何会有今天？

三个皇子离座，拜倒在地：孩儿不肖，让父皇至今操心。

李渊：你们兄弟一场，那是前世的缘分。你们兄弟能和睦相处，是朕最开心的事。

三皇子拱手敬酒，表现都很真诚：是，父皇。

宰相：祝贺陛下一家和睦康乐。

李渊：好。最近发生了杨文干的事，是我大唐的丑事，是我李家的丑事。朕查过了，朕很伤心啊。伤心到了没有勇气再查下去的地步。现在朕要告诉你们，这事到此为止。朕的孩子，朕有责任，过去没有说得太清楚，算朕的过失。你们的属下，你们要负责，以后，一定不予饶恕。但是，对那些为人臣而有野心的人，朕不能不有所惩戒。秦王府的杜淹，东宫的王珪、韦挺，一律流放越州。

内侍：陛下，北边来急报了。

李渊一惊：什么？

内侍：突厥进犯。突厥人马三万左右，已经南下，几天以后就到达长安。

李渊：（对李建成）突厥现已到朔州和忻州。李靖在蒲州，有多少人马？

李建成：五千。

李渊：传令李靖，突厥到蒲州，不许出击。突厥过后，领军跟进，随时做好准备背后袭击他们。

李建成：是。

李渊：长安现有多少人马？

李建成：不足一万。

李渊：全部集合在渭水南岸布阵戒备。

李建成：是。李建成鼓了鼓气，拜：陛下，我愿领兵征讨突厥，或者，领兵防卫长安。

李渊看了李建成一会儿，李建成始终不敢抬头，李渊转头看李世民：命秦王为征讨行军大总管，淮安王为行军总管，灵州都督李道宗为副。率长安全部人马，三天后出发，阻击突厥。调秦王庆州的兵马，火速返回，驰援长安，策应秦王。

李世民：是。儿臣即刻就去准备。

李渊：长安三十万人，可以集合出多少民兵？

裴寂：五口之家出一人，可以集合六万。

李渊：好，宣布长安戒严，每户出一兵，按里坊集合，发放武器，轮流上城防守。突厥，突厥，朕一想到突厥，就寝食难安。

李建成：突厥人口不敌关中，但兵马就有二十万，而且都是骑兵。大唐虽人口众多，但用于战斗的马匹不足十万，全靠步兵作战，对于突厥骑兵根本没有办法。

裴寂：大唐的长处是地大，但长安临近突厥，突厥进入大唐，几日即可抵达长安。大唐的长处没有发挥的余地。十六国时，胡骑横行中原，但只能在黄河流域，南下根本不可能，所以前秦苻坚南下，不战而败。虽有骑兵，无所用。

李建成：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我们总不会主动放弃长安吧？

李渊沉思一下道：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中原大乱之后，国力恢复有待时日。先行退后，暂避突厥锋芒。待时机成熟，收复失地，报仇雪恨，未为晚也。

李建成与裴寂互看一眼，

李建成：此事关系重大，应该仔细斟酌。

李渊：这是应急之策，无法仔细斟酌。商议一下，可行，就立刻动手。只是不知哪里合适？

裴寂：以微臣看来，山南即可。突厥人无法追过太白山，而山南襄州北阻大山，突厥无法穿越，南通大江，与江南交通方便，粮食供应便利。

李渊：（问李建成）你看呢？

李建成：儿臣以为可行。

李渊：好，就这样。裴寂立刻找人前往勘察，寻找合适的地方建设宫殿。一切简单从事。

裴寂：官员一律搬迁，那么百姓怎么办？

李渊：尽量都走。你们拟个办法吧。

李建成、裴寂：是。

李建成、裴寂一起从两仪殿出来。

李建成：一切就仰仗裴相了。

裴寂：没想到陛下这么快就决定了。迁都，即耗国力，又耗民财，要不是突厥屡犯长安，对大唐的威胁太大，是不该出此下策的。不过，殿下，我会全力以赴的。

李建成：好好。想个办法，别让秦王知道得太早。

裴寂：殿下放心吧。

李建成在和幕僚讨论迁都问题。

李建成：现在不是迁都有多少损失的问题，突厥问题无法解决，朝廷才出此下策。

魏征：突厥问题是严重，但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更重要的是，长安是大唐中心所在，不仅是牵一发动全身，实际上是关系整个大唐的大问题啊。迁都必须谨慎。

李建成：魏先生，为国为人，都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陛下考虑到国力暂时无法恢复，才有了迁都的打算，而更长远的则是收复失地，彻底打败突厥。

魏征：孔子说过……

李建成打断魏征：魏先生的顾虑我明白，但陛下已经决定了，何况你也拿不出更好的对付突厥的办法。我现在要到两仪殿去，以后再说吧。

韦挺对魏征说：魏先生，你读书太多了。朝廷讲究的是铁腕啊。

魏征冷冷地回敬：没有半点良心吗?!

李世民怒吼：是哪个混账想出来的迁都？长安怎么可以拱手让给突厥？

房玄龄：听说是太子的意思，影响到陛下也是迁都的意思。

李世民：这个太子实在够不上太子了。

长孙无忌：杨文干叛乱这事，大郎应该做不成太子了，可趁迁都的机会，大郎又会夺回太子之位。殿下，我们应趁此机会，一举夺取太子之位。

李世民：迁都？说不定连大唐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太子？

房玄龄：那我们就力主抵抗突厥，再找机会。

杜如晦：听说朝廷拟订了一个迁都次序，好像按亲疏远近排列。

李世民好像没听见：突厥欺凌中原，几近百年，突厥威胁不除，别说长安，大唐存亡也是问题。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迎击突厥的有力方案……

御前会议，讨论裴寂制定的迁都方案。

裴寂：迁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必须有人先留下来，否则襄州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一时间，也盖不出那么多的房子。

萧瑀：关键是百姓怎么办？朝廷迁走了，百姓要不要迁？不迁的话，谁来保护他们。不能把留下来的百姓白白送给突厥。

李建成：朝廷当然不能放弃百姓，我们会留下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百姓的。当然，这也是保护北方。

萧瑀：如果有这样一支军队，那现在也应该可以保护长安。如果现在没有这样的军队，将来的军队从何而来？

李渊：朕知道，这个决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但是，我们只能如此。

裴寂：我们计划先宫廷，再官府，再百姓，最后是军队。因为突厥知道以后肯定会追击，所以要保证足够的军队殿后。

萧瑀：那长安城是否保留？

李渊：当然保留。

殿外一阵骚动，宦官入报：秦王到！

殿中人都一愣。

裴寂、李建成、李元吉互相传递着表情。

李世民一身戎装，精神抖擞，但显得很焦急。他至李渊前跪拜：陛下，迁都之事万万不可。

李渊盯看李世民，没有说话。

李世民：臣以为：一、大唐从陇右到关中到河东到河北，已有一条完整的防线。如果迁都，关中以长安为核心的防线必然被削弱。关中防线出问题，陇右将独立支撑，而陇右人口少，防线长，很容易被突厥击破。自汉以来，之所以重视陇右，建立河西四郡，其实都是为了关中。如果关中不再是防御重点，陇右的意义就此丧失。不仅如此，河东会孤立，突厥从井陉入河北，更可以从飞狐入河北，河东不保，河北也会不保。所以，舍长安即舍关中，大唐北部无法防范突厥铁蹄蹂躏，这是一不可。二、朝廷决定迁都，民心一定动摇，民众争相南下，西晋末年的大混乱必会再次出现。即使军队殿后，也会军心不稳。突厥骑兵攻击逃难百姓，惨剧不难想像。这是二不可；三、孔子说，治国靠足食、足兵和民信，而百姓的信任最重要，民不信则国

不立。迁都，等于弃百姓于不顾。以后如何再赢得民心？臣以为三不可。

李世民的话讲完了，全场安静。

李渊沉思了一会儿：秦王的话，有的朕想到了，有的没有想到。迁都确实事关重大，损失惨重，但之所以有此一议，主要还是突厥的威胁太大，而我们的兵力确实不足。秦王，对此，你如何看？

李世民：陛下，当年霍去病年仅十八，就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我今为天策将军，上不能为陛下分忧，下不足以保护百姓，真是无地自容。李世民忽然哽咽了。

在场群臣，无人不备受感动。魏征脸上，两行泪水无声滑落。

李世民：世民今天当众发誓，天地共鉴。何时突厥来犯，何时儿臣领兵抗击。无论敌军多寡，儿臣万死不辞！

李渊不觉站起，强力压抑自己的激动：好。迁都之事，不许再议。

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等共同为李世民送行。

李渊握着李世民手：二郎啊，突厥，大唐心腹大患，这就交给你了。朕现在老了，再早二十年，朕就与你同赴沙场。每当遇到强敌，总是二郎挺身而出，这些朕都不会忘记的。这一次最为难的时候，又得靠你，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李世民：父皇放心。儿臣能为国家做点事情，是儿臣的荣幸。

李元吉在一旁愤愤不平，紧闭着嘴不说话。李建成低着头。

长孙无忌：这次虽然劝陛下放弃了迁都，但我们总是出征在外，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恐怕连阻拦的机会都没有。

李世民：为什么？这样做明明对大唐不利，为什么？

杜如晦：是要把秦王府放在北方长期守边，对他们就没有威胁了。

李世民：难道我们是威胁吗？

房玄龄：我们的存在就是威胁，殿下屡立战功，在百姓中又有威信。

李世民：可不能因为我们而威胁到国家啊？

长孙无忌：从来宫廷斗争就只讲权力，不会顾及其他。

李世民：用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做筹码，是本末倒置了。

长孙无忌：殿下，如今我们没有退路了。

李世民：没有退路？

长孙无忌：是的。宫廷斗争就是你死我活，退路就是死路。

李世民：真的要鱼死网破吗？

杜如晦：或许这是天下的希望。

房玄龄：不知道陛下到底怎么想？

李建成：这次秦王又得到统兵权。看来秦王的事，要认真了结啊。魏先生，你看有什么办法？

魏征：迁都不是压制秦王府的好办法。要那么多百姓做无谓牺牲，还不如派人杀了秦王。

李建成：啊？

魏征：如果杀一人可利天下，就可以。

李建成沉默不语。

王珪：这次东宫折损人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该让秦王府也折损人员。

韦挺：我与房玄龄是同窗，此人最善谋划，除去他，秦王等于失去一个翅膀。秦王的另一个翅膀，是杜如晦，这两个人，人称房谋杜断，最是秦王所倚，除去这两人，等于剪除秦王的两个翅膀，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李元吉：武人中，尉迟敬德要除去，程知节、秦叔宝也要除去。

李建成看向李元吉，点头，

魏征摇摇头：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太子之争，已经箭在弦上，只能擒贼擒王，与其除去羽翼，不如直接除去秦王。秦王既除，羽翼也就作鸟兽散。是秦王与殿下争太子，不是羽翼与殿下争太子。

第九章

突厥使者三人，拜李渊。

李渊：使者一路辛苦了。

执失思力：为了和平，我不觉辛苦。

李渊：为了和平。说得好。朕问你们，为什么出兵攻打我大唐州县？

执失思力：我们可汗只是自己来收一下粮食。

李渊：上我们大唐来收粮食？真是一派胡言。

执失思力：我们本来就是胡人嘛，说的当然是胡言。

李渊哭笑不得，忍住气：颉利自认为无敌天下，为什么见了大唐秦王的军队就不敢应战呢？

执失思力：回陛下，我们可汗说，与秦王是拜过香火的兄弟，不忍相残，所以宁可后退。汉人不是说退避三舍吗？就是这个意思。

李渊一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对裴寂）礼送出境吧。

裴寂：是。

宦官引突厥使者出。

李元吉：怪不得突厥见我就打，见二哥就跑，原来他们是商量好的。

李渊：不许胡说。

李建成：突厥使者说话颠三倒四的，不能相信。

李渊：裴相，你以为如何？

裴寂：臣以为，使者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不过，万一……

李渊：你也觉得使者说的是真的？

裴寂：陛下看他的样子，像是在撒谎吗？

李建成：如果是突厥那边故意要挑拨我们的关系呢？

裴寂：太子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谋略吗？

李渊：两可之间，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李建成：万一秦王防范未严，突厥再来，现在的长安可是一无所备。

李渊：二郎可是当众发过誓的。

李建成：儿臣说的是万一，临时准备恐怕来不及，要不要把迁都的事再考虑一下？

李渊沉默，然后抬起头：防备万一总是必要的，那你们把迁都的事再做起来吧。

唐军后勤粮秣车辆被阻河边，河水汹涌。

帐中滴水，一片泥泞。因粮食缺乏而消瘦的李世民在外看天，军士们忙着在各处垫茅草。

李世民：粮草还上不来吗？

李五：上不来，这两天，鸟儿都不飞啦。

尉迟敬德：马的蹄子都泡软啦，这个仗怎么打？

李世民：人也饿得不行了。

尉迟敬德：我可不许你杀马给人吃！

李世民：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颉利就是不肯正面接触，等于我们一直被他牵着走。必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把突厥的气焰压下去。大军立即开拔，长孙无忌领大军到代州北设伏。我带一百个骑兵去突厥大营前挑战。

尉迟敬德：我和你一块儿去。

李世民：好。

雨中，李世民、尉迟敬德率人远远骑马而来。

突利、颉利骑马立等。

李世民来到颉利、突利面前：颉利，你到幽州来干什么？

颉利：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我们要到长安去，你拦在这里，拦得有些久。你们都吃饭了吗？没有的话，你们一百个人的饭今天我管了。

李世民：颉利，七年前，我们在晋阳起兵，我们当时与你有约，借你的骑兵，帮助我们。你守信用，来了两千骑兵。按约，我们每年供你丝绸和黄金。现在，我们有了王朝，还是按约每年供你丝绸和黄金。我们违约了吗？

颉利：应该没有吧。

李世民：好。那你现在来幽州做什么？抢掠我们的百姓。

颉利：我听说你们有人叛变，所以来看看。

李世民：带这么多人来看吗？你们没有叛变的人吗？你没有见过叛变的人吗？颉利，我带一百人来，意思是：我要和你单独对抗，如果你发兵，我也只用这一百人和你们全体对抗。来！李世民单骑出。

颉利：我不和你单独打。突利，你愿意吗？

突利：我？

李世民：突利，你过来，我有事与你说。

李世民回身将弓、箭抛给尉迟敬德。向突利招手，策马往一边走去。突利看了看颉利，之后向李世民靠过去。颉利狐疑。李世民与突利并肩策马，渐走渐远。颉利突然生气了，转马向大营走去。

尉迟敬德与百人担心地望着李世民。

颉利在半路回身望远处的李世民与突利，打了一个口哨。突利回头，策马跑过来。

颉利：你们在说什么？

突利：没说什么。你知道我一直和他不错。他是个讲信用的人。

颉利：我明白了。他当然不是一百个人。他骗我单独和他打，之后，嗯，就不知道了。我是很聪明的人，你，要和我讲清楚你们到底讲了什么？回草原去！我恨下雨恨下雪！

消瘦的李世民和一百人看着突厥退走。尉迟敬德：殿下，我们快走！

李世民：不要动，动了，他们就会怀疑。

雨中，一百个人骑马在荒野中站立着。天忽然亮了，阳光洒向远方。

萧瑀代表李渊来迎接李世民。长安百姓都站在街上迎接唐军。

李世民：这一出征就是好几个月，长安还好吧？

萧瑀：幸亏突厥退了兵，否则也许就没有长安了。

李世民沉默不语。

萧瑀：殿下出征以后，又启动了迁都之事。陛下知道殿下勇退突厥，才决定停止的。

李世民眉头紧锁，带各行军总管进入兵部。

李世民：依大唐武德律，突厥兵事结束，秦王领各行军总管交回陛下赐予的统兵权。

李世民奉出兵符，各行军总管也都奉出兵符。兵部尚书收回兵符。

李五对李世民说：殿下，杜如晦被人打了，受伤严重。

李世民：谁打的？为什么？

李五：杜如晦散朝回家，路经张婕妤父亲张国丈家，突然就冲出一群家奴，不容分说，上来就打。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人。杜如晦说我是秦王府的人。他们说打的就是秦王府的人。

李世民：总得有一点理由吧？

李五：说是没有下马，是对国丈的不尊敬。可是，杜如晦今天根本就没有骑马。

李世民：我去看看。

内侍：陛下请秦王，有事商量。

李世民二话不说，穿了衣服跟出来。

李渊正在生气。张婕妤在一边。

李渊：秦王府的杜如晦怎么敢到国丈家去打人？

李世民：我正在查。

李渊：你准备如何处置？

李世民：先疗伤吧。

李渊：疗伤？

李世民：国丈家没人受伤吗？

李渊：（对张婕妤）有人伤到吗？

张婕妤：我……我是听父亲来讲，倒不知道详细是怎么回事。

李世民：不过杜如晦需要疗伤。

李渊：他受伤了？

李世民：他散朝归宅，一个人步行，路过张国丈家，就出了事情。

李渊：步行？不是骑马不下吗？（对张婕妤）国丈不是说就是因为杜如晦不下马吗？

李世民：他今天没有骑马。

张婕妤生气地一扭头。

李元吉：打了杜如晦，父皇也没把二哥怎么样，还得再想些办法。

李建成：张国丈办事还是不周密，我去跟陛下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房玄龄、杜如晦从秦王府调出来。不是府内的朝廷命官按律不得与亲王来往。我们派人随时监视，如果他们暗中来往，按律处置。

李元吉：这个办法好。

宣旨官宣旨：授房玄龄为吏部考功郎中，杜如晦为户部度支郎中，程知节为康州刺史。三人跪着听宣，面面相觑。李渊面无表情。李建成微笑。

房玄龄：冠冕堂皇，好计策，好计策。让我们与秦王做成了生离死别，好计策。

杜如晦：是啊，按照朝廷法律，朝廷命官不能与王侯交往。以后，我们与秦王交往就是犯法了。

程知节：刺史可不可以不到任？

房玄龄：还没有先例。

程知节：可不可以缓到任？

房玄龄：这倒可以想想办法。

杜如晦：要快想办法，太子已经先下手了，这一手不能说不漂亮，下一手可能就是要命了。

房玄龄：秦王应该已经知道了，一天之内，没有秦王的消息，事情就不太好办了。

程知节：我看到了生死关头，你们快想办法，我想办法缓到任。

一辆马车隆隆驶入长寿坊，在尉迟敬德家门口停住。沉重的箱子码放整齐，箱子的金角银边十分富丽。武装随从中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年人领队。

李志安：进去跟尉迟将军说，东宫来人看望他了。

尉迟敬德：请问阁下不是认错了地方吧？

李志安：本人的主公太子殿下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敬重将军，希望与将军结个布衣之交。这一车黄金，就是殿下的一点诚意。

尉迟敬德：啊，哈哈。我尉迟敬德何德何能，竟让殿下如此高看？

李志安：请尉迟将军收下，殿下希望早日宴请将军。

尉迟敬德：啊，阁下应该知道，敬德现在秦王府任职。秦王对于敬德，有天高地厚之恩，敬德还没有报答呢。请转告太子殿下，待敬德报答完秦王的恩情，再与殿下结交不迟。

李志安：那要何时？

尉迟敬德：这个问题嘛，今生今世恐怕难了，也许来世还有机会。

李志安发现被愚弄，说声走，领着人马走了。

远远地传来尉迟敬德放肆的笑声。

李世民沉默，之后对尉迟敬德嘿嘿笑了：既然送给你了，就收下。我完全相信你。如果他们再送你东西，你就收下，这样，也可以探听他们的计划，不是更好？你这次没有收下，要小心了，他们会下手的。

尉迟敬德：我才不怕！

李世民：还是要小心！我今晚要到齐王府赴宴，说是兄弟和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吧。

尉迟敬德：殿下也要小心！

李元吉在很小心仔细地看一个小瓶，杨妃在一边看着。

李元吉：这是最好的，是我当年从洛阳找到的。

杨妃：是炼的丹吗？

李元吉：是。吃了在另一个世界里长生不老，永远也回不来了。

杨妃：啊，是毒药吧？

李元吉：聪明，你真是又漂亮又聪明。你让谁吃，谁都会愿意吃的。

杨妃：别胡来。如果是毒药，赶快收好。

李元吉：收好？我特意拿出来的。

杨妃站起来：你要干什么？

李元吉：我要宴请太子，还有秦王。

杨妃：你……你要下毒？

李元吉：对，我要下毒。我在这个世界上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我要秦王先死，之后，是太子，再之后，是陛下。

杨妃：你要出大事了！

李元吉：你可不要坏了我的大事。你是心疼秦王了吗？

杨妃：我不忍看着你们兄弟相残！

李元吉：你不忍看着我杀他，你就忍心看着他来杀我吗？

杨妃：秦王不是那样的人！

李元吉：要是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等你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就太晚了！

院墙上人影一闪。刺客进了院子，刚要往前走，忽然发现地上铺满了碎石子渣。刺客敏捷地从背上取下小高跷，绑在脚下，向前走去。凡是他探寻的地方，都是门户大开，没有阻挡。

室内灯下，尉迟敬德赤身躺着。刺客拔出刀，犹疑着。尉迟敬德忽然拍了一下身上：要叮就叮了，别老这么飞来飞去的，好烦哪！

刺客愣了一会儿，悄悄转身走了，直接从街门跑出去。

李元吉开始劝酒：来来来，齐王敬太子、秦王酒！大家举杯，饮。又满上，李元吉再敬。

李世民：我不胜酒力，你是知道的。

李元吉环顾：谁能让秦王多饮，我有重赏。

周围的人相看，无人觉得有资格劝酒。

杨妃移到李世民旁边：秦王的量有多少？

李世民：三杯吧，三杯必倒。

杨妃：哦，我只有两杯可劝了？

李元吉：二哥，你与杨妃饮三杯！杨妃可是看你如看天人，来，干了！

李世民与杨妃对饮干杯。杨妃再为李世民和自己满上。鼓手击鼓，杨妃与李世民对饮干杯。她要在毒酒上来之前让李世民醉倒，而不能再饮了。

李道宗：秦王，再饮，良辰美人，你就什么也看不到啦！

李世民：是，我只有三杯。

杨妃：秦王与我再饮一杯！

李世民：妹妹，你来舞拓枝，我再饮一杯。

杨妃：不要！我要你再饮一杯，我舞拓枝！

李世民看着满杯的酒，杨妃将自己的酒杯举过来，鼓声激烈。

偏房内，李思行将药撒入酒壶中，搅动，将这壶酒放入黑漆盘中。李思

行取另外一种药撒入另一壶酒中，搅动，李思行将这壶酒放入红漆盘中。李思行向内侍指着黑漆盘：这是秦王的。指着红漆盘：这端给太子。内侍点头，将两个漆盘端出。李思行透过黑色细竹帘看着。

内侍先到太子案几前，将红漆盘上的酒壶放在案几上。内侍再到秦王案几前，将黑漆盘上的酒壶放在案几上。

李思行抹一抹髭须。

音乐大作。杨妃作激烈的拓枝舞，李世民眼光随杨妃的身影转。杨妃舞到李世民身边，停下。李世民抬头看杨妃，杨妃跪下，招手，内侍端过酒来，杨妃取一杯在手，凝视着酒杯。杨妃目光越过酒杯看李世民，极尽妩媚，李世民被挑逗起来。

杨妃：秦王，我敬你。李世民：好！李世民伸手去取黑漆盘中的酒壶。

杨妃指一指黑漆盘之外的一杯酒：我喝的是这种酒。

李世民拿起杨妃指的酒杯，与杨妃对饮。杨妃起身作激烈的拓枝舞，李世民眼光随杨妃的身影转。

李元吉轻轻摇摇头，向后略招手，侍者擎壶过来。

李元吉：为秦王再补一杯。

侍者将李世民的空杯斟满，杨妃在舞中观察着。李元吉举杯：大哥，二哥，堂弟，元吉再敬！

李世民：不胜酒力！

李元吉：这酒，是我们那年攻下洛阳，我收的隋朝御酒。这可是好酒，浓浆，色如紫琥珀。

李元吉举杯，示意李建成：太子、秦王、任城王，为洛阳一战！

内侍拿黑漆盘中的酒壶给李世民倒了一杯，李世民拿到嘴边，啜，忽然“啊”的一声。大家转看，杨妃卧在舞席上：好痛！杨妃从脚下拿出一只钗，举起，透过钗看李世民，摇头。李世民看着杨妃，将口中酒挤出，紫红的酒浆流出。

李建成饮杯中酒：好酒！李元吉轻点头，举了一下杯。李世民觉得口中不适，以手指拭舌，李世民仰倒。李元吉与李建成交换目光。

李道宗膝行到李世民旁，俯身看。李世民用手暗点李道宗。李道宗会意，拉李世民臂，一下上肩，站起，向殿外走去。

李元吉、李建成看着他们出去，李元吉招手，侍者上来小心地擦席上的酒迹，将杯收走。李元吉举杯向李建成。

李元吉：二哥看来真是不胜酒力。大哥，我们喝，干！

李建成未饮，看着李元吉。

李元吉：你要去看他吗？不必了，没有人再和你争了。李建成矜持地笑

了笑，拾起杯呷了一口，点点头：确实是好酒。

马车疾驰而入秦王府，李五与卫士们抬李世民入房。

长孙王妃和长孙无忌俯身探视，李世民闭目。御医灌雄黄酒，将李世民翻身朝下，李世民呕吐出紫红液体。李世民在不断漱口，吐在铜盆里。

长孙无忌：伸舌头我看看。

李世民伸舌，黑色。

长孙无忌：你确实只饮一口吗？

李世民：杨王妃应该是知道的，她先敬我一杯，之后又故意摔倒，向我示意，我才明白黑漆盘里的是毒酒。

长孙无忌：那你为什么还要饮一口？

李世民：我要脱身，所以我饮一口，我要装醉，暗示任城王，任城王是明白人，将我背出来。

长孙王妃：杨王妃是救命恩人，任城王也是救命恩人。

长孙无忌：他们下毒手，怎么办？不行，就撤到洛阳去吧！

李世民：陛下在，他们也没毒死我，再看一步。

李渊与封德彝对坐。

李渊：中书令，太子与秦王、齐王之争到了这种地步，你怎么看？

封德彝：太子与秦王势均力敌，以天下论，废太子会震动议论，引发不稳。废秦王，比较之下，要容易一些。

李渊：我听说前朝杨素视你为宰相之才，你为什么会劝我废秦王？秦王势力雄厚，废掉他，不是同样会引发不稳吗？

封德彝：我只是从大局看，而且，废太子，朝廷手续繁杂，牵扯朝廷上下，我为中书令，知道其中的麻烦啊。

李渊：先到这里吧。李渊问内侍：怎么样？

内侍：陛下，御医查验之后，确定酒中有毒。秦王饮毒酒之前，已喝了不少酒，毒酒只饮了一口，所以，尚无危险，静养几日即可。

半晌，李渊问内侍：两只手让你选一只，你选哪一只？

内侍：陛下，选来做什么？

李渊：选来砍掉。

内侍：我确实不知道。

李渊拿起自己的双手，看了看，放下。又举起来，再看。一夜之间，李渊突然衰老了。

李渊：我一心想你们兄弟和睦，你知道。二郎，你要是我，有什么办法避免你与大哥的未来之争呢？

李世民：我不会和大哥争。我近来读了不少书，懂了不少道理。父皇如果免去我的什么秦王、尚书令等等，就可以避免别人猜想了。

李渊：可是，我如何向天下解释呢？晋阳起兵，你是参与谋划的人，以武力统一天下，你立功无数。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皇子，突然免去了一切职务，会引来无数猜测。但是，大郎是长子，做太子已经九年了，我也不忍心废掉他。我觉得你们兄弟之争终究是不会平息的。你读书，这种兄弟相残的事不是有很多记载吗。所以我想，你们兄弟都在长安，难免争斗，只好破国成家了。我要让你到洛阳建天子旌旗，陕州以东归你统属。

李世民：这可是天大的事！父皇，也许你这样反而是害了我。

李渊：东西两都，道路不远，你想我就来长安，我想你就去洛阳。文学馆的学士难道没有给你讲汉梁孝王的故事吗？

李世民摇摇头。

李渊：汉朝文帝时，窦太后宠爱梁孝王，给了梁孝王大片的土地，有四十多个城市，钱财超过百万，珠玉宝器比长安的还多。梁孝王在他的治地招揽人才，像枚乘、严忌、羊胜、公孙诡、邹阳、司马相如，都跟随他。汉文帝对梁孝王很好，梁孝王到长安来，汉文帝常常让他同坐一辆车，一起去上林苑打猎，这不是很好吗？

李世民想了想，无奈地摇了摇头：一切就遵从父皇的安排。

李纲坐在坐席上看着李建成：今天恐怕又是读不成了吧？

李建成面前案几上摆着书卷，他宿醉未醒。

李纲：饮酒，人人都饮的，但不是人人都饮酒过量，身为太子，将来要继承君王，尤其不可以过量。过量，会乱性，而读书，是正心正身。我老了，可是还没有进棺材，现在既然陛下让我做太子詹事，我还是要说两句。殿下饮酒过量，非养生之道。做儿子的，一定要孝顺谨慎，安慰父母的心，不宜听受邪说，做与朝廷不适宜的事情。

李建成努力清醒。

李纲摇摇头：殿下，您一身所系，上有朝廷，下有百姓。不可不当心啊。今天只好到此为止。

李建成拿起手卷，看了几眼，书却掉了。李建成愣愣地呆着。

李元吉疾步而入：大哥，大哥，大事不好。

李建成：出什么事了？

李元吉：陛下决定要二哥到洛阳执行大行台职，建天子旌旗，陕州以东都归他统领。

李建成：为什么？

李元吉：为的是避免与大哥争太子啊。

李建成：二郎愿意吗？

李元吉：秦王府正庆祝呢。

李建成：那样的话，父皇百年之后，我们与他开战，有取胜的把握吗？

李元吉：想都别想，山东地广人众，又可以控制江南。可关中呢，最多再加蜀地、河东，陇右，力量还是不足。所以，一定要把秦王留在长安。他在山东，是只虎，在长安，他就是只狗。

李建成：对。我去见陛下。你去找大臣，一起劝陛下，还来得及。

第十章

李渊：建成来过了。说他愿意让出太子位给二郎，不愿陷朝廷于分裂。

裴寂：哦？太子真的这样说吗？

李渊：他还建议封他为蜀王。

裴寂：真的吗？

李渊：你以为如何？

裴寂：分开二郎与大郎倒是暂时可以避免兄弟相残。

李渊：我也这么想。

裴寂：不过，陛下，大郎为何不与二郎拼死一搏？

李渊：大郎有服输的意思吧，否则不会请求自贬为蜀王。

裴寂：陛下毕竟有万岁之后，那时候再争夺起来，谁可以制止？

李渊：是啊，没有人可以制止。

裴寂：二郎与大郎，小时候打过架吧？

李渊：打过啊。

裴寂：多大损伤？

李渊：小孩子打架嘛。

裴寂：可现在会是怎么样呢？

李渊点点头。

裴寂：将来可是两国交兵啊。

李渊：那你的意思是晚打不如早打？

裴寂：我只是说，要争就小争，要打就小打。大打，两国交兵，其实结局已经知道了。

李渊：为什么？

裴寂：关中地狭人少，山东地广民众。战争结局再明显不过。以太子所言，太子是明白的，所以才现在放弃。我只是怀疑太子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

李渊长叹一口气：事到临头，我……太子还是太子吧。

李渊：你为什么要秘见朕？

魏征：臣请陛下立秦王为太子。

李渊：说说理由。

魏征：秦王从晋阳起兵，为大唐立国，功勋卓著，非今太子可比。

李渊：晋阳起兵，朕的三个儿子都领兵作战，当今太子也功不可没。

魏征：但，毕竟秦王立功最多。

李渊：你想到没有，太子后来没有战功，是朕要他留在身边主持大局。这是一。当今太子已经确立了九年，天下共知，宽容仁厚，朕要废他，如何说服天下啊，这是二。隋文帝废立太子导致后来的混乱，朕不想重蹈隋文帝的覆辙，这是第三。

魏征：臣没有想到。

李渊：你连这些都想不到就来劝朕废立，是何居心？

魏征：臣是出于对大唐江山社稷的忠心。

李渊：忠心？何样的忠心？

魏征：秦王立功是否就比太子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认为秦王立功多，这是一。秦王善于打仗，人所共知，如果有一天太子殿下与秦王兵戎相见，秦王一定取胜。既然如此，早立秦王对天下安危有利，这是二。秦王虚心接纳贤士，拥有一批文武俱备的杰出人才，在朝臣中也有众多拥戴者，这是三。这些都是确立秦王为太子的有利地方。

李渊：你的话也有道理。朕就接受你的建议，不过朕要向天下说明，朕是在魏征的建议下废立的，让你立一大功。你以为如何？

魏征：万万不可。

李渊：你既然向朕建议，为什么又不敢让天下人都知道呢？

魏征：因为废立太子是有利的选择，但不是忠诚的选择。圣人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臣要当忠臣不做利臣。有人看到秦王势力大，就举身投靠，臣以为是不忠之举。

李渊：你也认为秦王的势力更大？

魏征：若单论军事，确实秦王势力大而东宫势力小。但太子是天下储君，君者，天下之根本，忠君爱国，才是忠臣孝子所为。就人心和律法而言，东宫当然势力更大。更何况治理天下本来就靠人心靠法律，东宫维系着天下根本。

李渊：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你这番话，都当得起大义凛然这四个字。

魏征：多谢陛下。

李渊：在太子与秦王问题上，许多人都从自己的利害得失着想，谁为国家着想，谁为朕着想？不过，朕如何处置秦王呢？

魏征：为陛下、为社稷、为天下苍生……杀掉秦王。

李渊：这才是你今天来的目的吧。你让朕杀掉朕的亲生骨肉？

魏征：以今日秦王一人死，换得将来万人生。

李渊：你要朕做如此残酷之人？

魏征：陛下当然不是残酷之人，但是陛下确实身处残酷之位啊。现在，

大位只有一人可以继承，而秦王、太子两人争夺，陛下今日不能未雨绸缪，将来两人兵戎相见，那不有更大的血光之灾吗？

李渊：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

魏征：如果能消灾于无形之中，当然是上上之策。但是现在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李渊：此事重大，朕不能立刻决断。不过，魏征你，还是忠心可表啊。

北方来了警报，突厥再次南下。烽烟再起。

李渊问李建成：突厥阿史那郁射进犯乌城，如果你来选，你会选秦王增援乌城吗？

李建成：从一时的得失上看，当然是秦王。长远来看，齐王更合适。军功总不能尽是一人得。

李渊审视着李建成：你说齐王比秦王更合适，是真心这样认为？

李建成：当然。

李建成对李元吉道：险关刚过，想不到天赐良机，机会是突厥送来的。陛下同意我的建议，由你统兵，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公瑾增援乌城。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的统兵权，将秦王的武职调空，下手的机会到了。

李元吉：好啊。尉迟敬德，你死期已到。我们是回来做掉秦王，还是现在？

李建成：回来晚交统兵权的话，嗯，夜长梦多，弄不好的话是双刃剑，也有可能让他们把你做掉。我看你走之前吧，即使有什么麻烦，以突厥事大为理由，可以挡一挡。

李元吉：秦王府的死党，也就是几百人罢了。只要是在长安，我们有五千人，事情不是太难。这次我们要彻底做掉秦王。

护军李思行如影子一样出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李元吉：一切都妥当了。太子已经同意动手，可是，哈哈……他不知道自己也在其中。现在兵分两路，突厥那边准备好了吗？

李思行：好了，一共是十车丝绸，十车干果，万两黄金。颉利一定高兴坏了。

李元吉：明天出发，五天时间刚好到达。请他立刻退兵。那时，我的事情也都完成了。一定要万无一失。我的统兵权到手后，不仅秦王原来的军队，连东宫的军队也归我统率。宴会陛下不到场，由太子替陛下出席。到时同时动手，一个都不留。先集中力量攻击秦王，取胜后再动太子。

李思行：为什么，那样恐怕会丧失机会的。

李元吉：我这是以备万一，因为太子知道一些情况，可能会有所防备，但即使他安全也没有关系，一他可以承担责任，二反正他已经中毒很深，也就是最近要见效了。

李建成：陛下，齐王后天就要统兵离开长安，齐王要求秦王府尉迟敬德、秦叔宝随行出征，还请陛下敕令。

李渊展阅奏章手卷：齐王对秦王府的武职人员很熟悉啊。嗯…如果有意外，用到秦王，秦王手下就没人了。

李建成：秦王府武职人员熟悉突厥，此次齐王为突厥事统兵，调用秦王府的人，应该是合适的。

李渊用笔在手卷上画押，递给李建成：你们兄弟最近没有什么麻烦吗？

李建成：我倒是想，明天，给齐王饯行，也请秦王来。

李渊：好啊。此次与突厥的战事，并不严重，就以太子的名义饯行吧。

李建成：好。我马上发教令，着手准备。

李元吉：到时候，我以摔杯为号，你们立即动手。

李思行：殿下，你放心吧，只要他们来，肯定万无一失。

李元吉：得手后，我请求陛下立刻立我为太子，接管庶政和军队。再加上突厥的配合，大唐就是我的了。

李建成听琵琶女弹奏，饮酒。李元吉进入，坐到李建成前。

李建成：都准备好了？

李元吉：准备好了。

李建成：我明天一早调动长林军到玄武门，除掉秦王，是你动手，千万不要失手。你用谁下手？

李元吉：我自己手刃。李元吉慢慢啜了一口酒，看看自己的手。

李建成长久地凝视着李元吉：事到如今，我倒真不知道你对你二哥如此嫉恨。我，身为太子，以太子位为重，不许任何人染指。除掉秦王，仅此而已。你，说到底，最终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你二哥对你不好吗？

李元吉：大哥你不知道吗？你和二哥，从来不知道，我因为生得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宠爱。

李建成：没有吗？父皇不是常常叫你统兵吗？

李元吉：我生下来后，母亲都不愿意抱我，如果不是乳母喂我，我到不了今天。就因为我丑，我生下来就丑。

李建成凝视李元吉，之后，亲自为李元吉斟酒：哦，这我倒不知道。

李元吉：二哥对我不好，让我觉得就是父母对我不好。因为，父皇宠二哥。李元吉饮了口酒。

李元吉：无论如何，事成之后，我不会在意以前的事了。

李建成：也好。明天就看你了。

王至跪在李世民前：太子与齐王已经商定，要对秦王下手。借齐王出征，他们在朝廷的饯行宴上下手。

李世民：如果陛下在场，他们不是很不方便吗？

王至：陛下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殿下，切记饯行，千万，千万！

李世民：我知道。你也快离开吧。王至伏拜，起身离开。

李世民身后传来响动。

长孙王妃：殿下，我都听到了。

李世民：他们一再下手，真是要不罢休吗？

长孙王妃：殿下近来勤于读书，自太史公史记以下，斑斑记载，不绝于书。即使是市井，为蝇头小利，兄弟相争，也有到致人死命的地步，何况庙堂之争？如今，事情临到你的头上了，千万不可大意！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王妃：为承乾和青鸟，殿下，千万要小心啊！

李世民：我答应你要小心，可是我们身边，只有长孙无忌了。

长孙王妃：立刻请长孙无忌来，直至度过危险，不可让他须臾离开。

太史令傅奕跪奏：陛下，今天有重要星象变化要密奏。傅奕将手卷奉给李渊。

李渊展读，神情惊异：真的是这样吗？

傅奕：是。陛下，太白金星见在秦分。

李渊：这是什么征候？

傅奕：秦王当有天下。

李渊：我百年之后吗？

傅奕：应该在此月。

李渊：此月？

傅奕：星象如此。

李渊沉吟良久：我记得前不久，也是太白金星见在秦分，为什么这次是秦王当有天下？

傅奕：太白金星两次见在秦分，占候就可以确定，确定的就是秦王当有天下。

李渊：召秦王到这里见我。

李世民：东宫我们的人密报，饯行时，他们要下手。请柬说来就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长孙无忌：去是不能不去，但去，必死无疑！李世民点头。

尉迟敬德：我们先动手吧！

长孙无忌：我听说太子与齐王和陛下的嫔妃，关系不一般。

尉迟敬德：你说这些，什么意思？

长孙无忌：东宫与太极宫只一墙之隔，齐王住武德殿，他们两人往来宫禁，本来是没有门禁的，现在东宫与太极宫门禁不通，是不久以前才有的事。我看密折上就写，太子与齐王淫乱后宫。说他们淫乱后宫，陛下究查起来，也要费些日子。但总是先对太子和齐王有了疑问，一拖，我们就来得及动手了。

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这也是个办法。

李世民沉思了一下：我已经被架空了，房玄龄杜如晦他们都被调开了，只有你在身边，唉！

内侍：陛下召秦王殿下即刻入宫。

李世民：即刻？

内侍：是。即刻。

李世民站起：我去一下。（对无忌）你马上写密折送到陛下那里。

长孙无忌：好。

李世民：父皇还没有歇息吗？李渊没有回答，只是将漆盒推向李世民，指了一下漆盒。李世民看看李渊，打开漆盒，手卷露出。李世民拿起手卷，打开，神色突变：这是太史令给陛下的亲启密奏，我不应该看。李世民把手卷放回漆盒，盖上，推回给李渊。

李渊仔细审视着李世民：打下天下，你的功劳最大，现在看来，你要拥有天下。

李世民：这岂不是让我背上谋反的罪名？太白金星见在秦分，我们在秦地，说的是大唐。

李渊：天命可知，又不可知，先放在这里吧。

李世民：父皇从此对我就有戒心了吗？

李渊：杨文干叛变那次，我暗许你为太子。后来大郎也还可以，我也就没有再提了。但是，你和大郎、元吉之间越来越纠缠紧张，总要有个了结，你要怎么了结？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我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可是太子和元吉联合，已经到了要杀我的地步，也许我死了，也就了结了。

李渊：怎么会！你不是命在秦分吗？上次在仁智宫，元吉说你有天命，你不承认，现在看来，不是无稽之谈吧？

李世民掂量着后果，抑制了怒火：如果父皇这样看，我实在没有办法。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我呢？

李渊盯着李世民，内侍入，递上密折。李渊展看，怒吼：你先退下！

饯行行刺，命在秦分，皆危在旦夕，李世民决心拼死一搏！

李世民：太史令密奏陛下，今天太白金星见在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大家由震惊转为亢奋。

长孙无忌：这是天命，天命不可违，（对李世民）动手吧！

尉迟敬德将请柬摔在席上：不管天命不天命，命在旦夕，动手吧！

李世民：确实。陛下将密奏给我看，这里有凶险。

长孙无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来替你联络。拼他一个鱼死网破！

李世民拿起佩剑，拔出一些，看了看，又插回去：传我的教，凡在过秦王府和天策府的府僚，马上到我这里来。无忌，你即刻派人火速去洛阳，叫张亮、屈突通戒备，通知潼关以东，兵马暗中集结，我们要准备一旦不测，就撤到关东。

长孙无忌：好。我马上去办。

长孙无忌：马上就会有人来了。

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会来吗？

长孙无忌：殿下回来之前，我已经派人去了，他们还是说，陛下已经有敕旨，不让他们再到秦王府，现在如果私自来秦王府，是死罪，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从长计议。

李世民拔剑出鞘，紧紧盯了一会儿剑，将剑扔到席上：还有什么从长计议？

李世民看着丢在席上的剑，捡起来，递给尉迟敬德：你亲自去，他们如果真的没有这个心了，就用这把剑取他们的头来！

尉迟敬德接过剑，很兴奋地看着，伸手向李世民：剑鞘也给我！不是人来，就是头来！

李渊怒。裴寂问道：陛下有什么不高兴的？

李渊：张婕妤是个尤物。

裴寂：是啊，当年我为晋阳宫监，陛下那时丧妻，鳏身一人，孤独得很，我将隋炀帝的晋阳宫人偷偷带给陛下，张婕妤就是个尤物。

李渊：现在有密折说，太子、齐王淫乱后宫。

裴寂：啊?！会吗？

李渊：武德以来，太子居东宫，齐王居东宫以北，他们来我这里，没有什么阻碍，会因为是太便利了吗？

裴寂：我实在不好猜测。

李渊：你给秦王、太子和齐王分别照会，明早来，我问他们！

裴寂：明天不是为齐王饯行吗？

李渊：问清楚了，再饯行也不迟！你们几个大臣，明天一早也来！

第十一章

房玄龄、杜如晦来到长孙无忌府门前，门自动开启，两人进入。黑暗中，长孙无忌立在庭院中。

长孙无忌：我不再说什么了，请立即随我去秦王府！

房玄龄：秦王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吗？

长孙无忌：当然知道。可是你们知道秦王的处境吗？

房玄龄：是还在僵持吗？

长孙无忌：危在旦夕！

房玄龄长叹一声，摇头：其实，到了这种地步，是陛下犹豫纵容太子所致。你还记得吗？我们攻克洛阳之后，我就已经劝秦王不必拘于周公之礼。

长孙无忌：所以到了挟持陛下以令天下的时候了！

杜如晦：只要做掉太子，齐王好办，陛下也会审时度势。

长孙无忌：太子是一定要做掉，没有什么疑义。到了秦王府，你们只可劝进，不可劝退。

杜如晦：好。

房玄龄：怎么去？

长孙无忌：我为两位先生准备了道士服，请立即换好。房玄龄随尉迟敬德走，杜如晦随我走。遇到情况，两位不要与人交涉，尉迟敬德和我自会上前解决。

房玄龄、杜如晦一边脱道服一边进入，拜李世民。

李世民苦笑：我还以为只能见到你们的头呢。

房玄龄：放心了放心了，大战之前殿下还在谑笑，事情应该不是很糟。

杜如晦：情势究竟怎么样？

李世民：太子定于明天在太极宫为齐王饯行，到时齐王亲自对我下手。

房玄龄：到了这一步啊！

李世民：太子有京师统兵权，东宫又有两千兵士。齐王现在有征伐突厥统兵权。我，府中只有八百人。以兵力讲，他们对我，如同以石击卵。你们看，明天的鸿门宴，我去还是不去？

房玄龄：我看去的好。既然实力如此悬殊，只有进太极宫，才能将京师的兵士和齐王的军士隔在皇城之外。如果我们明早能将府中的八百人偷运进皇城，打起来，胜算才会在我们这一边。

长孙无忌：玄武门是常何值守，常何与殿下是知心之人，运兵的事，我去和常何说。长孙无忌站起。

李世民伸手止住长孙无忌：慢！

尉迟敬德急了，激李世民：跟着殿下，当然是求富贵。等死，那我就此告别了，从此不再为殿下效力。八百人就八百人，打吧！

长孙无忌：我们昔日同甘共苦，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谁也不甘心。八百人就八百人，八百人可以先下手为强。殿下，动手吧！

李世民：我知道是早晚的事。我总是希望，他们先动手，我来还击。由我先下手，骨肉相残，终归是……

尉迟敬德：殿下，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殿下不必再犹豫了！如果殿下不先发制人，我宁可让他们诛杀算了！

长孙无忌：尉迟将军说得对，我不会成为他们的俎上肉！我会带我的妹妹流浪山野。

尉迟敬德：只要殿下你一声令下！殿下还记得在虎牢关你说的吗？秦王拿弓，尉迟敬德执矛，天下还有谁能抵挡？

李世民：刚才，陛下召我去，让我看了太史令的亲启密奏。

李世民：密奏上说，太白金星在秦分，意思是说，秦王当有天下。

众人大惊，继而狂喜。

房玄龄：这与洛阳王道士说的秦王当有天下正合啊！

李世民：安知这不是陛下试我?!

长孙无忌：又安知不是陛下信你?

李世民：所以你们看呢?

杜如晦：宁以陛下不信殿下为信。殿下，情势已到如此地步，宁信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长孙无忌：对！

李世民：所以，我要相信陛下终于还是不会立我为太子。如果是这样，明天饯行，残杀起来，陛下不会制止。

长孙无忌：不会制止的意思是，皇城里的禁卫军会站在太子与齐王一边！

杜如晦：应该是这样。

长孙无忌：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八百人，应该在太子与齐王来到之前，挟持陛下！

李世民轻轻点头。

杜如晦：当然是这样。也只能这样。

李世民：好，就这样。这么大的事，看看天命吧。

房玄龄：殿下，天命已经显现两次了，你是太平天子啊。

张公瑾过来摆起卦。

长孙无忌上前抓起龟壳扔掉。众人惊愕。

长孙无忌：如果不吉，就不干了吗？

长孙王妃：殿下，祝你早得天下。

李世民：商议已定，走到底就是了。

长孙王妃：不过，殿下一旦得了天下之后，有一个麻烦。

李世民：麻烦？什么麻烦？

长孙王妃：唐以孝标示天下，若伤残陛下身体，殿下于天下如何交代？

尉迟敬德笑了笑：陛下的事，交给我好了。我来唱红脸，殿下唱白脸。明天在陛下面前，如果不成，我召伏兵，逼陛下答应殿下为太子。有什么对不住的，算在我的名下！

李世民将剑伸出，大家手搭到剑上。

李渊熟睡，张婕妤悄悄起身戴笠垂黑纱来到东宫门。

张婕妤：我是皇妃，急见太子，不必通报。张婕妤径直进入。

李建成与李元吉对坐，李元吉尚有醉意。

李元吉：怎么回事？

李建成：陛下没有照会你吗？

李元吉：我有点喝多了。

李建成：醒醒吧。有人密奏陛下说我们淫乱后宫——

李建成突然向李元吉身后望去，张婕妤戴笠垂黑纱站立门口。

李建成：谁？

张婕妤：我。

李元吉回头，一惊。

李建成：这种时候，你来干什么？

张婕妤：我们命运与共，你们要怎么办？

李元吉：我才不怕，顶多明天托病不入朝，静观其变。

李建成想了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天亮之后，先入朝看看到底如何，说不定一切问题都可以全部解决了。

张婕妤：事情全在你们身上！东宫守卫知道我来，太子，你处置一下你的守卫。

李建成：他很可靠，你不用担心。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初四。

黎明前的黑暗，远处传来报时的鼓声和钟声。

李世民面对铺在席上的地图，以杖指点，其他人跪坐在周围。

李世民：我们进入玄武门，人马先在海池边埋伏下来。我到甘露殿等候陛下，请他到海池上船，尉迟，你随我上船。宫内船上不会有禁卫，我们可以控制局面。

尉迟敬德：嗯，看我的吧。

李世民：我们在船上与陛下谈，逼陛下答应废太子，贬黜齐王。等太子和齐王来到船上，局面已定。如果他们不服，侯君集，看我的信号，你领我们在海池的伏兵，制住太子、齐王留在岸上的随从。

李世民站起，其他人也都站起，李世民看着他们。

李世民：我们在长安只有八百人，（咬了咬牙）这里留一百人吧，房玄龄、杜如晦，你们留守在这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立刻准备，我们只有七百人了，

高士廉：我可以到长安大牢带囚犯到玄武门与你们会合。

李世民：囚犯？

高士廉：你放心吧。

繁星，下弦勾月。李世民领众人进入玄武门外的树林。二十九岁的李世民注视着玄武门，他身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勒住马，马上嘴套，蹄裹草。他们在树林里静静立着。

长孙王妃端坐，倾听鼓声，理了一下袖子。她看看放在身边的剑，试了一下，手指出血，滴落。她吸着手指，将剑拿在手上，起身进入承乾与李泰卧室。承乾与李泰在席上熟睡，长孙王妃看着儿子，她坐在门口，将剑横放在腹前。

李世民倾听着更鼓，最后一下结束，李世民转头，目光如剑。

尉迟敬德模仿布谷鸟叫：布谷、布谷……少顷，玄武门上回答：布布布、谷……尉迟敬德轻声对李世民说：该收麦子了。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无忌欲动，李世民止住。

玄武门城门慢慢开启，门轴声，门突然停住。门缝中一个军士钻出，提牛油小桶走向门底轴，蹲下上油。门继续打开，军士两边来回跑着上油。

李世民摇摇头。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偷偷笑了。城门开约两马宽，常何上前来，拱手，李世民回礼。

李世民等数百人随常何入门。城门无声闭合。

李世民解下佩剑，交给尉迟敬德：听我的召唤吧。

李渊进入两仪殿，见李世民已坐在席上，脱去朝服，露出网甲。李渊惊异：二郎，我叫你早来，你这是干什么？

李世民：父皇，我知道今天是我的死期。

李渊：你，胡说什么！

李世民：昨天，你将太史令的亲启密奏给我看，说秦王当有天下，这是说我要谋反，谋反是死罪，我就知道我死期已到。这是第一死。

李渊：我没有说你谋反啊！

李世民：好。今天在太极宫为齐王饯行，太子与齐王已密谋动手，齐王将亲自手刃秦王，这是第二死。

李渊大惊：怎么会?!

李世民：我当然有细作，所说准确无误。陛下如果不信，等太子和齐王来了，要他们脱掉朝服，他们必穿暗甲。

李渊呆住，良久：这，这，你们兄弟到底，到了这一步，

李世民：不是我秦王，而是太子、齐王到了这一步。太子握有京师兵权，齐王又授予行军大总管，而秦王，我在京师仅有亲随，今天不是我的死期是什么?!

李渊：我本来今天要问你们兄弟，到时候裴寂、陈叔达、萧瑀、封德彝都来，以示公正，我让你早来，是想先嘱咐你。

李世民：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相信不是太子与齐王逼陛下先将我处决？

李渊长叹了一口气：好，好，好。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怎么办？

李世民：今天本来在临湖殿中议事，我要防备埋伏。

李渊：那到哪里？

李世民：为了公平，所有人到海池上乘船，即使有变，伏兵鞭长莫及。

李渊看着李世民，想了一会儿：好。我们去船上，你放心了吧？

李世民随李渊出两仪殿，天蒙蒙亮，还不到夏天早朝的时候。他们在宦官的簇拥下，向海池方向走去。

尉迟敬德离开。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

李世民倾听，点点头。

李渊：关中麦熟了。再过半个月，晋阳也要麦熟了。啊，拿我的琵琶到船上。（对李世民）你不要紧张，有我在，今天我们讲好了，你们兄弟就不要再生事。

李世民：我没有生事。

水面上微微的雾气。布谷鸟的叫声再次响起。

李渊：笨鸟早起有虫吃啊。

李世民先到船上，伸手接李渊，李渊在宦官的扶持下，向李世民伸出手去，忽然李渊看着岸边的卫士便问道：早上当值的军士换了吗？

李世民紧张，迅速搭上李渊的手，将李渊向船上拉：陛下，多加小心！

李渊终于上到船上，但仍看着岸边卫士，船开始离岸。李渊：慢！我没有听说来了新的卫士。

李世民松了一口气：陛下当然是对的，那是秦王府的卫士。李渊大惊，瞪着李世民：你！

李世民：陛下，有秦王的保护，生命无虞，放心好了。

李渊：你这是挟持！

李世民：到太子和齐王来的时候，才是挟持呢，你，我，都不免于难！

李渊：我不能容忍！谁挟持我也不能容忍！这是太极宫，宫禁之内……来人！

长孙无忌从船内出，拜：陛下。李渊汗出。

李世民：陛下，临大事要有决断。晋阳起兵的时候，我还年轻，只知道起兵，杀他个痛快，但陛下临危不乱，让我记忆犹新。陛下，我决定了，今天只有一个太子！

李渊：你！你反了！

李世民：天象的事，是朝廷机密，我怎么知道太白见在秦分？我怎么知道秦王当有天下？如果不是陛下知会我，我怎么知道？我是把陛下的知会当成陛下在仁智宫的再次允诺。

太极宫卫士们赶到。

侯君集率秦王黑甲军卫士阻挡码头，剑拔弩张。

李世民高叫：陛下敕令！李世民看着李渊。

李渊衡量着，看到船舱里也有李世民的卫士，终于摆摆手。

李世民：太极宫禁卫军不得擅动，静候陛下敕令！

李世民招手，小渡船离开小码头向大船划来。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你在此服侍陛下，不得使陛下惊惧受伤。长孙无忌：殿下放心！

李世民上到小船到码头，上马。

侯君集递弓给李世民，李世民拉开，试了一下。

第十二章

李建成衣冠齐整，等马匹牵来。一个亲随过来禀报：殿下，齐王已经出发。齐王告知，他会在玄武门外等候殿下，一起入宫。

李建成点点头：长林军准备好了吗？

亲随：准备好了。

李建成：小心点长林军，长安的流氓也是流氓，别到时坏了大事。

亲随：殿下放心。

李建成对薛万彻说：我入朝之后，你马上领兵到玄武门外等在那里。等我派人召你，你率人入玄武门。

薛万彻：如果有人抵抗呢？

李建成：不会。常何是我的人。你只管进入好了。真有什么，敢阻拦者，格杀勿论。将兵符拿来。

宦官递上兵符，李建成分一半给薛万彻，另一半留下。

李建成：我会把我的一半留常何处，有麻烦，拿出你的一半。

薛万彻：如果常何叛变……

李建成：不会。

李元吉与随从们在马上等待着。一群鸟飞起，李元吉目送着它们，马嘶鸣起来，李元吉拍拍马颈，好像有什么预感。

李建成带十几个人骑马过来。李元吉：大哥，要不要多带一些人啊。

李建成：今天玄武门是常何当值，很近，不会有什么危险。

李元吉与李建成，向玄武门方向慢慢骑行。随从散开一点游弋。一群鸟惊起，李建成巡看。

李建成、李元吉走到玄武门下。城门无声地慢慢开启。

李元吉注意到门轴上的油迹，思索着。

常何在道旁恭立：太子殿下。齐王殿下。

李建成：夜来没有什么事吧。

常何：殿下，没有。

李建成拿出兵符，交常何。

李建成：有符合者，不问什么人，放他入宫。

常何：是。

李建成刚要前进，李元吉问：常何将军，大门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油？我

以前好像没有看到有那么多的油。

李建成听到，回身看向城门。

常何：禀齐王殿下，城门开关久了，干燥之后，开启会有声音，加些油就好了。

李元吉：开关久了……多久算久了？

常何：一年吧。

李元吉：去年这个时候加的油吗？什么油？

常何：禀齐王殿下，牛油加少许蜜蜡。宫中所有轴承，都是加这个。

李建成有些烦了：元吉。李建成策马起动，李元吉跟上，但思索着，不由得再回头。

常何向回走去，四个军士无声地推门闭合，之后抬起门道里的门杠。

李元吉猛地一惊：大哥！李建成回头。

门杠落下卡槽的闷响在玄武门内回荡着。

李建成吃惊，与李元吉迅速巡看四周，玄武门内林木粗壮，有森然之气。跑步声传来，李建成、李元吉惊回首。

常何与四个军士跑上城堡，消失不见，原来的守卫军士也不见了。

李元吉刷地拔出马侧的刀：大哥！（对随从们）聚拢！随从们持武器集成环卫。寂静中李建成有点无奈：你有些过分了。

李元吉：今天大事，只有成功，不能失败，小心无大错。

布谷鸟的叫声。

尉迟敬德：殿下。

李建成、李元吉回头。

尉迟敬德骑在马上，抹一下胡子，慢慢将矛横在马上，目光快乐而凶悍：该收麦子了。布谷鸟叫了。

李元吉冷笑：我这把镰刀专收野麦子！

李建成镇静下来。

李建成：尉迟将军，无诏不得入宫，请将军好自为之。我恕你这一次。

尉迟敬德：谢殿下。

李建成：我是大唐太子。

尉迟敬德：太子？（回首）殿下！

林木中李世民策马出现，李建成、李元吉愣住。

李世民：我来赴宴了！

李建成、李元吉拨马。

尉迟敬德打呼哨。林中晃动黑甲军人影，现出到林外。

李元吉抽弓搭箭，但就是搭不上箭。李建成与李元吉回马便走。

李世民抽弓，搭箭，拉满，李世民移动弓，停稳。锋利的秦王专用箭镞

闪闪发光。

钟声里，裴寂等人被秦王军士送到岸边。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李渊毕竟见过场面，仰听钟声：都来了。秦王来过了。太子、齐王也要来了。

长孙无忌也仰听钟声，稍有焦虑。

李世民放开手，箭镞开始划出亮线。李建成愣住，口张开，箭镞一点一点地从李建成胸前顶出。血从他的嘴角中突突地流出。随即，尉迟敬德身后军士射箭，李元吉背部中箭，落下马来，随即躲入树丛。

李世民巡视树丛，持弓待发。李世民持弓踢马前进，搜索李元吉。

李元吉发狠，双手反着从背后连肉拔出箭，痛得张大嘴。李元吉在树后看到李世民搜索前来，踉跄着向另外一棵树后蹿去。

李世民发现李元吉，踢马跑动起来。李世民在跑动中网甲被树枝牵制，落下马，失落弓箭，努力挣扎。

李元吉回头看见，飞身扑向李世民，与李世民缠斗。李世民渐渐不支，被李元吉用弓杆卡住喉咙。尉迟敬德大吼一声。

李元吉回头，从李世民身上蹿开。尉迟敬德掷矛出去，击中李元吉腿。

李元吉躺在地上用力拔腿上的矛。

尉迟敬德拉满弓，瞄准李元吉，策马走近李元吉。李元吉终于要将矛拔出来了，他大喝一声，想再一次努力。尉迟敬德距离很近地放箭。李元吉中箭，抓住胸部的箭杆。尉迟敬德：射中了吗？我射得不是很准，不过这么近，射中了吧？李元吉点点头，慢慢放平。尉迟敬德抽出佩刀，用刀将李世民衣服割开。李世民解脱了，用手抚摩自己的咽喉。尉迟敬德指点趴在远处的李元吉：我也差点失手，居然没有投中要害！

李建成等的随从数人呐喊着扛开门杠，打开城门，从城门狂奔出去。

李世民望过去：关上玄武门！

各处隐藏的太子、齐王随从再冲出，向玄武门且战且退。

张公瑾一路拼杀，驰到玄武门前，卫士帮他抵挡刀剑，他关上两扇大门，扛住斜在一旁的巨大的门杠，大喊一声，举起放到巨大的门钩上，一口鲜血喷出来。

高士廉骑马领着军士，到了长安监狱。

高士廉：我是秦王府司马！诸位罪行免除，随我立功去！立功的有重赏。走！敢阻挡者，杀！囚犯欢呼着拥出。

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出来给囚犯发放武器。

长孙王妃在其中传递着武器。李承乾领着李泰看着他们。

远处，薛万彻率东宫军士赶来。

李世民在城头巡看左右：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尉迟敬德：七百人，秦王府留守一百人。

李世民问常何：你这里有多少人？

常何：玄武门屯兵三千，有的将领，静观其变，所以，有两千多人调不动。敬君弘、吕世衡他们两人随我投效秦王，只有四百人。

李世民：薛万彻他们有三千人，加上长林军，有五千人。人马不够。高士廉能带来多少囚徒？

尉迟敬德：不到三千吧？不过，囚徒为立功赎罪，力量不可小看。

李世民问常何：如果东宫占上风，你说的玄武门两千多屯兵，会支持东宫吗？

常何：我不能确定。

李世民：那，只有靠玄武门挡住他们了！

薛万彻指挥东宫军士列阵，薛万彻挥手，十几个人抬着一根巨木，每人前面有一个盾牌兵护卫，向玄武门城门冲去。巨木撞击城门，巨大的声响。

张公瑾率领十几个军士，同样抬着一根巨木，等在门后。张公瑾凑近门缝，看到门外巨木撞过来，向下挥手。张公瑾身后的巨木同时撞向城门。双方撞击的力量在城门上抵消。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一个拉弓，一个盾牌掩护，向城下射击。远处传来呐喊声，高士廉率领囚徒冲向玄武门，囚徒们武器杂乱，弓箭、枪矛、石头、木棒。

薛万彻的军士们惊扰，队形开始混乱。

张公瑾：开城门！敬君弘与吕世衡率领一队军士从玄武门冲杀出去。

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你现在到海池去见陛下，无论如何拿到手敕，让东宫、齐王府退兵的敕令！

尉迟敬德：放心吧。

李渊与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瑀、侍中陈叔达、中书令封德彝在宽阔的船上，紧张，尴尬。

尉迟敬德浑身血迹，骑马执矛远远而来。尉迟敬德到岸边下马，跪下高

叫：太子、齐王叛乱，已被斩首。奉秦王之命，来讨陛下让他们的府兵停手的手敕！

李渊的琵琶掉到地上：裴寂……裴寂面如死灰，不回应。

尉迟敬德到水边洗那双血手。

萧瑀与陈叔达互看了一下。

萧瑀：陛下，晋阳起兵的时候，建成、元吉并没有参与谋划，统一天下他们也没有什么功劳，恐怕是因此嫉妒秦王，事情才闹到这个地步。

李渊：就算是这样吧。

陈叔达：前杨文干叛乱，看来确是建成指使，现在是建成、元吉反叛，秦王既然已将两人斩首，因此，陛下不如诏令秦王为太子。秦王功劳之大，天下都知道，由他率土归心，不会乱的。

尉迟敬德对李渊施礼：陛下，手敕？

李渊：这次究竟是谁挑衅？

裴寂：陛下，现在还问这个有什么用？

李渊：虎子相争，究竟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尉迟敬德：陛下，我于心不忍，总不能提着两颗头来见你。那好吧，我去提头到玄武门上，他们一样会退兵！尉迟敬德上马驰去，亲随跟上。

裴寂惊惧地望着尉迟敬德等离去，再看看周围李世民的兵马，再看长孙无忌：你们还要怎么样？

长孙无忌：不要怎么样，陛下到现在不是毫发无伤吗？只是无心弹琵琶而已。只是军士的耐心，我看有限，尤其是人死得多了的时候。

李渊听明白了，终于说道：好吧。叫黄门侍郎裴矩拿我的手敕到东宫，宣布朕赐秦王节制京师兵马。

李渊望着军士驰马离开，忽然低下头，拾起地下的琵琶，摸了摸：来人，拿去看看坏了没有，朕，以后要与它为伴啦。

李世民持弓四顾。尉迟敬德跑到城楼上，手提两颗人头说：秦王，敕令来了。

李世民瞪视两颗人头，心情复杂：敕令呢？

尉迟敬德：老爷子不给，不给就不给，这个比敕令管用！

尉迟敬德向李世民一笑，向城檐走去。尉迟敬德长吼。薛万彻和军士们抬头，惊恐。尉迟敬德举着两颗人头向下面喊道：李建成、李元吉反叛，现已奉诏斩杀。

薛万彻抬头愣住，之后，垂下手中刀：也算我们没有辜负太子之恩。随后他拨转马头，加速奔逃。两三个随从追随，军士们溃散。

李世民靠到楼柱上，对秦叔宝和程知节说：你们分头去攻取东宫、齐王府。秦叔宝、程知节问道：斩草除根吗？李世民点头。

尉迟敬德：首恶是这两个人，他将两颗人头甩到地上。

李世民：其他人多杀无益！

长孙王妃坐在承乾与李泰的卧室门前，剑横放在腹前。承乾与李泰跪在室内。李世民血衣血甲进入，他看着长孙王妃，跪下：我们赢了。长孙王妃软下来，脸色苍白疲倦，微笑，两个孩子惊惧地看着他们的父亲。

常何趴在席上，大夫正在为他动手术，开肉，取箭头。李世民跪在旁边，握住常何的手。

尉迟敬德入，所有人闪开，他直趋李世民前，递上手敕说：陛下令黄门侍郎裴矩宣敕。

李世民脸色松下来，将手敕举起，众将欢呼。

李世民环顾：东宫、齐王府如何处置？

尉迟敬德：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房玄龄：斩草除根不错，鸡犬要留。虽然秦王节制京师兵马，但李建成、李元吉党徒太多，会结怨太深、太广。

李世民：房玄龄，传令长安明天照常开市。只砍树，不斩草。元凶已灭，树根要除，李建成之子，安陆王李承道，斩；河东王李承德，斩；武安王李承训，斩；汝南王李承明，斩；巨鹿王李承义，斩。李元吉之子，梁郡王李承业，斩；渔阳王李承鸾，斩；普安王李承奖，斩；江夏王李承裕，斩；义阳王李承度，斩。除此之外，一律不问，不许抄没财产。

房玄龄：元凶的妻妾要除吧？

李世民：不关她们的事。你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杨妃暗示我，我早已中酒毒身亡，哪里还有今天，你们，也哪里还有今天！把杨妃带来见我，我要当面谢她。尉迟将军，你去办吧，齐府的财产，由你接收。李元吉恨你入骨，你这个仇，我也要让你报得彻底。

李世民长长地运一口气：知会潼关以东，洛阳的人，无须警戒了。我该去太极殿了。

杨妃表情悲凉地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一身血污，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清洗。他疲惫地坐在院子里，看着面前的杨妃：我叫你来，是要谢你的两次救命之恩。

杨妃：我也要谢你的杀父杀子之恩。

李世民沉默，叹了口气。

李世民将网甲、血衣除下，更衣，洗脸，洗手。屏风后，李承乾望着。李世民瞥见李承乾，李承乾缩回去。李世民想了想，摇摇头。李世民在铜镜前盘坐下来，两个仆人执盘执梳为李世民打理须发，长孙王妃跪在一边看着，之后打发开执梳者，亲自为李世民打理，两人在镜中交换着等了一天的目光。

李承乾自屏风后出来问：父亲杀的是谁？长孙王妃停了很久，抬起身来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李承乾固执再问：父亲杀的是谁？

长孙王妃：你大伯、四叔要杀你父亲之前，你父亲杀了他们。

李承乾坐下问道：爷爷为什么不管大伯和四叔？

长孙王妃：你还小，大了就知道了。嗯，你可以做太子了。没有听到反应。长孙王妃看向李承乾：你要做太子吗？

李承乾：就是大伯吗？长孙王妃一愣。

李承乾：我做了太子，大伯的儿子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吧？

长孙王妃：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李承乾：好，我要做太子。

李渊神情恍惚，突然苍老，白发白髯，衣衫不整，被长孙无忌护送到殿门中，李渊茫然地瞪着李世民。

空旷的殿中，李世民跪拜，他久久不起，身体慢慢抖动起来，哭泣道：皇帝陛下……父皇……

李渊声音浑浊低语道：大郎，是我杀了你……四郎……也是我杀了你。四个儿子，现在只有一个了……这就是得天下的代价？二郎，你还想要什么啊?！你还要杀谁?！你不是……已经坐在那里了吗？

李世民直身，逐渐让自己恢复威严：我要节制天下兵马。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渊下诏，给李世民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军事权力，节制天下兵马。

李渊脸色苍白，眼睑疲惫发黑地坐在太极宫西侧外的房间里。裴寂进殿，向李渊拜：陛下的气色好多了。

李渊抬眼看了一眼裴寂，又看看门外，语气沉重地说：你还记得，我们曾说过换太子的话吗？如果当初换了太子，朕就不会失去两个儿子了。

裴寂：立长还是立贤，历朝历代都是个难题，陛下就不要多想了。

李渊：打天下靠的是父子兵，怎么坐天下就一定要兄弟相残呢？

裴寂：事情都过去了，秦王应该是个好太子。好在陛下还是陛下，大唐的社稷还在，天下还是李家的。

李渊：这就是天意吗？裴寂沉默。

也许是巧合，八年前的这一天，大唐皇帝李渊下诏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八年后的同一天，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初七，李渊下诏立次子李世民为太子。

李渊坐在皇帝位上，略显委顿。随着宣读，时时勉强笑一下。

李世民坐在原来李建成的位置上，神色饱满扫看着李渊、诸老臣。

宣旨宦官继续宣读：大唐皇帝旨，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由太子处决，然后奏闻。

六月十二日，李渊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宫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太子宫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太子宫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太子宫左卫率，程知节为太子宫右卫率，虞世南为太子宫中舍人，褚亮为太子宫舍人，姚思廉为太子宫洗马。原齐王府库中财宝，全部赏赐尉迟敬德。

太极殿内，李渊在位子上昏昏欲睡，宣旨官还在宣旨：命太子宫左卫率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太子宫右卫率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太子宫右庶子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右仆射萧瑀为左仆射，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李世民俨然君主，雄视一切。宣旨宦官读到的人起身到李渊前伏拜，再到新位置上跪坐。走马灯一样地换位，政变成功的气氛。

魏征在家与妻子酿酒，蒸气袅袅。魏妻蘸了一点，尝，摇摇头，

魏妻：糟欠了一点，再有一天就好了，不够香。

魏征：是啊。差了一天，局面就大不一样了。魏妻明白魏征在说朝廷政变，沉默了。

魏征：不过新太子不一定是昏君吧。他虎牢关击败窦建德之后，遣散了五万窦军军士回家种地，之后又不主杀窦建德。攻取洛阳之后，不烧洛阳，只是拆掉宫殿，砖木任由百姓自取，总是明智之举。

魏妻：那他会不会杀你？

魏征：我想会吧。尤其是我劝前太子除掉秦王。

魏妻：啊！你，你不能不说吗？

魏征：我是太子洗马啊，太子洗马不就是辅佐太子的吗？我当然要有所

建议，听不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魏妻：你躲起来，我们回河北吧。

魏征：回河北？现在恐怕连长安都出不去了。大唐统一了天下，反而没有地方可跑了。

魏妻：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人看在我们门口啊。

魏征：这才厉害。本来我是前太子一党，应该捉拿起来。现在既不捉拿，也不看守，结果可能更凶险。

魏妻：难道是让你跑，半路再杀，无有痕迹？

魏征：也许吧。不知道。无非死等，或者等死，都一样。

魏妻：你不是和房玄龄曾是同窗吗？也许去找找他？

魏征：算了吧，找他，也许死得更难看。

魏妻：唉，跟错了人，跟对了人，大不一样啊。

魏征：我跟错了人？前太子有什么不对？在陛下之下，处置朝廷事务，难道有哪一件处置错了吗？

魏征：这酒也别酿了，喝不出好味道了。

武德九年，七月初十，李世民下令：六月初四以前受东宫和齐王牵连者，一律不准再对他们提出控告，违反者受反坐处分。

魏征骑在马上，身体消瘦但挺拔，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出几分孤独。魏征在新丰店前下了马。魏征怀里揣着一个小坛子。他是这里的唯一客人。魏征把自己的小坛子放在桌上，吩咐酒保：拿你们店最好的酒来，叫你们辛老板来。

魏征对老板说：喝喝这两种酒，看看有什么不同。

老板喝了两口不同的酒后立刻站起身来：阁下可是魏大人吗？

魏征：何出此问？

老板：长安酒肆之上，要数名酒，我新丰酒是当仁不让。但是，真正的美酒并不上市。长安美酒有两家，一是太乐署史焦革焦大人的家酿，一是东宫洗马魏征魏大人的家酿。前者称革氏酒，后者称魏公酒。长安有一句话，黄金一斗，不如魏公一口。

魏征淡淡一笑：我不是魏大人，但却是受魏大人所托，专程拜访。魏大人想把这魏公酒的配方和做法送给你。这代价嘛，只有一个。

老板：大人请讲。

魏征：这是一个秘密，不要对别人讲。

老板：但是，我可以酿造出来卖吗？

魏征：当然可以。

老板：可以用魏公酒的名号吗？

魏征：只能用新丰酒的名号。

老板：就这些？

魏征：就这些。

老板：可是，这是为什么啊？

魏征站起身来，看看远方的天空。

魏征：也许是因为广陵散吧。

魏征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写卷，轻轻地放在桌上，抬腿走出。

辛老板跪在地上，口里念着：广陵散，广陵散。

一壶酒。两碟小菜。辛老板为对面的客人斟酒。那人正在给辛老板讲关于广陵散的典故。

客人：嵇康是曹魏末年的人，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不同意司马氏篡夺政权，遭到司马昭的嫉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赏识嵇康的才能，想结识嵇康，却受到嵇康的冷遇，于是对嵇康怀恨在心。一次嵇康的朋友被人诬陷，嵇康也卷入其中。钟会劝司马昭趁此机会除掉嵇康。于是嵇康就被定了死罪。当时有三千多太学生求司马昭赦免嵇康。但司马昭不许。

老板：这些和《广陵散》有什么关系呢？

客人：《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嵇康一生多才多艺，尤善弹琴，他最得意的一支曲子就叫《广陵散》，但是很可惜没有教给学生流传。在刑场上，他从容不迫，抚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最后他说：死不足惜，最遗憾的就是《广陵散》不能流传了。

辛长乐正在斟酒，啊的一声，酒全倒在桌子上。

宣旨官宣旨：薛万彻为太子宫副护军。

魏征在坐席上，奋笔疾书。魏夫人进来说，有位将军求见。魏征问：是谁？东宫副护军李志安闪身而入。

李志安：魏大人，朝廷情况如何？

魏征：秦王大赦天下，贬太子和齐王为庶人。

李志安：秦王真的会放过我们吗？

魏征：谁知道？秦王府中恨我们的人很多。

李志安：我要回河北去躲躲，魏大人你呢？

魏征：我是文臣，没必要躲。你要小心啊。

魏夫人进来问：你又一夜未眠吧？魏征说：是啊，我刚写好了一份奏

疏。如果我真有什么意外，找个机会，交给朝廷。雁过留声，这是我魏征最后的一点声音了。天下久经战乱，如今终于安定，希望朝廷能够治理好天下。我提了八条建议，希望尧舜能再生。这天下百姓，再也经不起乱了。我们这些读书人哪，力不能拔山，气不能盖世，只盼望一个升平岁月，逢一个治世明君，提上一点建议，也就不枉过一生了。可惜我魏征，空有一颗报国之心，却无奈生逢乱世……

夫人：那……我们还是走吧……哪有这么等着叫人来捉的。

魏征：我不是说过了吗？天下统一了，往哪里走，都是走不掉的。

夫人：那就回河北老家，你教书种地，我纺纱织布……

魏征：世事有不可料，也有可料。躲是躲过去了，新太子已颁大赦，我不会死。但是秦王府的人恨我，总会弄出些名目吧。我之所以不走，是因为我认为还有可料。

夫人：嗯？

魏征：助建成太子，与助李世民这个太子，以大唐李家天下来说，无有不同。而我看李世民，有平天下之才……

夫人：你好像以前也这么说过建成太子？

魏征：建成太子是天成，生而为长子，资质也还好，只是懦弱了些，临事少决断。李世民马上打天下，当初他不主杀窦建德，又放窦建德五万兵马回乡种田，我看他有治天下之心。如今形势，该是到了治天下的时候，我至今不受骚扰，可见没有把我看成建成一党，如此我便有转机。生死，在此一搏吧。魏征出到院里。

魏征至李世民前行跪拜礼。

李世民将小札放在小几上，看向魏征：魏征，这之前是拜见太子，这之后也还是拜见太子，我读书不多，但小时候背《论语》，至今记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你身为前太子谋士，活到现在，到底是忠呢，还是不忠呢？

魏征再拜了一下：殿下提到曾子，曾子之师孔子，周游列国，以图实现理想，未有忠与不忠。以忠来说，孔子应该呆在鲁国，忠于鲁君才是。

李世民没有想到让魏征钻了空子，顿了一下，想了想：依你这样说来，君臣之间，难道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魏征：所以要看，是忠于君王呢，还是忠于社稷。从前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说过，忠于社稷高于忠于君王，社稷亡了，臣可以死，若社稷还在，而只是君王死，无非只是难过而已。

李世民：所以前太子死，你只是难过而已！

魏征：因为大唐社稷还在。刚才说到齐国，齐侯问过宰相晏子，忠臣是

怎么样的呢？晏子说社稷有难，君王出逃，不跟着走。齐侯说，臣子平常接受君王的封地爵位，危难的时候反而如此回报君王，能算忠臣吗？晏子说，君王若听忠臣的话，社稷怎么会危难？君王怎么会出逃？反之，不听忠言的君王，又何必跟着他去死呢？

李世民：我听说你的忠言就是劝前太子杀我。

魏征：是这样。

堂内一阵骚动。

魏征：因为殿下与前太子争，天下不安，社稷不宁，所以两人之中，当杀一人。

席间责怪声四起，魏征平静地待责怪声小下去后继续说道：所以当初太子若听我的话，必无玄武门之祸。玄武门之变后，我不出逃，因为我做的是管仲、晏子这样的大唐社稷忠臣。

李世民被打动了，不禁肃然：免跪。如果我只认忠于我的忠臣呢？

魏征：依我之见，古来治天下，良臣比忠臣重要。良臣是可用之才，尤其是当今天下大势底定，治天下当用可用之才。忠于君王的忠臣嘛，若无才，只是本分而已。不过若殿下要杀魏征，也是好事。

李世民：好在哪里？

魏征：六月初四刚过，天下人皆不知殿下要做什么，现在杀魏征，正可安社稷。

李世民：为什么？

魏征：天下人只知道殿下与前太子有争，而不知因何而争，天下人因此而不安，社稷因此不安。杀魏征，正可以告诉天下人这个缘由，天下人知道了缘由，心自然安，社稷也就安定了。

李世民：我以为杀你正可以告诉天下，你挑拨前太子杀我，才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

魏征拜了一下：谢殿下看重魏征。

李世民真的不明白了：怎么讲？

魏征：玄武门之事，殿下欲以我为缘由，不是看重魏征是什么？天下混乱已久，需要安定。君王立功，立德，可传世，不在立言。我等读书人为谋士，则立言即可传世。今天与殿下同在堂上，左史记言，魏征死而无憾。

李世民：那你岂不是很容易就名垂青史了？

魏征：容易？代价很高，需要你杀我。杀我，右史记行，殿下的代价也很高啊。

李世民点点头，明白魏征在将自己的军，慢慢笑了：所以，照你说来，我不杀你，你应该很难过了？哈哈哈……

堂内笑声，魏征明白杀机已无，也笑了笑。

李世民：好，我已昭示天下，赦免前太子及齐王属下无罪。天下初定，我为执政太子，正需要有用之才。刚才来急递说，庐江王瑗与前太子勾结，在幽州叛乱，已被平定。我要下令，庐江王所属人员不予追究。再次诏令天下州县，重申大赦条款，所有前东宫和齐王府僚属，加上六月十七日以前，受李瑗叛乱事件牵连者，一律不予追究，并量才使用。

李世民：魏征，前太子和齐王府的人，不少都逃逸河北，所以我要命你为东宫詹事主簿。

堂内哗然。

魏征：臣魏征，谢殿下。

李世民：我还要再命你为制使，去安抚河北，晓谕我大赦的诚意，许你全权，便宜从事。你有何意见。

堂内再次哗然。

魏征抑制住感动：谢殿下。殿下想到河北，河北正是臣出生之地，知道河北人心最难制伏，河北乱，则天下乱，河北安定，则天下安定。不过，为了诚信，臣希望派一名副使。

李世民：可以。谁呢？

魏征：谁都可以，最好是原来秦王府的人。

李世民：嗯。李桐客，你为副使，随魏征前往河北。

李桐客：遵命。

李世民：魏征生于河北，对于当地情况熟悉，凡事听从魏征调度，你不可擅自主张。令文明日签发。你们先退下吧，早日出发。

魏征、李桐客：是。

第十三章

李世民问房玄龄：你觉得魏征这个人才我用得怎么样？房玄龄正努力从惊讶中慢慢恢复：当然，是的，我倒没有想到，不过确实，确实用得好，魏征是河北人嘛，不过，安抚河北的事，事关重大，用魏征是否险了？

长孙无忌：太险了！他是前太子的谋士！让他安抚河北，等于是放虎归山，他是河北人啊！

尉迟敬德：现在收回特命，还来得及！

李世民锐利地看着他们：我现在是太子，太子发出的，是教，太子的教，可以不算数吗？

长孙无忌：可是恐怕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魏征吧。

李世民摇头感叹：我已经想好了。这个决定没有错。无忌，你以为河北不要安抚？

长孙无忌：当然要。

李世民：你以为谁比魏征更合适？

长孙无忌：谁都比魏征合适。

李世民：你说说看。

长孙无忌：因为魏征最不合适。现在，是我们胜了，但这个胜利比哪一次征战都来得艰苦，比哪一次都更危险，我们终于胜了。现在殿下却派魏征出使，这哪里像是我们胜利了？

李世民：我们？他们？我们是谁？

长孙无忌：我们就是秦王府，就是从来受东宫欺负的秦王府。

李世民：我问你，现在还有秦王府吗？现在谁是东宫？

长孙无忌：平定刘黑闼之后，他们在河北山东到处都安插了自己的人。现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也多逃往河北。万一他们集合起来，有多危险呀，不提防不行啊。

李世民低头思索着：无忌，你脑子里都是他们和我们，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像阴阳两极，始终对立。你知道，这已成为过去了，我是执掌朝政的东宫新太子。知道吗？我知道，这个念头是慢慢形成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念头是最要害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消除。这么多年，争斗还不够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和解，彻底和解，永远和解。你懂不懂啊？

长孙无忌：我，我明白了。

李世民：不派魏征当安抚大使，如果派你去，那还是和解吗？那不成了示威吗？安定全国，河北是关键，你们都如此不放心，何况河北！不用魏征这个前太子谋士，不用魏征这个河北出生的人，还会有什么人信大赦天下？魏征是唯一当此重任的人。派李桐客，只是为了减少魏征的顾虑，绝不是要监视他。否则还派魏征去干什么。

长孙无忌：是，我懂了。

李世民：其实，最难办的是陛下的人，就因为陛下现在还是陛下。

长孙无忌：既然情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索性让陛下退位算了。

大家一惊，又会心点头。

七月，魏征出使宣慰河北、山东，受命全权处理和解事务。

魏征对李桐客说：此次河北之行，我们责任重大。朝廷已经有大赦诏书在先，太子却还让我们出使河北，重复诏书中的内容。这样的先例，以前也不多吧。想必太子也知道这其中的难处。李桐客礼貌地轻轻点头回应，却让人判断不出是否赞同。

魏征：做好了，算是我们为朝廷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做不好，也许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李桐客：魏大人言重了。

魏征：李大人难道没想过此行的难度？

李桐客：我们代表朝廷宣慰河北、山东，向各地的官员传达朝廷的旨意。不会像魏大人说的那么严重。

魏征：我现在是朝廷制使，可是，我到底曾是前太子的谋士，河北人不信新太子信任我，这是一；二、虽然有朝廷的大赦，这些日子，各州还是不断捉人，往长安押来，我们遇到了，难免冲突起来。怎么办？天下初定，做不到信，则天下说乱就会再乱。

李桐客：他们送他们的，送到长安，朝廷放了就是了。

魏征：这就是我担心的。要是那样，朝廷派我们到河北去干什么！

李桐客含义颇深地看了一眼魏征，扭头看着前方。

魏征回头看看身后的随从，问李桐客：这些卫士你都熟悉吗？

李桐客：队头是太子殿下的亲随李五。

魏征看着李五：怪不得有些眼熟，他过去和善地对李五说，这一路来去少说也要半年，诸位辛苦了。

李五一脸满不在乎：出使比当值好，一路上好吃好喝，而且一次就可以抵上两年的兵役，还是当值辛苦。当年跟太子殿下打仗的时候，那就更苦了。那次在虎牢关拦截窦建德的时候，连跑了……

魏征在马上突然晃了一下。李桐客轻声制止李五，声音不大，但很有威

严。

李五一愣，看着李桐客和魏征，小心翼翼地问：小的说错什么了吗？

魏征：没有，你没说错什么。你们赶往虎牢关的时候，我就在窦建德的帐中。

李五有点慌乱：小的并没有要……

魏征举手制止了李五：这不是你的错。我跟过李密，跟过窦建德，还是前太子的谋士。照理说，我死三次也不算多。如今太子不计前嫌，重用我这样的罪臣，我怎敢不尽心尽力呢？魏征目视前方，表情严肃。李五看着魏征，似乎有所触动。

李桐客一脸坦然，好像魏征刚才的话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谈。

贝州府衙内，贝州刺史赵德言在与高录事下将棋，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刘长史在一旁观战。赵德言手边一把剑与整个宁静的棋局很不协调。

刘长史问赵德言：抓到李思行了？

高录事：制使将至，大人打算如何处置李思行？

赵德言：李思行，算是我们送给当今太子殿下的一份厚礼。

赵德言：有多少乱党出在我们河北。如今新太子当政，河北就更不能乱！剿灭乱党，肃清乱源，我们才好向太子交代！

高录事：这些人的力量已经被削弱，乱也乱不起来了。赵大人不必担忧。

赵德言：我怎么能不担心！一个个朝廷要犯都跟河北有瓜葛，我们贝州成了各种乱党的藏身之地。连李思行都跑到贝州来了！乱党势力一点一点纠缠起来，将来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真的要是乱起来，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

刘长史：可太子殿下好像并不担心河北会乱。前面已有朝廷诏书，不再追究东宫和齐王旧部。如今又派了魏征来，看来太子殿下真的有意要让天下和解啊。

高录事：要是制使看到我们又抓了李思行，不知会怎么想。不知会不会向太子禀报我们公然抗旨？

赵德言一笑：如果太子根本不听制使的呢？你们真的看不出这其中的玄妙？

赵德言：李桐客是什么人？是原来秦王府的人。其他的随从，一个个也都是当年跟着太子从战场上过来的人。一个魏征，虽然身为制使，孤军奋战。他能做什么事？

刘长史：魏征做不了什么事，也不说明太子就一定不听他的呀。

赵德言：太子这么做必然是有意的。太子的用意，不是要天下和解，是要考验我们的态度！我们为官，最要命的就是这个，最要想清楚的也是这

个。派魏征为制史，藏匿天下的余党，必然以为赦免为真，于是出头露面，因此，此时就可一网打尽，无一遗漏。

刘长史和高录事有点吃惊地看着赵德言。

高录事：大人的意思是，派魏征出使，只是表面文章，殿下的内心还是要抓这些人的？那么说，大赦诏令只是官样文章？

赵德言：六月初四的事，太子真的这么快就能忘了？余党不除，天下还是不会太平。太子之所以没有下令捕杀所有东宫余党，反而要大赦天下，是要以退为进。太子要让所有藏匿的东宫和齐王旧部的人现身，然后一网打尽。我也曾是前太子的部下，这个时候要是不能表明对朝廷的忠心，恐怕将来要后悔！

魏征指着远方迎接的队伍，对李桐客说：那是贝州官员在迎接我们吗？李桐客略望了望：是。为首的是贝州刺史赵德言。

魏征：往贝州的路不止一条，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走的是这条路？

李桐客：他们自然有他们的方法。

魏征用疑虑的目光回头打量着随从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是一脸冷漠。

魏征：看来这次贝州之行是要花点工夫了。

魏征宣旨完毕，双手捧着诏书，交给赵德言。赵德言上前一步，接过诏书：国家肃清海内敌寇，一统河山。太子殿下监临国政，万象更新。贝州上下，一定戮力同心，效忠国家，效忠陛下，效忠殿下。

魏征：朝廷的意思，诏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当今大唐，以安定为大局。我魏征、李桐客受朝廷派遣，将陛下和太子殿下的旨意带到。他盯着赵德言说，相信贝州官绅应该已经深明其中的意思。

赵德言：制使是如何安排行程的，我们也好提前准备送行啊。

魏征：我们脚跟尚未站稳，赵大人已经开始准备送行事宜了。

赵德言带着几分得意说：事情还是要提早有所准备，免得临到头上，承受不了。

魏征觉得此话来头不对，却不解其中的意思，只好假装没有觉察：我们的行程未定，想在贝州城里多走走看看。

赵德言：需要我为制使大人做些什么吗？

魏征：我倒真有一事要请赵大人帮忙。

赵德言：制使大人请讲。

魏征：旨我已经宣了，可作为制使，我还有些话要说。我要设宴，将贝州城里的重要人物都请来，将太子殿下的意思亲口告诉他们。

赵德言：这个好办。明晚，就在贝州县衙内设宴，我会以制使大人的名义把贝州官绅都请来。

魏征：这个就不烦劳赵大人了。要请的人我已经选好了。魏征回头示意李五。李五将一份名单呈给赵德言。赵德言手握名单，仔细一看，登时脸色大变。赵德言强作镇静地：魏大人怎么知道这些人就在贝州城中呢？

魏征：我做制使，总要对出使的地方有所了解。

赵德言：这其中有些人不是请不到，而是找不到。

魏征：这没关系。我当然希望他们都能来，但是若真的下落不明，当然也不能勉强。

赵德言：好，那我现在就开始着手办这件事。

贝州府衙内，赵德言把名单摔在地上，怒不可遏地说：这个魏征，看来我是小看他了。刘长史捡起名单。

刘长史：看来设宴是免不了了，但是难道真的把这些人都请来？那贝州府衙岂不是成了罪人堂。

赵德言：魏征也太过分。这名单中不仅有东宫、齐王旧部，连李密、窦建德的旧党也包括了进来。魏征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他服侍过的几个主子的余党都笼络到一起，再造反吗？

高录事：他真有这么大的胆子吗？朝廷刚刚免了他的死罪，他就敢这么肆意妄为？

刘长史：莫非太子殿下真的授意了他什么，他才敢这样？

赵德言：太子殿下授意了他什么？叫他结党营私？

刘长史：此事我们现在还不好判断，不如试探试探再下结论。眼前的问题是明日的宴席怎么办。

高录事：这也不难。好在上面没有李思行和李志安二人的名字，说明魏征还不知道这两人也在我们手上。魏征既然把设宴的事托付给了我们，请谁来不请谁来自然就是我们说了算。这些人看新太子当政，这些时日正心神不宁，虽有大赦令，但心中仍有猜疑。这个时候州府派人去请他们赴宴，有几个人真的敢来。谁又知道这是不是鸿门宴？

赵德言：你说得很有道理。就这样，派州府的卫士去请。一定要他们都佩上武器。

第十四章

宴席上，魏征一人坐在席首，低头不语。李桐客和赵德言坐在两侧。李桐客面色平静。赵德言的脸上几分得意。整个席上空空荡荡，只有三个宾客，两个都在席尾。

魏征抬起头来：看来今天愿意来的只有这些人了。你们坐上来吧，别人不会来了。魏征叹了口气，转向一个宾客：你，我认识。当年做窦建德部下的时候，我见过你。知道你在贝州，所以这次请你来。

宾客神色慌张：小人早与那些窦建德旧部断绝了联系，如今洗心革面，安心做大唐的顺民。

赵德言此时插话说：河北乱党的旧部，死的死，散的散，有势力的几伙人已经被完全剿灭。现在的河北再也不会乱了。他的眼睛瞄着李桐客。

李桐客不动声色。

魏征：赵大人的意思是我今天请来的都是乱党了？

赵德言：魏大人误会了。乱党余部自然也有罪重罪轻之分。罪重者，必当剿灭，免了后面的祸害；罪轻的，既然太子殿下大量，朝廷下诏要天下和解，我们就不再追究。

魏征：你是这么理解诏书的？

魏征举起酒杯：这些话，本来我是要说给所有宾客听的。虽然今天只有两位愿意赏光，但我该说的话还要说，就算只来了一位，我也要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大唐的臣子，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因为这是太子殿下对天下人的一片诚心，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可是就是有很多人，不信太子殿下的话。太子下了诏令，他们不以为然。于是太子派我来了。我是罪臣，我曾经建议前太子杀掉当今的太子殿下。太子宽恕了我，也要宽恕全天下曾与太子为敌的人。太子不仅自己宽恕，也要所有的朝中官员都这样做。无论罪重罪轻，一视同仁。太子就是要让人们明白，天下一定要和解。魏征将酒一饮而尽。

席上的人也都饮尽杯中酒。

魏征突然将酒杯狠狠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谁要是再拿以前的事为难你们，就是抗旨！

席上的人都大惊。

赵德言：魏征看来要跟我们对抗到底了。

刘长史：那两个人大人要考虑，他们现在还关押在监牢中。制使来，最可能检查的地方就是监牢。如果让魏征见到此二人，追问起来，我们如何作答。如果他下令释放，我们又该如何处置。难道公然违抗制使的命令？

赵德言：你说得有理。虽说魏征是太子做的姿态，但真要是闹起来，事情就难办了。倒不如不让他们见面。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看弄到哪儿去合适？

刘长史：天下看管最严的，一个是监牢，一个是粮仓。

赵德言：好，那就关到粮仓去。

李志安睁开眼睛看着粮仓内部。粮仓内老鼠横行。在粮仓的另一个角落里的柱子上，也绑着一个人。李志安鼓足勇气，对那人喊话：请问是何人落难于此？

李思行：命不久矣，问我又有什么用？李志安听出了李思行的声音，很激动。

李志安：你是李思行李大人！

李思行：死罪难逃，还叫什么大人。

李志安：你没听说吗，当今太子要天下和解，过去的事既往不咎。我们也许还有希望。

黑暗中，李思行缓缓转过脸来。一张已经完全绝望、毫无生气的脸。

李思行：我给太子下过毒。这样的事，你觉得也可以既往不咎？

魏征：赵大人对今晚的酒宴有何想法？

赵德言：制使大人心意已到，那些不懂领情的就随他们去吧。

魏征：不行。事情如果就这么草草收场，还要我这个制使做什么？今天来的人这么少，就说明大家还是没明白太子殿下要让天下和解的决心。只有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太子殿下的计划才算完成。这也是我们出使的目的。这样，赵大人，从明天起，把诏书的内容抄写下来，张贴在贝州每个主要街道。赵大人就照我说的去做吧。

李五把一个小手札递到魏征手上：刚才门外的一个人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交给您。

魏征读完手札大惊，对李五说：把副使大人叫来。

李桐客：魏大人找我有什么事？

魏征：李思行在赵德言手中，现在关押在粮仓中。

李桐客：消息可靠吗？

魏征：可靠不可靠，去看看就知道。只是如果把李思行从赵德言手中抢出来，我们又该如何处置。

李桐客：还请制使大人定夺。

魏征：你的意见呢？

李桐客：临行前，殿下嘱咐我凡事听从制使，不可自作主张。

魏征看着李桐客，想从他的脸上获取一点信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李思行怎么会落到赵德言的手上？看来赵德言一直还留了一手。如果我们不知道李思行的事，把李思行留给赵德言处置，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李桐客：很可能会将李思行押回长安，请太子殿下亲自定夺。

魏征：我想也是，赵德言估计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冒险的。但这件事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就不能放任不管。殿下任我为制使，我不能辜负了殿下的心意！

赵德言：既然魏大人已经到了这里，贝州的难题也就要请教魏大人了。

魏征：什么难题？

赵德言：是。本来呢，我们捉住了个重要犯人，魏大人不到的话，早就押长安了。可现在是否还要送长安？这就成了我的难题。

魏征：什么罪犯？罪名成立就依法处置，如何成了难题？

赵德言：他是前东宫重要人物，逃亡到了本州的。

魏征：我那天在席上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赵德言：诏书上只说不再追究，可已经收押的怎么处理。诏书上并没有明说。

魏征：如果交给刺史处理，你会怎么做？

赵德言：他的罪行，是在长安犯下的，我们也无权审判，所以得押解长安。

魏征：太子的目的是要让天下和解。这样把人一路押到长安去，谁还会相信天下和解？

赵德言：既然制使大人已经来了，我们也就不必押送长安了。制使大人做个决断吧。

魏征：就地释放。

赵德言：（对刘长史）好，制使大人说就地释放。你去把他领来吧。

李志安被解下锁链，揉着身体，走出监外。李志安回头看着李思行。李思行仍被绑在长木上，垂着头。

魏征见不是李思行，反倒是李志安，不由一愣：李志安！

李志安：啊，魏洗马！

魏征：你原来是贝州人，以前没有请教过。朝廷决定赦免原东宫与齐王府的人，现在释放你出去。回家好好休养，自此可以安居乐业了。

李志安：谢魏大人。

魏征：谢不到我。新太子监临国政，不计前嫌，宣布天下和解。特派我和李大人到河北来，专门处置这样的事情。

两仪殿内

傅奕：陛下，今天有重要星象变化要密奏。傅奕将手卷奉给李渊。

李渊展读，不解。五星相叠，五星相叠又怎么样呢？

傅奕：陛下，五星相叠，占候是变天。

李渊沉吟良久，好。我知道了。

傅奕：陛下，臣告退了。

李渊沉思，再一次展开手卷，看，卷上，放在漆盒里。

张婕妤：陛下还不歇息吗？

李渊凝视着张婕妤，眼泪流出来：我知道你假装不知道。我可不能假装不知道。二郎，他要的是……大唐的皇帝啊。

张婕妤：知道，知道，我当然知道。那天一开始，我就知道了。只是第二步太急了。

李渊：前脚迈出，只有后脚跟上来，才站得稳。人总不能两脚一前一后地站着。为我自己想，我退后了一只脚，总要两脚退到一起，我才会站得稳吧？我要活着。

李渊抚摸着案几上盛圣旨的漆盒，神态稳定些。

宣旨官宣旨：七月初七，命，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擢升检校吏部尚书封德彝为右仆射，命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太子宫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太子宫左虞侯段志玄为左骁卫将军，太子宫右内副率张公瑾为右武侯将军，太子宫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太子宫右内副率李客师为左领军将军。

李渊坐在御榻席上，独自饮酒。他对裴寂说：唉，二郎不是以前的那个二郎啦。

裴寂：读书也是双刃剑。不读不行，读多了，心思未必圣贤，弑父杀兄，样样就都可以做得有条有理。

李渊：我做太上皇，就没有弑父的危险了。位子总是好的，不要高兴太早啊，这屁股下，是一块热铁板啊。这些日子朕都考虑清楚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像现在这样，万一，哪天不耐烦，再造出什么事来，可就更难收拾了。李渊拍拍御榻，这个地方，吸引力太大，人心是抵挡不住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退了，大家可以一心帮助太子，不用像现在这样左右为难。

第十五章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初八，李渊传大唐皇帝位与太子李世民，自己随即成为太上皇。

八月初八晚，二十九岁的李世民，坐在太极殿的御榻席上，虽然明天就要登基成为皇帝了，但他神色不安，心不在焉，对房玄龄的招呼仿佛一惊。

房玄龄：我称你陛下而非殿下，你应该说，“过来，与朕坐坐”。大唐宗社的承继者，明天就是陛下了，陛下好像有心事？

李世民：是啊。九年前，太上皇当年登基的前一天晚上，也是这样，坐在这个位置，召我前来，我就在那个位置。我在想，真的到了这一天，有点茫然。

房玄龄：陛下百战百胜，亲力亲为，天下事亦如此。

李世民：战，我不怕，但兵将再多，总在几十万之谱。这两个月来，接触政事，百官百僚，日有万机要理，才觉出治天下与打天下，大不一样啊。

房玄龄：百官百僚，各司其职，犹如网目，陛下只需提纲，纲收目顺，纲举目张。

李世民：是啊，我这一收一举，牵动天下。单人匹马，一收，就兜转回来，而天下，错了，岂是一时间能兜转回来的？

房玄龄：不过，陛下若能仍旧依靠秦王府、天策府原来的这些人，未必有陛下想的那么难。

李世民：你这些年为我网罗才俊，辛苦了。

房玄龄：谢陛下垂青。以现在看来，杜如晦当得第一大才，案牍劳形，朝政绝无失措。尉迟将军……

李世民：你看魏征呢？

房玄龄：陛下应该比我清楚，否则也不会这次委以重任。不过，依我看来，此公有点卖直。

李世民：怎么讲？

房玄龄：那天魏征恐怕陛下杀他，所以用激将法，陛下反而杀不了他。古来因为谏臣留名太多，所以魏征下了一步好棋，杀则留名，不杀则保命，所以索性卖直而不卖乖。所以，陛下以后有得受啦。

李世民：你这样说，倒解了我这两个月的忧虑。不管魏征，或者任何人，我做错了，有人说出来，岂不是很容易做对了吗？这总比政令已出，再

改，要好多了吧？魏征那天讲到社稷，我倒是想，大唐永保宗社，万世是李家天下，让臣子讲话吧。

房玄龄：陛下有这样的心，臣就好办了。不过治天下，制度为要，还需陛下处心积虑啊。另外，依臣看来，魏征随过李密，随过窦建德，又随过前太子，现在随陛下，还是小心为好，不可让他参与大政机要。

李世民：嗯。他回来后，给他做谏议大夫好了。

魏征对赵德言说道：李思行必须就地释放，即使他回长安，也必须是自己回去。否则，天下都会知道李思行被押回长安，朝廷和解天下的诚意还有谁会信？太子殿下就是怕地方不了解朝廷的和解意义，三番五次下发诏敕，并且派我们这些使者到地方宣慰，但你现在仍然不相信。你究竟是何用心？

赵德言：你问我有何用心？好，我告诉你。我的用心就是对朝廷和太子殿下的忠心，对你们这些人的疑心（用手指着魏征和李思行）。

李桐客：赵大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赵德言：李大人，你说我不对。好，你就对了吗？殿下让你当副使，可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全听这东宫旧人的颐指气使，连一点起码的监督都做不到，你做的真是对的？

李桐客：赵大人，在我眼里，魏大人不是什么东宫旧部，而是太子殿下指定的制使大人。

赵德言：你我都不是小孩子。别给我玩这套小把戏了。现在给我说清楚，这李思行你们是交还是不交？

魏征：除非你要释放他。

赵德言：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贝州军士拥入。

魏征终于摇摇头：副使，拿朝廷的节来！李桐客将节递于魏征。魏征持节在手：贝州刺史赵德言，这是什么？

赵德言愣住：朝廷委派制使的凭证。

魏征：此节又有不同，朝廷委我魏征为特派全权制使，可以便宜从事。李思行留在我这里。否则，抗拒制使之罪，你应该是知道的。你有不同之意，可以给朝廷写书状，自行递到长安。李五！传令，有人胆敢擅闯客舍，一律当强盗处置，杀无赦。

李五：是。

赵德言：好，（对刘长史）传令，包围客舍，有敢擅出者，杀无赦。

魏征：（持节）贝州刺史赵德言与军士退下！哈，如果送饭来，就是软禁。如不送饭，就是谋杀。等着吧。

李思行：魏大人，为我一人，弄成这样，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就让他把我送到长安去吧。我本是该死的人，如果太子真的不计前嫌，我

受这点委屈又有什么。

魏征：我和李大人此次出行是为了全天下的和解，不止是为你一人啊。

李桐客：赵德言不会糊涂到真让我们饿死吧。

魏征：但愿如此。我们还是先喝酒吧。

李思行、李桐客：好好。三人饮。

魏征饮后忽有所动：李大人，出长安后在长乐驿站，我曾说过，不知道你还记得否，我说，这次出使河北，弄好了，可以立大功，弄不好，要掉脑袋！现在不就是如此吗？六月初四之后，太子殿下要和解，大赦诏令发了，还恐怕天下不信，又派制使晓谕天下，我这个制使也来了，还是不信！可见信用之难啊！这位贝州刺史做得也不都错，六月初四这样一件大事，翻天覆地，血雨腥风，真让人不能相信说和解就和解了。可是真的说和解就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大唐从此有信于天下，什么事就都好办了。如果动摇，反悔，权宜之计，我死，倒不要紧，天下的事，从此就难办啦！

李桐客：太子的意思总有一天会传遍天下的。

魏征：赴死不难，难的是死了，于事无补或相反。而且，你死了，也就没人知道内情了。我是前太子洗马，我放了一个前太子的人，又放了一个前齐王的人，瓜田李下啊。现在，就看太子殿下犹豫不犹豫，反悔不反悔，动摇不动摇，若不，则我们有生路，大唐有生路。

李世民和长孙王妃倾谈。

李世民：你觉得父亲当年登基和我明天登基有什么不一样吗？

长孙王妃：父亲当年登基，有能力的大臣好像比你明天登基时多。

李世民：我有天策府的人，后来又有文学馆的人，这些日子又把大哥的人都收过来了，今天父亲也把他的老臣交付给我，难道还不够吗？

长孙王妃：你如果觉得够，可能就是够，可是我觉得不够。天下之大，人才还是多多益善，到你觉得不够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李世民：你这么一说，倒把我这几天的心事点到了。

长孙王妃：什么心事？

李世民：要得天下时，只管想怎么得天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到就要登基，我心里有些发空。

长孙王妃：怎么会呢？

李世民：冲锋陷阵我不怕，敌人是明确的，面对的是明确的，应付也明确，突然一个天下摆在你面前，好像觉得什么都抓不住，又好像觉得……比如，先做什么呢？以前，我觉得打天下有把握，所以就觉得治天下，也是有把握的，可现在真到了眼前……你说，第一件事是什么？

长孙王妃：我不知道。

李世民低下头思索。

长孙心里有算盘，看着李世民，终于说出：我记得八年前父亲要登基的那天晚上，父亲叫你去，你回来说，父亲跟你谈到太子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吗？

李世民还是不能听太子两个字：不要跟我提到太子的事情。

刘长史：唉，要是他们能主动交人就好了。先饿他两天，当他们没有力气的时候，进去抢人出来。

赵德言：这样是可以的。

高录事：如果他们拼死抵抗，我们能杀人吗？即使卫士，也是朝廷来的。真那样，问题就太严重了，没有办法跟朝廷解释啊。退一步说，我们就放他们走又能怎样？反正他们是朝廷来的人，出了问题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

赵德言：那我们还怎么表现我们对朝廷的忠心？

高录事：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不一定非要在现在表现忠心。

赵德言：你要打退堂鼓了吗？就是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才应该再坚持下去。我要让太子殿下知道，全天下谁是对他最忠诚的人。现在放人，事后怪罪起来，我们谁承担得起！

高录事：我们听从制使的，也不算失职啊。如果制使回去告我们一状，我们如何消受得起。

赵德言：所以你这是忠心不够。我问你，当初窦建德被俘之后，是不是也有大赦令？

高录事：有的。

赵德言：但在河北有没有抓窦建德的余党？

高录事：有。但当时朝廷是有密旨的，可现在没有。

赵德言：你们就不明白太子的心思。你想，殿下与前太子党的争斗怎么能和窦建德一样。窦建德是敌人，用明暗两手清除余党，大家都明白。但是，对前太子党，其中勾连的人脉非常复杂。何况现在陛下还在位，还有很多陛下的人也牵扯其中，自然要做得更为隐晦。这就需要我们臣下仔细揣摩，领会其中的奥妙。什么叫忠心？这才叫忠心。都会说，忠心就是忠诚于心。谁的心，朝廷的心，殿下的心，他的心思没有办法说出来，但你为他做了，这才叫忠心。

刘长史：那究竟采取什么对策，是软禁还是饿他们两天？现在应该是送饭时间了。

赵德言：饿两天恐怕不行，硬抢的话可能会有伤亡，何况还有李桐客呢。先送饭吧。

李渊穿戴庄严，但已不是黄袍。他慢吞吞地剥开一个橘子，慢慢吃着。裴寂站在一旁，看着李渊。

裴寂：陛下准备好要出发了吗？

李渊：我没说要去。

裴寂：那陛下留在这里？

李渊：我也没说不去。

裴寂：那我该怎么准备呢？

李渊：留给二郎去想吧，你急什么。去还是不去，这事可没有传位那么容易决定。

李渊又吞了一个橘瓣。

李世民已经穿好了登基时穿的衣服，端坐着，从外表看来，他非常亢奋，可心里却稍有点紧张。他抚了抚衣服，想把上面的皱褶理平。

长孙无忌：一切都准备就绪。

李世民：陛下呢？他来吗？

长孙无忌：我早就派人去请，可一直没有准话。一会儿说来，一会儿又说不来。

李世民：那你是怎么准备的？

长孙无忌：我已准备好了两套方案。陛下来不来，我们都有应付的方法。殿下，你是希望陛下来还是不来呢？

李世民：我看你还是亲自去请一趟吧。

长孙无忌向李渊拜：陛下，太子殿下希望陛下能驾临大典，接受太子殿下、朝中众臣的朝贺。

李渊：朝贺我成了太上皇？我看那就免了吧。

长孙无忌：陛下理应受各方朝贺。

李渊：你刚才说，太子希望我去？

长孙无忌：所以太子特意派我来请陛下驾临。

李渊：既然是请，这么说，我也可以拒绝了？

长孙无忌：当然还是尊重陛下本人的意思。

李渊：那好，我今天身体不适。大典我就不参加了。

李渊起身，绕过屏风，从殿后走了。长孙无忌看了一眼立在旁边的裴寂。裴寂表情有点尴尬。

长孙无忌：既然陛下身体不适，就请陛下多保养身体吧。

裴寂：太子殿下的孝心，陛下最明白了。

第十六章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初九，大唐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即位。

李世民盘坐在御坐席，它不是马鞍，是绝对的权力。李世民上去，左右晃晃，让自己坐结实了。他雄视百官。两个月前，逼宫父亲，杀掉兄弟，朝廷上下尚隐患重重，边患解决也遥遥无期，国力不足，但是，毕竟一个时代开始了。

宣旨官：大唐皇帝陛下旨，皇帝赦免天下，关内及蒲州、芮州、虞州、泰州、陕州、鼎州等，免除两年田赋及捐税，其他各州免除差役一年。陛下名讳中“世”、“民”二字天下不必避讳，避讳“世民”连用。

高录事手中拿着诏书：八月初九即位于太极殿。八月初九之前的所有罪行赦免，逃亡者限百日内返回，如有人继续以前罪起诉，则以同罪处置。

赵德言：什么什么？

刘长史：现在对我们不利啊。李思行的罪行是八月初九以前的，如果我们以该罪起诉他，他没有事，我们要以他的原来罪名处分。

赵德言：错了。我们现在处理的事情，并不仅仅是李思行以前的罪行，而是魏征勾结李思行图谋不轨的事情。你们不必担心。这诏书也一样地全国公布，是当今陛下的光明政策。其实，自从六月初四之后，虽说是陛下的大赦诏书，不也就是当时太子殿下的意思吗？

刘长史：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理。

赵德言：我要立刻上一个贺表，同时把魏征与李思行勾结的事情上报陛下。只要陛下的命令一下，我们立刻执行。大家放心，已经有几年没有为陛下立功了，你们就等着与我共享富贵吧。

高录事：可以说魏征与李思行图谋不轨吗？

张司马：还有。要不要把太子即位诏书给制使看，按制是需要的。

赵德言：现在不能。第一，我们已经把他们当成罪犯了，所以也不是什么制使，只是我们没有资格取消他这个头衔罢了。第二，如果给他看，他是制使，也要上贺表，其中如果乱说怎么办？

赵德言：（对刘长史）我尽快写好贺表，你带几个人亲自跑一趟。

房玄龄：贝州刺史赵德言的贺表附了一个报告，说魏征图谋不轨。

李世民：啊，会有这事？魏征他们倒是很久没有消息了。嗯，他一个制使如何图谋不轨啊？

房玄龄：赵德言说魏征现在与前齐王府的李思行在一起。

杜如晦思索：李思行是武将，真与魏征搅在一起，不可小看啊。

房玄龄：赵德言请求陛下，看如何处置？

李世民：处置？这就是说，魏征在他手里？

房玄龄：好像是这样。

李世民：刺史敢扣押朝廷制使，非同小可啊！

房玄龄：陛下，魏征是河北人，而现在人在河北，这是一；二、魏征是前太子洗马，是文臣，李思行是前齐王府护军，是武臣，若他们文武合为一道，在河北还是能做出些事情的。

李世民：我知道你们对魏征有防范之心，道理也可能像你们说的那样。不过，两个人真的反了，会如何呢？

房玄龄：恐怕会，起码是河北会响应。

李世民：接下来是天下大乱？

房玄龄：恐怕如此。

李世民：这就是了。我登基未久，各方猜忌一定多而不是少。此时若处置魏征，他是我亲自派遣，岂不失大信？失大信，才会真的乱。何况，贝州刺史语焉不详，我不能贸然处置，宁可等一等。立即回复贝州，要他们详细报告。同时，启动御史，迅速查明此事。

房玄龄：陛下，魏征、李桐客的状书到了。

刘长史到：拜见陛下。

李世民：朕问你，你们把制使怎么了？

刘长史：赵大人说他们图谋不轨，就软禁起来了。

李世民：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为什么？

刘长史：赵大人说这是为了忠心。

李世民：哦，朕倒是想知道。这是怎样的忠心？

刘长史：赵大人说，陛下的策略有明暗两手，诏书和制使什么的是明的一手，而要消灭前太子党不能明说是暗的一手，臣下的忠心是要对陛下没有说出的也要忠诚，那才是真正的忠心……

李世民：好。朕再问你：像你们刺史这样，天下所有的刺史都自认为他们最了解朕的心思，那谁还要执行制敕、诏书，朕还要发诏书做什么？

刘长史：臣不知道。

房玄龄：李桐客的状上还称陛下为殿下，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

李世民：你问问这个人就知道了。

房玄龄：制使知道太子继位大统这事吗？

刘长史：赵大人说不能让他们知道。

李世民：你们看看，多大的胆子。这赵德言有多项罪过。不执行制敕，悍拒制使，曲解朝廷旨意，隐藏诏书，他确实是不想活了。让他先回长安。让席辨为特使，宣布朕的决定，然后令他就地任职刺史。特赦李思行，让他与赵德言一同到长安见朕。让特使明天就出发。晚了，说不定那赵德言还会干出什么蠢事呢。

房玄龄：是。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立长孙王妃为皇后。

长孙皇后：玄武门之事，原齐王妃杨氏，关头上密报陛下，她的功劳，你怎么谢她呢？她现在就在宫中。

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之后垂下眼帘。

长孙皇后：我早就看出，杨氏对你有意。说来也对，美人慕英雄，古人都是这样的，我何尝不是如此？我看，你纳她为贵妃吧。

李世民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们的太子，照你的说法当然是承乾，我许诺在此，立承乾为太子，但是，先不急着为承乾加冕，大唐继承我的人，我要慎之又慎。

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长孙皇后点点头。

长孙皇后看着怀孕的杨妃，有些吃惊：陛下要立你为贵妃，你知道了吗？杨妃轻轻点头。

长孙皇后：这是齐王的遗腹子？杨妃点头。

长孙皇后目光转到别的方向，思索，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杨妃：陛下知道吗？杨妃点头。

长孙皇后：陛下没说要怎么样？

杨妃：陛下什么都没说。

长孙皇后沉吟片刻：既然这样，那好，你就回去等着接旨吧，好好保养身子，将来一定不能让孩子知道他是齐王之子。明白了吗？

杨妃没有给长孙皇后任何回答，慢慢退出去。

两仪殿内，魏征持节与李桐客、李思行进入，赵德言亦入，跪拜。

魏征：臣制使魏征，巡使河北，宣谕和解，未敢辱慢使命，今持节领副

使李桐客向陛下复命。

李世民：好，赐魏征坐。赐李桐客坐。

赵德言拜：臣……

李世民：少候。

赵德言愣在那里。

李世民：赐李思行坐。

魏征的眼神明显轻松了。

李思行伏拜，犹豫：谢陛下，罪臣不敢。

李世民：当时调毒酒的是你吧？

李思行叩头：臣罪有余辜，当万死！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为人谋，你也算尽心尽力。六月初四当天，你还算勇猛，是个武将，难得你文武双全。

李思行汗流如注。

魏征此时已经知道了李世民的想法，变得十分轻松。

李世民：你忠于齐王，这个忠，没有什么不对。汉朝的蒯通鼓动韩信独立，汉高祖刘邦不杀蒯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魏征，我引这个典故引得对吗？

魏征：对。不过陛下又何必要继续为难他呢？

李世民看看魏征，意识到自己因得意而失措，点点头对李思行说，朕赐你坐。

李思行坐，揩汗。

赵德言愣愣地看着李思行，知道自己完了，伏拜下去：臣……

李世民对李思行道：你在河北，曾经为朝廷立过大功，朕命你为右卫将军。你以为如何啊。

李思行立刻拜谢：陛下不杀罪臣，仁至义尽，如今又委以重任，臣以死报效！

李世民：好，朕的这份心思，你明白就好。天下混乱已久，百姓渴望太平，如果朝廷总是动荡，哪里有什么太平？魏征，你这次出使，真是为朕解忧啊。

魏征：当然。陛下派遣臣去河北，不就是为这个吗？所以当然。

李世民对魏征这种嘴头，有点无奈：嗯。说得对。不过你为什么在贝州有麻烦？

魏征：臣先有奏表呈陛下，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臣要说的是，仁、义、信里，信最不容易。陛下当然有陛下的不容易，不过要天下人信这个信，实在是更不容易。

李世民：是啊。朕要天下和解，偏偏有人不信。

赵德言抬头看了一眼，面色惊慌。

李世民：赵德言！你知罪吗？

赵德言：臣知罪了。臣处以忠心，不过罪该万死。

李世民：忠心？你不要以为我说李思行忠于其主，你就以为你做对了，你破坏朝廷的信，难道是忠吗？忠在何处？

赵德言张口结舌。

李世民：魏征没有警告你吗？

赵德言：警告过。我以为忠心耿耿，所以执迷不悟。

李世民：只是这抗拒制使一项，你就是死罪。为什么朝廷的文书在前，朝廷的制使在后，你还会不顾一切？

赵德言：臣以为为朝廷去一罪人，是忠心，是立功，没有想到……

李世民：你口口声声说出以公心，是忠诚，天下地方官员，都如你一样，朝廷政策如何执行？天下臣子都如你一般猜忌，我李世民岂不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小人？

赵德言：臣万死！

李世民：你不仅抗拒制使，而且拒不执行制敕。虽不至于万死，但死两次不为过！你原来也是东宫的人，朕今天定你死罪，与朕的和解不合，天下还是会误解。朕不能让天下再因你而误解朕。另外，你往昔讨伐刘黑闼有功，所以今天免你死罪。

赵德言：臣谢陛下不杀之恩。

李世民：朕免去你的刺史，闭门思过，退下去。

赵德言爬起，踉跄着随内侍出去。

魏征：陛下以天下为念，万事就有了方向。陛下从自身做起，就会造就一个良好的开端。从陛下对赵德言的处分就知道，陛下是以天下为念的，否则不会顾虑天下人的误解。陛下不因为赵德言曲解陛下用心而报复他，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是克制自己，礼就是天下的秩序，即使是寻常百姓，克己也是很难的，陛下现在贵为天子，至高无上，克己更是难上加难。

李世民：不过你今天当然来当然去，过分了吧！

魏征：过分？看来克己真是很难。如果连我这样过分的陛下都能克己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还愁什么人不敢说出谏言？无论如何，谏多，必有良言在其中吧。

李世民：嗯。我正发愁百废待兴，不知如何下手，好，就先从听臣子说话开始吧。这样，你先做谏议大夫，我要你知无不言。

魏征倒有点愣，随即谢恩。

第十七章

朝堂上，百官陈列。李世民正襟危坐。

李世民：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房玄龄举笏板出列：陛下，太上皇已经逊位多日，至今仍居住在太极宫内。臣以为，应该给太上皇安排一个新的居所。

李世民：这件事我不是没想过，却没有想清楚。正好在这里，既然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就议论议论吧。

李世民看着裴寂：不知太上皇陛下本人的意愿如何？

裴寂知道李世民是在暗示自己，沉默片刻后说：我可以代陛下去问太上皇陛下。

李世民：如果太上皇陛下也愿意徙迁，你们看，搬到哪里合适呢？

杜如晦：陛下以为弘义宫如何？

李世民：好，就弘义宫。不过，要改名，从今以后，弘义宫改名为大安宫，让太上皇在那里颐养天年。

大殿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人举笏板出。此人名叫孙伏伽。

孙伏伽：陛下，既然要征求太上皇的意见，为何太上皇的意愿还未问明，陛下已经连殿名都改好了呢？

百官见孙伏伽如此大胆，都惊诧。李世民面露不悦，召唤身边的宣礼官。

李世民：这是什么人？我不认识。

宣礼官：此人名叫孙伏伽，原来在万年县，刚刚调入京师，所以陛下不认识。

李世民看着孙伏伽：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孙伏伽：我以为陛下此举不当。此事当询问过太上皇后再作决断。

李世民阴沉着脸。百官都屏息凝气，不敢说话。

李世民思索了一段时间，终于说话：传旨，将兰陵公主园赐予孙伏伽。

李世民：我重赏孙伏伽，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什么治国的高论。他所说的，大概也是你们当中很多人的想法，只不过你们不敢说罢了。我赏孙伏伽，是因为他是我登基以来，敢于当面指出我的不是的第一人。就为这个，我也要重赏他。为的是要你们将来能在朝堂上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朕的意思，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百官拜。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玄武门事变之后，东突厥乘机进犯唐朝，抵达关中渭水边，直逼长安。

李世民：突厥陈兵渭水，长安大敌当前。一年前，我在豳州领兵阻退突厥，说来有些侥幸，这次，诸位有什么良策？

尉迟敬德：就是一个打字，突厥，你不打，他就不退！他将手中的笏板在腿上猛烈折断：陛下，马上发兵吧！

房玄龄：即使这次退了，之后再屡屡进犯，永无宁日。陛下，一劳永逸，当然是彻底击溃，这次，若不能彻底击溃，就要有临时的策略，解燃眉之急。

李靖：突厥毫无信用，大唐目前兵力足以与突厥抗衡、解决突厥，否则大唐永远会被无信用者纠缠！

魏征：不知是否有突厥民心可为我所用？王道……

李靖、尉迟敬德哈哈大笑。

尉迟敬德：魏先生永远是民心，民心，民心，突厥人闲起来了，牧牛放马，战时，人人皆兵，什么是他们的民心？

魏征摇摇头，不说话。

房玄龄：先是汉朝匈奴，又是北朝鲜卑，现在是突厥，大漠以北，民情确如尉迟将军所言。突厥在隋朝时，分为东西突厥，所辖地域远比大唐辽阔，铁器铸造，非常精良，骑军战术，非常娴熟。兵法上，并不固守一地，来之能战，困则远走。我大唐以耕织为本，譬如乔木，不利移动。

李世民点点头。

房玄龄：两方立本不同，以目前说，大唐既然以耕织立国，还是以和为上策，国力强大，才能处理突厥。

尉迟敬德：以大唐目前的兵力，一举解决突厥，以后随它耕织多少年，没有忧虑，不也是上策吗？

房玄龄：如果不能一举解决呢？

李靖：我请命，一举解决，以头担保！

房玄龄：我相信将军可以一举解决，我也相信将军不惧战死沙场，若仍未一举解决呢？

李靖气结。

房玄龄：如果不能一举解决，以目前大唐的国力，已不能再战，陛下登基不久，倘若数年之内，积聚国力，到那时，以将军的武略，即使一举不成，可以再举。

群臣沉默。

李世民：晋阳起兵时，我们军力不够，太上皇派刘文静联络，借兵突厥，突厥始毕可汗派了两千骑兵，兵虽不多，但是很有声威，只是，太上皇向突厥称臣，面子上我们不好看，但建立了唐朝。

裴寂对李世民提到太上皇称臣不满：倒不能这么说，当年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举凡逐鹿中原者，无不对突厥称臣，无非是都想借突厥之力，夺取中原，倒不是只有太上皇才对突厥称臣。说起突厥，要说前朝，隋文帝时，东突厥被隋文帝所败，纳贡称臣。可是隋末大乱，结果突厥复兴，到颉利可汗，突厥已有百万兵马，和，战，已经都不容易对付喽。不管是谁坐天下，都不好对付。

李世民：房玄龄说的是实情，我们还赌不起。现在不赌，未必输，将来赌，肯定赢。肯定赢，就不是赌了。若赌，我会以一军之力去赌，譬如幽州一战，却不会以大唐一国之力去赌。今天，就是这种情况。朕，忍辱，继续纳贡，以求国力之转圜。

李世民：我记得，前太子的琵琶女还在宫中，召她携琵琶入太极殿，奏《破阵乐》。

执失思力随礼官向太极殿走去。太极殿传来琵琶弹奏声。执失思力疑惑：陛下在宴会吗？

礼官：没有，陛下一直在与文武大臣闲聊。

执失思力：嗯，这个曲子我知道，它是《破阵乐》，应该是陛下还是秦王的时候，出征时演奏的。

礼官：我没有随陛下出征过，我只知道，它是陛下凯旋时所奏。

执失思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门后随礼官指引坐下。

琵琶女继续演奏着。文武大臣诵唱《秦王破阵乐》。执失思力有些不知所措。演奏完毕后，李世民抹了一下髭：嗯，演奏得好。赐缎一匹。我听说，你弹奏突厥曲最好，我们等待突厥使者来的时候，不妨先听听突厥曲。

执失思力欲站起，被旁边的礼官按住。

宦官靠近琵琶女：陛下的意思是弹突厥怨曲，悲凉的。琵琶女点头。

琵琶女调整弦轴，轻弹测音，之后，起手弹拨，曲声哀怨。

执失思力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听到家乡曲，不禁渐渐入神，终于流下泪来，哭泣出声。

李世民望向执失思力，知道已经完全挫了他的锐气，微笑了一下。执失思力悲痛不能抑制。

李世民装作惊讶：这是谁如此悲痛？

礼官站起：突厥使者执失思力，已在此恭候。

李世民：啊，难怪。这是他的家乡曲啊，请他到前面来。

礼官引执失思力进到李世民面前，执失思力以突厥礼拜。

李世民熟悉突厥人，以他们的方式柔性开始：草原的鲜花，已经开过，百灵鸟为什么还会飞来？

执失思力：百灵鸟的翅膀娇嫩，陛下，外面飞来的，是颉利大可汗与突利可汗。

李世民：啊，我的朋友们来了，你是否带来他们的祝福？

执失思力：陛下，我带来的是，雄鹰和遮天蔽日的乌云。

李世民：雄鹰的家乡不止一处，乌云也不在一处停留。

执失思力：陛下，大唐的雄鹰，翅膀还未丰满，大唐的乌云还不能遮蔽四海，陛下，我们这次是百万雄鹰。

李世民：百万雄鹰？确实是乌云，不过，我来算一下，一只战斗的雄鹰，需要四只雄鹰来帮助它，它才会击败敌人。但是，它们在自己的家乡，不必四只雄鹰来帮助它，两只就够了。也许，以大唐的人口，我们可能会是六只雄鹰来帮助它，是这样吗？

执失思力眼睛转来转去。

李世民语气转强：我不明白，我们与你们屡次结盟，送给你们金银绸缎，至今不计其数，而你们为什么屡次毁弃盟约?！突厥人原来是不信守誓约的吗？

执失思力不知如何回答。

李世民：今天，我们并没有毁弃盟约，意思是，我们不会不送给你们金银绸缎，于是朕，大唐天子，要亲自去斥责你们的可汗！

执失思力恢复一些镇定：那么大突厥颉利大可汗会非常钦佩陛下的勇气。

李世民：既然是毁弃盟约，我想我们不必客气了，命侍卫入殿，扣押突厥使者执失思力。朕回来之后，立即斩首。

裴寂：陛下，执失思力毕竟是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希望事情还有转圜。

李世民：皇帝旨：朕前往渭河前线，尉迟敬德率长安兵马，列阵渭河南岸外一里，左仆射萧瑀、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将军周范、李五随我前往。

群臣：遵旨。

李世民头戴黑翅乌纱帽，身穿皇帝便装，红色腰带，软皮靴，勒住马，巡视着突厥大军，再望向远方，理了一下髭，策动马。

突厥军士人神地看着过来的李世民。突厥军士中不少人受到震慑，纷纷

下马，跪在地上。

李世民勒马慢行至颉利的对岸处。房玄龄等六人在李世民身后不远处，环卫成弧形。

颉利凝视着。

李世民高叫：阿史那咄苾！（颉利的突厥名字）

颉利一惊，疑惑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我要过桥。李世民策马到桥头，唐军守军让开，惊讶地看着李世民驰上便桥。李五紧随在李世民身后，将军周范在桥头兜来兜去，布置守军。李世民驰到桥中，勒马，停下来。马咴咴鸣叫，李世民拍拍它，它开始打响鼻。

房玄龄等也驰上桥，立在李世民后。

颉利疑惑地策马到桥的另一头。

李世民：我刚刚即位，你来朝贺，不必领如此多的人马。

颉利微笑：我听说你们争夺太子位，长安不是很平静，这种时候，我是应该来看看的。

李世民微笑：你来晚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现在是大唐皇帝。我要把大唐中书令房玄龄介绍给你。

房玄龄上前。

李世民：他的智慧你永远想像不到有多高。可惜的是，因为我做过尚书令，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尚书令了。这是左仆射萧瑀，等于尚书令。

萧瑀上前。

李世民：他的威望也不是你可以想像的。另外，我还要介绍我的吏部尚书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上前。

李世民：他的忠诚与才干，也不是你可以想像的。

颉利：你刚才直接叫我的名字，很不礼貌！你又介绍这些人，说我无法想像他们，你是什么意思？

李世民：我的意思是，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新的唐朝。

颉利：新的又怎么样？

李世民：新的唐朝不会毁弃旧的盟约。以前，答应过的，每年的粮食、绸缎，我们继续给你们，你既然远道来到长安，我就正好能当面告诉你，我们要信守盟约。

颉利：如果，我不再遵守盟约呢？

李世民慢慢地摇着头。长孙无忌转身向堤岸上打口哨。

轰鸣的马蹄声隐隐传来，越来越大，烟尘腾起，远远的雷声响彻渭河两

岸。

渭河堤岸上，露出一望无际的枪尖、尖，烟尘向东飘去。堤岸上出现尉迟敬德、李靖、侯君集、薛万彻、程知节、叔宝。

唐军呐喊声声。

颉利勒马向后退了几步，突厥军队骚动。

李世民策马缓缓移动到突厥方面的桥头。

颉利低头想了一下，知道唐朝有所准备，气焰小了，策马向李世民靠过来。李世民：颉利，我们结过盟，就如同香火兄弟，不可以说变就变的。

颉利：好吧，我也不会变的，可是我既然来了，我想多带些东西回去。

李世民：好啊，我们不如重新有个盟约，我们每年给你你想多要的。可是，兄弟，你要遵守新的盟约。

颉利无奈：好啊，明天怎么样？

李世民：行，明天就在便桥上，我们斩白马盟誓。

颉利：明天，在便桥上。

李世民：一言为定。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三十日，李世民与突厥可汗在渭水便桥斩白马盟誓，忍痛每年向东突厥输送利益，换取和平生息。

李世民的目光如剑：好了，大唐赢得了时间，后会有期。

第十八章

围猎场，李世民纵马疾驰。野兔飞奔。地面上骸骨累累。李世民策马行走，不断发现骸骨。

李世民：这里当初一定有过一场恶战，你们看那些骸骨。

长孙无忌：以后这样的景象不会再有了。突厥几年内不会再来进犯了。

李世民：用耻辱换来了几年的和平，这样值得吗？

长孙无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有了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才有了治理国家的机会。

李世民：治理国家，该从何开始呢？

长孙无忌：千头万绪，恕臣不能一时说清。

李世民：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长孙无忌：陛下指的是？

李世民的手指向地面荒草中的骨。

李世民：收骸骨。打猎是为了训练军事联络，可天下到底是统一了，统一了，就是太平。十几年来，这么多骸骨未收，不是太平景象，人心难免还是悲痛。

长孙无忌：是啊。

李世民：回到长安后，我要下诏，天下收骸骨。

一层柴薪，一层骸骨，有人点燃底层柴薪。

李世民在僧团的簇拥下，亲临火葬地，诵经完毕的玄奘，睁开眼睛，慢慢将目光转向李世民。

玄奘：陛下亲临法事，普度众生，十方世界，幸甚，幸甚。

李世民：大唐武德以来，重道，不重佛。魏晋以来，南北佛教兴盛，僧俗众多，天下收骸骨，佛教信众，伤亡亦多，所以，朕特来祭奠。

玄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李世民注视玄奘：放下屠刀，真的会立地成佛？

玄奘点点头，双手合十：心中一念之差，一念之间。

李世民：僧尼不事生产，耗费天下资财，朕以为终究是不好的。

玄奘避开不利的话题：陛下志在天下，勤政之余，没有烦恼吗？我佛志在普度众生，灭除烦恼。

李世民惊异，刚经历了大烦恼的他若有所思。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十月初一，日食。

高士廉：陛下登基不久，未有任何错失反而天降灾异，不知预示什么？

李世民问傅奕：太史令有什么解释？

傅奕：日有食之，总是帝王行为有失。

傅奕：古时候，汉武帝连年征伐，耗尽国力，民不聊生，于是才会日有食之，即使像汉武帝这样的英主，也会内心震动，于是下轮台罪己诏。检点陛下行为，臣以为，日有食之，应在玄武门血光之变。

高士廉：臣以为，应该是前太子的事，在名分上没有最后了结，陛下现在要天下民心思治，我以为应该拟定名分给前太子、前齐王，这样，于史，于社稷，就可以定论下来了。

李世民深思了一会儿：我同意，可是我不是很懂人死后的名分定论，我只是想，前太子和前齐王，虽然太上皇已经把他们贬为庶人，但我想我们毕竟是同母所生，他们还应该是亲王，但是，谁懂名号的事，死去的，我知道要有一个谥号，应该是什么字？

王珪：我以为前太子称息王、前齐王为海陵王比较合适。

李世民：可以，谥号是什么呢？

高士廉：息王，谥号为隐；海陵王，谥号为刺。臣以为比较合适。

李世民：可以。说实在的，你们刚才给我出了个难题，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名分和谥号都有了，择日依礼安葬，送葬之日，息王和海陵王的旧臣，你们要去送葬吗？

王珪：臣为息王旧臣，我以为还是不去的好。

魏征：我曾为李密旧臣，窦建德旧臣，息王旧臣，今又为陛下之臣，我也以为，还是不去的好。

李世民：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王珪：只怕会有人议论。

薛万彻：臣怕引起其他人的嫉恨。如今天下已经和解，如果臣等去参加送葬，只怕又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断送现在大好的局面。

李世民：你们要这样做，让我很伤心。

王珪：恕臣愚钝，陛下此话，臣心中不明。

李世民：看你们这样，想必到了给我送葬的那天，你们也不会参加吧？

王珪、薛万彻等慌忙拜倒在地。

魏征、王珪、薛万彻等人：臣不敢！

李世民：你们起来。我看还是那句话，忠君，忠旧君，忠新君，总之要忠君。旧君以前对你们到底有恩，若你们不忘旧恩，必然也不会忘新恩。我指望你们念我的恩，所以自然希望你们能念旧主的恩。这样吧，出殡之日，

所有原东宫和齐王府的臣属必须前去送葬。

长孙无忌：臣以为，陛下登基已经有四个月了，新太子也要确立才好，这样才能朝纲整齐，利于天下人心安定。

李世民：我迟疑不能确立太子，是因为究竟以长立太子呢，还是以贤立太子？

高士廉：他们还小，是贤还是愚，不能考查。不过以陛下的贤能，必然执政百年，所以，太子的贤愚不必过于计较。而且，以古来的规矩，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陛下应该不必过于焦虑。

李世民：好吧。先立吧，不过，先不加冕。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十月初，李世民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号隐；追封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剌，依照亲王葬仪，重新安葬。

两仪殿内。

李世民：你们原来是前太子的人，事情过去了，前太子也送走了，安下心来，给朝廷出力吧。

王珪：陛下不计前嫌，大唐也只有一个，天下太平，臣等报效无忧。

李世民：对于新政，你们几位有什么看法吗？

王珪：陛下刚刚登基，自然气象更新，要有一番作为。恕臣直言，陛下一片赤诚之心，把天下治理出个样子来，自然要大动一番。可依臣之见，动是要动，但不要大动，点到为止，做个姿态，让百官知道陛下的心意，知道是新朝了，就可以了。动，以后慢慢来。

李世民：既然动了，为什么不干脆大动。今天动一点，明天动一点，天下什么时候才能治理出个样子来？

王珪：治天下自然急不得。陛下登基时间还不长，朝廷上下人心浮动，臣以为还是稳妥一点为妙。

李世民：人心浮动？你指的是你们这些东宫旧部？

一位美女在旁侍候，斟酒。

王珪：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李世民：玄武门之后，庐江王叛乱……

王珪恍然：啊，我想起来了，她是庐江王的妃子。

李世民：美女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她原来不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杀了她的丈夫，把她夺到手。

王珪：陛下认为庐江王这样做，是对？是不对？

李世民：杀她的丈夫，夺他的妻子，你还问对不对？当然不对。

王珪：春秋时，齐桓公经过郭国都城的废墟，问郭国灭亡的原因。当地的父老说，郭国的国君知道什么是对，却不去做；什么是错，却不能改，所以亡国了。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的大臣，他认为齐桓公是郭国国君一类的人。刚才我还以为陛下认为庐江王杀夫夺妻是对的。我今天是陛下的大臣，劝陛下既然知道什么是对的，就要去做，而不要把这样的美女留在左右。

李世民一愣：一个美女，有这么严重吗？

魏征：当然严重！以前楚庄王想让楚国强大起来，聘用一个叫詹何的人，问他治理国家的道理。詹何回答说，帝王自己先做好吧。

李世民：这个詹何好像是所答非所问啊。

魏征微笑了一下：其实是楚庄王没有听懂，于是再问詹何怎么样才能让楚国强大。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能管好自己的帝王，治理的国家反而是乱糟糟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都是从自身做起，才能推及到治理国家。陛下应该听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吧？

李世民犹豫地点头。

魏征：只有自己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一个家。能管好一个家，才有可能治理好一个国。陛下想想，修身不好，不明事理，连一家人都摆不平的人，怎么能摆平一个国家，谈何治理？

李世民：有道理。

魏征：我听说，陛下每次征战，一定是身先士卒，武功是如此，文治天下，同样的道理。

李世民：嗯，我懂了。

美女：陛下不是要杀我吧？

李世民笑起来：杀你？杀了你他们就要说得更厉害了！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十月初八，李世民封八岁的中山王李承乾为太子，没有加冕。

李世民巡视着一个一个宫女，之后，李世民站回到御榻席前。

李世民：凡父兄随我征战阵亡者，站起来！宫女群中远远近近站起很多。

李世民：受我一拜！李世民揖拜，长孙皇后站起，揖拜。

李世民：随我征战者，常说我爱兵如子，今天看来，我爱兵如子不够。他们的妻女姐妹，我不知道有这么多，就在我身边。古来征战，阵亡者多，所以我令天下收骸骨，本来是要平安民心，不料……我不知道你们心中悲痛，宫中杂役有失。

长孙皇后：陛下许站立者，休假出宫，处理家事。

站立的宫女跪下，拜：谢陛下！谢皇后！

长孙皇后：各归各所。宫女散去。

李世民在御榻席上慢慢坐下，沉思：原来宫中有这么多宫女，我打虎牢关也才一千五百人，宫中宫女到底有多少？

长孙皇后：总在万数上下。

李世民惊异：加上内侍宦官，要将近两万了！

长孙皇后：陛下是九五之尊，即使这样，比起隋炀帝来，还不算多。

李世民：光是这些人的月出，就是一大笔开支。我与房玄龄他们议论国力，看来内廷这里，消耗很大啊！

长孙皇后：天下初定，民力虚弱，人口不足，是要精打细算。

李世民：我向突厥索要他们抢去的人口，其实，放一些宫女出宫，许配民间，十多年，就有人口增加。

长孙皇后：是。

李世民：你掌管后宫，你看可以释出多少宫女？

长孙皇后：紧打紧算，我看可以释出三千上下吧。

李世民：这个事情，就拜托皇后了。

裴寂：太上皇对削减宫女不是很高兴。太上皇虽然不理朝政，后宫也是由皇后掌理，但是太上皇那边的宫女还是不减为好。

李世民：武德虽有九年，开初天下并未统一，仍然是连年征战，突厥几次进犯。今年八月，与他们斩白马订立新约，今后年年输送物品，消耗国力更大了，既然不能与他们抗衡，就只有牺牲国力。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休养生息，积累国力数年再说。削减宫女，与此有关。后宫的事情，虽然由皇后掌理，但是后宫的事情，有些会惊动天下。惊动天下，就与朝政有关了。太上皇不理朝政，当然是我说了算。

裴寂：大唐统治天下，有一条是以孝治天下，削减宫女，牵连太上皇，天下会怎么议论呢？

李世民：难道天下会说，我对太上皇不孝吗？

裴寂：臣不敢是这个意思，臣只是听太上皇有些议论。

李世民：你是武德老臣，先去和太上皇讲一下朕的道理，我会亲自去和太上皇说。

李世民：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道理，（对魏征）你怎么看？

魏征：宫女削不削减，确实是内府后宫的事，朝臣不容置喙。

李世民：但是我要你说。

魏征：刚才陛下说，削减宫女的事，会惊动天下，这我倒可以说一说

了。一个君主，最重要的是对天下大势有明确的判断。陛下说，大唐现在国力不足，这就是大势，处理事情，要与这个大势有关。宫女的事，如果能够让天下知道陛下忧虑的是国力不足，再好不过了。

李世民：我原来也没有料到宫里的宫女如此之多，看到了，才想到国力的不足，你这么说，我想更应该让天下都知道削减宫女的事。（对房玄龄）你怎么看？

房玄龄：宫女是要削减，但我觉得，这是小事，还有更大的事陛下亟须考虑。

李世民：什么事？

房玄龄：晋阳起兵以来，我以为太上皇封赏过多，武德以来，封王过多。武德前封赏过多，情有可原，为的是人心归顺。武德后封王过多，九年来，弊病显现，这里有实封和虚封，实封有实利可得，虚封没有实利，只有名衔。虚封和实封摆不平，太上皇只好动用国库，赏赐虚封，于国力大损。现在陛下已登皇位，要节省开支，不能不考虑此事。

李世民：哦？是这样？

太上皇居所内，李渊由张婕妤陪着饮酒，裴寂在一旁，

裴寂：你既然退为太上皇，事情恐怕就不能太计较，说起来，太上皇也不是好当的。

李渊：我也没有计较呀，无非是一些宫女的事情，太上皇也要过日子，过日子就要有人伺候，这叫计较吗？

张婕妤：你要不计较，就让我们这几个嫔妃管你好了。

李渊：你们是我的嫔妃，说起来都是有名分的，没有人伺候你们，你们算什么有名分的?!

张婕妤：太上皇还没糊涂啊！我还以为太上皇糊涂了，人家说要削减，你也不计较。计较得好，我们的日子还像个样子，计较得不好，就真是孤家寡人加上几个半老不老的婆子了。

李渊：不会，不会！该弹的弹，该唱的唱，酒要新酿，人要富贵。

内侍：陛下来见。

第十九章

太上皇居所，李世民、长孙皇后、李承乾、李泰进入，跪拜：太上皇万岁。

李渊哈哈大笑，以手招李承乾、李泰：来，来，来，到爷爷这里来。

李渊：你们听不听父皇母后的话啊？从小就要孝顺父皇母后啊。

李承乾、李泰：我们听话。

李渊：现在听话，大了也要听话，永远要孝顺父皇母后啊。

长孙皇后对张婕妤：我有新得的一块海兽葡萄镜，想想你用最合适，我们到后面试试？张婕妤面露喜色：好啊，好啊。我的一块可是镶金的海兽。

长孙皇后：我知道，我的这一块你想都想不到，到后面给你看。长孙皇后与张婕妤向后走去，李承乾、李泰挣脱李渊，追随而去。

李渊颇为落寞。

李世民坐到李渊坐席旁边，为李渊斟酒。李渊站着看李世民斟酒，之后坐下执杯一饮而尽。

李渊：眼看过年了，宴会上我还能弹琵琶吗？

李世民：父皇这是什么意思？父皇的琵琶，是有名的，天下人都知道。

李渊：我已经老朽，真的弹，有人给面子，有的人就不一定了。

李世民：父皇有怨气，是身边什么人冒犯了吗？

李渊：我年老力衰诸事不便，听说要削减宫女，心里觉得不痛快。

李世民：宫女确实要削减。

李渊：那就是二郎的意思了？

李世民：皇后和我，都没有意思要削减父皇这里的宫女。

李渊：那是我听错了？

李世民：恐怕是传错了。

李渊神情稍解，李世民再为他斟上一杯。

李渊：你现在是皇帝了，虽然不能饮酒，也要练一练，场面大了，免不了要有威风海量。

李世民：我来看父亲，是有事要与父亲商量。

李渊饮酒：我退为太上皇，除了家事，不必和我商量。

李世民：还是要商量，父亲当年封王封功臣，后来听说很为难，因为要赏赐觉得封得不公的人。我要是不再赏赐了呢？

李渊：你有本事摆平，你就不再赏赐吧。我看难。

李世民：我是想，血亲疏远的，没有功劳的，都降等级。不过这些人都是父亲当年封与的，恐怕父亲碍颜面，所以今天特地来请教。

李渊笑了笑：当年是我封的，我倒不失颜面，恐怕是你有麻烦。

李世民：父亲这么想就好。我是说到做到。大唐是太上皇立的，我既然执政，为的是太上皇立的大唐强盛。

李渊微笑：我听说宫里有个弹好琵琶的？

李世民：我知道父亲的心思。来人，带琵琶宫女来。

琵琶女：陛下，太上皇。

李渊：我听说你会反指奏弦。

琵琶女：愿为太上皇反指奏曲。

李渊哈哈大笑，倾身看琵琶女弹奏。

禁卫军在太极宫练习射箭。

李世民从一个军士手中拿过弓：射箭，无非是将箭射出去，击中目标。我们在这里射箭，风和日丽，征战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骑马，奔走，倒卧，随时都要能射箭出去。箭靶是敌军的骑兵，你射不中他，转眼他就到了你的眼前，性命攸关，不练好随时可以射箭，危险啊！

房玄龄快步过来：陛下，突厥信使到。

李世民：什么消息？

房玄龄：颉利可汗送马三千匹，羊一万只，一天以后就到长安了。

李世民：告诉信使，马和羊都退回去，让他们将历年掳掠的中原百姓送回来。

房玄龄：马和羊不妨留下来，让他们把人也送回来。

李世民：马和羊退回去，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人的诚意，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贪求他们的财物。我们现在，要的是人口啊！

房玄龄：好。

房玄龄：陛下，不少大臣都在说，按照内廷的法律，凡是把武器带到皇帝居所的人，要处以绞刑。大家担心，现在这种情况，万一有人，哪怕失手，也会伤及陛下，后果就难办了。

李世民：你也这么看吗？

房玄龄：是，也觉得过于危险，兵戈无情，陛下完全不必在内廷教练箭法，还是小心为妙。

两仪殿内，李世民与房玄龄、长孙无忌议论年号。

李世民：（对魏征）太上皇当年登基的时候，立即以武德为年号。我现在要治天下，觉得武德这一类的说法，在太平年间使用，似为不妥。我问过

不少人，像杜如晦，都没给我满意的答复。新的年号，你有什么建议？

魏征：我不是没有想过，成为陛下的臣属之后，安抚河北，谏议朝政，我有些感想。文王演易，孔子作《易传》。《易传》说：天下之道，贞观者也。这个贞字，是中、正的意思，这个观字，是显示的意思。所以，贞观是显示中正的意思。孔子又说：政者，正也。夫子的意思是，以身作则，是政治的根本。陛下，我以为，贞观，显示中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李世民：啊，应该是这样。

魏征：所以我的建议是，新年号，可否用贞观？

房玄龄、长孙无忌互相看了看，不置可否，扭头看向李世民。

李世民：贞观，贞观。我，以武平天下，好用硬弓，到现在，死在我箭下的有一千多人。今天，弓匠跟我说，我的弓不正，只是因为我的箭法好，才百发百中。弓匠说，做弓的材料，要取正材，才可人人百发百中。现在，有两个人告诉我，中正的道理，好！就叫“贞观”吧。你们觉得呢？

房玄龄：陛下定夺。

公元627年，正月初一，贞观年号启用，是为贞观元年。大唐第二代皇帝李世民举行祭农礼，告诫天下，农为立国之本。

冰开裂，声音像春雷一样响彻大地。李世民麻衣彩带，在祭坛上拜祭谷神神农。

李世民：（对魏征笑着说）皇帝也不是好当的啊！

魏征：陛下除了治国之道外，有没有想过，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李世民一愣：我做过太子，如今又做了皇帝，怎么能没想过呢？

魏征：那陛下是怎么想的呢？

李世民：做皇帝自然不同于做普通人。

魏征：怎么不同？

李世民：我做秦王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王法，不逆天理，有什么事不敢做呢？如今做了皇帝，顾虑就多了。要为自己着想，更要为天下人着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疏漏，可能给天下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

魏征：陛下是不是在想，当初要是不争太子之位就好了呢？

李世民十分惊诧：这么放肆的话，也只有你魏征说得出来。

魏征笑而不答。

李世民：我从来没后悔过。你从前辅佐过隐太子，你对他的了解可能比我对他了解得还要多。你觉得他比我更能对天下人负责吗？

魏征：陛下又在为难臣了。

李世民：我不后悔是因为我知道，我比他们更有资格做一个对得起天下

人的皇帝。既然做了君主，自然要知道做君主的法则。百姓自然是最重要的。如果靠损害百姓来让自己获利，那真好比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

魏征：遇到明君是臣子的运气。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世间万物。陛下所明，实同古义。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李世民：我要是什么都明白了，还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

魏征：臣子也有区别。天下之人无非两种，君子与小人。朝中百官也是如此。陛下自然也会听到小人之言。君子心系天下，将自己置之度外；小人心中只有自己，为私利可以置良心不顾。陛下若是听信了小人之言，自然祸害不浅。与其让小人在身边进谗言，不如从一开始就疏远他，让他无机可乘。

李世民：那你说，你是算君子，还是算小人呢？

魏征：陛下心里已有答案，为何还要来问臣下呢？

李世民对魏征无奈，只好略带自嘲地摇了摇头，脸上却明显地流露出赏识的表情。

李世民阅手卷，之后卷好，递给中书令房玄龄。玄龄展阅，之后卷好，放在自己面前。

房玄龄：陛下，原来秦王府和天策府的僚属，陛下登基之后，虽然进入朝廷，开始掌管朝政，可是，像尚书令这一级，也就是左右仆射，还是太上皇的老臣掌握。应该说我们还不能彻底掌权。

李世民看着房玄龄：你说对了。老臣不能跟上新政，可是太上皇让出皇权，老臣是太上皇安排的，也是太上皇让出皇权的条件之一。

长孙无忌：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要有所动作了。去年，解决的是太子、齐王，他们的人已经收为我们的人。今年，要开始对付太上皇的这帮老臣，要解决掉。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你是吏部尚书，管理大唐上上下下的官吏，也许我们先做些事情，来转圜一下，彻底掌握朝政。

李世民玩弄着案几上的镇纸，沉思了一会儿：这样吧，我一直觉得武德律虽然比起隋朝开皇律宽简很多，但还是繁复，我们再来删繁就简，做成贞观律。（对长孙无忌）你以吏部尚书来率……

李世民想了一下对房玄龄说：你领中书令，还有大理少卿来修律吧。

长孙无忌：哎呀，中书令就是立律法的，大理少卿就是审案的，我怎么能领他们修订律法！

李世民看看长孙无忌：我让你做的是大事情，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长孙无忌：太上皇的武德律，不是很好了吗？现在这么多事儿要做，法

律就先按武德律，以后再说不好吗？

李世民：武德律是按隋律来的，虽然宽简了很多，可是还是麻烦，所以，一是要再宽简容易执行；二是……

长孙无忌：贞观要有贞观的一套东西？

李世民笑了笑：你不能太聪明。你能修律，你就不只是吏部尚书了。

长孙无忌：那就叫戴胄马上来吧。

李世民：也好。

第二十章

群臣上朝入位。李世民巡看百官。

李世民：贞观新朝，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朕，今天要诸位议论。

裴寂举了一下笏板：贞观虽然是新朝，可是武德元年以来至今已经九年，朝政没什么问题。所以新朝伊始，无非是武德怎么做贞观接着做就是。

李世民目光瞟了一下下面的王珪。王珪看起来十分赞同裴寂的意见。原秦王府的人互视微笑，不以为然。

李靖举了一下笏板：突厥未灭，去年六月至今，不断骚扰，不灭突厥，贞观永无宁日。

魏征举了一下笏板：臣以为，武德元年以来，纷扰不断，休养生息，总不能成为第一要务。贞观新朝，要做的，臣以为就是休养生息。

房玄龄举了一下笏板：休养生息，所谓文治，文治，急需文治之才。举凡礼乐、律法、科举、官吏、农桑、仓储、道路、车船水利诸事，无不急需人才。治，要人才。

李世民：千头万绪，朕以为，房玄龄说的诸条，做好了，才可以解决李靖说的突厥。朕这里举一个人。李世民看看宣旨官。

宣旨官：圣旨，大唐皇帝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即刻与中书令房玄龄、大理寺少卿戴胄，议论修订武德律。

百官哗然。

长孙无忌、房玄龄、戴胄伏拜：领旨。

李世民将目光移向百官：刚才是贞观开朝第一件事，你们有什么议论？

裴寂举了一下笏板：武德元年，废除隋朝大业律令，当年太上皇命我新修武德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李世民：我记得当时还有刘文静。

裴寂：武德七年，颁行新律，行之数年，未见有什么不当。陛下现在要修订武德律，未知有什么不满意。

戴胄举了一下笏板：武德律律条繁多，加之皇帝时时有令，行之九年，律加上令，有重复的，有不重复的，总起来繁之又繁，臣以为应该删订。

封德彝举了一下笏板：臣以为，不在修不修律，而是大乱之后，治天下要用严律重刑！

魏征举了一下笏板：贞观之前，征伐不断，因为要统一天下。天下统一了，就要抚民以静，休养生息。贞观新朝，民力不足，国力不强，要文治，

法律要宽，要仁厚，要简便。臣以为，大乱之后，首要的是教化，至于律法，只求中正就可以了。

房玄龄、戴胄、长孙无忌用笏板击掌。（形同现在的鼓掌）

封德彝：三代以后到现在，人越来越薄情狡诈，所以秦朝只靠律法统治；汉朝虽然讲王道，但是加上霸道，看来是想教化，结果教化不成。天下难道有能够做到而不要去做的吗？魏征这种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虚论，一定会败坏国家。我主张严律重刑。

裴寂以笏击掌。

魏征：从前，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征伐之后都能够做到天下太平，百姓还是那些百姓，而变大乱为大治。五帝三皇他们难道不是在大乱之后以教化做到的吗？

李世民点点头，百官以笏击掌。

李世民：魏征说得好。隋朝就废除肉刑了，至于死刑，我以为还可以宽简。

房玄龄：减免死刑过于宽宏，不如将死刑改为流放三千里。

李世民：是啊，人死了不能复活。若是有误判，将来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律法是给百姓穿的衣服，太紧了不行。

魏征：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人民的办法。孔子说：要像用快烂掉的绳子驾驭六匹马的马车那么小心谨慎。

李世民：魏征所言极是。总之，律要宽简，这才符合我们宽忍的新政。这件事交给你们去议论吧。最后要拿出一个让人满意的草案来。

宣旨官：圣旨，大唐皇帝定功臣实封差第，裴寂，通前为一千五百户，加食九百户。

裴寂：谢皇帝恩，皇帝万岁。

宣旨官：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王君廓，食邑一千三百户。

五人伏拜。

宣旨官：长孙顺德、赵郡王孝恭、淮安王神通，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食邑一千百户。李靖、李勣，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食邑七百户。唐俭、屈突通、萧瑀、封德彝，食邑六百户。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杜淹，食邑四百户。

叫到的人依次上前，领旨谢恩。

李神通十分不满的表情。

李世民：刚才是贞观开朝第二件事。宣布的功劳和赏赐，也许有不恰当的。朕允许你们申辩。

殿中群臣停止议论，顿时安静下来。

李神通将手中笏扬了一下：太上皇和陛下在晋阳起兵，我是第一个在鄠县起兵响应的。可是今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不过是动一动笔杆，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李世民：你虽然是我的叔叔，也确实是第一个响应晋阳起兵的，可是房玄龄、杜如晦一直在我的大营辛苦谋略，所谓运筹帷幄。没有谋略，就不会有通盘的胜利。按这样的功劳赏赐，一定是在叔叔的赏赐之上。叔叔是皇族至亲，我不吝啬赏赐，但不能因为叔叔是至亲而不分功劳大小。

李孝常愣愣地望着，刚要举笏，旁边的李幼良拉了他一下，李孝常看李幼良，李幼良摇摇头，李孝常吐出一口气，摇摇头。

李世民：还有谁觉得赏赐不当的？

秦叔宝：陛下对淮安王都如此，我们本来有些议论，看来是不必的了。

李世民：本朝立年号为贞观，就是中和正的意思。朕要时刻以贞观为治国之本，你们也要以贞观为准，支持朝政。

第二十一章

长孙安业接过仆人手里的酒壶，为李孝常斟酒。

长孙安业：这杯酒是给义安王送行。做官就是图个威风，就是图个名声，人常说，圣人不可回故里，你想，你出了名，有了威风，回到故里，邻居叫你的小名，说你以前的一点糗事，你的威风别说扫地了，就再也威风不起来了。

长孙安业为李孝常斟酒，李孝常一饮而尽，把杯子重重放到几案上。

李孝常：你是外戚，日子过得潇洒，我恐怕好日子到头了。贞观新朝，没有赏赐，太没面子了。

长孙安业：你义安王可是太上皇封的。

李孝常：淮安王神通怎么样？那是太上皇的从兄弟，仗不少打，伤也不少，还不是一样？在朝廷上你也听见了，淮安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

李孝常：我的手下告诉我，燕郡王李艺小有举动，不知会不会有什么事。我打算再探听一下。

长孙安业一惊：燕郡王会有举动？真是那样，非同小可。河北历来不稳，说变就变。

两仪殿内一组屏风上，贴满了奏章。

房玄龄：陛下，前两天在太极殿讲到贞观，讲到中和正，我在想，如果真的是中和正，有些事情是不是反而不好做了呢？

李世民：什么意思？

房玄龄：我劝陛下不妨想得再远一点。

李世民：怎么样？

房玄龄：我知道，晋阳起兵之后，打到长安，一路上，太上皇封官许愿无数，以得天下的道理来说，这是争取人众，是良策。凡谋取天下者，都是这样。但是对陛下来说，是一个负担。为争取一方势力，太上皇常常赐姓，比如李艺，本姓罗，赐姓李。李世勣，本姓徐，赐姓李。这样赐姓，为的是笼络势力，各朝各代，也都是这么做的。我还知道，太上皇得了天下，封王无数，这当然也是历朝历代的办法，为的是统治天下。周朝的时候，是分封建国，所谓封建。后来封建坐大，有各国之争，所谓战国。秦皇再一统天下，改制为郡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周代说的是周王拥有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但是，治权分散给分封的各国。秦皇改制郡县，将治权和所有权收

归皇帝一人。到了汉高祖，又是分封，又是郡县，有些不得已。到了汉景帝，晁错建议削王，收回分出去的治权，结果引起八王之乱，请诛晁错，汉景帝不得不杀了晁错。

李世民：是这样。可是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房玄龄沉默了很久：为陛下计，我要说的是，陛下虽然贵为皇帝，可是太上皇的势力还在，裴寂、封德彝这些老臣，随时会掣肘。我们这些原来秦王府的人、不能用到十分的力气效劳陛下。而且，陛下对朝政的控制还不能达到十分，一是太上皇的老臣，二是太上皇分封的诸王，都会分散陛下的治权。这样的话，陛下纵使雄才大略，也不能优游自如。

李世民：是啊。

房玄龄：我以为陛下当务之急，实际是回收治权，真正控制上下，令出有行，令禁有止，令行禁止，才可以论及其他。

李世民走到屏风前：凡是好的奏章，我都贴在这里，天天观看。贞观之始，千头万绪……

房玄龄：削减太上皇分封的诸王的权力和财富。权力回收，加强治权，收回财富，增强国力。这两点，显然不是贞观两个字能完全做到的。

李世民：不，只收回没有功劳、以前滥封的诸王的权力。我还要给有功劳的人，加封王位、公爵。以对大唐的功劳为准，就还是贞观。

房玄龄：是，今天太极殿上正是这个意思。

李世民：不过，由削减宫女到削王，到再封王，是一大步啊。

李世民坐下，看着房玄龄：如果我命长孙无忌为右仆射……

房玄龄：如果长孙无忌能够牵制裴寂、封德彝，是个好办法。只是，朝廷反应可能很大。

李世民：长孙无忌是个聪明人，也是贴心的人、自己人，要办我们刚才说的事，一定要这样一个人。你不是不可以在右仆射这个位置上，可是你没有退路，万一不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我可以安排闲职，你就难保不是晁错。

房玄龄：事情要快，下手要狠，进可攻退可守，陛下想得很周到。

李世民在御马厩的遛马场边，看着马夫遛马。透过畜栏看过去，杜如晦骑马驰来。

杜如晦：燕郡王天节将军李艺叛变！现在已占据泾州！

李世民摇摇头靠到马鞍上：这个人谁都看不起，不过倒是个勇猛的人。

李世民：（对杜如晦）马上去中书省，以我的名义下诏命长孙无忌为行军总管，讨伐李艺——不，他的李姓是太上皇赐的，褫去赐姓，褫去封王，

褫去官职，讨伐诏上先写明这一点，讨伐罗艺。

杜如晦：我马上办好。

长孙无忌驰马随李世民后奔驰。

李世民将马勒转回来对长孙无忌说，你的机会来了，我要给你一次兵权，将来的升迁就好办了。不过，罗艺不好对付，他守宜州，结果西去占据泾州，这种叛变，是成则成，败则走，看来他会和突厥连在一起，你不必和他死战，只要防他联合突厥。如果真要那样，就麻烦了。

长孙无忌：我明白！

李世民：去准备吧。你等等。薛万彻这个人，你熟悉吗？

长孙无忌：仅仅是点头之交，并不熟悉。

李世民：让他做你的副手，你觉得怎样？

长孙无忌：陛下难道忘了？薛万彻辅佐隐太子之前，做过罗艺的部下。

李世民：你担心他心向旧主？

长孙无忌：这也不得不考虑。

李世民：他还没有这么不明智。这一次对他来说，也是个洗刷罪名的好机会。对于罗艺和泾州，你我所知道的远不及他多，为什么不让他去？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我虽然大小国事都要听你的意见，但是让你做统军，我是真的不放心。要是让尉迟敬德、侯君集做你的助手，他们一定会猜忌，为什么不让他们做统军。他打仗，你领功，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做？

长孙无忌：这么说来，薛万彻是唯一的人选了？

李世民：你明白就好。

马周走在通往长安的路上。突然，路旁有人在无力地低声呼唤。马周看去，一个客商样子的人满身是血斜卧在草丛中，努力向自己挥手。马周把自己的水囊摘下来，给那人喂水。

客商：我从广州来，有人追杀我。我命不久长，你我萍水相逢，你对我还有恩。本不该再麻烦你。可是冤情盖天，我现在只有求助于你了。

马周看着客商的包袱说：有这么严重？

客商：只怕是比你想得更严重。你若觉得力不从心，好歹把东西扔到御史台，听天由命就是了。客商忽然伏下，侧耳倾听：不好，他们追上来了。你快躲起来。

马蹄声音渐近。马周拿起包袱，藏到后面的树林中去了。

三个骑马的人到达：姓林的伤势不轻，跑不远，这里树林茂密，搜搜吧。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要找的人。

客商抬起头来，想挣扎起身，但实在没有力气，又无力地倒下。

甲：都督并没有让我们杀人，这该怎么办。

乙：带回广州，路上也是死，这个地方不错，就别管那么多了。

那人：告诉你们都督，上天会惩罚他的，别太丧心病狂了。

三人上前一人一刀，那姓林的当场死亡。马周看得心慌。

三人搜身，只找到一把匕首，又扔了回去。三人打马跑了。

马周看见他们远去，从林中出来。拿起匕首看，上面有字：林远山。

马周将林远山葬了，最后把匕首也埋入坟土之中。他在坟前拜了拜，打开包袱，里面是一纸状文，告的是广州都督党仁弘。

李世民与魏征对坐，李世民心情似乎并不轻松：魏征，你的奏章我看了。削减封王的事我一直在想，可你说的办法也太草率。

魏征：陛下，如何削减封王事小，甚至是否削减封王也不是什么大事。

李世民：这些要不是大事，你给我上奏章干什么？

魏征：事情的关键在于，陛下是想做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暗君？

李世民：魏征，你到底要说什么？

魏征：我要说的就是，陛下是想做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暗君？

李世民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不耐烦，站起，在殿内快步走着，然后突然转回头来对着魏征：我们现在在商讨削减封王的事，没有工夫再来议论我做皇帝的得失。

魏征：陛下难道不明白？这个问题不回答，我看也没必要再讨论削减封王的事了。

李世民：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

魏征一副悠然自得、慢条斯理的样子，和焦躁的李世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君，兼听者也；暗君，偏信者也。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你说“偏信则暗”是吗？那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听你魏征一个人的，我这不是偏信吗？

魏征眼睛一亮，显然他已经达到了目的：臣正是此意。既然陛下以为削减封王是大事，就不该只和魏征一人商讨此事。

李世民：（对宦官）把房玄龄、长孙无忌他们都叫来。

魏征：陛下又错了。

李世民：我怎么又错了？

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心里怎么想，陛下心里早就清楚了，叫来也无非只能商量些无关痛痒的细节。

李世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魏征：兼听，不是只听顺耳的话。那些反对削减封王的老臣怎么想，陛下也该听听。

李世民：这次是你错了。听他们的话，只能动摇削减封王的决心。听了有什么用？

魏征：不听他们的话，怎么能知道削减封王的难度，怎么能知道削减封王带来的后果。这些都不弄清楚，就开始削减封王，恐怕陛下也太一厢情愿了吧。

李世民：削减封王的后果和难度，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魏征：恐怕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不听听那些受此事波及的人的想法，怎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李世民：好吧，那你说，我该听谁的意见？

魏征：我为谏议大夫，权责也就到这里了。剩下的事，我看陛下还是去找房玄龄他们商量吧。

李世民：我看，我什么时候任命你为参与朝政。有了参与朝政这个职位，你说话就比现在更方便了吧？

魏征：臣在此谢过陛下。

李世民、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在讨论。

房玄龄：陛下真的下决心了吗？

李世民：我的决心早就下了，只是找不到恰当的方法。如果突然宣布削减封王，必定引起朝野的动荡。已经乱了一个罗艺，不能再乱第二个了。

长孙无忌：陛下现在可有什么想法？

李世民：我想，第一步是要并州为道，将所有各省合并为十道。这一步走好了，下一步就好说了。

房玄龄：（惊诧地）十道？

李世民：怎么了？

长孙无忌：是不是太少了点。

李世民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能再多了。

宣旨官宣旨：圣旨，大唐皇帝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大殿中群臣议论纷纷。

李世民：户部算了一笔账，现在几十个郡王，有封土，有人口十几万，他们的僚属借着郡王的势力，侵犯州县，势力不可小视。今天，诸位来议论。

裴寂：武德年间，封王无数，是因为隋朝的教训，恐怕一旦发生不测。封王因为是朝廷封的，他们会出来屏藩朝廷。

房玄龄：晋时何尝不是如此，到头来，反是这些封王葬送了江山。户部的奏章已经都看过了。诸位都从隋朝过来，有目共睹。

萧瑀：封王各有不同。有的是赐姓封王，有的是立功封王，有的是太上皇的族亲，不过大多还是当初打天下，为了笼络人心。要分辨具体。

杜如晦：臣以为，今天的议论是要不要处置，还未到如何处置的地步。

魏征：我看要不要的话题已经没必要再议论。朝廷已经无力再负担这些封王。我看不如直接商议怎么处置，免去很多麻烦。

许多大臣听到魏征的话，都面带愠色。

李世民：同朝为官，我面前只管议论，不要计较。隋炀帝只听虞世基，谁的话都不听，结果是丢了天下。诸位不要当无口君子。

裴寂受到鼓励：阳关道，独木桥，为何单单是削减封王？汉景帝时采用晁错主张，坚决削藩，结果闹出七国之乱。其实，太上皇封王根本不能与汉的藩国相提并论。朝廷与封王争利，不足为论，负担，也不足为论。

房玄龄：若论负担，无疑负担得起。臣以为要议论的是，现在天下初定，民间没有积累，要想增强朝廷的实力，又不增加百姓负担，只有削减封王。封王过滥，上不利朝廷，下不利百姓。

裴寂：孟子说：何必曰利，仁义而已。堂堂新朝，何必曰利。那天陛下不是很以魏征言仁义为意吗？

房玄龄：孟子不曰利，不是无利可说，而是重视大利。仁义者何谓，到头来还是为天下大利。孟子不是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封王是君吗？不是！是社稷吗？也不是！大唐新朝，北有强敌，富国强民，就是天下大利所在，就是仁义所在。封王让出可让之利，何以是不仁义啊？

裴寂张了张嘴，又咽了一下，无言。

封德彝：左仆射的话是没有错，汉初，萧何修建未央宫，高大壮丽，汉高祖认为过于华丽近于秦朝的奢靡，萧何说，非壮丽不足以显示天子威严。高祖欣然接受。天子者，天命所在，该有的还得要有。封王属于皇室，在待遇上有所特别，实在是天命的恩德，如果削减，有损陛下天威。

李世民：右仆射所言，值得深思。

魏征：陛下，刚才右仆射的话让我想起一些事来。隋炀帝为了让高昌王麴伯雅和西域各酋长对隋朝肃然起敬，在洛阳接见他们的时候，竟然用丝绸包裹街树，人们到市场上可以任取而不必付钱。但凡明事理的人，都知道那是虚假。臣以为，自尊不可以没有，没有，与禽兽无异，也不足以尊敬宾客。但自尊过甚，为人耻笑。

裴寂与封德彝盯着魏征，目光十分凶狠。

李世民一边听着魏征的话，一边默默点头赞许：谏议大夫所言极是。以今日而言，皇室宫殿，已超过汉高祖，至于封王待遇，多一点少一点也不牵

涉天子形象。前两天，谏议大夫还告诫我，设天子以为天下也，非设天下以为天子也。也就是说，天子是为天下设置的，而天下不是为天子一人设置的。现在的要务，是封王待遇与国力不相称。

马周来到大理寺，守门人不让进。

马周：我是来报案的。

卫士：地方案件，要找地方州府。长安的案件要找京兆尹。

马周：我不能在长安报广州的案件吗？

卫士：那要有地方的文书，你有吗？

马周：没有。

卫士：那就难了，在哪儿都不行。

马周走在街上，愁眉不展。

几个小孩子在蹦蹦跳跳地玩耍。马周计上心来。

马周教小孩子唱歌谣：广州有一个大都督，人称白虎大长虫，只因从前立过功，所以现在特威风。吃人不见骨头白，起了个人名叫党仁弘。

两仪殿内，李世民很生气地说：广州朝集使冯岭南给朝廷上书，说长安有人攻击党仁弘，编造故事，损害朝廷的名声，是跟朝廷过不去。有这事吗？

韦挺：民间百姓多事，犯不着去大动干戈，调查起来，肯定花费一顿力气，什么事情也查不到。朝廷给党仁弘一纸文书，安慰一下吧。

长孙无忌：我看这后面还有隐情。

杜如晦：有人开始对我们并州为道作出反应了。

长孙无忌：党仁弘远在广州，谣言却从长安传起。陛下不觉得奇怪吗？我看这谣言不是冲着党仁弘来的，而是冲着陛下来的。

房玄龄：说不定就是左仆射在背后操纵。

魏征：党仁弘是太原起义元老。无论谣言因何而起，朝廷也应该调查清楚。若是党仁弘的行为真的有罪，我们也应当有所处置。若是谣言纯属无中生有，则应该查清谣言的源头。

李世民：这件事就交给魏征来办。（对韦挺）你们御使台出人，配合魏征。

韦挺：是。

李世民叹气：党仁弘，随我征战的功臣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攻击他，我看他也不会清白。

御史台，权万纪拿出马周的那个包袱。打开，把告状文书递给魏征。魏

征一看，不由一惊：我要马上见他。

夜晚的灯光下，魏征在询问马周。

魏征：你不认识党仁弘，为什么要告他？

马周：有罪之人，天下人得而诛之。

魏征：你知道诬告朝廷命官是什么罪吗？

马周：知道。

魏征：你没有去过广州，怎么知道状纸上说的是真的？

马周：状纸上的内容是真是假我不敢说，但是拿状纸的人被人杀害却是我亲眼所见，不会有假。

两仪殿内，魏征将调查内容向李世民介绍：如果揭发的事实确凿，他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欺压百姓。阻碍贸易，罪名也不轻。如果杀人的事情也有，那等于杀人越货了。

房玄龄：党仁弘曾经是秦王府将军，战场上表现英勇，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侯君集：岭南地方偏远，官员多不愿意赴任。加上民风剽悍，都督管理所有事务，使用强力是难免的。是否因此引发事端，也未可知。

杜如晦：党仁弘原是秦王府将军，这个事情真的传扬出去，对朝廷会有不良影响。百姓会认为，陛下当年的手下，专事违法什么的。

魏征：现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真相如何还不能确知。所以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如何处理，是继续调查还是就此放过，至于百姓会如何看，似乎不应该是问题所在。

杜如晦：如果犯法事实俱在，即使是原秦王府的旧人，就更应该从严处罚。认真执法，才可以正天下视听。

李世民一脸忧郁。

魏征：造谣者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他就是要投诉一个案件，但是，衙门不接受，所以想到了歌谣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朝廷要不要对党仁弘作进一步调查。

李世民：不要争了！朝廷制定了法律，又包庇甚至纵容大臣犯法，吾谁欺，欺天乎？朕命魏征为全权大使，彻底调查此事。

魏征：臣领旨。但我有两个要求，一是调党仁弘进京，同时派御史再下广州；二是冯岭南先留在长安。

李世民：好，朕都准了。

马周一身道士打扮，手持一个“知命”幡旗，胸前挂着一只圆形古镜，迈着方步，一副通神知命的样子。

冯岭南与两个随从，无所事事，在长安闲逛。马周与冯岭南迎面相见。马周凝视冯岭南，啊的一声昏倒在地。冯岭南与随从将马周扶起。马周好像不敢看冯岭南的脸，急忙忙逃走了。冯岭南：跟上，看看他有什么花头。

长安街上几次转弯，马周也没有甩掉冯岭南等。马周跑进一死胡同，蹲在街角喘着气。

冯岭南三人过来。马周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冯岭南：你个算命的，为什么见了我们就跑？

马周：大人，我说实话，都是我这古镜出的怪。我这古镜，对人一照，他曾干过的事就会显现。

冯岭南：别装神弄鬼的，你看到什么了？

马周：你们三个人，拿着刀，追一个人。那人受了伤，说：告诉你们都督，上天也会惩罚他的。你们三人一阵乱砍，杀了他。

冯岭南等先是愣住，都疑惑地看着古镜。冯岭南忽然狂笑：臭算命的，那天我们杀姓林的，你肯定在附近看到了。想在老子头上敲诈啊。好好。冯岭南抽出刀。

这时，周围房门顿开，一队队军士拥出。

冯岭南呆了。

最后出来的是魏征。他缓慢地步出，双手背后：广州朝集使冯岭南，想在长安杀人灭口啊。

两仪殿内，魏征对李世民说道：党仁弘为恶广州岭南非止一日，强行买卖，进口船遭受盘剥是常见的，否则不给办理相关手续。亲信横行地方，买官卖官都有暗中价格。岭南多年不出进士，是因为这个名额也在党仁弘的控制之中，而他同样要出得起价钱的人才可以被选派。现在查实，他并没有杀人，他的手下冯岭南杀人却是事实。

李世民：党仁弘要干什么？带他上殿！

党仁弘被两名侍卫押上殿，明显苍老了很多，他不敢与李世民目光对视，低下头痛哭起来。

李世民：你好让我伤心啊。

党仁弘：陛下，我知错了。

李世民：从太原起义开始，我们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不就是因为朝廷不像朝廷，百姓不像百姓吗。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与暴隋有什么区别？

党仁弘：臣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想的是九死一生活下来，就应该好好享受，看着朝廷的俸禄不够用，就……

李世民低下头，用手托着额头：把他带下去。

长孙无忌：传言的内容属实，可见此事不是故意要攻击朝廷。我们倒是

可以利用它。

李世民：怎么利用？

长孙无忌：现在削减封王的阻力很大。还没有宣布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猜疑。党仁弘曾是秦王府的将军，这时候拿他开刀最为合适。杀一儆百，让天下知道陛下治国不徇私情，借着这个堵住那些封王和武德朝老臣的嘴。将来处理到他们头上，也让他们无话可说。

李世民转向房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我也以为应当将党仁弘处死。

李世民又转向杜如晦：你呢？

杜如晦：杀！

魏征：我不管杀不杀党仁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按照国法，党仁弘已经是死罪。

李世民仰天长叹，对众臣说道：我看了你们的奏章。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至于绞刑还是大辟以及赐死，虽然有所不同，毕竟已经很接近。党仁弘案件让朕寝食不安。党仁弘是国家的功臣，但是他竟然如此不顾国法，为所欲为，作为朝廷的命官，祸害百姓，死有余辜。现在，众多大臣也认为他罪当一死，所议至当。魏征常跟我说，天子更应当去私立公。可是，对于党仁弘，朕现在却是满脑子私情。党仁弘一家，为了江山社稷，有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他大儿子死于薛举之战。我们中了埋伏，薛举的排箭第一个穿透党仁弘的大儿子。满身的箭杆，竟有十几枝。党仁弘趴在儿子的尸体上，用舌头舔干儿子脸上的血。转身上马，又去冲杀。武德五年，洛阳城下，我们与王世充拼杀，党仁弘抱着受伤的儿子来到朕的面前，胸部被长矛刺穿，奄奄一息。我接过他，党仁弘依然没有说话，继续冲杀。老二在我怀里，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不能尽孝了，要我照顾他父亲。人之将死，我如何不答应。他就死在朕的怀里啊。两个孩子，为了大唐的江山死了，如今，为了大唐的法律，父亲也要死了。我李世民，战场上杀人无数，可是对于党仁弘，我真是不忍啊。我在这里求求你们，就饶党仁弘一死吧。作为皇帝，我不能下跪，但求你们饶他一死吧。好，我是天子，我不能跪求大臣，我总可以跪求上天吧。他走出大殿，来到门外，跪下去。

李世民：上天啊，请留下党仁弘一条性命吧。他满脸是泪水。

殿内，群臣齐刷刷跪倒，多人满脸泪水。

房玄龄：陛下，这天下都是您一人的，为什么要如此自苦啊。

李世民长出了口气：传旨！流放党仁弘三千里！

两仪殿内，李世民在看奏折：淮安王反对削减封王，写了这个密折。我不说他反对不反对，我要问，淮安王怎么知道的？

韦挺：陛下要查的话，这样的事情查清楚不难，但是查出的关系，公不公开，难。这属于泄露禁中语，能得知禁中语的，不是封王，就是重臣。

李世民：那以后还有什么禁中语不禁中语！

韦挺：是，即刻就查。

魏征：臣以为，此事最好不必有什么结果。

李世民：什么意思？

魏征：御史大夫说得很明白，与其说泄露禁中语牵涉重大，不如说削减封王牵涉重大，即使泄露禁中语的事情查得水落石出，如果是近臣不小心泄露，最多只是处分而已。现在至关重大的是削减封王，既然天下已经议论纷纷，朝廷就应该尽快公布，以解天下之疑问。如果现在急急查办泄露禁中语的事情，封王就会漫无边际地怀疑，动乱由此而生。

李世民看看房玄龄、杜如晦。

房玄龄点点头。

杜如晦：兵部掌握的情况，应该与此有关。

李世民惊异。

杜如晦：不少封王在自己的封土上，都有动作。

宣旨官宣旨：大唐皇帝圣旨，凡郡王降一等，为县王。

大殿中议论声声。

长孙安业府内，李孝常气愤地将酒杯摔开。

长孙安业：你献的那个永丰仓，隋朝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现在里头装的是唐朝的粮食。

李孝常：装的是武德的粮食。

长孙安业：趁武德的粮食还没吃完……你还算是有功劳，吃完了，就没有人记得你的功劳了。等死不如闯祸。

李孝常凝视着长孙安业：你说得对。

两仪殿内，李世民的座位附近，散放着一些情报，李世民将看完的手卷摆在案几上，想了一会儿，看杜如晦。

李世民：按路程算来，这是十天前的凉州情况了。

杜如晦：兵部的消息，突厥在凉州最近调动越来越多，兵部要求凉州都督府详细报告。但凉州没有答复。兵部担心凉州不稳，请求陛下准予朝廷派使者前往。

李世民站起来，走到旁边铺在地上的地图前：兵部有长乐王的消息吗？

杜如晦：兵部没有，户部的消息还是凉州的走私情况。

李世民：长乐王如果只是走私，以后处理再说。现在的问题是，长平王武德四年死在突厥箭下，长乐王去年抗击突厥也有功劳，他会和突厥合谋吗？论起来，长乐王算是本家爷爷。

杜如晦：长乐王脾气暴躁，凉州又是阻挡突厥的第一线，他们有权宜之权，不太把兵部放在眼里，这也是兵部难办的地方。

李世民：我让御史监这条线立刻查一查长乐王，削减封王之后，情况会不太一样。

长乐郡王李幼良领着长孙安业在马厩里走。

李幼良：我们李家得了这个天下，有个屁用！封的这个王，越来越小，还封它干什么？

长孙安业：大小还是王嘛。

李幼良伸出小拇指，掐着最后一个关节：小成这个样子，你把它剁了，顶多是疼一下。

长孙安业：你想让它大成什么样？

李幼良：如果这么小了，我就不如自己（把手攥起来）做个拳头。

长孙安业：郡王，你这话我没听见。

李幼良大笑：长孙大人是想引诱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好到陛下面前禀报吗？

长孙安业：我怎么能做这样对不起郡王的事？不过，类似的话，我在别人那里也听过。

李幼良：谁？

长孙安业：义安王。

第二十二章

两仪殿内，李世民放下手里的奏章：怎么长乐王也卷进来了？

房玄龄：自始至终，长乐王都在其中啊。要不是长乐王，那香料怎么能从胡人手里转到张婕妤那里。

长孙无忌：我看走私恐怕只是个开头。这些人心里真的在想什么，谁都说不好啊。

房玄龄：此事一定要追查到底。

长孙无忌：查是一定要查。只是怕打草惊蛇，引来更大的麻烦。

房玄龄：这我看倒不必顾虑。长乐王现在羽翼尚未丰满，实力也远远不足以和朝廷抗衡，他做不出什么大的举动来。

长孙无忌：我看不如这样，索性我们先唬一唬他，说有人告他谋反。我们派人去，一面做出个调查的样子来，一面安抚。他若是无心谋反，自然感恩戴德。我们也可以顺便查查他走私的底细。他若是真的有谋反之心，自然要有动作。那时我们先发制人，就不会有大的麻烦。

李世民略一思索：好，你们开始着手做这件事。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四月十二日，李世民赐李渊从父弟长乐王、凉州都督李幼良自尽。

太极殿内，萧瑀与封德彝在等待李世民。

封德彝：我听说长乐王死前闻了一种草，我又听说闻了这种草以后，人会很快乐，死也就不痛苦了。

萧瑀：右仆射怎么想到死了？

封德彝：我听说佛家讲积善业，之后，就可以脱离苦海。

萧瑀：不是这么说的。人生而为人，就是痛苦；积德，就是为了不再落入人世，也就是脱离了人总要生来死去的轮回；脱离了轮回，也就是成佛了。

封德彝：哦，这样。那为君王尽忠，是不是积德呢？

萧瑀：那要看是什么君王，或者君王要做什么。

封德彝：那这岂不是有点难吗？我怎么知道君王要做什么？

萧瑀：右仆射平常为人圆熟，照我看来，免不了常常是谄媚，讨好不是积德。封德彝：可是，为人谋，总要知道他的意思，才好为他谋划。

萧瑀：当初太上皇为太子纷争很是苦恼，你劝太上皇杀掉秦王。如今，秦王为陛下，不要说积德，每次见到陛下，你如何面对呢？

李世民走到御坐席边，一边坐下，一边问：你们在说什么？我听见好像在议论我。

萧瑀：我们在讲……

封德彝朝萧瑀摆手。

萧瑀：佛家积德的事。

封德彝脸色痛苦，嘴张合着。

李世民看着封德彝：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封德彝点头，摇头，摇头，点头，随后向后仰倒。

李世民：召御医到太极殿！

封德彝双目圆睁。

李世民：右仆射平时有心疾？

萧瑀摇摇头：不知道。

御医进来为封德彝把脉，然后摇头：脉息全无。他掏出一个小铜镜，试封德彝鼻息，观察铜镜：陛下，右仆射亡故。

李世民：左仆射，你们刚才在议论什么？

萧瑀：我们刚才在讲佛家积德的事。

李世民：我知道你信佛，可是右仆射怎么会死在议论佛家积德的事？

萧瑀：陛下进来的时候，我在说当初太上皇为太子纷争很是苦恼，他劝太上皇杀掉陛下。

李世民惊异：哦，是这样？议论要杀我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只要有利贞观新朝，我既往不咎，魏征、薛万彻、李思行，不是这样吗？我还喝过李思行专门为我配的毒酒。

宣旨官宣旨：圣旨，大唐皇帝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

百官一片哗然。

长孙无忌站起，回身，扫看群臣的神色。长孙无忌坐到裴寂旁边的新席上，看看裴寂。裴寂不看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看向李世民。李世民看着长孙无忌，微微点头。

贞观元年九月初二，李世民罢免宇文士及。

李孝常府内，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统军元弘善，围坐饮酒。

刘德裕：封德彝死了，宇文士及被罢免，朝廷中我们损失了两位老臣。现在长孙无忌做了右仆射，事情可能有点难办。

元弘善：右仆射只有朝廷上的权力，太极宫的事他就管不到了。

刘德裕：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出入太极宫如履平地，不是管不到，而是他想管，不必他亲自管。所以我说，事情有点难办。

李孝常：燕郡王和长乐王，都是在外面起事，威胁不到长安。要成事，还是在京师。陛下去年玄武门政变，只有八百人和一个常何，就到了今天的地步，我现在有你们两个将军，可以做出点大事。

李孝常：谋反是杀头之罪，与其等人来杀，束手待毙，其实等死不如闯祸，都是一死。现在封王不像封王，走狗不像走狗，跟死也差不多。监门将军怎么还不来？

元弘善：有监门将军，事情就更好办，不过我不知道舅舅难道不知道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吗？

李孝常：这个哥哥有点不一样，一是他与长孙皇后不是一母所生，二是他与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就是当朝的右仆射，关系不但不亲，还有仇。

刘德裕：有仇？

李孝常：听说当年长孙兄妹死了父亲，异母兄弟的长孙安业不收留兄妹两个，兄妹两个只好投靠高士廉，也就是当朝的侍中。李世民当朝，兄妹发达，给他们这个异母兄弟长孙安业一个将军，算是可以了。

刘德裕：那他为什么要跟着咱们呢？

李孝常：他跟太上皇的关系不一般。

长孙安业人，醉醺醺的：这两天有大事，我弟弟当了右仆射。京师不少人找我喝酒，我就喝酒，喝得快活，快活……

刘德裕：看来我们是看错人了。

李孝常：每人再重复一次自己的任务。

刘德裕：我控制玄武门。

元弘善：我控制百官和长安城各大门。

李孝常：我统帅率州兵马进入长安，并护送太上皇归位。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没有？

长孙安业：太上皇毕竟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他能否听从我们的安排，还是不太清楚。

李孝常：李世民得到的这个皇位，也不是皇帝给的，是他自己夺的。我们的天命既然已经显现，我们同样可以得到这个地位。但是，事情刚刚开始，我们还需要计谋。至于李渊，他能听从李世民的安排，就能听从我们的安排。他是我们手中的一颗棋子，不是什么皇帝。

刘德裕：那魏征杀不杀也不急在一时了。

李孝常：魏征一死，封王们一定大快人心，而且可以转移朝廷的注意

力。万一行动不力，我们就只好公开，以利州兵马对抗长安，加上你们控制的卫士，公开提出杀魏征清君侧，也会获得支持。

魏征骑马回家，有两个卫士护送。突然出现蒙面大盗。

卫士：退下！闪开！朝廷大臣在此！不得无礼！

侯君集领着一队骑兵在巡街及时赶到，沿着卫士指的方向追去。军士抓到一名刺客。

侯君集向值班的李靖汇报案情：刺杀魏征的刺客，都是义安王王府的卫士。他们只说是想抢财物，与王府没有关系。审问几天，才招出了实情。他们确实是受到义安王指使。

李靖：情况紧急，你快和我一起进宫禀告陛下。

李世民：这是冲着朕的削减封王来的。立刻通知五品以上在京官员，所有封王，天明之前太极殿朝见。

侯君集满头大汗，跑步进来，手里拿着几张纸，也不行礼，直接递给李世民。

侯君集：长安街头发现的传帖（传单），李孝常要杀魏征清君侧。

李世民：动手了，好啊。侯君集，即刻率领卫士百人，火速到魏征家中，把所有老少都带到宫中。尉迟敬德，你率领所部，立刻出城，在城东布阵待命。无忌、如晦！你们立刻着手，改变近半月的长安和北门卫士值班顺序，所有军队调动，十人以上，必须上奏。另外，不要惊动百姓，长安实施戒严。

第二十三章

清晨的阳光斜照，大殿之上，封王们互相点头致意。

李世民：诸位想必还未早餐。李世民示意内侍们上早点。大部分人不知所以然。

李世民：封王的规格，早餐例有音乐，我这里免了，因为气氛不合。

大家面面相觑。

李世民用手示意了一下，自己吃起来。

尉迟敬德的军队在城东刚刚布置好，李孝常统率的军队就出现了。

随从：右武卫将军和统军已被朝廷扣押。

李孝常：监门将军呢？

随从：监门将军已被朝廷扣押。

李孝常看着尉迟敬德的军队，策马向前走去。

尉迟敬德全副武装，骑马来到两军阵前。

李孝常：吴国公，义安王拜见。

尉迟敬德：义安王，打猎不在利州，怎么打到京师来了？

李孝常苦笑：我听说，削减封王是特进魏征谋划的，之前逼反了燕郡王，之后逼反了长乐王，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义安王要清君侧，不是谋逆，请吴国公转告陛下，杀了魏征，孝常立刻解散军队，亲自到陛下面前负荆请罪。如果陛下不忍，义安王只好亲自清君侧。

尉迟敬德：我看不必转告了，我与你在这里较量一下，比来回传话要快多了。

李孝常：还是请吴国公转告陛下。

尉迟敬德：转告陛下，我的条件是，利州兵马后退十里。

李孝常回身举手示意后退，利州兵马军阵后退。

太极殿中，封王们还在不知所以地吃早餐。

内侍：义安王陈兵城门外，请陛下清君侧，斩特进。

封王们看向李世民，有的惊慌，有的微微笑。

李世民：清君侧？义安王是忠义之士啊。李世民看了一眼封王们，封王们纷纷点头。

李世民：削减封王是朝廷议决，已经宣布。忠义之士，可以议论，可以

上奏章，可以再议。可是义安王散传帖，耸动舆论，又陈兵京师。

李世民：中书令，这里的意思是……

房玄龄：谋反。

裴寂：谋……当然是谋反。

长孙无忌：封王谋反。

李世民点头：封王本来是要封王站在朝廷这一边，谋反，任你是何等封王，都是谋反。

李世民：令吴国公执义安王太极殿议论。

两军对垒。宣旨官骑马到尉迟敬德边。

尉迟敬德：义安王，陛下手敕，吴国公，就是我了，执义安王，就是你了，太极殿议论。义安王，吴国公不客气了。

李孝常沉默，垂下头，下马，走向尉迟敬德。尉迟敬德示意随从，随从牵马过来。李孝常上马。

太极殿里，一片寂静。

尉迟敬德右手执刀，左手执矛，跟在李孝常身后，入殿。

李孝常一一与诸王注目。

诸王有的点头，有的没有表情，有的垂头。

李孝常到李世民前，伏拜：皇帝陛下，义安王奉敕太极殿议论。

李世民：令右仆射主持议论。

长孙无忌：利州都督议论。

李孝常：义安王建议斩魏征……

长孙无忌：殿中有附议者否？

殿中寂静无声。

长孙无忌扫视诸王：利州都督详陈理由。

李孝常嗫嚅，含混地发出了一些声音。

长孙无忌：朝廷建议削减封王，陛下曾有圣旨，右仆射臣无忌再陈述如下，一、确有战功的宗室，如江夏郡王等，保留郡王封号。二、功不高之太上皇系郡王，减一等。三、除此之外，一律减等。四、减等者，官职的待遇依旧。利州都督，前三条之中，你占哪条？

李孝常：臣……我占第三条。

长孙无忌：利州都督耸动舆论，干扰朝政，陈兵京师，谋划反逆，褫去利州都督官职。皇帝陛下，右仆射请褫去义安王封王，夺回食邑人口。

李世民：准右仆射所请。

李世民扫看诸王：清君侧，我倒说说汉景帝。汉景帝，就是那位创造了

文景之治的汉景帝。不管他做过多少了不起的大事，杀晁错，放弃长远的大义，为后世所遗憾。汉景帝杀晁错，我以为是背叛。一国之君，怎么会背叛他自己？舍弃大义，牺牲忠臣性命，就是背叛。臣下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君臣本是一体，共同对道义对天下对百姓负有责任，彼此信任，是一种道义。违背这样的信任，就是背叛。臣下有背叛，君王也有背叛。但是，君王背叛才是更大的危害。至于清君侧。

李世民：魏征，受李孝常拜。

李孝常拜魏征。

魏征微微答拜。

李世民：刑部尚书。

李靖：在。

李世民：平民谋反，怎么罚？

李靖：斩首。

李世民：依律办理。

李世民矜持地吃完最后一口，旁边内侍递过小金盆，李世民洗手指，揩干，再拭嘴，理髭。

封王中有人暗泣，有人呕吐。

李世民：撤宴。

公元628年，贞观元年十二月三十，义安王、利州都督李孝常伏诛。

李世民：魏征，我刚读完你的奏疏，写得不错，言之有理。你是不可多得的忠臣。

魏征：陛下错了，我是良臣，不是忠臣。

李世民：好，好，你是良臣。上次李孝常要杀你，你受惊了，我还没有补偿你。我什么都给过你了，官爵、财物。只有一样，我没给过你。

魏征：陛下指的是什么？

李世民：这还不简单吗，女人啊。

魏征惊讶。

李世民：怎么，你不喜欢女人？

魏征：我已经有妻室了。贱内与我共患难，我不忍抛弃。

李世民：谁说让你抛弃了？你看看满朝上下，谁家里只有一房妻室呢？

魏征：也许是我对世俗不明，但这样的恩宠，陛下还是赐给别人吧。

李世民：别人配不上，配得上的我已经赐过了。今天我赐的就是你。

魏征：陛下，我还是不要接受了。

李世民故作严肃：魏征，你是要抗旨吗？

魏征为难：我能回去和贱内商议一下吗？

见魏征狼狈，李世民笑了：商量什么，我是天子。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商量什么？

魏征不语。

李世民：既然你为难，就给你这个特权，让你回去和你的夫人商量一下。等商量出结果了，回来告诉我。

李世民与杜如晦、长孙无忌、房玄龄对坐。

房玄龄：当初晋阳起兵，兵将合一，所谓府兵，当时各自领各自的兵马，别人难以统领。天下统一了，还是各自领各自的兵马，麻烦了。

杜如晦：是啊，确实如此。所以先要兵将分离。

长孙无忌：不容易！在手里的，没有人愿意交出来。

杜如晦：若兵将分离成功，下一步是兵农合一，即闲时是农，战时是兵，有这一分一合，朝廷才能既不养兵，又能用兵。

李世民：那就太好了。

房玄龄：这样一来，当年的各路英雄就不太可能领兵造反了。

杜如晦：第一步先设立六卫，陛下由六卫总统天下兵马。我怕的是，一旦调动，万一突厥滋事，怎么办？

李世民：兵者，凶器，小心军队，小心布防，小心调动，小心对待。兵部先议论到这儿，吏部呢？

长孙无忌：吏部不比兵部麻烦少，现在任上的三品到五品官员差不多都是当年太上皇任命的，人脉都在裴寂手上。如今，太上皇不管朝政，陛下即使下达政令，那些官员还是看裴寂的眼色。

李世民：朕只有一个目标，减少官员，增加效率。如何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你们去想办法。仅一个殿中省，按摩师就有一百二十人，可实际上，每天最多需要三四人。如此人浮于事。这种情况决不只是殿中省。无忌，我让你做右仆射，本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想出办法来。

长孙无忌：当然只有汰旧换新。立个新标准吧，再来一次身言书判，不够吏部的规格，淘汰之。

李世民：想要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最关键在于考核。按才能的大小来授以官爵。就像古人说的，有了真正的人才，不用多也够了；那些个庸才，要多少也没用。所以说，考核才是最重要的。

房玄龄：身言书判是入仕之初的考查，年终用来考查，反对的人会有理由。

长孙无忌：我可以说，当初天下逐鹿，用人急迫，现在，大唐一统，文

治天下，当然用人要严。只是，标准是我们定。

房玄龄：逐品考核，三品以上大臣，由陛下亲自考核吧。

李世民：无忌呀，你是右仆射兼吏部尚书，秦王府的人在朝中是少数，少数换多数，小心谨慎，做好我牺牲你的准备。

长孙无忌：好啊，用我一个人换一朝人，值得值得。

第二十四章

刑部大厅内已经闹翻了天，所有的人都在翻查卫州杀人案的报告。

张俭：大家抓紧啊。

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回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向前来，向裴寂和张俭敬礼。

邸怀道：那个案件不是议论很多次了吗？

张俭：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邸怀道：卫州杀人案不就是那个杨贞案件吗？杨贞是卫士，路经卫州板桥店，老板当夜被人杀了，当地人发现杨贞的腰刀有血，就把他抓住了。文书往来已经有几个月了。

张俭：原来就是这个案件啊。裴相，是属下失职。我们这里都称这个案件叫杨贞案，您一说卫州案件，反而没有印象了。

裴寂：别解释了。现在这个案件已经惊动了陛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着落？都省也没有得到你们的上报？

张俭：这个案件有一点复杂，邸大人，你跟裴相说说。

裴寂：这么久竟然没有一个结果？

邸怀道：是这样。案件上报的刑部，大家研究了，觉得案情复杂，转给大理寺，大理寺也说可疑。

裴寂：可疑就查呀。

邸怀道：是应该展开调查，但刑部缺少人手，希望大理寺派人去。但大理寺也派不出人手。后来就商议，御史台人多，又有专门负责地方事务的监察御史，就转请御史台。可御史台说非重大案件，御史台不能出使。后来干脆要地方把犯人送来。

裴寂：这也可以啊，送来了吗？

邸怀道：卫州地方来文书说，是杨贞一人呢还是所有证人？于是又请大理寺定夺，但大理寺说从案件调查有效性来看，最好人证物证都带来。于是我们请卫州如此办理。来往文书都在这里了。

裴寂：几个月的时间，等于还在这里讨论，任何决定也没有作出？

邸怀道：既然已经惊动陛下，哪里还有时间商议，应该立刻向朝廷报告，请求朝廷派出使臣前往卫州调查。

裴寂：好，你们尽快上奏。

李世民对杜如晦说：我看了裴寂和你的奏章，认为卫州案件疑点甚多。那个杨贞，一个路过的卫士，为什么要杀人？可是，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调查？

杜如晦：刑部说，现在机构改革事情重大，所以先放放。

李世民：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情还要放放？

杜如晦：可以先派大理丞张蕴古到卫州调查。

李世民：好，就这样。任命张蕴古为特使，出使卫州查案。

两仪殿内，张蕴古拜见李世民。

张蕴古：老板的妻子有外遇，谋害老板，嫁祸路过的卫士。杨贞是冤枉的。

李世民：做得好。杨贞呢？

张蕴古：他原来就是要到京城的，所以带来了。

李世民：人怎么样？

张蕴古：很机灵。

李世民：（对杜如晦）你打算如何安排杨贞？

杜如晦：臣想安排他为北门长，以后有了资历，可以做陛下的牵牛卫士。

李世民：好。

李世民：唉，几个月的文书都没处理，百姓会如何想像朝廷啊。莫以善小不为也，何况人命关天。关于精简机构，现在既然已经由玄龄、如晦负责，以后直接向朕汇报，希望尽快出台方案，直接由御前会议定夺。

房玄龄：现在涉及的问题众多，先要核定各个部门的人数和职掌，从职掌重复的地方进行精简。同时，法令要修改，把新的人数写入法令，各个部门的职掌重新修订，特别是处理文书的时间要确定一个限度，凡超过限度的要给予处分，严重的文书被耽搁了要法律处分，同时也要写入格式。

杜如晦：陛下精简机构，既要提高效率，又要精简人数。先找出效率不高的原因，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房玄龄：这我倒是注意到了。从东汉以后，后发展出来的尚书各部与原来九卿之间，就一直存在一个分工问题。到南北朝的时候，有许多次讨论，或者主张取消尚书各部，或主张取消九卿，但因为沿袭太久，始终没有真正进行。隋朝统一南北，在制度上各取所需，成为一个新时代制度。但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大部分解决，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现在的效率不高，这是主要问题所在。

杜如晦：机构重叠，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人数因此也就增加许多。

取消重复，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减少人数。就从这做起吧。至于法令格式，等到计划完成，陛下批准之后，修订就是了。

房玄龄：好。各个部门，不能都一样，因为职事不同，繁闲不一。所以先根据部门的职事，决定部门的位置，由部门的位置，决定部门的职数。以六部而言，吏部、户部和兵部为最忙，定为上行三曹。礼部、刑部和工部工作相对平稳，定为下行三曹。

杜如晦：这样可以。

毒日头，大旱景象。农夫伫立仰望。

李世民与太史李淳风、太常卿窦诞对坐。

李世民：关中大旱，再下去，听说就要颗粒无收了，是不是要举行祭祀祈雨？

李淳风：各州已经求过雨了，至今旱象不解，看来是要在京师举行朝廷祭祀。

李世民：好，是太常卿主祭吗？

李淳风：按礼制，仪式是由太常寺操办，但太常卿可以主持，但不能主祭。主祭要天子，以示诚意。

李世民：好，我来。

李淳风：不过主祭很苦，自古以来，像祈雨这样的祭祀，非常惨烈，不惨烈不足以感动上天。

李世民：比刀伤、箭伤如何？

李淳风：岂止是伤！要以性命奉献！

窦诞：陛下，我为太常卿，我先来主祭吧。祈到雨，岂不更好。

李淳风：你祈不到雨，反而会激怒上天。

李世民：都说天子至为尊贵，什么都不怕，其实不是，天子对上，畏惧天，对下，畏惧朝廷和百姓。关中这样大旱，我畏惧，还是我来吧。

第二十五章

皇家在天坛举行祈雨仪式。李世民背负荆棘跪拜。血顺着李世民脊背流下来。群臣震撼。李世民昏厥在地，长孙无忌等抬下李世民。

甘露殿里，长孙皇后在榻前守候着昏睡中的李世民。李承乾站在长孙皇后身后。过了一会儿，李世民慢慢睁开眼睛，看着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轻声地：陛下，你醒了。

李世民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轻轻示意，让宫女扶他坐起来。长孙皇后接过宫女递过来的水杯，要为李世民喂水，李世民摇了摇头。

李世民：皇后，你觉得我这个皇帝做得如何？

长孙皇后：陛下心中装着百姓疾苦，是一代明君。

李世民：那为何老天总是与我过不去？

长孙皇后：上苍的心思，不是我们能猜透的。

李世民叹了口气：我一番抱负，要把大唐治理成强国。我做错什么了？你也知道，我心中装着百姓疾苦，事事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老天要把我逼入这般绝境？难道我真的不该做这个皇帝？

长孙皇后心中为李世民难过，却想不出什么劝慰的话来。

李世民：当初我想，要用一个强盛的大唐向太上皇证明，当初是他把太子选错了。可如今呢，难道是我错了？国家破败，太上皇都看在眼里，我拿什么向他交代？

长孙皇后把李承乾推到李世民面前：陛下，不仅仅是太上皇看着，太子也在看着。这个时候若是天子都气馁了，那天下还有救吗？历代圣明的君王，哪个没经历过这样的困境？现在不是灰心丧气的时候。老天拿我们怎么样，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陛下要替太子做个榜样啊。

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心情非常复杂。

李世民面色十分沮丧：关中大旱，祈雨无效。

戴胄：到了这种地步，历朝都是允许百姓外地乞食。现在看来陇右还差强人意，陛下应该开关放人。

李世民：会不会突厥又来抢掠人口？

裴寂：武德年间，西边的关口都是不开的，开了有麻烦，外有强敌啊。

房玄龄：不开关，灾民变饥民，饥民容易乱啊。

群臣点头同意，

李世民：那就开关，许百姓出关乞食。户部即刻发下乞食关文。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六月，关中苦旱。玄奘乘机出关，开始他长达十七年的取经之路。

太极殿内，李五拜见李世民，向他讲起路遇一家灾民，家散人亡，饥不果腹的悲惨境遇。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你的永业田，也旱了吗？

李五：旱了，种上的都白种了。

李世民：原来种的什么？

李五：原来种糜子。

李世民：你还是吃军粮啊。

李五：种地吃糜子，交的租是糜子，当兵可不是吃糜子？不当兵，再种地，还不是种糜子？

李世民苦笑，忽然表情严肃：你一会儿去找房玄龄，说我免你刚才说的那一家租庸调。

两人面带忧伤地沉默了一会儿，李五跪拜，起身离去。

李世民望着他走出大殿，示意内侍过来：传谕中书省，御前会议。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御座上，沉思着。中书省官员鱼贯而入，跪拜，直身等待。李世民沉思着，巡看各位官员：我当年的亲随来看我，说百姓日子很苦，我免了一家的租庸调。

魏征：陛下又错了！

李世民见魏征当着群臣的面奚落自己，心中不快，质问魏征：我怎么又错了？

魏征：陛下此举不仅是错了，而且十分愚蠢。

李世民一惊，几乎从御座上站起：魏征，你也太放肆了吧！

魏征：陛下既然错了，为什么又不肯承认？皇权不下县。陛下直接免民间一家的租庸调，县令就不好办了。

李世民：我身为皇帝，难道连这个都不能做吗？

魏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做，可是解了一家的困难，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若要解天下百姓的困难，靠的是政令。天下一百多万人口，都有困难，陛下一个一个地去解，解到什么时候呀。

李世民面露一丝尴尬：这个先不谈。一直以来，闷在我心中最大的事是突厥。房玄龄，你看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房玄龄正要说话，却被魏征抢了过去：陛下，百姓疾苦的事还没谈完，

怎么又说起突厥来了呢?

李世民：突厥不除，百姓何时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魏征：陛下不知道除突厥靠的是什么吗? 是百姓，是国力。

李世民哑口无言。

房玄龄：尚书左丞说得有理。依目前的国力，打突厥还很困难。

李世民：那要多久?

房玄龄：这要算账才知道。杜如晦，账在你肚子里。

杜如晦：以一百万人口算，每丁每年交二石粮食，就是两百万石……

李世民：一百多万，你算两百万，那多出来的人口，每年的租也是一个数目啊。

杜如晦：是。可是，历年封王封爵，免租甚多，灾祸地区，也有减免，所以我只算一百万，朝廷各项支出，算六十万石，剩一百四十万石。每年给突厥，大约二十万石，剩下一百二十万石。每年实际积累的，只有一百万石。打突厥，总要一千万石吧。一旦打，总要多于一千万石吧。

官员们相互看看，李世民略显焦急：有什么办法没有?

杜如晦：一是多征，二是增加人口。

魏征：增加人口，缓不济急。多征，百姓负担过重。

李世民：你是说没有办法了?

魏征：一个人转身，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整个大唐天下转身，只好慢慢转，急不得。

房玄龄：转身说得容易了，这应该是像病，一个人的病，一天一天吃药，慢慢好起来，天下的病，也是慢慢好起来的。

李世民站起，走来走去，闷声长叹。忽然想起什么，问：每丁每年交二石，如果都是军粮呢?

房玄龄：陛下的意思是让天下都种糜子吗? 要知道，历代劝农桑，说的是大乱之后，无人耕种；新朝劝农桑，是让天下事生产。今年荒年不算，即使丰年，要积攒国力，也不是光种糜子可以造成的。地有南北，又有水旱，更有良碱，适种什么，随百姓便，国力反而积累得快。所以历朝计算天下财富，以钱，不以石。

李世民点头：哦，是这样。还有一件事，就是考核官员。房玄龄，这事办得怎么样了?

房玄龄：已向各州官员发出通告。估计不久他们就会到长安了。

尚书省内，裴寂和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坐着议事。

裴寂：吏部要考核官吏，我看是必要的。现在，京城的考课名籍已经送达尚书省，但还不是全部，这两天就会到齐。至于各州官吏，人来了，考课

名籍也来了。长安大小客舍住满了还不够，有些人只能在长安城外搭帐篷。我看了，真觉得大唐是人才济济啊。

长孙无忌：考核之后，才知道是不是人才啊。

裴寂：武德有九年，九年有如此多的官吏，不管是不是人才，都是武德的积累啊。我看，事不宜迟，右仆射、中书令、兵部尚书，你们不能拖延啊。如果拖延，等到各地官吏到齐了，万一有乱子，耽搁考课不用说了，还会耽搁各地官吏返回，耽误了，他们来个上书陛下，我不敢想，我不敢想。

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都愣了。

两仪殿内，李世民：姜还是老的辣，无忌，你被他谋算了。

长孙无忌：是啊，鸡飞狗跳。几千人，光是吃饭就不得了啊。言，写了一大堆，看都看不过来，唉。

李世民：而且，现在各地水旱之灾，赈济的官吏人手也不够了。乱，乱，乱。从前马上打天下，一个军令就解决了，现在是斩不得，急不得。

裴寂、房玄龄、杜如晦觐见，三人步入殿内。

李世民：京师这些日子，乱哄哄，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吗？

裴寂：武德年间，不是这样的，考核是考核，选官是选官，一年里分开做，不慌不乱，行之有效。现在这样乱哄哄，不如暂缓，一点一点来做，天下太平，哪里有那么急的事。

房玄龄：孔子说，既来之，则安之。

裴寂：搅得陛下不能安之，孔子说也没用。

长孙无忌：这个事，我主管，若乱，则我请辞右仆射，让出吏部尚书。

杜如晦：没有过不去的河，若此河一定要渡，再大的浪，也要渡。官吏考核裁减停当，整个贞观就好过了。我看值得。

李世民：凡大事，都是八座议论，这次考核裁减，无忌，你说过了，就过了，无须八座议论。

裴寂愣住，片刻之后：武德……

长孙无忌略带恼怒：现在是贞观了。

裴寂对李世民：那我这个左仆射还是辞了的好。

李世民：左仆射真的要辞吗？

裴寂：哦……我也是急火攻心啊。陛下原谅我鲁莽。

李世民微笑：左仆射还是不辞的好，我不想乱上加乱。记下来，赏赐左仆射绸五百匹。现在朝廷急需人才，你身为左仆射，应该多推荐人才啊。

众人微笑。

第二十六章

高昌王宫大殿内，百官分两侧站立，恭敬地等待玄奘和麴文泰入座。玄奘在麴文泰的陪伴下准备入席。两人穿过大殿。麴文泰恭敬地请玄奘入王席。

玄奘推辞：陛下亲自迎接，已经让贫僧内心震动。这是王座，岂是我能坐的。我不过是一个僧人，怎敢受此大礼。玄奘双手合十，立在原地。

麴文泰：不要说坐一下了，只要法师愿意，我愿意将整个高昌连同这个王座一起献给法师。麴文泰跪下，用肘支地，形成一个脚蹬的样子，趴在座前。殿中众臣都跪下。

玄奘大惊：陛下这是为何？陛下快请起来。既然陛下坚持，我就斗胆坐了。陛下快请起来。

麴文泰与玄奘相对跪坐：法师为何目的去西方佛国呢？

玄奘：我在中原时，曾拜高僧为师，却没有完全解开心中的许多疑问。

麴文泰：大唐的高僧都不能解答这些疑问吗？

玄奘：经典中有很多模糊之处。大唐各地的高僧有很多种理解，各执一词，互相争论不休。我想，只有见到了经典的原文，才能解除心中的疑惑。所以我想去西方佛地将梵文经典取回中原。

麴文泰：我心中也有许多疑问，法师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玄奘：僧人本来就是要向世人宣讲佛法，陛下有何疑问，请尽管问。

麴文泰：我的疑惑多得如天上的繁星，一夜时间是问不完的。我一人的疑惑解答了，却仍不能让高昌百姓得到佛之真义。我的意思是，法师能不能留在高昌，为高昌万众讲经说法？我高昌会世代供养法师。

玄奘：我的本愿是沟通佛的教化，愿佛法能给家园带来福泽，所以，我才不顾自己微贱之命，冒死前往西方。如果让我停留于此地，不但自己有愧于出发时的志愿，恐怕这样做也会有碍佛法。

高昌城外，麴文泰带着送行的队伍。麴文泰：耽误法师行程，我心中愧疚，准备了一些东西，希望能给法师的西行之路省去一些麻烦。

侍卫：为法师剃度了四个沙弥做随从。缝制了袈裟三十套。西方寒冷，所以又特地做了手套和靴子。行李里装了黄金一百两，铜钱三万，绫及绢五百匹，够法师来回二十年所用。另外，有马三十匹，仆人二十五人。又写了二十四封书信，请沿途二十四国照顾。每一封书信附绫一匹，作为礼品。

玄奘合十礼拜：深谢陛下厚恩。我无以报答，愿与陛下永世为兄弟。待我取经归来，再来高昌看望陛下。

莲花正是最后开放的季节，乐工和乐女在太极池边演唱歌舞。

李世民对魏征说：你似乎没有用心欣赏，你在想什么？

魏征：我也在想音乐的事。

李世民：什么事？

魏征：臣看乐工如许多人，自然想到了滥竽充数的故事。

李世民不解：滥竽充数？

魏征：其实，滥竽充数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他在其中胡乱吹奏，那会如何呢？

李世民：那还用说，一定乱成一团。

魏征：内部乱成一团了，但其中究竟是谁乱的，欣赏的人能听出来吗？

李世民：详细调查，自然可以，但一时之间，当然不会的。

魏征：于是，时间就拖延下去了。一曲管竹倒也没有什么，但朝政若如此，那问题就大了。

李世民终于明白魏征要说什么，点点头。

魏征：古代圣明的君王，都能自律在先，修养身心，治理了自己，才能把治理的方法推而广之，治理天下之事。当年楚王向詹何请教治国之要，詹何却用修身之术来回答。楚王又问治国之道，詹何又说："没听说过有把自己管好了却惹得国家大乱的皇帝。"

李世民：魏征啊，这个道理你也不是说了一遍两遍了。

魏征：若是陛下不明，臣还要说下去。

李世民：我怎么不明？你觉得我没管好自己吗？

魏征：臣倒不是这个意思。

李世民：那你怎么说个没完没了？

魏征：好的道理，多听几遍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世民无奈地苦笑着：我让你回去和夫人商量的事，有结果了吗？

魏征语塞。

李世民：怎么回事？这么多天了，你也没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魏征：（迟疑）贱内不同意。

李世民：什么？不同意？她不同意我的意思？

魏征：不瞒陛下，她说我要是接受了陛下的赏赐，她就去寻死。

众臣窃笑。

李世民：你的夫人不好惹。既然她要寻死，就让她到大殿上来寻死吧。

魏征惊：陛下。

李世民：来人，去把魏大人的夫人请来。

内侍：是。魏征起身，想阻拦。

李世民：魏征，我看你刚才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魏征：我以为太极池乃圣洁之地，女人来了，污秽圣地，恐怕不妥。

李世民：这话你就说错了，之前也有女人来过，并无不妥之处。魏征，你的夫人来到这里，你应该觉得自豪才是。

百官都忍住笑，等着看笑话。

魏妻来到池边。

李世民看着魏妻：魏爱卿，这是尊夫人？

魏征：是。

李世民：哦。第一次见到。像是一位贤淑的贵妇，可为什么要与我的意愿对抗呢？

魏妻：陛下指的是什么意愿？

李世民：我要赐你夫君美色，听说你反对？

魏妻：我是反对。

李世民：这我就不明白了，是我要赐你的夫君。他为什么要回家和你商量呢？

魏妻：朝政大事，我不插嘴；但家里的事，是我说了算。

满朝文武官员笑，魏征十分尴尬。

李世民：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既然是我要赏赐你的夫君，那就是朝政大事，你不应该管。

魏妻：可也是我们的家事。

李世民笑。

李世民：这可麻烦了。既是朝政大事，又是魏大人的家事，是该我说了算，还是该夫人说了算，魏大人，你来决定吧。

魏征惶恐，说不出话来。

魏妻：陛下不必再为难我的夫君了。陛下的话他不敢不听，我的话，他也不敢不听，这个决断他是作不了的。

百官又笑。

李世民：（对魏妻）那么你呢，你听我的吗？

魏妻：陛下说对了的，我听；陛下错误的决定，我是不会听的。

李世民笑着对周围的其他官员。

李世民：还真像是一家人说出来的话。那么你说我哪儿错了呢？

魏妻：我们夫妻情感美满，陛下为什么非要在其中插上这一杠呢？

李世民：我赐魏征一个美人，让她帮你一起料理家务，难道不好吗？

魏妻：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李世民：这是你说的。我要赏赐你夫君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你也知道抗旨是什么下场，我虽然没有宣旨，可这也是我的意思。既然是你阻拦你的夫君，我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来人，赐魏夫人毒酒一杯。

魏征惊：陛下，求陛下看在我的面子上饶恕她这一次吧。

李世民：这要看她了。你还是不同意？

魏妻：不同意。

李世民：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同意了，我立即派人把美人接来，然后送你们一家三口回去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你不同意，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魏征：陛下，陛下，我愿意接受陛下的赏赐，不用管她。

李世民：你不是说过吗？你要是把美人领回家，夫人也还是会自尽的。（对魏妻）是这样吗？

魏妻点头。

李世民：你不反悔？

魏妻：死不反悔。

李世民：好。毒酒呢？

内侍在魏妻面前捧上毒酒。

魏征起身阻拦。

魏妻很坚决地甩开魏征，接过毒酒一饮而尽。

魏征瘫坐在地上。

太极池边一片肃静，大家都不出声。

李世民憋住笑：怎么样？毒酒的味道如何？

魏妻：和醋一个味。

李世民大笑起来。

文武官员明白过来，也跟着笑起来。

魏征长长地出了口气。

李世民：以后你要是再怕魏征有了别的女人，就吃点醋吧。

众人又笑。

李世民：皇后要是也像你这样，早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好了，不为难你们夫妻了。既然不愿意受赏，我就不赏了。

魏妻：谢陛下。

第二十七章

太极殿内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面对百官。

李世民：我有儿子，可惜都还年幼。右仆射长孙无忌对我来说，实在是有莫大的功劳，我现在信任他，就好像信任我的儿子一样。我接到密折，说右仆射权力太高，我对他宠信太过。在我看来，这是外人离间我们的亲近，前朝离间新朝，这是不顺应新朝，朕，不认为密折上说的是对的。

大殿中沉默。

李世民：今年大旱，朝廷的事已经很难应付，突厥又随时会骚扰边境，甚至深入抢掠，考核官吏，又不能不做，左仆射，你说怎么办？

裴寂：三件事中，唯独考核官吏可做可不做，今年不做，明年可做，明年不做，后年可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右仆射，你看呢？

长孙无忌：当初建立大唐，取天下，以封官许愿换民心，不重考核。如今天下安定，需治天下之才，不考核，何以知道谁为人才？水旱之灾，是天意，总会有的，无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突厥雄踞北边，我们国力尚弱，不足以一举平定，是旷日持久之事。所以，紧急的事，反而是朝廷治理天下，积蓄国力，官吏不可谓不关键。政令一出，官吏最为重要，哪里是什么十指与一指，可以不做的事呢？

裴寂：右仆射的考核，武德一朝的官吏，必然首当其冲，裁撤之后，其实朝廷无以为支持，请问怎么办？

长孙无忌：裁撤的是冗员，无伤大局。

大殿中议论声起。

裴寂：我看，没有什么人觉得自己是冗员。

长孙无忌：所以要考核。

大殿中击笏的声音，杂乱而起。

裴寂微笑，对李世民：陛下，人心浮动，是朝廷大忌呀。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考核，是朕的意思，各级官吏对考核不满，朕，以为标准可议可论，但，考核不能免。

群臣中有人举笏而言：臣以为，陛下说得对。右仆射有结党营私之嫌。改命左仆射主持考核，应无可议论。

击笏声响起，长孙无忌巡视着群臣。

李世民：既然你们不信任右仆射，左仆射也要避嫌。考核的事，由中书

令秉公办理。

两仪殿内，李世民与房玄龄对坐。

李世民：你要尽快梳理吏部名册，选出可以留下的人、必须裁撤的人、可裁可不裁的人，由此制定考核标准。而不是定出考核标准，依此裁撤。

房玄龄：可裁可不裁，怎么一个标准？

李世民：标准其实我们早有，只是反对者众，我们轻视了。所谓可裁可不裁，是说裁，朝政不能支持运转，所以就不裁；裁，仍能支持运转，就裁。你心里大概是什么数？

房玄龄：五百以上，一千以下。

李世民思索着：我要撤免无忌的职权，这样，你好做人，人心也可争取。想个办法，这个恶人只能由我来做。

房玄龄：那左仆射是正中下怀了。

长孙皇后房内，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对坐。

长孙皇后：勿谓言之不预也，我早说了，外戚干政，你的下场算是好的。

长孙无忌微笑：妹妹这次放心吧，我不干政则已，干政必有所获。

长孙皇后：你有什么所获！那么多人讨厌你，差一点连累陛下。

长孙无忌：我怎么连累陛下了？孔子说，矫枉过正。要拔除裴寂的人脉，我必须做过头，事情才能做到七分，我不冲过头，事情只能做到二分。你看着吧，免了我的右仆射，事情的结果一定是做到七分。我当时是想做到十分，七分足够了。为陛下，值得值得。

长孙皇后微笑：看不出，你读书之外，干政也是一把手啊。

长孙无忌坚定地：贞观一定要有贞观的样子。

贞观二年正月初三，李世民免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拜散官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暂时退出权力，直至十七年后东山再起。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宣布朝廷裁撤结果，全部中央官员只有六百四十三人。

关中发生了蝗灾。长安白天也可以看到蝗虫飞舞。长安城西市，和尚法雅设立了一个小型的祭坛，专门祭祀蝗虫。法雅的弟子在一边大卖神符。有人做托，现身说法证明神符的灵验，百姓纷纷购买。

户部官员有些慌张，没有想到有这么大面积的蝗灾。各地纷纷呈文报

灾。两仪殿内，李世民面带忧虑：朕收到的报告，不仅报告了蝗灾消息，还有政治见解啊。有的说，发生蝗灾是天怒人怨。有的说，大唐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严重的蝗灾，应该仔细检讨我们的朝政。有的说，为什么前些年就没有这样的灾害呢？应该让执政者退位。这样说来，这蝗灾表达的是政治问题啊。

房玄龄：汉代发生地震等自然灾难时，确实是宰相出来承担责任的。

魏征：如果说需要检讨，那么任何时候都需要。但是，发生自然灾害一定要负责的话，那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比如多大灾难与多大官员联系在一起，要规矩起来，一定不胜其烦。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虽然这样把自然灾难与执政联系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阻碍。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解决蝗灾问题？

房玄龄：蝗灾并不严重，实际上除了关中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多是起哄。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怪？

杜如晦：很多谣言来自长安，听说西市有个和尚，兴风作浪，即使不是造谣者，也肯定是传谣者。

李世民：让权万纪查清，直接报朕。

两仪殿，李世民、杜如晦坐着，裴寂免冠跪在李世民前。李世民阅卷，收好，递给杜如晦，回头看了一眼裴寂：沙门法雅说你知道妖言，法雅现在已经伏法。兵部的审讯，我已经看了，你有什么说法？

裴寂：臣只听法雅说过何时会有瘟疫，没有听他说过别的。

李世民命杜如晦把兵部的卷宗给他看。裴寂看完之后，神情沮丧。

李世民：身为左仆射，朝廷重臣，如此行为……

裴寂伏拜：陛下……

李世民：除了免除你的官职，没有别的办法，你回你的蒲州老家吧。

裴寂：陛下能否许臣住在京师？

李世民非常不高兴：让你回老家，已经念你是武德老臣，朝廷议论说，对你的处罚应该是流放，你年纪大了，流放，等于死刑。而且，武德年间，朝政、刑罚错漏百出，纪律松弛混乱，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许你住京师，不知道你的人脉又会弄出什么事情！

裴寂瞪着李世民，李世民不回避裴寂的目光：依照你的功劳，怎么可以升迁到如此高位。你只不过蒙受太上皇宠爱，在文武百官中侥幸居于第一。只因为你是昔日旧部，不忍心依法处理。你能活着回故乡，已属万幸。

裴寂闭上眼睛，自语：太上皇……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裴寂被免官。后再流放，死于静州，

年六十岁。同年，李世民任命中书令房玄龄为左仆射，兵部尚书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征暂时代理秘书监。李世民彻底掌握朝政，无人能够掣肘。

尚书省，考试的人纷纷进入，马周也在其中。考生们入座。尚书省都堂的院子里、走廊上，都摆放了坐垫和矮几。每人一几，整整齐齐。不远处的楼上，李世民与房玄龄望着这边。

李世民：这些人可是满腹经纶啊。哈哈，天下英雄，尽入我营啊。

房玄龄：以后还可以增加人数，考虑学校的教育与这个考试配合起来。

李世民：好啊。弘文馆的学生也要参加这个考试吗？

房玄龄：是。成绩几天就可以出来，任官的事情上，我们商量就不受吏部铨选的时间限制，尽快任官。

李世民：还有，令四品以上的在京官员，都要写出对于时局的奏表，可以建议，可以批评，可以是一个事情，也可以是朝廷的大政方针。优劣不问，每人都必须写。五天之内完成。

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常何入，拜。李世民示意他坐下，微笑着看他：玄武门你是大功臣，可是我没想到，你文采也不错呀。

常何尴尬地笑笑：陛下千万别夸我的文采，我……我不识字。

李世民：不识字没关系呀，你说，别人记下来，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就不夸你的文采了，你文章的意思实在好。

常何：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

李世民：不是你的意思？

常何：我得交卷呀，要不然，功臣归功臣，也只能回家种地了。

李世民大笑：你这样的功臣，不要担心。不过，这么好的文章，你是找谁写的？

常何：是个叫马周的，我不识文断字，用得上他，就留在我府里了。

李世民：看文章，这个人我是要用的。

常何：陛下你这不是又增员了吗？

李世民：我要增的是能助成就贞观盛世者。

两仪殿内，马周与李世民深夜相谈的影子映在大殿的柱子上。

马周：依我之见，长安管理首先解决交通秩序，相向而行，一律从右，这样就不会发生冲撞，也能减少拥挤，提高速度。另外，官员行驶，也按照右侧方法的话，也不会发生冲突。过去，常有争路的，这样也会减少。

李世民：朕也有出行，怎么发现不了这样的问题？

马周：陛下出行，有制度规定，路人回避，卫士开道，固然见不到这样的景象。

两仪殿，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对坐。内侍逐一为他们斟酒。

李世民举起酒杯：从大业十三年晋阳起兵开始，一直到武德九年，我马上打天下。那一年，我二十七岁。贞观元年到现在，两年过去了，今天才算彻底掌握朝政，已经三十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今年算是而立之年。

君臣共饮，内侍逐一为他们再斟酒。

李世民看着酒杯：前两天有一个犯人刘恭，因为脖子上的纹路像个“胜”字，他自己说可以称霸天下，因此下到狱中。我想，如果这是他的天命，我拿他也没办法，如果他没有这个天命，一个“胜”字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下令释放他。

其他人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唐，是有天命的。你们是朝廷中权位最高的人，最重要的是物色人才，依照他们的才能，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尽责，而不是你们每天亲自忙各种案件。尚书省日常事务，由尚书左右丞处理，不能处理的，才奏报你们左右仆射。我的诏书和手敕，有不恰当的，中书省和门下省，都要提出。你们如果只是顺从，那就谁都可以来做，何必要你们呢！

房玄龄和杜如晦拜：是这样。

李世民：凡是朝廷大事，先由五个中书舍人都写出议论，互相签名，所谓“五花判事”，然后呈报中书侍郎、中书令修正，最后送到门下省，由给事中、黄门侍郎审查，反对或者修正呈报给我。这是历代的老规矩，贞观新政要恪守，防止错和误。

李世民看着魏征：我最近看《汉书》，看到上面记载了《子虚赋》、《上林赋》，文字浮华，没有什么用处。房玄龄，你现在监修国史，议论时政的奏章，好的，无论我认为对与不对，都要记载下来。两年前，我就想要修撰前朝的史书，那个时候，乱事如麻，顾不上，现在好了，可以提这个事情。还是魏征来总领这个事情。

魏征：前朝史有不少人做过，王沈、陈寿他们写过魏史，像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都写过《晋书》，算起来，有七家之多。其他，南朝，宋、齐、梁、陈，都有前人写过。北朝一直到周，前人也写过。不过，前人都是私人写史，陛下要修前朝史，就是朝廷修史了。

李世民：诸位知道，我们一路继承的是北朝，一直到隋。文职，武职，都和隋朝甚至更早是一样的称呼。我每想到这些，就恐怕大唐好也像前朝，坏也像前朝，尤其是隋朝。隋朝亡在眼前，大唐如何保有江山，实在是要仔细读前朝啊。

魏征：我想了一下，散骑常侍姚思廉的父亲，陈朝时做过吏部尚书，隋朝时写过《梁史》、《陈史》，没写完就去世了。姚思廉得其家学。

房玄龄：是啊，当年我找他来做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嘛，他是个人才。

魏征：所以姚思廉来撰《梁史》、《陈史》，再合适不过了。中书舍人李百药的父亲，在隋朝做过内史令，写过《齐史》。贞观元年的时候，已经奉陛下诏，在写《齐书》了。弘文馆学士令狐德棻、岑文本来撰《周史》。许敬宗来撰《晋书》。陛下重视隋朝败亡，那就我来和孔颖达、许敬宗来撰《隋史》。

杜如晦：孔颖达有大学问，当年也是咱们文学馆学士。

李世民：魏征，你来总撰定。

魏征：还是陛下来领总撰定吧。

李世民摇头微笑：我只想撰写《王羲之传》。

其他三人以酒杯底轻击案，表示欢呼。李世民举杯，大家齐饮。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贞观之治中的解除边患，终于纳入朝政议事日程。

两仪殿，李世民接见唐俭。魏征、杜如晦在座。

唐俭：突厥大势已去，条件成熟一定可以攻取。

李世民：何以知之？

唐俭：士兵贪婪，给一点小礼物，问什么就答什么。这既说明士兵没有防范之心，更说明突厥上下不一致。大可汗一直野心勃勃，但是百姓不希望战争。贵族之间，也不协调。其中，小可汗的力量虽然小于大可汗，但是小可汗不服大可汗，这对我们十分有利。还有，赵德言留在了突厥。

杜如晦：赵德言是一个为了向上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他要博得突厥可汗的欢心，一定会给突厥可汗出许多主意。但是，他当然并不了解突厥，他的主意肯定不利于突厥。一旦突厥采纳，只能带来问题。而这就是他的最大用处。

李世民与唐俭、杜如晦相对大笑。魏征却在一旁表情严肃。

李世民看着魏征：你和赵德言有过一次交手，觉得他怎么样？

魏征：此人跟我刚好相反。我心中有什么就说什么。赵德言则总在猜度陛下的心思，说陛下爱听的话，做陛下喜悦的事。

李世民笑着：魏征啊，你们两人就不能互相向对方学学吗？你就不能变得也稍微圆滑点？

魏征：我要是变得圆滑了，陛下还要我做什么？

房玄龄冷笑：你原来也清楚啊。

魏征：可是我要说的话还没有说。我多次向陛下讲过“治国必先律己”的道理。

李世民露出厌烦的神色：是啊，听过很多次了。我也听烦了。你今天莫不是又要在这里再给我讲一遍吧？我又做错什么了？

魏征：陛下想想，这样利用赵德言，是一个君子的作为吗？

房玄龄：那赵德言本人就是个小人，陛下凭什么要用君子之道待他？

魏征：此话差矣。陛下是一国之君，是天下人行为的典范。这等小人之举，难道不是要教天下人学坏吗？

房玄龄：这是在打仗！有什么君子小人！

魏征又要说话，李世民举起手来阻止了他：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这次我不会听你的。

魏征起身行礼，一言不发，离殿退去。李世民面带愠色，目送魏征出殿。

第二十八章

太极殿，李世民、兵部尚书李靖、左武侯将军、代州都督张公瑾对坐。

李世民：贞观元年，我问诸位，什么是新朝的头等大事。李将军说，突厥是头等大事。当初，我心里是同意的，不过这两年，忙于朝臣调换，现在大势底定，突厥这件大事，要议论了。若打突厥，你以为首要是什么？

李靖：兵员。

李世民取案几上的手卷，展开：朝廷的兵力，最初是晋阳起兵，我委托薛国公（长孙顺德）、卫尉卿（刘弘基）招募的万余人，后来，加上太上皇与隐太子（李建成）的两万人，再有，是历年征战归附的兵马，合起来有十七万人。

李靖：十七万人，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多处发动，发动之后，不能持久，朝廷开始征兵吧。

内侍入：去凉州的使者复命求见。李世民命马上引他来。李靖和张公瑾互视。使者呈上密信，内侍转递给李世民。李世民将盛密信的铜管封蜡剔掉，抽出密信，表情严肃，急迫地展开阅读。之后，摇摇头。

李世民将密信收好，看着使者：都督没有和你说什么吗？

使者：没有。只是让我带密信给陛下。

李世民：你喜欢猎鹰吗？

使者一愣，随即：凉州都督府养有十数只猎鹰，我看都是好鹰，陛下不是喜欢鹰吗？

李世民点点头：嗯，你是投我所好。

李世民将铜管交给内侍：带他到大理寺，暂时看管。

使者惧，拜：臣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

李世民：让吏部判断吧。

内侍引使者出。李靖和张公瑾不明所以。

李世民摇着头说：大亮这个人，实在是眼里容不进沙子，他信里说，使者向他要猎鹰，如果是我要，是我的不好，因为我几乎不打猎了；如果是使者他自己要，那就是我用错人了。

张公瑾：陛下用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是用对人了。

李世民点头：武德时，他因为有功，太上皇赐给他奴婢一百人。他说：这些人以前都是好人家的子女，因为各种不幸，成了奴婢，我怎么忍心用他们呢？结果，他就把一百人都遣散回家去了。唉。

李世民拿起盘中一个胡瓶，看着：你们看这个胡瓶怎么样？

张公瑾：这个胡瓶实在好，应该是进贡之物吧？

李世民看着胡瓶点点头：把它给李大亮吧。

张公瑾：他恐怕会把它卖了，当年晋阳起兵入关，他从洛阳投归长安，太上皇让他做土门令，结果属下百姓饥荒，盗贼侵扰，他卖了自己的马，钱分给百姓开荒种地，当年就是丰收。

李世民摇头，笑着：好好好，卖不卖随他了。

随即李世民问起突厥的事，便命内侍召左仆射、右仆射、尚书右丞参与朝政到太极殿。其他内侍开始增加座席、案几，将屏风范围扩大。

张公瑾：我以为灭突厥，当此时。我的建议是，一、颉利可汗凡事只按自己的性子来，已经很久了，应该说头脑不清醒了；二、突厥所属同罗、仆骨、回纥、延陀都要脱离突厥；三、颉利猜忌突利，大小可汗之间，有离间之隙；四、突厥连年雪灾，牲畜损失甚剧，国力下降；五、颉利疏远自己人，亲近其他胡人；六、突厥掳去的中原人，连年逃到山里，总有十数万人，一旦征伐突厥，可以成为内应。

李世民巡看诸臣：兵部尚书以为可以开始征伐突厥，只是兵员不足，诸位有什么议论？

杜如晦：如果年龄未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也许可以提前征役。

魏征摇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陛下不会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吧？

李世民：为何是杀鸡取卵？

魏征：成丁年龄在二十一岁，次男当在十六岁。如果老大老二都被征了，谁在地里干活？一家怎么应付国家的租赋杂徭？晋以来，南北各朝实行府兵制，将军带的都是自己的兵马，府兵都有授田，他们不必缴租赋，但征战起来，府兵出征，打仗的马、盔甲、武器，都由自己负担。而一个新府兵，北朝乐府木兰诗唱，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其实一般的农户，哪里有能力承担兵甲衣粮？

杜如晦：也是，当兵的，其实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魏征：所以，到底是缴租赋担子重，还是自备兵甲衣粮担子重？前者重，则愿当兵，后者重，则愿耕田，法令强征，军心民心不能两全啊。

李世民点点头，内侍上前：陛下，鸿胪卿（唐俭）等候接见。

李世民示意内侍，让他再等一会儿，命接着议论。

房玄龄：陛下，大唐现在可不缺地啊，熟地，无人耕种，变成荒地，只要朝廷多授新府兵地，人还是愿意当兵的。

魏征：天下初定，如果多予农夫田亩，自然租就多了，租多，国家就富，这才是当务之急啊。战争来了，募兵不迟。

李世民：今天议府兵。府兵有训练，突厥可不是募来的兵可以打败的。

房玄龄：从晋阳起兵，就是按军功赏赐。一般人的出路，是立军功，从军立功是出路。受田多，富裕之后，要立军功，立了军功，受田更多。

李世民：左仆射，你拟一个新的军功条例吧。

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收拾文件，出。李世民望着他们离开，内侍为李世民换文件，唐俭入。

李世民：鸿胪卿，你又要出使突厥了。

唐俭：臣已经准备好了。

李世民：突厥，我们打过很多次交道了。每次都是硬碰硬。战斗是突厥人的长项，可是我们以前总是拿我们的弱项去对付他们的强项。虽然不是每次失败，但也伤筋动骨。这一次，我们要换换思路了。

唐俭：陛下的意思是？

李世民：你要带一个人走，要让他能在突厥那边留下去。

唐俭：这次要用奸细了吗？

李世民：不，我们不需要他的报告，我们只需要颉利可汗重视他。

出使突厥的使团离开长安。唐俭持节在队伍当中，他回首望长安，赵德言没有回首：鸿胪卿出使，每次都是这样舍不得吗？

唐俭：回首长安，是为了回到长安。

赵德言：是啊，汉朝张骞、苏武，都是出使十多年才回到京师。

唐俭观察赵德言：也有不回来的。汉朝李陵投降匈奴，至死不归。其实，李陵当然有李陵的道理，那时候汉武帝对臣属总要猜忌，而且杀了李陵全家，而匈奴也未尝不是大族，就好像现在的突厥。你知道，比起突厥，大唐不过是他们东南的一块小地方，农耕而已……中原看突厥，视为北虏，焉知突厥看中原，不是南夷？

赵德言笑：倒也是，农耕而已。鸿胪卿到底是眼界开阔啊。

唐俭假装苦脸：历朝历代，大唐也不例外，哪个真的降服了北方？汉武帝说是降服了，国力也空了啊。我们从太上皇起，就没有力量阻挡突厥，只能是称臣纳贡。

赵德言：真是这样。不过，鸿胪卿这么说，陛下恐怕要问罪吧？

唐俭：鸿胪寺要是不清楚这一点，出使突厥就太难了。知己知彼，才能转圜不误大事，误了大事，就不是问罪，而是斩首了。

两仪殿，李世民在案几上翻找，对房玄龄：征中男的敕令发下去很久了，怎么还没有回复？

房玄龄：我发下去了，魏征四次拒绝签字，没有办法呈回陛下签字实

施。

李世民命内侍召魏征来。内侍引魏征入。

李世民：四次拒绝签回我的手敕，太过分了吧！不满十六岁，而体格健壮，等同“成丁”，我十七岁晋阳起兵，仗不是打得好好的吗?！奸民如果用不满十六岁来逃避兵役，朝廷下令提前征召，有什么害处，你却固执成这个样子！

魏征：军旅作战，胜败决定于统帅指挥策略，不决定于数目庞大。陛下征集法令上规定的“成丁”，只要加强训练，足可以天下无敌，何必增加一些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只不过为了使军队数目看起来更多！而且，陛下常常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希望臣属和百姓，都没有欺诈。”而今，陛下登基不久，对百姓失信，已有很多次。

李世民呆了一下。

房玄龄质问：陛下哪些事失信了？

魏征：陛下刚登基的时候，下诏说：积欠朝廷的财物，一律不必偿还。而有的府衙认为百姓积欠秦王府的债务，不是朝廷财物，继续追索。陛下由秦王高升天子，秦王府库房里的东西，不是朝廷财物是什么？陛下又说：“关中百姓免除田赋捐税二年，关外免除劳役一年。”可是不久就有手令，说：“已经缴纳赋税或已经服过劳役的，则明年开始。”把已退还的东西，重新征收，百姓就感到奇怪。而今，既征收赋税，又征召当兵，怎么能够说：“明年开始”！再者，辅佐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是全国的州县，平时把兵役行政，完全交给他们，可是等到检查役男体格时，却又怀疑他们心怀奸诈，这难道是所谓的诚信治国？

李世民思量：从前，我认为你个性固执，疑心你不了解朝政，而今，你议论朝政，探讨周全。是啊，朝廷如果失信，百姓失据，人心会乱。嗯，这是我的误。

魏征：不，这是陛下的错，不是误。

李世民点头对房玄龄：停止征中男的敕令。拟赏诏，赐魏征金瓮。

唐朝使团停在草地上，唐俭巡看地形，远处有一个牧民。唐俭示意随从将牧民带过来，随从骑马过去，与牧民交谈。牧民随他过来，牧民左右打量着使团。

唐俭：我们是唐朝来的，要见你们可汗，现在人马要找水源，补充以后，再走。附近有水源吗？

牧民仍然左右打量。唐俭示意，随从掏出宝石，过去递给牧民。牧民高兴，指点方向：马走半个时辰，有两个马宽的小河。不过，那边十个马宽的河，冬天冰下有水。两个马宽的河，冬天只有冰。

唐俭作揖，策马启动向牧民第二次指的方向走去，使团跟上。

河边，唐俭向随从：记下来，距大路两里。

赵德言在一边看着随从记录。唐俭下马，走到河边，将节插在岸边，捧了一点水，尝了尝，回头：甜水。随从记录。

使团随员纷纷下马，到河边饮水。岸上出现突厥军士。饮水的唐朝人停止饮水，看过去。唐俭拔起节，执在手中，举起。

突厥军士骑马看着货车，一个军士靠近货车，掀动盖毡：东西不多嘛。

唐俭：都是你们可汗想不到的好东西。

军士一听，兴奋地想要看看，唐俭表示可以看，不过要向可汗报告。

军士：这样不好，你不要这样报告可汗。他会鞭打我们的。还是不看了。可汗看过，消息就会传遍草原，我们就都知道了。

唐俭：可汗做什么事情，草原都会知道吗？

军士想了想：啊，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因为是可汗。

突厥大帐，颉利可汗接见唐俭，场面盛大。颉利看着唐朝使团随从打开货车上的盖毡，各色丝绸引来一片惊叹声。

唐俭递上国书，颉利可汗接过，转递给他的官员。突厥人演奏音乐，丰盛的肉类摆了上来。

唐俭在突厥人欲谷设的陪同下出发了。虽然是共同打猎，双方在暗地里比试。

欲谷设：打猎各有各的办法，混合起来谁也没有收获，各自打猎如何？

唐俭：这个地方我们并不熟悉，你们不会把所有的猎物都打了，我们连下酒肉都没有吧。

欲谷设：那就看运气了。他告诉唐俭，左右分开，两天以后在北山会合。唐俭似乎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突厥大帐，赵德言为颉利可汗分析形势。赵德言：唐朝自从李世民即位以后，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强，而强大的突厥反而走下坡路呢？是因为大唐把不利于皇帝的事情都取消了，所以现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手中有军队有钱粮，但是可汗手中呢？突厥人的牛羊是突厥人的，并不是可汗的。突厥人的弓箭是突厥人的，也不是可汗的。中原本来就多于突厥百倍，现在又能够集中力量，突厥本来就人少，可力量还分散。一旦有事情，如何对抗唐朝呢。

颉利：那我应该如何办呢？

赵德言：其实很简单，只要树立可汗权威，加强可汗的地位，保证可汗有足够的钱粮使用，再加上突厥人多马善射，唐朝并不可怕。

颉利：好几年了，我都快没有信心了。你是上天送给突厥人的礼物。我就照你说的去做。我可不能让祖先的大业在我的手上毁掉。

欲谷设的人马带着大批猎物，呈扇形驰近北山。欲谷设冲在最前头，然后带马回转，哈哈地笑了：那个中原的唐俭不知道迷路没有？

很快，在他们刚来的地方，唐俭的人马出现了，马背上也驮着许多猎物。

有一个突厥人说：他们这是跟踪我们，他们本来应该从西边到达才对。

欲谷设脸上开始有些难看。他看到，唐俭并不在队伍中，于是高声相问道：你们的唐将军呢，不是被你们丢了吧。突厥人大笑。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啊呀，这北山风景真是不错啊。唐俭和另外一些人竟然从北山上突然出现了。形势十分清楚了，欲谷设的人马进了唐俭的包围圈。突厥人脸上无不显出惊慌。这虽然不是真正的战斗，但汉人是如何实现的呢，确实令人胆寒。

唐俭看着赵德言：你的气色真好，令人羡慕。

赵德言：我不知道我这么喜欢吃羊肉。

唐俭欲说还止：噢，你很服这里的水土嘛。不过我们要启程回长安了。

赵德言：鸿胪卿，我想为大唐做一些事情。

唐俭：啊，陛下虽然屡次说要网罗人才，可是我在这上面出不了力，你知道从玄武门以后，朝廷的人脉关系……

赵德言：我知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完全掌握了朝廷。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朝廷里为大唐做一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这里。你不知道这几天颉利可汗与我推心置腹。

唐俭：突厥？

赵德言有些得意：我也没想到，所以……所以我可以在这里为朝廷做些事情。

唐俭慢慢醒悟的样子：懂了。真没想到。不过这确实太好了。你做的比我做的，有用得多。

赵德言得意地摇摇头：请鸿胪卿回长安，在陛下面前言明我的忠心。

唐俭转身找了一下，找到酒，为两人斟酒，唐俭举起自己的一杯，赵德言举起自己的一杯，赵德言饮，同时注意着唐俭的表情。唐俭饮完：太好了！你能留在这，太好了！

突厥大帐，赵德言拿出一方大印，用纯金做成：现在当务之急，是加紧税收，加强经济实力，没有别的办法。这些文字就是可汗的名字，以后，有

了这个大印，才证明是可汗的命令。这样，就可以预防别人假借可汗的名义做事了。

颉利大笑：真不错，过去都是派人去说，有的时候，说什么都忘了。这回好了，有证物了。

两仪殿，御前会议。

李世民：突厥在大唐北方的从属部落，已经投降，归顺大唐。征讨突厥的时机随时显现。右仆射（杜如晦），大唐的军力究竟如何？

杜如晦：老府兵二十万，新府兵如果招募的话，按户口算，可以有十万。后勤供应大概可以维持三十万人的四个月，如果四个月解决不了突厥，要提前加租。

李世民询问士气。

房玄龄：晋阳起兵时的府兵，武德元年都有授田，武德年间归附的也有授田，地虽然没有老府兵的好，还是可以的，朝廷免他们的租，朝廷今天有事，他们理应出力。他们平时都有训练，此事陛下亲力亲为，是知道的。如果打突厥，需要招募兵丁。这些人，朝廷都分给他们土地了，能够响应募兵的，都是富户，他们缺的是功劳、出人头地。打突厥正是他们立功的时候，大唐的士气不可谓不足。

杜如晦咳嗽，咯出血来。李世民惊，忙起身，至杜如晦前，神情关切而忧虑。李世民命内侍马上送他回府，召御医诊治。

李靖用笏板击打自己的手心：我不是管这些的，我只管打仗，陛下到此时还不任我为行军总管，还在议论些什么鸡毛蒜皮。只要我领兵，缺什么士气。从前朝我就开始打突厥，难道要我的有生之年都看着突厥年年来进犯吗？到今天，徒增白发，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李世民拜李靖。李靖激动地望着他。

李世民：打突厥，这是最后一战，如果拿不下来，或拖长战期，又要受耻辱。我要全力合击。并州都督（李绩），你也要领兵，华州刺史（柴绍），你也要领兵，灵州都督（薛万彻），你也要领兵，四路合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月二十三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命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命灵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军十万，由李靖总领，准备与突厥决战。

九月初九，突厥俟斤九人率骑兵三千人，归降唐朝。九月二十一日，突厥所属拔野古、仆骨、同罗、奚诸部落酋长，归降唐朝。

颉利可汗派出征税官到牧区收税，遭到牧民抗拒。收税官大怒，举起鞭子。

牧民：你的鞭子如果敢抽在突利可汗的牧民身上，突利可汗的鞭子，就会抽在你的身上。你抽好了，你最好把我的袍子抽得粉碎，我要拿着粉碎的袍子，跑过草原，去给我们的可汗看，来吧，你抽吧，你要抽得狠一些。

收税官放下鞭子，远处有牧民骑马赶来。收税官回头看看赶过来的牧民，领人打马离开。

可汗大帐内，颉利把袍子扯下来，丢在一旁：我是突厥的大可汗，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出动我的鹰，出动我的狼，让草原知道谁是草原真正的主人。

赵德言微笑着：草原上只能有一个主人，强大的突厥，只能有一个可汗。

颉利：我早就看出突利像狐狸一样的狡猾，而且有狼一样的耐心。我要他把他的心像毯子一样地展开，我要用我高贵的靴子，踏过毯子，让他永远知道谁是靴子下的毯子，谁是毯子上的靴子。来人，用最快的马，告诉各部落首领，十天以后来这里，我要商议大事情。

赵德言：请可汗告诉他们，不来的人，就永远也不要来了。

颉利：对，加上这句话。

可汗大帐，突厥首领的会议争吵不休。首领都穿着华丽的衣服。颉利看向突利，突利回应颉利愤怒的目光。

颉利：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是最强大的突厥的可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抗拒。

突利：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草原仍然辽阔，我们的天空仍然从东方蓝到西方，没有任何一片乌云能够同时遮住我们的草原，没有任何一只雄鹰能够不休息地飞过我们的草原。但是，我们的草原连年的灾难，我们的骏马，不能持续奔跑，我们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饥饿。所以，他们不能再承担税收。

欲谷设：我们草原使用牧鞭的人，不同于他们用锄头的农民，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税收。我们只需要秋天积累一个冬天的牧草，春天我们就又会有新鲜的牧草，我们不需要储藏我们的牛羊的肉，牛羊带着它们自己的肉，走来走去。我们不用那么多财富，有酒喝，有肉吃，我们的生活已经是上天的照顾了。可汗要积蓄财富，可有什么意义？

颉利：这样的心思，是祖先的心思。可是命运的神灵正在离开我们。我

们不能坐以待毙，饿死在自己窝中的，不是草原的雄鹰。我们要出击，永远出击。我们要做好准备。让雏鹰去搏击狼群，不是英雄所为。

漫天大雪，草原被大雪覆盖，冻死的牲畜倒在地上。

突利在帐内来回走着，愁眉不展，非常焦急。一个手下进来。突利急忙关切地问：怎么样？

手下：东边的草场顶棚被压塌了。储蓄的牧草都压在里面。牲畜们因为吃不到草，很多都因为饥饿生病了。我已经命人用最快速度把草场清理出来。冻伤的牲畜恐怕能救过来的已经不多了。

突利重重地叹了口气：连续两年的雪灾，我们的实力已经快要被耗尽了。可又来了这第三场雪灾。再这样下去，连人都要饿死了。

欲谷设：靠我们自己肯定是挺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向别人求援了。

突利：向谁求援？难道向颉利？我刚刚说要干掉他，又向他求助，我有什么脸面？况且他那里也遭受了一样的灾害，情况不会比这里好多少。

欲谷设：向大唐求援如何？情况紧急，我们也只有一试了。

手下：对，如果不向大唐求援，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突利：好吧。那就只好试试了。

两仪殿，李世民放下信，对突厥使者：虽然我们这里冬天也冷，却想像不出一场雪会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突厥使者：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生存的根本。现在入冬时间还不算长，草原上还有很多没有枯死的草可以供牲畜吃。可是大雪把所有的草原都覆盖了，牲畜找不到吃的，就会活活饿死。

李世民：你们难道没有储备草料吗？

突厥使者：储备的草料也只够两个月的，草原上的冬天长，现在吃了，将来草料还是不够，牲畜一样会饿死。不仅是这样，现在已经有很多牲畜活活冻死了。草原不比中原，到了冬天，除了牲畜，我们没有别的食物。再这样下去，我们的人也要跟着饿死了。

李世民：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你先下去吧，我和大臣们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突厥使者退出殿外。

李世民：你们看怎么办？

房玄龄：想不到突厥竟然张得开口。这个时候怎么不提从前掠走我们的人口、侵占我们的领地了呢？

杜如晦：天助我也。等突厥的实力耗尽，我们不用大动干戈，就能轻而易举地拿下他们。

李世民沉吟片刻：我打算答应他们的请求。

杜如晦惊：陛下万万不可。这是在帮我们的敌人啊！

李世民：如果他们肯放弃敌对的态度，我当然可以接受。

杜如晦：陛下知不知道，这时候帮助了他们，不仅是放弃了最有利的条件，还等于是把武器交到敌人手里，让他们用我们送他们的东西来屠戮我们自己啊！

这些人虽然现在遭难，一旦拿起武器来便成了杀戮我大唐子民的凶手！

李世民有点激动：可他们现在没有拿起武器，他们现在不是凶手，他们是即将面临绝境的灾民！我们攻打突厥为了什么？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四方平安，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因为我多年征战，才知道苦难对于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们没有人赞同我的决定？

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沉默。

魏征：陛下，我赞同你。

李世民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微笑中甚至有一点感激的成分。

李世民：魏征，今天怎么不说“治国必先自律”的道理了？

魏征：我为社稷出力，自然不顾得失。想到什么说什么。我认为错的，我就会反对，我认为对的，我就会支持。

李世民：我感激你反对我的时候，但我更喜欢你支持我的时候。

魏征微笑。李世民仰起头来：用最快速度准备好支持突利的资源，准备好后一刻也不要耽误，立即给突利送去。

颉利在帐内大叫大嚷：这是什么意思？突利背着我私通大唐，他眼睛里已经完全没有我了！

赵德言：奇怪的是大唐还真的给他这个面子，居然真把他要的东西送来了。

颉利：我现在就去问个清楚！

颉利起身要往外走，赵德言急忙拦住：大汗不要这么着急。这样子去了，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失大汗的身份。突利这样做，的确是有损大汗的威严。如果以后各部落都开始学突利的样子，背着我们和大唐建立关系，那以后局面还怎么收拾！

颉利：你说得太对了！所以我要严惩突利。

赵德言：大汗不要着急。现在还没到翻脸的时候。不如，你让突利把大唐送来的物资分给我们一半。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别的部落说，不是突利擅自私通大唐，而是我们派他去向大唐要东西的。这样别的部落首领也就无话可说了。暂且忍耐一下，将来还有的是收拾他的机会。

颉利压住怒气：好，就按你说的办。

突利帐内，突利拍案而起：凭什么！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凭什么要分一半给你们！你们做了什么？颉利欺人太甚。这些粮食和物资对我的部族至关重要，没有它们我们就挺不下去了。颉利就忍心看着我的人一个个地饿死吗！有本事，他自己去跟大唐皇帝要。他那里不是还有个中原人吗！让他去要啊！

颉利手下：这么说你是坚决不给了？

突利：当然不给，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

颉利手下：你也知道，大汗的意愿是不能违背的。你这样做，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突利：我知道要是把东西给了你们，我这里会是什么下场！

颉利手下愤怒地瞪了突利一眼，转身出帐。盛怒的突利渐渐冷静下来，他看着手下：现在怎么办？要么就跟他拼，看能怎么样！

突利手下：我们实在没有实力跟他拼啊，如果真的要拼，死伤可能比这次雪灾还要严重许多。既然大唐帮了我们一次，也许还能再帮一次。

第二十九章

贞观三年，十二月初二，突厥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投降唐朝。

十二月十六日，靺鞨部落向唐朝依附进贡。

十二月十七日，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辞职。

十二月二十四日，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郁射率部落投降。

闰十二月，户部尚书奏称，塞外回归的人，向唐朝投降的人，相加共有一百二十余万人。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部队出征。

两仪殿，侍从不停地来报，军队到哪了。李世民着袜立在摊在地上的薄熟羊皮制的折叠地图上。地图由许多部分拼成一幅巨大的地图。房玄龄着袜随着李世民走动。其他大臣，跪坐在地图旁边。

李世民以手杖圈了一下：兵贵神速，李大行军总管一向如此。定襄（内蒙古清水河县）会有一场恶战了。颉利如果撤退，会退到阴山以北，只要他过了阴山，事情就麻烦了。

房玄龄：兵机瞬息万变，这个季节颉利到阴山以北，没有粮草，马匹冻死，他也许不会过阴山。

李世民回头看了房玄龄一眼，再走到地图上，向下盯看。

李世民：并州都督（李勣）在东面，颉利只有向西走。

房玄龄：西面是瀚海沙漠，死路一条。

李世民踱开，立住，赞叹地摇头：一场恶战。

风雪中，李靖军队突进，李靖头部满是冰霜，随从跟上来。

李靖：跟上的有多少人？

随从：全部三千人。

李靖侧头避风，大笑：好样的！

可汗大帐，颉利可汗与赵德言饮酒。

颉利：李世民一定以为我不行了，以为我像婴儿一样哭泣，以为我像女人一样扯自己的头发。颉利将酒杯举起，凝视着它：不。我在风雪的怒吼中

畅饮甘露，来吧，宝贝。颉利陶醉地慢慢地饮了一口，睁开眼睛：神灵保佑我度过这个冬天。

赵德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说起来已经是正月了。我在长安的人报告说，李靖已经在马邑郡逗留了一个多月了。

颉利：他是在防备我吧？我什么时候去拜访他。嗯，他是个厉害角色。

李靖的大军转过山口，前方下面是颉利的基地。李靖满头是冰霜，他用拳击碎冰霜。有冰霜结在胡子上晃，李靖用刀割断胡须。李靖向随从点点头，随从向颉利的基地射去鸣镝。

凄厉的鸣镝声划过长空。

颉利双手端住手中的酒杯：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这种响箭了。小把戏，什么人在玩这种小把戏？

可汗大帐外，颉利望去，唐军集结在高处，赵德言也走出帐。

颉利：是李靖那个家伙。

赵德言：他们好像兵力不多嘛。

颉利：是啊，肯定是李世民的全部兵马都来了，所以李靖才敢孤军深入到这里。

赵德言：那能避则避。

颉利：有点儿来不及了。

唐军冲下。颉利举手，亲随牵过马来。颉利上马，驰开。颉利的亲随簇拥着驰去。赵德言奔来奔去地找马，朝颉利驰去的方向驰去。

颉利军溃逃，赵德言单人独马追赶。

太极殿，李世民手持捷报，兴奋地摇着头：三千骑兵！三千骑兵！不可思议！定襄已经拿下，历年的耻辱，一扫历年的耻辱！李世民将捷报丢到席上，使劲抹了一下髭：朝廷大赦天下，与民间祝酒五日！

连夜等候军情的大臣们揉着眼睛，互相祝贺。

大雪纷飞，李勣领兵埋伏。

颉利的军队在风雪中驰过。不久，赵德言从风雪中冒出，驰过。

大路上，颉利拼命逃脱李靖的追杀，回头看看，只有几十人跟在后头。颉利人困马乏，在雪地上缓慢行走，终于到达山口。一堵雪墙挡在面前，大家疑惑地看着颉利，颉利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大家，大家只好下马缓慢地向雪墙走去。

雪墙突然动了起来。原来是站立的士兵，身上落满了雪。伏击颉利可汗的唐朝军队，在这里等了一天一夜。

一场混战。

二月初八，李靖、李勣在阴山白道大胜突厥。

两仪殿前，李世民与诸大臣。

李世民：颉利说他愿意称臣纳贡，愿意为大唐守卫北方。诸位议论。

魏征：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之上者。既然愿意投降，我们可以少牺牲，多获利，我以为应该接受投降。

房玄龄：陛下，颉利从来不讲信用，投降，恐怕只是缓兵之计。

魏征：这次出兵，到目前的地步，是将军们的胜利，并非是我们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一举解决。一举解决，我以为还是要再积累数年。

唐俭：右丞（魏征）的议论有道理，能和不如先和，但是和的条件要苛，防止和之后的反复。

李世民沉思良久：和，我有不甘；战，到达阴山以北，目前的军力不够。我以为，能做到鸿胪卿的和，我们的军力元气还在，只要元气还在，就不怕反复。看来……这样吧，鸿胪卿还是走一趟，看看突厥到了什么情况，看看能和到什么地步。

唐俭：臣愿往。

李世民：天寒地冻，不比以往啊。

白道军帐内，李靖、李勣、张公瑾开会。

李世勣：如果和谈成了，岂不是便宜了颉利？颉利虽然现在败了，无力反击，可是他的部众还是很多，势力不可小看，如果让他穿过瀚海沙漠，向北逃走，等春天草木再生，元气恢复，就难办了。

李靖：打到现在，将士立功只是二等，灭掉颉利，功为一等，将士争功，争一等，这是士气。气不可衰，我要为将士争一等功。而且，鸿胪卿正去他那里，颉利一定松懈，不趁此时，更待何时！

张公瑾：陛下已接受颉利投降，鸿胪卿又到他那里了，这个仗怎么打？

李靖：这正是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一个鸿胪卿，有什么可在乎的！

张公瑾微笑：鸿胪卿大概也看出了这个危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他警告我们不可妄动，坏了陛下大计，有点吃罪不起。

李靖不以为然：陛下的大计，一句话，就是灭掉突厥。我们趁此机会，一举灭掉突厥，哪里是坏了陛下的大计，是成全了陛下大计。

李勣：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是没有陛下手敕，擅动兵马，等同

谋反。

李靖正襟危坐：如果灭掉突厥是谋反的话，我就谋这个反了。听令，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携二十日粮草，奔袭铁山，颉利一定逃向碛口（内蒙古二连浩特），（对李勣）通漠道行军总管，你还是老办法，先到碛口埋伏，与我合围生擒颉利。

李勣：是。

李靖：虽然你从来没有耽误过军机，但是这一次，你若耽误了，我要在军前斩你的首。

李勣微笑，摸了摸脖子：尽管斩好了。

李靖率军进入阴山地区，冬雾缥缈，李靖停下。

张公瑾靠过来：要不要等雾散？

李靖：天助我啊，难得大雾，正是奇袭的大好机会。离铁山还有多远？

张公瑾：还有三十里。

李靖：天助我啊！传前锋来。

前锋苏定方从雾中冒出。

李靖：你率两百人，加速前进，发现突厥营地，鸣镝，只管冲进去。

苏定方：是。

苏定方隐入雾中，李靖率军继续前进。

往铁山营地路上，李靖率军前进。雾有些散开，阳光投射下来。李靖仰头看了一下，把牙咬紧。雾中传来鸣镝声。李靖兴奋，打马，驰入雾中。唐军跟进。

颉利大帐，听见鸣镝声。颉利和赵德言站起。

颉利：你们不讲信用！

唐俭：是你的人内讧吧。

颉利走到帐边，扯下帐篷。雾涌入，外面一片喊杀声。唐俭一惊，站起。颉利和赵德言奔出。

唐俭恼怒而无奈：轻举妄动！

随从：我们有朝廷符节，赶快拿到帐外，免得误会。

唐俭：算了吧，雾里砍杀，谁还分得清谁是谁！我们只能逃了。

唐俭紧握节，随从簇拥着奔出。

远处，颉利与残余奔驰过来。

李勣勒马站在高处：他们果然来了。

李勣示意弓箭手，弓箭手将鸣镝搭上弓。颉利与残余进入山口。李勣挥手，弓箭手射出鸣镝。唐军弓弩齐发，唐军冲下，夺取突厥狼头大旗。

李勣领近卫军逼近颉利，颉利被自己的卫士簇拥。近卫军开始散开，包围颉利。颉利下马向李勣走去，颉利解下腰刀，跪下，将刀举起。

李世民在骊山宫内，展开书卷，看了看，卷起，丢在一旁，凝视着外面。内侍从远处奔过来，李世民看着他，开始理髭，内侍到李世民前跪倒，奉上封好的长木盒。李世民接过来，用匕首启封，拿出纸片，看毕大笑。

李勣带领军士押着颉利到李靖前。李靖拔刀出来，颉利大惊。

李靖指着颉利：交出你的可汗金印！

颉利：我们的狼头旗，你已经得到了，金印，我没来得及带走。

李靖凝视着颉利：全军搜索铁山营地，找不到金印，就砍下他的头！

颉利：你砍下我的头，我就无法替你证明金印丢了。

李靖狂吼：住嘴！

李靖彻底击溃了突厥的军事力量，大获全胜。只是，没有找到可汗金印，一千多年来，它仍然留在广阔的草原上。

两仪殿，李世民的案几上堆放了很多手卷，房玄龄的席前也堆放了很多手卷。

内侍进来：定襄道行军总管军情驰报。

李世民接过来，惊异：军情驰报为什么没有封口？

内侍：传到太极宫时，就没有封口。小臣特别问了兵部来人，他们接到时就是没有封口的。

李世民想了一下，对房玄龄：左仆射，我现在和你打一个赌。军情驰报没有封口，看来是情况紧急，没有来得及封口。我赌大获全胜。你赌什么？

房玄龄：我也赌这个。

李世民：这怎么叫赌，你再赌别的。

房玄龄：我赌……

内侍入：右仆射已经辞世了。

李世民和房玄龄同时“啊”了一声，长久地沉默。

房玄龄：陛下，我还是赌大获全胜。

李世民抽出情报，展开，看了一下，又放回木盒，小心地把木盒放在案几上，把案几上其他的手卷等等放到席上，案几上只有那个木盒。

李世民长久地凝视着木盒：我们都赢了。右仆射也赢了，他如果在的

话，也会赌大获全胜。从今起，大臣要有假期，每月休息五天。

房玄龄：是。

李世民转过身去，热泪涌出。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三月十九日，杜如晦去世，年四十六岁。同年唐朝彻底解决北部边患。贞观四年四月初三，在长安举行盛大献俘仪式。

献俘仪式在顺天门举行。颉利跪在囚车中，被推到李世民前面。

李世民：我们又见面了。上一次，武德九年，你亲自到渭河边，这一次，你亲自到长安城。

颉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李世民：你倚仗你父启民可汗、你哥哥处罗可汗留给你的突厥部落，四处侵扰。你的父亲，你的哥哥，都是伟大的可汗，突厥部落，也是强大的民族，却在你手中灭亡。

颉利开始哭泣。

李世民：你自认为强大，不断征战，突厥人的枯骨遍野，不能安葬，你难道看不见吗？你蹂躏摧残我们的庄稼，掠夺我们的人口，不断撕毁我们之间的盟约。然而，念及我们在渭河便桥结盟以后，你没有大的侵扰，我赦免你的死罪。

李世民示意，军士上前，打开囚车，搀扶颉利到李世民前跪下。

李世民凝视着颉利，示意内侍。内侍在颉利身边放好坐席。颉利没有坐，伏倒痛哭。

李世民：大可汗要有大可汗的样子。来人，引他去太仆馆，不要怠慢他的饮食。

第三十章

宫廷宴会，李世民、房玄龄、李靖、李勣、魏征、戴胄、萧瑀、岑文本等在座，互饮。乐队演奏着乐曲。

内侍报道：太上皇到。

乐曲改变，李世民等起立。李渊须发皆白，盛装的张婕妤扶持着他走进来，李渊微笑着频频点头。李世民出座，出来迎接，李世民与张婕妤对视，张婕妤终于垂下眼睛，让出李渊的胳膊。李世民搀住李渊的胳膊，引他入座。

高昌王麹文泰觐见：大唐一统四海，天下响动，震烁古今。我们高昌、于阗、疏勒、波斯、康国等二十九国商定，愿为大唐皇帝上尊号，名曰天可汗。希望天地四方，皆受天可汗庇护。

李世民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两步：我管理的是大唐，你们还要我管理你们的国家吗？我看不必了，大家都各自管理好自己。高昌王、西北诸国国王和各国使节，今天我们一起来庆祝四海太平，你们要给我一个称号，天可汗，这是从未有过的。中原古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就是民啊。我为天可汗，就是要与诸国共保四海太平，万民安康。

乐曲开始，节奏鲜明。颉利要求跳舞，李世民允许。冯盎也出来跳舞。

李渊：我从来没有见过北胡南越的人，在一起跳舞，今天真是开眼界，真是天下一家啊。

戴胄陪同日本使节行走在长安城内的大街上。日本使节一边四处观望，一边啧啧称赞，不小心脚下一绊，手中拿着的夹子落在地上。夹子中的纸散落一地，可以看到，纸上画着各种唐朝的建筑、服饰等等。

戴胄帮日本使节捡起纸张，放回夹子中：这些是什么？

日本使节：这是我近日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回去进献给天皇陛下。

戴胄：哦，原来是这样。

日本使节：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能否实现。

戴胄：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日本使节：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是我们国家的建筑所不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索要一些建筑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戴胄：这个应该不难。我会派人安排。

两仪殿，李世民与房玄龄、戴胄、萧瑀、魏征议事。

房玄龄：去年，户部奏称，塞外回归的人，向唐朝投降的人，相加共有一百二十余万人。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三百万人口。土地虽然多，好地人口稠密，生地人烟稀少，去年回来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只能安排到生地去。春天种谷，现在眼看就要收了，生地，也就是返乡的百姓，每户免除税收两年，每户口粮十石。

李世民：是啊，向朝廷贷的种子，今年要还，也是一笔负担，应该免除税收两年。

戴胄：恐怕不行。

李世民：应该免除税收三年？

戴胄：我不是说两年还是三年，而是按户收税，看起来公平合理，但户有大小，小户负担重于大户，其实不公平，不合理。按户收税，不如按人头合理。

李世民想了一下：不愧是户部尚书啊。按人头收税，不要两年还是三年，而是永远如此。

房玄龄：一百二十万人中，有十万人是突厥人，是拆散他们的部落，分散人口到各州县，还是把他们安置在哪里？

魏征：突厥人的心我们摸不透。现在如果把他们安置到中原州县，他们有十万人，数年之后，人口繁衍，就是心腹大患了。晋朝初年，郭钦、江统劝晋武帝把胡人逐出塞外，晋武帝不接受，让他们在中原。二十年后，洛阳一带，成为胡人的巢穴，不可以不警惕啊。

戴胄：现在有这个机会分散他们，让他们不能再聚合作乱，机不可失啊。

房玄龄：右丞，你不是说人都是可以教化的吗？我看还是应该把他们安排到河套，既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又是农耕的地方，教给他们农耕和礼义，将他们教化为大唐的百姓，不是很好吗？

李世民：这样好。这样吧，东起幽州（北京），西到灵州（宁夏灵武），在原来突利可汗的地方，设顺州（辽宁朝阳）、佑州、化州（陕西榆林）、长州（陕西靖边）四个都督府，再在原来颉利可汗的地方，设六个州，东方设定襄都督府，西方设云中都督府，又可防备，又让他们在原来的地方。

房玄龄等点头，记录。萧瑀有些不耐烦。从袖中取出奏章，递给李世民。李世民展开，阅看。

抑制住不悦：突厥终于平定，天下太平，朝廷大赦天下，百姓正欢欣鼓舞，民气旺盛，你……

萧瑀：我身为御史大夫，职责所在，不能不奏。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

在碛口集结各路大军，没有陛下手敕，擅自启动兵马，按律视同谋反；定襄道行军总管触犯军律军法，臣请将李靖交付军法审判、弹劾，并不为过。

李世民、房玄龄、戴胄都瞪着萧瑀，说不出话来。

太极殿，李世民对坐在他斜对面的突利：阿史那什钵苾，我让你回到你的草原。但你不再是突利可汗，你是唐朝的顺州都督，你要遵守的是大唐法令，不可以乱来。

突利惊讶，手挥舞了一下，拜：谢皇帝陛下。

李世民：我还要封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他在颉利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跟随他，我喜欢他的忠心，我要让他统领颉利的族人。

突利望着李世民，感动地点点头。

李靖到李世民前，跪拜。李世民望着屏风，李靖也望向屏风，见军情驰报在屏风的显要位置上贴着。

李世民转过头：军情驰报一路上没有封口，该当何罪！

李靖：天寒地冻，粘不上。

李世民从漆盒中取出封套，观察：真是这样？你给自己惹麻烦了。

李靖微笑：御史那些家伙，随他们去吧。

李世民：不可侮辱朝廷御史。不要不在意，朝廷中最严格的就是御史，我都不好对付，你就更要小心了，否则，你灭了突厥，御史灭了你。

李靖不服气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在碛口擅自启动兵马，陛下应该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吧，碛口到长安，千里之遥，若等待陛下手敕，早就贻误军机，让颉利跑掉了。

李世民：是啊，颉利跑掉，再集结力量，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了。你当机立断，正合我意。不过军法到底是军法，你怎么对付？

李靖：我只管打仗，打仗以外的事，是死是活，我都不管。说到军法，只是对百姓而言，而不是针对军队。御史的弹劾，其实没有道理。

李世民：隋朝史万岁击破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建立大功，隋文帝不但没有赏赐反而将他斩首。我跟杨坚不一样，只记你的功，你为大唐立了大功。

李靖：如果御史按军法弹劾我，治我的罪，好吧，我就将功折罪，算是白打了。

李世民笑了：没有白打，不会白打。听说你有防冻伤的药，所以你这次能率兵长途奔袭，军士没有握不住刀枪的事。

李靖笑了：我以前带荆蜀的兵多，这次打突厥，带的是关陇的兵，他们自己就有药，我的药还是他们给的。不过我还是冻伤了，所以坐在陛下这里，脚痒得不行。

李世民哈哈大笑。

两仪殿，李世民：李靖弹劾的事，诸位有什么看法吗？

魏征：陛下怎么看呢？

李世民：如果处理李靖将军，倒是可以给天下一个震慑。但是刚刚胜利，举行过如此大的庆祝活动，这里就要法办统帅，很不好看。如果放任不管，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李将军我倒是不担心，只是怕纵容了其他人啊。

魏征：臣以为，这不是李靖将军个人的问题。此事发生在李将军身上，可反映的却是军队的问题。即便不是李将军，换了别人也是一样。

房玄龄：军队的问题是老问题，贞观以来虽然统一了军权，但是领兵制度并没有多少改变。从军纪入手，解决军队问题，也未尝不可。加上新近胜利和机构调整的成功，有利于军队问题的解决。

魏征：臣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影响方面的。如果审理李靖，总是所得不如所失。军纪问题虽然不是小问题，但是对于这次战争而言，大胜利的结局是最重要的，相对而言军纪是小问题。就这次战役而言，没有赏功，只要罚过，那么天下人会认为朝廷只看缺点不看成绩，甚至是重视小缺点忽略大功绩。除非陛下有更深远的考虑，比如彻底解决军队的根本制度。

李世民：你知道杜如晦去世前留下的那个方案吗？

魏征：知道一些。我是赞同那个方案的，但是，因为那个方案实施要由地方配合，可是，现在地方问题更大，如何可以指望他们配合朝廷呢？

房玄龄：陛下如果下决心要进行军队改革，又何必与李靖将军为难。依臣看来，李将军可以在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呢。

太极殿，宣旨官宣旨，李靖趋前，跪下。

宣旨官看了李靖一下：加授左光禄大夫，赏赐绸缎一千匹，增加食邑五百户。

大殿中“嗡”的一声，赞叹声起。李靖伏拜。

监礼官：刑部尚书跪下领旨。改刑部尚书为兵部尚书。

李靖跪下，看了一眼监礼官，监礼官点点头，萧瑀在一边摇摇头。

两仪殿后殿，房玄龄与李世民对坐。

李世民：李靖这个人，兵法娴熟，是他的长处，他几乎是不败将军。我用他领兵征战，是用他的长处。用不到他的长处时，我就要让他做文官，与领兵无关。不过兵部可以调拨武器，到底还是有危险，当年隐太子，就是不交还兵部武器出的事情。

房玄龄：是的。所以小心无大错。

李世民：他没有朝政的野心，功劳大到我要提拔他为右仆射。

侯君集：左仆射说得对，小心无大错。陛下不是让我跟他学兵法吗？

李世民：是啊，学得怎么样？

侯君集：他没有全教给我。

李世民：你怎么知道？

侯君集：不知道，只是觉得。

李世民：这样吧，换你做兵部尚书，稳妥一些。

李世民把手里的手卷递给房玄龄。房玄龄接过手卷，阅读。

李世民：这个魏征，还嫌麻烦不够。不光对我不恭敬，连朝中大臣也得罪了。

房玄龄读完手卷，递还给李世民。

房玄龄：结党营私，这倒不像是尚书右丞所为。

李世民：你是说这是诬告了？

房玄龄：这话要看怎么讲。若说结党，我也有些亲信在朝中担任要职。别人要是告我，我能有什么话说？结党事小，营私事大。若是一党人心都向着陛下，向着朝廷，便不足畏惧。怕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谋什么私利。臣以为，最好还是派人去查一下。

李世民：我已经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了。

太极殿，李世民和房玄龄入。大臣们拜。李世民巡视，满意地一笑。

李世民：突厥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日子要好过了。（对李靖）兵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了。你的日子要难过了，没有军功可立了。

李靖得意地摇摇头，微笑。大臣们感叹。

李世民：我让右卫大将军跟你学兵法，你为什么不全部教给他？

李靖怒，抑制住，盯了侯君集一眼。侯君集不躲避李靖的目光。

李靖：天下太平，臣之所教，足够了。右卫大将军要学臣的全部，怕是右卫大将军要谋反吧。

侯君集：这么说，兵部尚书有谋反之术了？

李靖怒。

李世民不满地看了侯君集一眼，对李靖：如果命你为右仆射，你会不会觉得委屈？

李靖看着李世民：从何说起？

李世民：不过，右仆射处理天下大政，很费心思，不如驰骋疆场痛快。

李靖：我想不至于吧。

房玄龄：如果兵部尚书为右仆射，真的是出将入相了。

侯君集酸溜溜又无奈，轻轻地摇了摇头。

李世民：天下安定，朝政、百官上下一心，（对王珪）侍中，你一向对

人有所判断，你怎么看在座的各位呢？

王珪：啊，这要得罪人的，尤其诸位都是朝廷重臣。不过，臣确实常常在想，谨慎小心，忘我于朝廷，当做必做，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全才，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奏事详细明白、公允，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治理紧急事务，诸事兼做，我不如戴胄。唯恐君王不如尧、舜，以谏争为己任，我不如魏征。至于宣扬清正，嫉恶好善，我比上述诸位，稍强一些而已。

李世民点头微笑，巡看诸臣：说得好。真的是这样。我每次坐在这里看你们，尤其是朝廷大会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现在，我明白了，是你们衣服颜色杂乱，分辨不清，气象不足。诸位看是不是这样？

各大臣互相看看。

魏征：既然官职有品有位，不妨，比如，三品以上穿紫色，四品穿红色，五品穿浅红，六品穿绿色，七品穿浅绿，八品穿青色，九品浅青。

李世民：这个好，礼部拟诏，什么样的品位，穿什么样的颜色，会有气象的。

房玄龄：以前的朝代也有分服色的，但是我们分得更细，可是为什么三品以上是紫色呢？

魏征：这么分，是按染料制作的难易来分。紫色染料最难做，民间都知道。三品以上服用紫色，大家一看就明白他的位置是最高的。

房玄龄：对。这样不用说，就都会明白。

李世民：黄金比白银贵重，也是不用说的。这样好。

魏征：我倒是觉得朝廷有一件大事，现在还没有做好。

李世民一惊：大事？还没做好？

魏征点点头：册封太子以后，还一直没有太子少师，这是一件大事。

李世民：是啊，太子的事，我疏忽了。那么，谁来做少师呢？

魏征：有一个人，就是太子少保。

李世民：李纲。嗯，太子三师是很高的荣誉，又要具体管理太子的事务，非要德高望重者不可。太子少师是指导太子读书的，这样吧，将太子少保升为太子少师，李纲的学问、品德都是第一，武德年他就做隐太子的少保，我为太子时，他又做我的少师，现在让他来做太子少师，再好不过了。

李靖：我看，御史大夫可以做太子少傅，他对别人的要求、挑剔，唯恐不苛刻，少傅管理规劝太子行为，用他最合适不过了。

李世民微笑：御史大夫弹劾了你一次，你是耿耿于怀呀。不过很对，御史大夫虽然是太上皇的人，但只有他做人耿直，那就免去他的御史大夫，转任太子少傅吧。

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李世民下诏，将太子少保李纲升为太子少师，免萧瑀御史大夫，任太子少傅。

两仪殿后殿，李世民在殿中阅读奏章，魏征大步走来。李世民抬起头来，看着走过来的魏征。

李世民挖苦的语气：魏大人，几天没听你说话了。这几天朕又做了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事吗？

魏征：别的没什么。只是前日陛下让人传话给我，说什么“以后做什么事，藏着点，不要再让发现”之类的话。臣以为，此言大为不是。

李世民：哦？怎么不是了？

魏征：臣以为君臣应当以同样的戒律规束自己的行为，没听说过把公道放到一边，做事藏藏掖掖。要是君王臣子都来这样做，那天下人的命运，真的是危险了。

李世民的表情严肃起来：寻思起来，我也后悔当初说了此话。谁也不该背地里做些有违公道的事啊。

魏征：臣以身许国，按公道行事，不敢有任何欺骗隐瞒的行为，才对得起良心。但愿陛下当我是良臣，不要当我是忠臣。

李世民：忠臣良臣的区别你以前说过，可是上次说得太简单，我还是不太明白。

魏征：良臣择主而侍，竭尽所能，身获美名，子孙传世。忠臣只知道要与君主同声共气，命运和君主紧紧联系在一起，倘若君主遭难，忠臣便落得个无家无国的下场，空剩下一个名分。两者相差甚远，陛下不可混淆。

李世民点头赞许。

第三十一章

两仪殿，李世民一人在阅读杜如晦生前制定的军队改革计划。李世民突然抬起头来问内侍，得知门下省当值是魏征，便打着灯笼，去门下省。魏征见是李世民，赶紧迎候。李世民让内侍外面等候，自己与魏征坐下。

李世民：我让李靖做兵部尚书的事，你从没说过什么。你是没有看法吗？

魏征：臣还是一样的看法。如何处理李靖将军不是问题的关键，最终的目的是要进行军队改革。

李世民：那你对军队改革怎么看？

魏征：此事关系重大，改革是大势所趋，现在臣下觉得最难办的问题是如何改？这就像陛下打仗，从哪个方向突击是有一定道理的。军队问题也一样。经常在一起打仗的武将，彼此熟悉。经常指挥的战士也熟悉。施行兵将分离，对于安定一定有益。微臣依然认为解决军队的问题应该是改革现有的统兵方式。臣劝陛下还是与其他大臣多商议。事关重大，要有一个稳妥的方案才行。

李世民点头表示认同。

两仪殿后殿，李世民与侯君集议事。

李世民：我找你来，是因为你曾跟随我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最知道军队内部的事情。现在有大臣提出要改革现有的统兵方式，你以为呢？

侯君集：臣支持改革。

李世民：你应该知道，军队的将领与部下之间，那是生死与共的关系。统帅与部将关系不好，战争能够打胜，一定是怪事。

侯君集：这个微臣当然知晓。

李世民：因此，改革统兵制度，这个问题就成了关键。将军与部将之间，在长期的战斗中形成了很固定的关系，而且也有感情。强行分开，他们一定有意见。这其中，就需要我们找一个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侯君集：军队之中，命令第一。对待军队，采用命令即可。

李世民：不会这么简单。举一个例子，在战斗中，如果指挥官下达了一个错误命令，你执行不执行？但是你心里怎么想，服气吗？军队问题涉及重大，我们所下的命令，应该让大家都接受，不能心里不服气。

侯君集：是啊，可我也没有好办法啊。

李世民：这是一件大事，不要急，要寻找办法，跟大家多商量。不过，朕要提醒的是，不可太过张扬，反而坏了事情。

侯君集：微臣谨记。

两仪殿，李世民对李靖：你是熟悉军队的，所以让你执掌兵部再合适没有。既然如此，兵部可不可以做一个具体计划呢？

李靖：陛下已经下定决心要改革军队了吗？

李世民一愣：将军这是何意？

李靖：我为兵部尚书，陛下没有问过我的看法，就决定改革军队了吗？

李世民沉吟片刻：这件事没有跟你商量就做决定的确不大妥当。

李靖：臣有一个最重大的疑虑，如果不先说出，恐不方便。大唐立国，时间不久，烽火硝烟，也是刚刚散尽。但是，现在就以军队，特别是军官为目标进行改革，不知道是否会引来疑虑。

李世民：什么疑虑？

李靖：军官们会不会猜疑……会有些失落情绪吧。

李世民：对，你说得没错。如果改革，他们确实会有失落情绪。但是，如果不改革呢？百姓会不会有失望情绪呢？

李靖：军官们的失落情绪，可能会导致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李世民：改革不能以削弱军力为代价，这是当然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找到既不削弱兵力，又能减轻财政压力的方法呢？

李靖：臣的意见是，改革军队的事，还是放放再说。

李世民心情沉重。

尚书省，房玄龄在支持会议。

房玄龄：杜如晦留下的改革方案，要施行兵将分离体制，但是并没有说具体要如何办。现在，军队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头，改革军队对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有好处。大家议议，有什么好的主意没有。

温彦博：现在的将领统帅士兵，都有很长时间了，分离有什么意义啊，难道供应要减少吗？兵将分离，不会削弱战斗力吗？

房玄龄：这个分离的意思，主要是指平常训练和战斗的分离。我们现在的训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大家彼此都差不多。这个训练不一定要将军亲自指挥不可。但是，领兵打仗则非将军不可。将军平时只管研究战法，士兵训练另有其人，这样的好处是战士和将军都能适应更多，而不是只认一方。

戴胄：至于供应问题，是要有所降低。现在的供应，是战时的状况，可是现在没有战争，平时不应该跟战时一样。

侯君集：现在的十六卫其实可以不动，可以依然作为卫士的统管机构。

将军们所在的十六卫，也可以不动，可以作为俸料的寄存机构。同时，十六卫也是将军晋升的序列，各个卫之间，也可以进行调整补充。难办的是卫士所属，要不要调整，而供应降低，肯定会有意见。如果有所补偿，卫士也应该没有问题。

戴胄：要补偿，那不等于没有减少吗？财政的负担还不是一样？

房玄龄：战争时期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制度方面也有许多例外。大行台，我们就设置过好几个。大总管和总管更多。战争结束以后，大行台取消了。后来我们也取消了总管制度。但是，总管制度其实取消得并不彻底，现在的都督制度，其实保存了总管制度的许多内容。和平时期，这些战时体制当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反而造成众多问题。我现在有一个想法，要适当取消都督州，你们议议，可行不可行。

魏征：总管制度是典型的战时体制，当时是应付战争没有办法。武德时的想法是把州多分几个层次，功劳大的人可以做都督州刺史，但是因为有君权，所以权力太集中，反而出了问题。取消都督，没有问题。

房玄龄：地方诸州，即使取消都督州，依然可以根据人口、地位而划分等级，便于官员迁转，所以取消都督州，并不妨碍地方。取消是可行的。

魏征：有些地方实在太重要，适当保持军事力量应该是有意义的，比如扬州、益州。如果没有一点军事力量，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从中央调遣军队，有鞭长莫及之虑。

侯君集：另外边境州是否特别考虑。边境地带，多民族接触地带，属于问题多发区，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没有适当的威慑，也令人担心。

戴胄：取消都督州，那么当地的士兵怎么办？

房玄龄：可以这样。不取消的就不用说了，可以保持现在体制。取消的都督州，如果依然需要保留一定的军队，就组成独立的军事单位，与州刺史平行关系。而不需要保留的，就地入籍，分配土地，成为百姓。

戴胄：如果能这样自然很好。朝廷因此可节约一笔不小的军费开支。

侯君集很激动：照这个方法，军队改革不就很容易进行下去了吗。

房玄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要讨论。

两仪殿，侯君集在向李世民汇报方案。

侯君集：重要地域保留扬州、益州、太原和幽州四大都督府。沿边，设置两级都督府，中级都督府和一般都督府。凉州等为中级都督府，其他为普通都督府，保留十个。原来的四十个都督府一概取消。

李世民：解散军队多少？

戴胄：有二十七万人。

李世民：有足够的田地分配吗？

戴胄：大乱过后闲置土地很多，现在不是土地缺乏，缺乏的是劳动力。

李世民：保留军队的地方，军队如何管理？

侯君集：刺史不管军队，由统军管理。每个统军下辖军队一千人，设置一定的地域叫地团，没有兵部命令，不能离开地团。刺史只有在征兵的时候，与统军配合。日常训练，全部由统军负责。

李世民：既然是土地有余而劳力不足，即使军队也可以分配土地。军训毕竟不必天天进行。农忙的时候务农，农闲的时候再训练。这样不是可以继续节省财政开支，增加社会财富吗。

房玄龄：如果这样的话，那军队平时除了军官的俸料、战斗器具和军马等，几乎就没有什么费用了。

魏征：寓兵于农，这是古人的理想。现在，如果我们施行这样的制度，这些战士，平时就是农民，只有战争时候才成为战士，既是农民又是士兵，所谓亦兵亦农，不是很好吗。军队的生活以军营为中心，抛家舍业，是不得以的。果然如此，正是顺应人心的。

李世民：只是担心军官们会有不同反应，这是近来我最关心的问题。

魏征：既然如此，担心应该是没有必要的。军队的问题，看起来军官是核心，其实战士才是关键。没有战士，军官的威风哪里还会存在。以前，我们过于看重军官，以为战士的想法一定是跟着军官走，现在看来，战士与军官的想法不同，没有战士的支持，军官根本成不了问题。

李世民：这样就太好了。而且啊，似乎不仅军队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何尝不如此呢？自古以来，英主总是顺应民意，总是与民众站在一起，所以问题往往出现在官吏阶层。皇帝与百姓之间，如果没有官吏，事情做不成，但正因为有了官吏，事情也做不成。所以，皇帝的胸怀在百姓，而重点则在官吏。但是，真的百姓问题解决了，官吏如何可以成为问题？

房玄龄：不过方法上可能依然大费周折。太软了，委屈百姓，太强了，又担心委屈了官员。就现在兵制来说：减轻百姓负担就是减轻朝廷负担，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军官们的考虑却不同。所以，只有陛下与百姓同心是不够的，要落在实处，除了下大决心外，还有具体方法问题。

太极殿，李世民坐在御席上看着下面的李靖：李靖将军，左仆射提出的改革军队的方案你看了吗？

李靖不太痛快：看了，看得出左仆射是下了一番工夫。

房玄龄：陛下，臣以为军改之事势在必行。

李世民盯着李靖，等待他的反应。李靖很不自在。

李世民：李将军，朕需要你的帮助啊。

李靖在李世民充满期待的目光下，终于作出了反应：臣一定尽全力协助

陛下完成大业。

李世民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八月二十二日，任李靖为右仆射。

十一月初一，任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

贞观四年，天下大稔，米贱至每斗三四钱。流散者都回到家乡。

一年之内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夜不闭户，行旅不必带干粮。

太极殿，李世民的御筵席。

李世民：米怎么会这么便宜？我记得贞观元年，关中的米一斗要卖一匹绢的价钱。

长孙无忌：是啊，贞观二年闹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百姓四处讨饭，没有听到怨言，是因为陛下勤政安抚。今年丰收，粮食多得不值钱，全是因为陛下啊。

李世民：贞观之初，封德彝上书给我，说是做皇帝要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应该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只有右丞（魏征）劝我偃武修文，要文治。今天想起来，这里有右丞的功劳啊。只是封德彝看不到了。

魏征：都是陛下威德，我没有出什么力啊。

李世民：你能够称职，功劳就不是我一个人的。

魏征：不过，米每斗只值三四钱未必是好事。谷贱伤农啊。

李世民：谷贱怎么会伤农呢？

房玄龄：陛下，天下的田亩，十亩坏田的收成，算作一亩好田的收成，所以朝廷每年是以谷来计算，而不是以亩来计算。一户百姓的地虽然有好有坏，有多有少，可谷的收成历年都是差不多的。如果去年一斗谷值十钱，今年一斗谷值三钱，不是一斗谷就少收了七钱吗？那还有人种地吗？

魏征：贞观初年劝农桑，是因为大乱之后要百姓安心种地，因时制宜。现在收成大好，劝农桑就是只许种谷，不许经营其他了。谷贱伤农，若不伤农，就要百姓种些值钱的东西，等来年谷价上涨，百姓自然又会种谷，这也是因时制宜。

李世民点头：文治学问大啊。

房玄龄：现在军械库里的武器，超过隋朝很多。

李世民：文治，不是不要储备武器。文治是制度，是民心，隋炀帝武器很多，可是把天下丢了。如果诸位都尽心尽力，民心安定，这才是真正的武器啊。

诸臣点头。

李世民：我经历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深知，百姓是水，朝廷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诸位，打天下，治天下，哪一个难？

房玄龄：打天下的时候，群雄逐鹿，每一个地方都要攻破了，才投降，只有攻克下来才算胜利，无一不是硬仗，所以是打天下难。

魏征：王者之兴，一定是乘天下大乱，君王昏聩衰弱，天命已经要转了。得了天下之后，就容易骄傲，沉迷安逸，这时百姓需要安定，可得天下者反而增加徭役。得天下者很难明白，这样一来，国力又开始衰弱。我以为是治天下难。

李世民：玄龄跟随我打天下，百死一生，经历过打天下的艰难。魏征则是助我治天下，很明白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的道理，知道治天下的不容易。说起来，打天下确实不容易，但是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治天下，诸位执政，要多想治天下的不容易，要谨慎啊。

李世民忽然触动心事：天下太平真是好，我以前体会不深，今天忽然有触动，你们说，这样的日子怎么才能长久下去呢？

萧瑀：秦以前，三代是因为封建而久长，到了秦，不分封建国，结果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诸侯来保卫，所以孤立，所以很快就亡了。

李世民：嗯，有道理。

魏征：如果封建诸侯，那么朝廷官员只能靠俸禄，结果必然会拼命搜刮。另外，京师一带赋税不多，要用钱，基本靠京师以外，如果把京师以外都封成国邑，经费来源马上就短缺了。再另外，燕、秦、赵、代这些地方都有边境，一旦出现警急，要从内地发兵，很难及时赶去。

房玄龄：一国国运的长久，是天命，尧、舜这样的大圣人，都不能够永远守住；而汉、魏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出身微贱，想不得天下都不行。今天让亲族功臣都有民有社，将来会骄淫自恣，互相攻战残害，对百姓的伤害就更大了，不如让他们只守住自己的家宅就足够了。

长孙无忌：我看不如还是分封亲王吧，只是别太大了，让他们和州县杂错在一起，互相维持，协力同心，足以辅助京师皇室。再为他们配备官僚，配备的官僚都由朝廷任免，法令之外，谁也不得自作主张，所有该做的，都把它定成条式。制度定下来了，千秋万代都不怕。

李世民点头：齐国公说得最为周全，我看还是封建吧。

二月二十日，李世民封自己的兄弟、儿子为王。封自己的弟弟元裕为郇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封自己的儿子愔为梁王，恽为郑王，贞为汉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罢为江王，简为代王。

御史台，马周在翻阅一些文件。韦挺走近，马周一见，立刻从座位上跪起。

韦挺：空闲的时候，看看这篇文章，真是一篇好文章啊。

韦挺放下几页写满字的纸。马周拿起文章一看题目，是《圣人赋》，作者位置上赫然写着“李泰”。马周回头去看韦挺，见韦挺正在向别人推荐此文。

马周若有所思。

大家纷纷赞扬李泰的文章。

马周站在一边应付着。

韦挺：自古以来，道德文章一体，李泰殿下不仅文采出众，为人更是一代风流。据说，陛下对殿下的孝义十分赞赏。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太极殿，李世民神情严肃，在御座上训话。

李世民：朕觉得死刑关系到生命，不是件轻易能决定的小事，所以下令每次执行死刑前都要上奏复议三次。为的就是经过反复的考虑避免轻率的决定。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三次复奏一会儿工夫就全部奏完，根本没给我留下深思熟虑的时间。所以，从今以后三复奏还要再加上五复奏。行刑日两天前五复奏，当行刑当日再三复奏。房玄龄，这些你都要写入制中。

房玄龄：是。

李世民：我还听说古时候行刑帝王要撤去乐队，降低宴席的档次。在这一点上，我效仿古人的做法，我的宫中没有常设的乐队，在有死刑执行的日子里我也不进酒肉。做是这样做了，但没有下令一定要这样做。今天我在这里宣布，今后它也是制中的一项，今后的天子都要遵守。房玄龄，你记下来了吗？

房玄龄：臣记下了。

李世民：孟子说过，“圣人之治独治也，圣法之治无不治也”。我不敢说自己是圣人，但比起桀、纣这样的暴君来，我不算放纵。所以，我要把约束自己的规条，写入制中，让今后所有的帝王都来用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诸臣感动：陛下圣明！

贞观五年，十月，太子李承乾加冕。

第三十二章

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正月。

太极殿几个大臣从队列里站出来，齐声说：臣等请求陛下封禅。

李世民微笑着：怎么又提起封禅的事来了？

众大臣：陛下的功德，天下人有目共睹。是到封禅的时候了。时不可失，天不可违。现在封禅，臣等都觉得已经算晚了。

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十分愉快：你们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朕，不这样看。如果天下平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有什么不完满的吗？以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来的人难道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而且，扫地为封，祭天为禅，又何必登上泰山之巅，去显示我的诚敬呢？

萧瑀举起笏板：封禅虽然是陛下亲自去泰山，但表示的却是君王的功绩，而君王之所以有功绩，是因为他治理天下的结果。不是这样吗？

魏征举笏板：臣以为不可。

李世民：你不同意朕封禅，是因为我的功不高德不厚吗？

魏征：陛下当然功高德厚，而且华夏安定、四夷宾服、五谷丰收、符瑞已至。

李世民：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陛下，虽然有陛下说的以上六点，但是我们毕竟承受的是隋末大乱之后，人丁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廪还有些空虚，而封禅，必然是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沿途的供应，朝廷的花费，都不是容易承担的啊。再说，陛下要封禅，那么一定是万国都集中来，远夷君长，都要随从；现在从伊、洛以东到达海边的岱岳，人烟还是稀少，草木荒芜，这不是引着戎狄，去向他们展示我们的虚弱吗？况且人家来了，总要赏赐吧，赏赐得再多，也未必能让他们满意；这样做一次封禅，就是不收赋税，也抵偿不了百姓的劳苦；与其崇尚封禅的虚名，而得到实际的害处，陛下为什么一定要封禅呢？

大殿里鸦雀无声。

张玄素举笏：臣与右丞同意，治天下要做事简俭，少收赋税，要以身作则。陛下前不久下诏，整治洛阳宫乾阳殿，而且要亲自到洛阳去。现在还没有定下去洛阳的日期，就要在洛阳兴动土木，而且刚封完亲王，他们的居所也要建筑，民工、建材征调频繁，百姓会有怨气，所以土木之工不可擅动。现在天下储备虽然好一些，但也只是一二年的储备，还是不营造洛阳宫殿的

好。汉高祖刘邦本来要建都在洛阳，娄敬说太耗费，高祖当天就回长安了。

李世民有些不高兴。群臣开始小声议论。

张玄素：臣曾经见到过隋朝建造宫殿，木材都取之于豫章，两千个人抬一棵大树，还要用铁轮子，走不了几里，轮子就坏了，所以要有数百人带铁轮子跟随着，每天走不了三十里。一材之费，就要数十万工，其他就可想而知了。从前阿房宫建成，秦朝就失了人心；章华宫建成，楚国就失了人心；乾阳殿建成，隋朝也就失了人心。现在大唐的民力还比不上当时的隋朝，臣恐怕陛下之过，甚于隋炀帝。

李世民不高兴，讪讪的：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我如不如汤桀、商纣王呢？

张玄素：恐怕乾阳殿刚建成，大家就处于天下大乱了。臣听说刚平定洛阳的时候，太上皇下诏说烧掉洛阳的宫殿，陛下说瓦和木材还可以用，拆了分给贫苦百姓吧，虽然没有照太上皇的旨意做，但是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盛德，结果今天又来建造，其实是又兴隋朝的劳役。一拆一建，不过十年间，天下人会怎么说呢？

李世民：我是想，洛阳地处中央，我经营一下，本来是想方便四方百姓。现在玄素这么一说，我以后去洛阳，就是露天坐着，也不敢说辛苦了。好吧，整治洛阳宫干阳殿的事就算了吧。赐玄素二百匹花绸。你现在是太子宫詹事，升迁你为太子宫右庶子。

张玄素谢恩。

魏征悄声对房玄龄：张公论事，真有回天之力呀！

李世民看了魏征一眼，又转过头去看张玄素：我看你倒是有几分尚书右丞的品格，不知是不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张玄素表情严肃。魏征倒是满不在乎，甚至有几分得意。

李世民调整了一下情绪，问张玄素：刚才听你说，在隋朝见过修建宫殿，你在隋朝做什么官？

张玄素：县尉。

李世民：噢，从九品。县尉之前，做什么官？

张玄素：陛下应该知道，没有比从九品再低的了，所以算是流外。

李世民：噢，流外就是不入流。

百官哄笑，张玄素羞惭，沮丧恍惚，面如死灰。

褚遂良（谏议大夫）举笏板：右庶子虽然出身寒微，可是陛下敬重他的才能，所以他做到三品高位，辅佐皇太子。陛下不可以当着文武百官，穷追他的门第！陛下这样做，等于抛弃了从前的恩德，又使他无地自容，痛苦椎心，将来怎么能要求他忠心呢！

李世民愣住了，百官也愣住了，议论声渐起。

李世民终于缓和下来，摇了摇头：朕后悔刚才这么问，（对褚遂良）你说得对。

所有人击笏。

李世民：不过，大理卿孙伏伽常常在百官前面说他在隋朝做令史的事，令史和县尉都是外九品，他好像并不在意。到底是大理卿明白事理呀！

两仪殿中，李世民对房玄龄发脾气，房玄龄一句话也不敢说。

李世民：你是左仆射，怎么管起我宫里的事来了。

房玄龄：是臣的错，臣不该过问宫中的事。

李世民：月华门年久失修，已经斑驳陆离，朕让姜行本修饰一下，两位大人却盘问个没完。好像宫里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大家终于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魏征：陛下，臣有两件事情不明。第一不明陛下为什么责怪，第二不明大臣为什么道歉。

李世民：事情我不是讲过了吗？

魏征：宰相帮助皇帝治理天下，天下事无所不统，宫内应该也不例外。况且他只是问问，并没有干涉，何罪之有？天下事，有合理有不合理，即使是陛下的事情，合理臣当助理完成，不合理当建议去除。宫内修造，何尝不是如此。我真的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发火，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道歉。

李世民脸上很挂不住，低头思考，全场沉闷，安静异常。

李世民敷衍地：国事繁重，如果宫中修门这样的小事，左仆射都纠缠个没完，不是要误了很多大事吗？

魏征：事大事小，不问清楚怎么能知道？

李世民：朕宫里的事就不劳左仆射大人操心了。

魏征：陛下为天子。天子之事是天下事。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大局，怎么能随便为之呢？我看陛下是在敷衍我们吧。

李世民怒气冲冲的：魏征！我对你一忍再忍。我看是对你太纵容了！你不把朕放在眼里，滥用我对你的宽容，几次三番诋毁朕的名誉，在朝堂上公然羞辱朕。你知罪吗？

魏征：臣不知罪。

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地发作了：来人，给我拉下去，革去一切官职，发配到凉州流放。

魏征大义凛然，毫不在乎。房玄龄却先慌了手脚，跪在李世民面前。

房玄龄：陛下，万万不可。革了魏征的职，还怎么让忠良信服陛下呢？

李世民也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后悔：难道我就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房玄龄：魏征一片忠心，只是处事方式有欠妥当。陛下就饶了他吧。

李世民：你们都下去吧。我现在心里很乱，想静一静。

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知趣地起身退出殿去。大臣中，只有魏征一人留在殿内。

李世民看了一眼留下的魏征：你怎么还在这儿？

魏征：我觉得陛下还有话没说完。

李世民：你是在等我向你道歉吧。朕今天还确实有一个人之常情的事。你说，在这朝堂之上，我最听谁的？

魏征：陛下只听正确的意见，错的话，不管谁说的，都不听。古人曰：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所以，凡是正确的东西，不论是谁，都应该鼓励。

李世民：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朕过不去呢？

魏征：陛下，关于皇帝礼仪的尊崇，从叔神通以来，历朝历代，哪个没有施行？就是现在，臣的言论，不都是按照尊崇皇帝的礼仪在进行？臣下参拜陛下，三呼万岁，谢恩拜舞，仪典详细规定，谁人不在遵守？

李世民：为什么那么多的礼仪都遵守了，偏偏不给皇帝一点面子呢？

魏征：朝堂之上，君臣商议国事，就是大臣帮助皇帝治理国家，从皇帝来说，正是尽皇帝的职责。皇帝在尽责，臣下不应该尽责吗？

李世民：当然要尽责。

魏征：可是臣下有不同的看法，却不当面说出来，这能叫尽责吗？

李世民不语。

魏征：所以，这朝堂之上，君臣之间，臣下是否做到知无不言，涉及国家治理。最终治理如何，千百年之后，关涉着皇帝的历史评价。

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我的脾气，有时是很拗的，想不通的事，就是过不去。想通了呢，立刻就舒心了。

魏征：尽忠尽责，正是臣下的本分。而导引臣下尽责尽忠——

李世民笑：是君王的本分。

太极殿，唐朝半月一次大朝会。

李世民在训话：魏征跟朕说过，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朕十分欣赏。但是，知易行难，朕虽然深明其理，却不能很好履行。前日，魏征在众臣面前谏正朕的错误，朕却不能接受，一时气恼，几乎革了魏征的职。朕在这里当着众爱卿的面，向魏爱卿表示歉意。是朕的不对，导致爱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朕从此事中获取了教训，希望众位爱卿也能从中获得教益。魏征接旨。

魏征出列：臣在。

李世民：你接受朕的歉意吗？

魏征很坦然地：臣接受。

全场一片哗然。

权万纪立刻出列：奏陛下。魏征失礼，应当给予处罚。

李世民对魏征：御史的建议你认可吗？

魏征：臣依照陛下的指示回答，并无失礼之处。

李世民：朝礼是这样规定的吗？

魏征：朝礼虽然不是这样规定，但陛下说过，虚礼不敌实情，并要求臣下依照实情办差。现在，陛下道歉是实，臣若虚礼不予接受，等于不给陛下改错的机会。更何况，臣也以为陛下道歉是真诚的，所以真诚接受。毕竟，犯错容易改错难，陛下今天能够如此对待魏征小事，就一定能够认真对待天下大事。陛下真诚，感人至深，臣下若虚礼应付，吾谁欺，欺天乎？

全场寂静。权万纪愣在当场，不知如何继续。

李世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动。很平静地说：魏征这番话，发自肺腑，字字珠玑啊。好，朕宣布，赐魏征二百匹丝绸。

魏征：臣不敢接受，这是无功受禄。

李世民：你兢兢业业，且随时以诚相待。你为朝廷树立了正气，这是大大的功劳。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十一月初三。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案几后，阅览奏章。内侍入，呈上凉州来的吐谷浑军情驰报。李世民接过来，看了一下，放在案几上，李世民继续阅览拿在手上的奏章，焦虑。

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右仆射李靖的病情你知道吗？

房玄龄：右仆射已经有时日不能到尚书省了，他过去常年征战，现在老了，今年有六十四岁了吧？病自然就上身了。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我应该去看他一下。吐谷浑最近骚扰边境，凉州已经来过几次驰报了。事情真的严重起来，右仆射却病倒了。

房玄龄：真的有变故的话，兵部尚书侯君集可以带兵的。

李世民望向远处，停了一会儿：右仆射军威盛大，光是他的名字，就足以消除一些边境事端。这样吧，你拟一个诏令，我准予他辞去右仆射，但是请他一旦病情好转，无论如何两三天要进宫一次。对，他辞职了，要给他特进，三品以上的待遇。

房玄龄：要不要做他病好了的假情报，用来威慑吐谷浑？

李世民：看凉州的驰报，还没到很严重的地步，只要他能进宫，就好。

李世民拿起另外一份奏章：吐蕃赞普的使节过两天就要到长安了，他们的赞普勃萃野·弃宗弄赞（现称：松赞干布）请求迎娶我们的公主。你怎么

看?

房玄龄：陛下应该还记得，当初吐蕃赞普听说东突厥可汗、吐谷浑可汗都娶唐朝公主，就派过使节来朝见，那次他们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也是请求迎娶唐朝公主。当时陛下没有许可，就派使节冯德遐去吐蕃安抚。结果吐蕃使节回去告诉赞普说，他刚到长安的时候，唐朝待他非常优厚，答应吐蕃迎娶公主的要求。可是，吐谷浑可汗也在长安，从中挑拨，唐朝就冷淡他了，结果拒绝通婚。

李世民：这个使者该杀!

房玄龄：吐蕃赞普当然大怒，就出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只好向北逃，丢了很多人口牲畜。吐蕃强盛，剽悍善战，吐谷浑现在也是元气恢复，不断骚扰我们，所以，对他们，我以为不能轻起战端，因为战则未必能胜。如果能答应吐蕃迎娶公主的要求，我们起码可以安定住一方，真的与吐谷浑征战，就好办多了。再如果，吐蕃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就更好办了。

李世民：对，合纵连横。我们要选出一个公主。

房玄龄：选公主的事，是陛下的家事，由陛下定夺。

李世民：选公主的事，不是我的事，是朝廷的事，是大唐的事。

马球场，众人在打马球，皇家儿女互有攻守截击，李世民骑在马上观看，长孙无忌、房玄龄随侍在侧。攻守截击中，文成公主剽悍妩媚，长孙无忌注意到文成公主，与房玄龄侧耳，李世民一直盯着文成公主，没有回头。

文成公主看向李世民他们，将截到的马球击向三人，球滚入帷幕。李世民在马上回看，文成公主策马过来，直接进入帷幕，从马上用球杆欲赶出马球，李世民微笑着横马堵在帷幕口。

文成公主：陛下，请让我出去。

李世民：你答应我一个事情，我就让你出去。

文成公主：不知道什么事情怎么答应?

李世民：那好，我让开。不过，你就失去了一次显贵的机会。

李世民策马移开，文成公主将马球击出，疑惑着策马经过李世民身边。文成公主走出不远，勒马回来：什么显贵的机会?我身为公主，难道还有比公主更显贵的吗?

李世民：你听说过皇后吗?

文成公主大惊：皇后?陛下你疯了?我怎么会做你的皇后?

李世民大笑：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君王。

文成公主：我不明白。大唐的君王，天下只有一个。陛下是天可汗呀。

远处一阵欢呼，文成公主回头，高阳公主驰马进入场地，

文成公主：我们赢了。我们要和高阳公主她们搏一下。高阳公主太骄

傲，我一定要打败她。

李世民：高阳公主不可能做皇后，而你，答应了，就可以做皇后，做了皇后，你就永远赢了。

文成公主：是吗？那我答应。

李世民微笑，策马走开：到我这边来，我告诉你成为皇后的办法。

文成公主随上李世民。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微笑着看李世民他们离开。

马球场帐内，文成公主：大唐要把我嫁给一个我没见过的人吗？

李世民：大唐要把你嫁给一个你没见过的吐蕃赞普。

文成公主：吐蕃离长安有几千里远，这是……这不是流放吗？我不离开长安。我要打马球。

李世民：离开长安一样可以打马球，你会有自己的马球场，你会有你自己的一切。

文成公主想了一会儿：我听说吐蕃人不但不洗脸，还要在脸上涂泥。

李世民觉出文成公主心思转过来了，微笑：噢，我做皇帝之前，也经常不洗脸。我经常要带着我的军士们长途奔袭，有时候两天吃不上饭，更洗不上脸。可是我打下了天下，让你们尊贵起来，让你们可以打马球，让你们歌舞宴会，让你们世世代代快乐下去。如果我是你们，我会想，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让大唐有世世代代？只打马球？只歌舞宴会？

文成公主听懂了，有了不相称的严肃。

李世民：吐蕃很强大，如果要他们不与大唐为敌，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他们的王请求迎娶唐朝公主。你是唐朝公主，你嫁过去，你就会成为王后，你成为王后，吐蕃和唐朝就会世世代代和好下去。

文成公主沉默着。

李世民：你答应了？

文成公主点点头，泪涌出：我舍不得长安。

李世民：你可以把长安带走。

文成公主不解。

李世民：凡是你喜欢的，我都让你带走。

文成公主：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李世民有泪花：去了，就别回头。

李世民斟酒，递一杯给文成公主。举杯，文成公主饮。

李世民：这酒你喜欢吗？

文成公主点头。

李世民：你把葡萄秧带一些到吐蕃去吧，我还许你随身带过去酿酒的工匠。

经过周详的准备，文成公主将在七年之后远嫁吐蕃王。

十一月十九日，吐谷浑攻凉州。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讨伐吐谷浑。

太极殿李靖坐在李世民前。

李靖：平定突厥，陛下没有说过我老，才过去四年，陛下就说我老了。我平定突厥时候的战马，今年已经七岁了，可是它一听到有马跑过，就不断嘶鸣，以蹄刨地，完全不像七岁的马。无仗可打，像我这样的人是会生病的。

李世民微笑：刚才我看到你坐下，礼拜，还有些犹豫。

李靖迅速站起来，李世民示意李靖坐下。

李世民：将军不必显示给我，坐下坐下。

李靖有点缓慢地坐下：我确实老了。不过，这次我一定要领兵。

李世民大为高兴。

十二月初三，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各军。

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

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

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

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

利州都督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

连同突厥部落军，共同进击吐谷浑。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在曼头山击败吐谷浑军。

闰四月二十八日，李靖在牛心堆击败吐谷浑军，又在赤水源再击败吐谷浑军。

贞观九年五月初六，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逝世，年七十岁。

五月初十，李世民守丧。命五月十一日李承乾开始执国事。

唐军奔驰在高原上。李靖率各道穿过积石山、黄河发源地，抵达且末，吐谷浑最西面。在沙漠地区，唐军将士们刺马出血，饮血解渴。

李世民对房玄龄：征伐的事，今天有什么驰报？

房玄龄：陛下大丧在身……

李世民：大丧是我的事，大唐的事现在是西部的征伐，不许误报。

帐外，哀鼓声传进来。房玄龄将驰报呈给李世民，李世民阅览，点点头。将驰报递给房玄龄。

此时，身后传来鼾声。李世民回头看，李承乾垂首睡着，李泰急忙做拭泪状，李世民咳嗽，示意，李泰捅了一下李承乾，李承乾惊醒。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五月十八日，李靖报告李世民，征服吐谷浑。五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特准恢复吐谷浑，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趙胡吕乌甘豆可汗（十八任）。

第三十三章

两仪殿。

李世民：今天有一个紧急事情需要商量。凉州去年大旱，今春连种子都无法解决。李大亮送来急报，请求朝廷支援。

韦挺：现在长安的存粮还有一些，除了满足长安的两年用量外，还有一些战备储备。如果支持凉州，则有相当的困难。从数量上说是可以的，主要问题是运输。运输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粮食。从长安到凉州，两千多里，人畜都需要粮草，返回的时候也一样。一般情况下，运十石，要吃八石，根本得不偿失。

侯君集：凉州属于要害地区，吐谷浑虽然刚刚平定，但来往凉州的客商之中，有的就是部落移动，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变成强盗。凉州稳定，很关键。

房玄龄：恐怕只有采取传统办法，允许凉州民众外出就食了。

李世民：现在的情形是有许多民众，不待批准，已经外出了。

魏征：戴胄曾经有过一个办法，就是恢复隋朝的社仓制度。

李世民：好。这样吧。立刻拟旨给李大亮，允许他们外出就食。

李世民从两仪殿出来，看见杨贞站岗。

李世民：你们家乡，怎么预防荒年啊？

杨贞：回陛下。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粮仓。

李世民：那小户人家呢？

杨贞：小户人家一般是联合。关系好的邻里，或者亲戚之间，联结成一个社。共修一个粮仓，每年向粮仓投放粮食，等到荒年的时候，就有粮食吃了。

李世民：好年景多了，储备不是没有用了吗？

杨贞：粮食可以放置七年八年都没有问题。没有荒年当然更好，粮食积累多了就更保险了。即使没有荒年，每年也都有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粮食放出来，加上五成作为利息，到秋收的时候一并回收。

李世民：五成，不是太高了吗？

杨贞：如果是大户人家放债，都是十成的，更高。而且，这五成利息，也是归大家共有，等于是增加储备而已。还能避免大户盘剥。老辈的人说，这个办法是祖宗传下来的。

李世民：对了，那按照什么投放粮食呢？是按照人口，还是田亩呢？

杨贞：什么样的都有，多数的社，是按照户。投放的时候按照户，发放的时候也按照户。这样，大家都公平。

李世民：是，这确实不错啊。礼失求诸野啊。

两仪殿李世民在两仪殿中与众臣议事。

侯君集：民间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这样一来，大户和小户的负担看起来一样，其实小户负担要大了。因为大户和小户的财力不同啊。

房玄龄：也可以考虑按照人口，或者田亩的标准征纳、发放。

韦挺：按照人口征收，按照人口发放。这倒是有道理。反过来，按照田亩征收，按照田亩发放。这样也行。总之，得考虑征收与发放的标准一致。

侯君集：征收与发放的标准一致，看起来合理。但是大户小户的负担不同，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韦挺：标准一致，施行起来顺理成章。总不能按照田亩征收，按照人口发放吧。前后一致，受益人的情况也一致。否则，则等于富人出资，穷人受益。施行起来，大户肯定反对。地方政府也为难。

魏征：相反的倾向也一样会受到反对。这项制度的建立，朝廷的出发点一定要明确。按照一般情况说，大户人家自己通常都有粮仓，这个新制度是否实施，他们是无所谓的。所以，朝廷应该明确，这项新制度就是为普通百姓设置的。大户反对也好，支持也好，朝廷都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即使实施便利，受到大户支持，也等于没有达到目的。

房玄龄：我们的这个新制度，大户一定是反对的。因为，这个制度一旦实施，大户的一个财源就被断送了。他们通常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放高利贷，灾年尤其严重。

李世民：我们就站在救助弱者的立场，采取以田亩征收，以人口发放的标准。就叫它为义仓。都省和户部，立刻开展这个工作。这次义仓建设，决不简单啊。义仓建设涉及土地问题，既关键又突出，不下大决心是不行的。制定一项利国利民的制度，也是为子孙造福。就让席辨去做吧。

李世民在一个手卷上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韦挺。

李世民：国家大事在地方，你们御史台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出使。

韦挺：是。现在人手还够用。

李世民：那个马周怎么样。

韦挺：人是聪明人，不过朝廷需要的是各方面修为都要出色的。要找忠臣必到孝子之家。心性精神，还是要从小训练的好。

李世民讥讽地：是啊，大家族里，比如你关中韦氏，就是人才辈出啊。难道你没听说过，用人如器啊。

韦挺：是是，这是圣人说的。

李世民：如果天下的器物都长成一个样，怎么用？一个人应当扬长避短，大家族的人也有短处啊。让马周出使凉州，代朕慰问灾民。

两仪殿，李承乾与李世民对坐。

李世民：你处理朝政，辨别大事理，还可以。以后，我离开京师的时候，可以委托给你了。可是，我听说你过于喜欢游猎。

李承乾严肃地：狩猎是训练军事，我为太子，不能荒废军事。

李世民拿出一个奏章：是，狩猎是为训练军事，可我说的是你过于喜欢。太子宫右庶子（张玄素）的奏章这样说。

李承乾：啊，右庶子当然说得对，看来我过度了。

李世民满意地点点头，拿出另外一个奏章，打开看了看，放下：你转呈给我的这个奏章，我看了。你做得对。

李世民又拿起那个奏章，掂了掂：这个高甑生，随我一路打天下，按情理我应该相信他，可是，他告李靖谋反，我又相信李靖不会谋反。如果是你来决断，你怎么决断？

李承乾：我不能决断。

李世民：你将来要决断的事里，会有很多这样的事，你要学会决断这样的事。第一，你要做什么？

李承乾：调查，再复验。

李世民：仍然是你怎么判断复验的结果？

李承乾：一件事情如果有隐瞒，常常会两次说的话有差别。从差别当中再去复验。

李世民看着李承乾，点头：好，好。但是你没有提到参验以前的案例。这就是读书的用处了。书总是告诉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一生不会遇到那么多事情，读书无非是借鉴前人的经验，帮助我们自己。多听别人说，难听的，不同意的，要压住自己的怒气，否则别人就不会再说了。他们不再说的话里，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你也就再也听不到了。再叫别人说，是非常难的事情。

李承乾：陛下的教诲，儿臣谨记在心。

太子宫侍从：殿下，先去拜右庶子吧？

李承乾恼怒：不去。他又在陛下前面说我的坏话，我好容易才忍住，没有叫陛下看出来。

侍从：早拜晚拜都得拜，早拜，就不管他了。

李承乾：我现在去拜，恐怕压不住我的怒气，他又有可以在陛下面前说我坏话的理由了。

李承乾转身出去，手中紧握一个鼓槌。李承乾掂量了一下鼓槌，怒视着鼓面，用鼓槌做威胁状，李承乾哑语咒骂，嘴扭来扭去，一槌下去，大鼓发出巨响，又一槌下去。

张玄素正在看手卷，被鼓声吓了一跳。

两仪殿李世民在案几前阅手卷，忽然听见鼓声，抬起头来，李世民召侍从，询问何人敲鼓。

太子宫李承乾在疯狂敲鼓，鼓声中，李承乾咒骂。张玄素走来，跪在地上，直视李承乾。李承乾满脸流汗。

张玄素：殿下，无故不得敲鼓，惊动宫禁。

李承乾点点头，把鼓槌扔到地下：来人，把鼓抬出去，在右庶子面前摧毁。

宫门口，李承乾疯狂劈鼓。张玄素立在门口，观看。

李承乾停止劈鼓，浑身冒汗，喘息着，渐渐平静下来：右庶子，我做得对吗？

张玄素：太子殿下知过必改，但是也不必如此，行为端正就可以了。

李承乾拜了一下，离开。

两仪殿，李世民和诸臣坐而论道。

李世民：马周从凉州回来了，带回的消息真是令人振奋：李大亮卖马救灾，深得人心。朕感奋之心无不油然而发。朕决定赐御马追风与李大亮。

房玄龄：这一匹马，能救下凉州的灾民，真是想不到啊。

魏征：一匹马的价钱再高，对于一州的灾民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一定是李大亮卖马的行为感动了民众，让民众看到了政府的诚心，于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结果是饥民问题解决了，种子问题也解决了，外出的灾民纷纷返回家园。

李世民：好好。李大亮虽不是读书人，但却深得圣人之道啊。

房玄龄：君明臣贤，古今一理。

李世民微笑：另外，朕收到了席辨的奏表，他正全力建设义仓，但心中也有忐忑。

魏征：地方正在建设义仓，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席辨感到了压力。他想认真执行朝廷政策，但是有人反对。现在更需要陛下的支持。

李世民：好，那我就写一封亲笔信支持一次。

豫州府，席辨主持开会，把陛下的手书拿给大家。大家情绪激动，非常

兴奋，纷纷称是。可席辨看上去没有其他人那么兴奋。

杜怀山：怎么，大人还有顾虑？

席辨：陛下的一纸文字顶得上千军万马。可是，在有些地方，千军万马也没有用武之地。陛下身在宫中，怎知地方上的复杂。这一纸手书，虽然赋予了我们许多特权，但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席辨说完，看气氛凝重，又转过头看杜怀山，杜怀山变得垂头丧气。

席辨笑了起来：我随便说了这么两句，你们便没了精神，之后还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你们就打算这么灰心丧气地干下去？刚才是我不对，如今我们重任在肩，不是说丧气话的时候。打起精神来，有陛下的鼎力支持，有什么事我们做不了！

众人释然。

两仪殿，李世民和李靖对坐。

李世民：我想不通，为什么你两次凯旋之后，都有人告你？

李靖：这次的厉害，告我谋反。如果不是陛下明鉴，大理寺按验无状，我恐怕就与陛下永别啦。

李世民：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李靖：我不能说，我已经是幸运的了。

李世民：你知道我，你直说。

李靖犹豫了一会儿：利州都督高甑生是陛下生死之交，陛下天威，利州都督当然会仗势。他虽然不如陛下有故太上皇给的免死状，但恐怕会想，即使惩罚，也不会有多了不起，所以会忽略军法。陛下知道，无军法，既不可能统兵，更何谈取胜。至于他诬告臣，实在是历代得天下的功臣常有的居功自傲。

李世民沉默了很久：诬告谋反，按律反坐，只有杀这个高甑生了。

李靖：生杀予夺，在陛下。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我如果放他生，置大唐律法于何处呢！而且，晋阳起兵以来，功臣很多，高甑生不死，则人人犯法，就压不住了。打天下，得天下，功臣犯法，永远是难题，唉。

李靖：臣请归家。

李世民：好，你回去吧。

李靖淡淡地：臣的意思是，永远回家了。

李靖站起来，缓步离开。李世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无限感慨。

百官顺序进入太极殿。尉迟敬德向里走，后面有人想超过他，尉迟敬德瞪了他一眼，那人退缩回去。尉迟敬德入位，坐下，前面的人在整理衣帽，

尉迟敬德嫌恶：你是坐在这儿的吗？

那人：我不是坐在这的吗？

尉迟敬德：我坐在这儿，是因为我的功勋，你有何功勋？

那人一时张口结舌。

尉迟敬德：你连你坐在这里的道理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可以坐在我的上首？

那人：监礼官安排我在这里，想必是有道理的，不必什么功勋不功勋。

尉迟敬德抓住那人的衣裳，一把撕裂。尉迟敬德下首的李道宗拉住尉迟敬德，正欲劝说，尉迟敬德反身一掌推向李道宗，再反身去抓上首的人。

监礼官：陛下驾到！

尉迟敬德对上首的人：天下是我助陛下打的，你敢对我无礼！

李世民看着尉迟敬德这边，入座。尉迟敬德犹在怒气中，遇到李世民的目光，礼拜毕。监礼官过去察看，召人示意送李道宗出，李道宗掩面而出。

李世民忙问缘由。

监礼官：吴国公扰乱朝堂。伤及任城王眼目，暂时退朝治理。

尉迟敬德走近李世民，惶然坐下。李世民盯着尉迟敬德，长久不说话，尉迟敬德：臣知罪。

李世民：我以前读书读到汉高祖诛灭功臣，提醒自己，要和你们共保富贵，世世代代下去。可是你目无朝纲到这个地步，我才明白汉高祖把韩信、彭越剁成肉酱，有他的道理啊！朝廷纲纪，只是赏与罚，不要想总能有分外的特殊照顾，吴国公，你再不小心，后悔会来不及的！

尉迟敬德伏拜不起。

李世民望着他，眼神渐渐缓和：诸位还记得高甑生，他曾经与我们共生死，是功臣。平定吐谷浑后，他诬告卫国公谋反，只是因为他贻误军期，被行军总管卫国公处罚。平定吐谷浑，也是决定唐朝生死，也是你们富贵是否还有，那么到底是功臣重要，还是朝廷安危重要？诸位自己明白。

百官沉默。

李世民：诬告谋反，查无实据，依法当斩首。打天下，取人心，有权变；而坐天下，靠律法，不可因私而失信于律法。我如果今天因为高甑生是功臣，是打天下的功臣而赦免他，就是扰乱律法。君王是承受于天的，这也就是说，我会辜负天。

李世民流下眼泪：就像吴国公扰乱朝堂，我还是舍不得处罚他。高甑生，我不忍按律法处以斩首，他们都像我的手足。

大殿中啜泣声。李世民低下头：我，对于手足，宁可辜负天。

尉迟敬德哭泣：陛下……

李世民：我要去南郊铺上草席，跪在那里，每天只吃一顿素食，谢罪于天三日，换得高甑生减死一等，流放远方。

第三十四章

甘露殿，钟鼓声传来。长孙皇后卧在席褥上。

李承乾：御医也看过了，药也都吃过了，母后你还是不好，我看，还是请父皇下诏，剃度人到寺庙里，赦免囚犯，求佛保佑了。

长孙皇后摇摇头：说起来，如果修福可以救命，我一向是作恶的人吗？

李承乾：母后才不是作恶的人。

长孙皇后：我是行善的人，就是修福的人，应该可以活得长啊！你父皇他从来不信佛，赦免囚犯，那是朝廷大事，不是随便做的，可不能为我一个人乱朝廷的法啊。

李承乾：其实我也不敢跟父皇说。

长孙皇后：你从小就怕你父皇，那是因为那时候你父皇常常出去征战，没有多少时间和你在一起。你父皇是君王，又是马上打天下的人，严厉是难免的。私下里，他不厉害。

李承乾沉默片刻：父皇总是说朝廷的事，其实很多事我很难明白，所以就怕他。

长孙皇后：没有吧，你父皇常常说你很聪明，你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现在是太子，父皇当然要跟你多说朝廷的事。将来，你是要做君王的。

李承乾点点头。

长孙皇后抓住李承乾的手：你不能辜负天下人，不能辜负你的父皇，也不能辜负我。你要心里装着天下。你的父亲，他就是你的榜样。

李承乾：父皇是个好皇帝，可我却不想做他那样的人。我和他不一样，有些他做的事情，我做不到。

长孙皇后：你不必每件事都学他，只要学会胸怀天下，学会仁厚待人，你能成为一个不逊色于你父亲的皇帝。

李世民走进来，李承乾移开。

李世民坐，忧虑地望着长孙皇后：还是出汗吗？

长孙皇后叹了一口气，点点头：死生有命，想办法都是白想的。我倒想，要开始准备了。我死了，就埋到山上，不要挖坟，也不要棺材，东西要少，我就放心了。

李世民：你不要胡思乱想。

长孙皇后顺着自己的思路：葬，就是藏起来，让人看不到，起陵墓，劳

动天下人，明白的人，会笑话我们。埋了，就好了。

李承乾哭泣起来。李世民面带忧伤：我下诏大赦天下吧。房玄龄昨天跟我说，皇后母仪天下，大赦，不为过。

长孙皇后：不要。

李世民沉默（对李承乾）：左仆射告诉我是你请求大赦。

李承乾有些慌乱，点点头。

李世民：有话跟我说，太子为皇后请求大赦，是孝。你的心意很好。

长孙皇后咳嗽：孝，是亲人之间的事，不可以劳动天下。不要大赦。

李世民：好好好，我不下诏。

李泰和韦挺在回廊中穿行。

李泰：母后病情总不见好转，真是够急人的。

韦挺：殿下的孝心天下共知，现在殿下的才华也是天下共知啊。

李泰：大家都怎么说？

韦挺：说越王不仅才华无双，而且心地善良、志向远大。

李泰很高兴。

韦挺：仅这样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对皇帝的影响。现在这样还不行。

李泰：你有什么办法？

韦挺：我想过，当年陛下之所以取得胜利，他的文学馆发挥了很大作用。第一，可以增加陛下的注意力；第二，可以笼络一批人才；第三，可以扩大魏王的影响。

李泰：那就建立一个文学馆。

韦挺：这可不是这么简单的。要陛下认为有必要才可以。越王看书那么广泛，应该集中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向皇帝提出编书要求，成立文学馆，于是就顺理成章了。

李泰：我最想编一部书把古今各地的地理志通编在一起，既可知道山川地理大势，又穿插重要历史典故，一书在手，天下如同在握。

韦挺深深一拜：越王雅有天下之志，为臣感佩之情，由衷而发，特向大王道贺。

李泰：韦先生，您虽然是王府长史，我说过，您就是我的老师。你有话直说，不必顾虑。

韦挺：当年，当今陛下攻克洛阳，俘虏王世充。对于隋朝奢侈的洛阳宫殿，群臣议论纷纷，有人说烧掉，有人说保留。陛下当时的决定是拆掉大部分，材料任由洛阳百姓取用，如果烧掉的话那也是民脂民膏啊。保存洛阳宫一角，是希望以后不用再建，那也是民力的一部分。当时陛下名为秦王，而当时太子听说此事，多日闷闷不乐。

李泰：为什么？这样既可以在政治上与暴隋划清界限，让天下百姓对大唐更有信心，又节约了民力，让洛阳百姓享受到实惠。这有什么不好啊。

韦挺：大王，您确有父亲之风啊。当今陛下确实如此思考。可长安太子另有想法。秦王的洛阳政策，那也是帝王胸怀的自然流露啊。当时太子，自觉不如，于是心中忐忑，闷闷不乐啊。

李泰：啊，竟然这样微妙。

韦挺：如今，大王您要编书，第一步要编的竟然是天下地理，这让我看到了又一个帝王胸怀的自然流露啊。

李泰听得明白，心中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回应。思索片刻：要不，我们换一题目编书？

韦挺：大王啊，这世间的事情，事在人为。对于那些一定要到来的事情，是不可人为阻拦的。否则便是有违天命。大王想潜龙勿用，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天命所归，任何地方都可以流露出来的。不如索性顺其自然。

李泰：书名我已经想好，就叫《括地志》，我马上给父皇上表，请求批准。

韦挺：然后是选文学之士，现在就要注意观察了。

禁苑，李承乾与贺兰楚石在禁苑里驰马，他们在一处废墟边停下来，

贺兰楚石看着废墟：这里是汉朝长安的未央宫。

李承乾：我们的长安难道不是汉朝的长安吗？

贺兰楚石：不是。唐朝的长安是隋朝的大兴城，汉朝的长安在我们的长安西边，就是这里，东边，就是太极宫了。

李承乾向东望去，林木中远远显出太极殿的屋顶。李承乾策马向太极殿方向走去。他们人在高处，向南望去，唐朝的长安城，雄壮。

贺兰楚石：隋朝的大兴城是宇文恺谋划的，汉朝的长安早已灰飞烟灭。历朝历代，多少帝王兴亡，太子殿下，你有什么感触？

李承乾回过神来：我在想母亲的病。

北方有鸟飞过来，李承乾瞭望：我许一个愿，如果能射中那个雁，母亲的病就会好。

贺兰楚石：何不我们都来射它？

李承乾、贺兰楚石及随从拉弓，搭箭，射。

禁苑李承乾和贺兰楚石持弓仰望着，大雁飞过去，没有射中。

贺兰楚石醒悟：啊，坏了，我们的箭飞进太极宫里去了！

李承乾醒悟：啊，快跑！

李承乾等人驰下高处，御林军列阵在前，李承乾等勒住马，向另外的方向驰去。

甘露殿内，李世民回身看到长孙皇后，惊异：你怎么出来了？

长孙皇后：箭射入宫中，难道不是大事情？

李世民：你回去，兵戈之事，不必妇人参与。

长孙皇后：很久没有看你穿盔甲，这次你穿了，我心里很不安。

内侍持箭入，将箭呈给李世民：内中有太子箭矢。

李世民观察箭头，箭头上嵌着金字：太子承干自作用矢。李世民摇头，将箭递给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观后，冷汗流下。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席位上，神情震怒。房玄龄坐在李世民侧，御林军军士挟持李承乾、贺兰楚石入到李世民前，放下。

李世民：你为何将箭射入宫禁中？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李承乾扶住腿，痛苦万状。

李世民愤怒地：回答！

房玄龄：陛下，太子好像……

李世民在盛怒中：你身为太子詹事，为何管束不住太子？你什么也不要说，先褫去你一切官职。禁闭太子！

军士过来拖开太子，李承乾身下留有血迹。

内侍：据说，太子是射雁，同时许愿，若射中，则皇后病会好，所以流矢误入宫中。

李世民没有反应。两个内侍入，静静擦血迹。

李世民疑惑：你们在干什么？

内侍：太子坠马受伤留的血迹。御林军出动，太子不慎坠马。

李世民站起，过去拿过染血的抹布。李世民从盛怒中醒过来：你刚才说什么许愿？

内侍：据说，太子是射雁，同时许愿，若射中，则皇后病会好，所以流矢误入宫中。

李世民呆住了。

太极殿内，李世民坐在坐席上：越王（李泰）告诉我，有三品以上的官员遇到他不下马行礼。又有人奏请三品以上公卿遇亲王不下马。今天，三品以上的公、卿都在这里，你们议论，你们遇到亲王是下马还是不下马？

没有人说话。

李世民怒气：隋文帝的时候，一品以下的官员，都受过亲王们的殴打挫辱。他们是皇帝的儿子，我的儿子就不是皇帝的儿子？要不是我管教严厉，他们照样可以殴打羞辱你们。可是现在，我管教了他们，却纵容了你们。再

这样下去，他照样可以殴打挫辱你们！

众臣惶恐，没有人说话。

魏征：我看即使是三品以下的文武官员，谁都不敢轻视越王。在礼仪上，陛下的臣属和陛下的儿子居于同位。《春秋》上记载：君王所派的使节，官位虽然低，但排位秩序却在封王之上，君王对他们十分尊重。如果天理国法已经败坏，那当然什么话都不用说了。而今，恐怕不应该讲越王为什么不殴打挫辱文武官员的原因，而是应该讲尊敬朝臣的道理。隋文帝放纵他的儿子，使那些儿子做出很多残暴无礼之事，结果怎么样？结果隋朝亡了，儿子们都被杀光。

李世民有些尴尬：魏征说得有道理，我有些轻率了。是我私心溺爱，忘记了公义，还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听了魏征的话，才知道是我不对。做皇帝的，出言不该如此轻率。今天没有什么事，你们如果没有什么事，就退朝吧。

李泰（十六岁）在越王府门口迎接李世民、长孙无忌等。李世民下车，微笑着看李泰：青鸟，我给你请了一个老师。

李泰：太好了。我读书正缺老师。

李世民进入府内，巡看李泰的藏书，抽出一卷，打开：这样的书，我怎么没看过？

李泰：我喜欢读地理书，所以搜集了很多。

李世民：地理？我历次征战，都有地图，知道不少山川要塞，可以讲给你呀。

李泰找出一卷，展开：我喜欢地理，是因为要明白地理中经世济民的道理。这是三国桑钦的《水经》，天下川流无一不载。李泰放下《水经》，拿起另一卷，展开：这是大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水经》无一不疏注，两书确实是经典之作。

李世民接过来看，看了一会儿，点头。

李泰又拿过来一卷，李世民摆手：好了，好了。我没有这么大学问，所以给你请来一个老师，礼部尚书（王珪），你答应我了，你看你这个学生怎么样？

王珪：越王注意的是致用之书，恐怕我担不起责任哪。

李世民：哪里哪里，你是器而上之，越王是器而下之，治天下，致用之学，不可不备。我打天下时，常常觉得兵法不够啊，所以特别注重网罗兵法之才。

王珪：读书人或重器而上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重器而下之，所谓学有所专……

李世民：是啊，两者在一起，岂不是治天下的全才。

王珪：啊……到底是陛下才能点通。

李世民：所以要拜你这个老师，青鸟将来会是全才。

王珪连连点头。李泰过来跪下，拜。王珪答拜。李世民微笑。

李世民：我想起来，武德年间，我立文学馆，受益匪浅。

房遗爱在远处向李泰挤眼，拱拳做请求状。

李泰明白，忙说：父皇，青鸟请设文学馆。

李世民开口：好，有志气。朕许你立文学馆，广招文才。

李世民站起来：好，师也拜了，我回宫了。青鸟，虽然读书要紧，还是多去看你母亲。

李泰：是。

李世民因说到长孙皇后，忽然触动心思：唉，承乾要是像你这样爱读书，我就不担心了。

李泰：我大哥的腿，好像还没好。

李世民：唉，可能有麻烦了。

李世民上车前突然有所触动，转头对长孙无忌：刚才有一个少年，有点眼熟。

长孙无忌心领神会：我想陛下说的是房玄龄的公子房遗爱。

李世民：哦，长这么大了。

长孙无忌：下一代人说起来就起来啦，都开始有志气啦，我看陛下对青鸟不错啊。

李世民：你这个做舅舅的是什么意思？

长孙无忌：我看你对承乾严，对青鸟爱。

李世民岔开话题：你随我去看你妹妹吧，她看来真的是麻烦了。

太子宫内，李承乾拄着拐杖焦急地转来转去。

贺兰楚石：文学馆非同小可啊，当年陛下就是文学馆起家，掀翻太子，继皇帝位……

李承乾指着贺兰楚石：住嘴！青鸟他觊觎我太子之位，我让他越王做不成！

贺兰楚石：殿下，急是没有用的……

李承乾：我是太子还不能急吗？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这不能，那不能，你们看我能不能！

李承乾将拐杖扔出，自己也支持不住。贺兰楚石上去扶持，李承乾流下汗来，神情转为委顿。

李承乾：我要去见母亲。

贺兰楚石：皇后命在旦夕，她能帮得了你什么？与越王的事，不在一朝一夕。殿下，脚疾要紧，千万不要动怒。殿下，不如松一松心，再做商量。

第三十五章

公元636年，贞观十年，正月初三，李世民恢复主持国政。李世民调整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的封地，改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佑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郑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二月，李世民又授封王的行政权力，双重巩固亲属。以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佑为齐州都督，愔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

两仪殿李世民与马周对坐。

李世民：你的奏章我看了，写得好。我的封王们都已到任，他们会成为京师的藩屏，这里出了什么事，各地封王就会勤王。这是保天下的大计。可是，我担心他们的能力，尤其是有些封王年纪幼小。

马周：陛下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们虽然都是都督，可是在治理上未必胜于朝廷官吏。

李世民：我就是担心这个。

马周：所谓治天下，要靠良吏，朝廷政出，到了下面，就要看刺史、县令得不得力。如果得力，陛下甚至可以无为而治。在我看来，现在朝廷注重的是京师各省，也就是京官的能力，对刺史、县令，不够重视。刺史呢，多用军人，或者内官不得力，就把他们外放到州县，边远的地方，就更不注重了。就是这个原因，使得天下百姓不能安心哪。

李世民：说得好，对，封王忠心藩屏，加上刺史县令得力，真是万全之策。这样吧，我来选朝廷中有能力的人做刺史。

两仪殿内。

李世民：席辨上书。疏通河道，不仅有利于农田，防止水害，还可以通商兴利，怎么别人就没有想到呢。

韦挺：席辨在各地的刺史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

李世民：要是全国刺史都如席辨一样，这天下何愁不治啊。此事速速答复。

韦挺：是。

权万纪：陛下，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宣州、饶州发现了银矿。陛下下令开采，每年可收入数百万贯钱。

李世民：我要钱有什么用？

权万纪：陛下的确不缺什么，可多些钱财肯定不是坏事。

李世民：老百姓钱多了不是坏事，可做皇帝的钱要是太多了就是坏事了。从前，尧帝、舜帝把璧玉扔到山上，明珠丢入谷中，为了什么？再看看东汉灵帝刘宏，大肆敛财。你莫非是把我当成了刘宏？

权万纪脸色难看：臣不敢。

李世民：我以天子之尊，缺的不是钱财，而是逆耳的忠言。每年收入数百万贯钱，实在是不如每年多延揽一位人才。你呢，从来没有匡正过我的过失，从来没斥责过别的不称职的官员，也没有向我推荐过一个人才，却在这里大谈开矿抽税的好处。

权万纪：是我的失职，请陛下恕罪，以后我会多进谏的。

李世民：你的意见我也不是没听过。上次听了你的，杀了张蕴古，我到现在还在后悔。房爱卿也因为当时没有及时阻止我而事后深深自责。你说，我还敢相信你吗？

权万纪流汗，全身哆嗦着叩头谢罪：求陛下看在我一心为了朝廷的分上，饶恕我的罪过吧。

李世民：你是一心为了朝廷，还是有什么私心杂念，我不清楚。罪呢，我也就不追究了。只是朝廷白养着你，可惜了那些俸禄。把位子让出来吧，让给那些能为我做些实事的人。

权万纪颓然摘下官帽。

汝阳县义仓现场，群众排队交粮。衙役们收粮，用斗测量，往仓里运粮。

席辨：给朝廷上书，说义仓建设经过一年努力已经完成。

杜怀山：是。

魏王府，李泰坐在席上，厅内书卷堆聚。

李泰：如果编纂《括地志》，还需要什么书？

房遗爱：我听说秘书省有不少新近的大唐地理的报告，都是各州呈上来的，有了这批资料，我们的《括地志》绝对强于历代地理志，为天下所重，

魏王的声威也就响遍天下了。

李泰微笑：这套书要呈献陛下，收入秘府，再由朝廷颁布天下。不过文学馆既是由陛下创立，我现在有文学馆，其中的意思不是声威响遍天下，而是志在天下。

房遗爱：太子现在腿不好，实在有损太子的威仪，我看早晚是要换掉的。

李泰继续微笑：伤可以治好，我听说，已经由伤转疾，疾就难说了，就是好了，也不能正常走路了。

房遗爱摇头：唉，有的时候想想，真是天命不可违啊。

李泰：你父亲还要在家闲多久？

房遗爱：我看不会太久吧，光是尚书省那一大摊事，公事处理慢了，陛下会着急的。

李泰：你慢慢跟他说些天命的事。

房遗爱：他是朝廷重臣，很谨慎，好几次了，他回家都累得不成样子，我以为是案牍劳形，结果他说在陛下面前他总是紧张。真想不到。

李泰：唉。他还是陛下最依仗的人呢。好了，《括地志》毕竟是正事，你再多物色人才。

两仪殿，李世民与魏征对坐。

魏征：臣的眼疾，实在是麻烦，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儿子能替我看，能替我写，可是奏章关系禁中语，不能让他知道。所以——

李世民：御医也没医好吗？

魏征微笑：御医保的是平安，他们治起来，都是温吞水，唯恐有责任。这也难怪他们，为君王治病，好了，无大功，坏了，要砍头。民间都以为御医是神医，我看是庸医，保命要紧。我的急症，他们医不了。

李世民笑：你对我不客气，你对御医也不客气。医者手上一把刀，御医面前你不要嘴硬。

魏征：实在没办法，我来请陛下准我退职，否则恐怕会耽误朝廷的事。

李世民：授你特进吧，做个散官，能到尚书省就到尚书省去一下，有奏我的事，随时来。虽然是散官，责任不要忘记呀。

魏征：谢陛下。臣不敢忘记。

魏征犹豫了一下：听说太子的脚疾还没有好，恐怕是御医耽误了吧？

李世民：不知道，这已经成了我一块心病了。

魏征：我又听说陛下对待魏王不一样，朝廷有些议论。

李世民：没有的事，魏王喜欢读书，不好吗？难道要我假装看不见吗？

甘露殿外间，御医与李世民、长孙无忌、李承乾对坐。

御医：脉象已经是沉到底了，药都用过了，陛下早做准备吧。

李世民：那就是说药没用了，医呢？医还有什么办法？

御医：医，也没有办法了。

长孙无忌：也许孙思邈还有办法。

李世民沉默，看御医。

御医：孙思邈是神仙，也许可以医。可是神仙难找，听说他现在云游到潇湘一带，即使找到了，千里迢迢，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李世民坐在长孙皇后身边。

长孙皇后醒过来：我不行了。

长孙皇后示意女侍过来为她梳头，女侍在长孙皇后身后坐下来，拉起她靠在自己胸前，为长孙皇后梳头。梳子上一绺黑白发。李世民伸手过去，女侍将头发交给他，李世民看着头发，之后放入怀中。

长孙皇后看着李世民，略欣喜：准备我的后事吧，不要坟墓，劳动百姓，消耗朝廷，你不是已经在九嵕山上定下一个山洞吗？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皇后：就先把我埋在那吧，我在那等着你。一定要陪葬的话，器物就用瓦或木，不要金玉，人去了，什么也带不走。

李世民凝视着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你答应我。

李世民点头。

长孙皇后垂目，歇息，抬眼虚望：我们长孙家，因为婚姻，享受薪俸，身居高位，不是因为有高尚的品德，容易崩塌摧折。为了保全长孙家子孙后代，你千万不要给他们权要官位。他们能以皇亲身份，初一、十五入朝觐见，应该满足了。

甘露殿外，长孙无忌注意听着，轻轻摇头。

长孙皇后示意女侍离开。

长孙皇后：我说不干预朝政，可是现在想来，我无时不战战兢兢，恐怕朝廷有变。我听说房玄龄还在家里，算我最后干预朝政吧。房玄龄跟随你很久了，我看他一直小心缜密，商量过的事，从来没有泄露过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大事处罚他，还是用他吧，他到底是自己人啊。

李世民含泪点头。

长孙皇后：说起来，又是啰嗦，看在我要走的分上，让我再说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接受忠言，摒弃谗言，停止狩猎。我看书，每朝每代都是这么说，看来每朝每代还是那么做，我就再说说。我走了以后，儿女们不必

叫他们回来，看见他们悲泣，只会扰乱你的心意。

长孙皇后引李世民的手到胸前，点一点，李世民伸手进去，取出一个小口袋。长孙皇后：这是毒药。

李世民惊异。

长孙皇后：自从跟了你，发誓如果你不在了，我就自杀追随你，我不愿意成了汉高祖的吕后。承乾腿不方便，陛下，你不能废掉他啊。

甘露殿外，李承乾痛哭失声。

公元636年，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世，年三十六岁。

十一月，葬长孙皇后于昭陵，谥号文德皇后。

两仪殿，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对坐，饮酒。

李世民：我有不少女儿，嫁了功臣，你看，（扳指头）遂安公主嫁了窦静的儿子窦逵；襄城公主嫁了萧瑀的儿子萧锐；清河长公主嫁了程知节的儿子程处亮；城阳公主嫁了杜如晦的儿子杜荷。我想再嫁一个女儿给你，怎么样？

尉迟敬德：唉，陛下，我的妻子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我们贫贱夫妻在一起很久了。我没读什么书，可是听说古人说：富不易妻。陛下想嫁女儿给我，不是我的愿望啊。

谈话间，魏征入。

尉迟敬德看魏征：魏大人有事吧？

魏征：有事要和陛下谈一谈。

尉迟敬德告退，起身而出。

李世民：尉迟敬德是诚实人，我想嫁女儿给他，他说富不易妻。

魏征：噢，真想不到尉迟将军有圣人之德。不过，陛下与尉迟将军是生死之交，论辈分就是平辈的，怎么会想起嫁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平辈朋友？于伦常不合啊。

李世民：我是常常弄不懂伦常，复杂。你来有什么事？

魏征：臣在门下省得知，陛下要立皇后。

李世民：是啊，文德皇后之后，总要再立皇后。

魏征：臣对再立皇后无异议，臣只对立谁为皇后有异议。

李世民：你是说，对我立杨妃为后有异议？

魏征：是。臣问陛下，杨妃是谁？

李世民：杨妃是我的妃子，是贵妃。

魏征：我知道，杨妃是海陵王元吉的王妃。玄武门之后，陛下纳杨王妃

为杨贵妃。

李世民：这有什么吗？

魏征：突厥人，弟死后，兄娶弟媳，不违礼法。北朝以来，柔然、鲜卑、突厥与汉人相混杂，习俗互相影响，伦常效突厥，不算特殊。

李世民：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而且，杨妃玄武门时有功，我纳她为贵妃，不是很好吗？

魏征：说到这里还好。可是接下去，纳杨贵妃为皇后就很不妥当了。

李世民：为什么？立贵妃为皇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魏征：贵妃可不比皇后。陛下立杨妃为贵妃，天下人不会说什么。但要是立她为皇后，就不是件小事了。立贵妃如果只算是后宫的事，那么立皇后就是国家的事了。这样的事，陛下要慎重。杨贵妃本是海陵王妃，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陛下就要避嫌了。

李世民：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魏征：《春秋左氏传》上记载，晋献公有一女三子。女是女儿伯姬，子是儿子申生、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还有一个是夷吾，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夷吾有一个儿子叫圉，也就是后来的晋怀公。

李世民很注意地听，点点头。

魏征：晋献公的女儿伯姬，嫁给了秦穆公，为秦穆公生了一个女儿叫嬴。这个时候，晋惠公夷吾的儿子圉在秦国做人质，秦穆公就把女儿嬴下嫁给了圉，圉后来做了晋怀公，所以嬴被称作怀嬴，后来圉从秦国逃回晋国，重耳又去了秦国，秦穆公又把怀嬴嫁给重耳，重耳后来做了晋文公，因此怀嬴又改称文嬴。

李世民：慢，慢，慢，我完全听不懂，这是谁嫁了谁，谁娶了谁？

魏征笑了，摇摇头：好，我为陛下摆一下。

魏征取围棋子在案几上摆关系：陛下请看，这是晋献公，他下面有一女三子。这是女儿伯姬，这是儿子申生，这是儿子重耳，这是儿子夷吾。好，这边是秦穆公，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伯姬，这两个子放在一起，好，他们两个生了一个女儿嬴，好，添一个子在他们下面。秦穆公把女儿嬴嫁给圉，好，把这个子和这个子摆在一起。陛下看到了吗？圉娶的是他姑姑的女儿啊！不仅这样，圉回去晋国，把这个子摆回这里，重耳又来到秦国。重耳是圉的什么人？

李世民点头：重耳是圉的叔叔。

魏征：对。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是伯姬的什么人？

李世民：重耳是伯姬的弟弟。

魏征：对。这样一来，重耳娶的是他姐姐的女儿。也就是说，嬴先做了她自己母亲的侄子的妻子，叫怀嬴嬴，后来又做了她自己的舅舅的妻子，改

叫文嬴。

李世民点头：真的是太乱了。你不摆，我恐怕永远也弄不清。魏征：确实是太乱了。不过，秦国起自戎狄，他们不太在乎这些。而中原人很在乎伦常，乱伦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会失去为人的信用。你看，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朝廷上的君臣，可比人伦上的父子，父子伦常不能改变，所以君臣上下也不可改变。臣要做君，就是陛下很熟悉的谋反。

李世民：啊，是这样！

魏征：陛下常常要效仿尧、舜的品德，何必让百姓在伦常上来笑话你呢？

李世民：你们河北人从小就很明白伦常吗？

魏征：伦常之于我们，就好像算术一样简单清楚。

李世民点点头，又摇摇头。

魏征：陛下对伦常的处置，会影响天下人心啊！要谨慎啊！

李世民严肃起来：对，立杨妃为皇后的事，到此为止吧。这样吧，我把我和杨妃生的儿子过继到海陵王元吉的名下吧。

魏征摇摇头：不立杨妃为皇后，做对了，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自己的弟弟，嗯，因为母亲的血亲，还是有些做错了。

李世民见魏征不明真相，便不辩解，微笑。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对坐。

长孙无忌：你父亲（褚亮）当年在秦王府做文学，我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随陛下打天下。你们这一代想做高官不容易啊。天下太平时靠的是什么？

褚遂良：文才。

长孙无忌摇摇头：天下太平，人人都读书，人人都写字，读得好的，写得好的，随处都是，凭什么你就比别人好？除非你是天纵之才。

褚遂良：天纵之才我倒不是，字还可以吧。

长孙无忌点点头：嗯，字不错。你做到谏议大夫，凭的是你的字吗？

褚遂良有点犹豫：字好算是一条吧。

长孙无忌笑：人人都天天写字，东晋以来，王字为天下楷模，一代一代都写王字，每天每天都写王字，人人都写王字，再笨的也写得差不多，你的字好，有什么了不起呢？

褚遂良：也是，也是。那我是凭什么呢？

长孙无忌：你有个父亲，陛下打天下的功臣，当朝的自己人。你要想再做大，字是帮不了你的。

褚遂良点头：那我要怎么办？

长孙无忌：你是凭人脉做到谏议大夫，再往上做，还是凭人脉。

褚遂良：大人到底是前辈。那我要走哪条人脉呢？

长孙无忌敲着案几：不开窍，不开窍，你这是在谁的府上？

褚遂良笑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长孙无忌：你不明白。我没有治权，就像你是谏议大夫，说什么都可以，但做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抓住了，就往上走了。

褚遂良：对，对，是这样，请长孙大人指点。

长孙无忌：朝廷中，谁赋闲在家？因何赋闲在家？

褚遂良：尚书省左仆射，因督导太子不力呀。

长孙无忌：对，可是触犯朝廷律法没有？

褚遂良：没有。

长孙无忌：对，只是过失。你是谏议大夫，你知道过失的结果是什么？

褚遂良：惩戒一下，到时官复原职。

长孙无忌：尚书省左仆射有何权力？

褚遂良：总揽朝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褚遂良逐渐微笑起来：左仆射的人脉？可是我平时攀不上啊，难道长孙大人要帮我？

长孙无忌：孺子不可教！我重新再问你，朝廷中，谁赋闲在家？现在官复原职了吗？怎么让他官复原职？

褚遂良：那得陛下说了算呀。

长孙无忌：陛下是自己想通了，还是怎么想通的……

褚遂良：恐怕是要陛下自己想通了吧？

长孙无忌长叹：孺子不可教！你这个谏议大夫平常都谏议些什么?!

褚遂良：啊！我来写左仆射复职的谏议书给陛下就对了。

长孙无忌点点头：你这个笨鼓！敲出我一身汗来！

房玄龄家，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对坐。

长孙无忌：陛下今天去芙蓉园观风俗，你要出头啦。

房玄龄：怎么会？

长孙无忌：褚亮的那个儿子褚遂良不是做谏议大夫吗？前天奏请陛下起用你，陛下很高兴，今天去芙蓉园，会路过这里。

房玄龄：这个谏议大夫倒是很懂事。

长孙无忌：对，听说奏章写得文采很好，字也好，陛下把它贴在屏风上。

房玄龄：陛下要是真来了，我得准备一下。

房玄龄想了想，命仆人马上把厅堂重新擦洗一遍。

两人走出房外。

长孙无忌：你若复出，要记得为什么赋闲呀。

房玄龄：当然，当然。

长孙无忌：承乾太子是我妹妹心上一块病啊，去世前还特别叮嘱陛下，不要因为太子脚疾而废掉太子。

房玄龄惊异：会废掉太子？

长孙无忌：唉，太子是将来一国之君，残疾总是危机呀。

房玄龄思索：传言说，陛下看中魏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长孙无忌：这种消息你应该第一个知道啊？

房玄龄：为什么？

长孙无忌：你的儿子每天都在魏王府出入啊。

房玄龄：是啊！

长孙无忌：陛下如果心在承乾太子，你就要避嫌魏王，叫你的公子避开魏王。

房玄龄思索：我们都曾经是秦王府的人，话不避轻重，你说，万一陛下立魏王为太子，会怎么样？

长孙无忌：你的话倒很直接，当然要避免立魏王为太子。

此时，仆人过来，告知宫内监传陛下敕，陛下即刻驾临。房玄龄命快去召唤遗直、遗爱接驾。一边望着长孙无忌，一边站起来，向外走着：让你说着了。

长孙无忌坐在席上，满意地搓着手。

李世民走进房玄龄家大门口，房玄龄率家人跪拜。

李世民：左仆射，我来看你了。

房玄龄：陛下这是何必！召臣入宫就是了。

李世民：今天的日子你忘了？

房玄龄思索：六月初四？

李世民点点头：十二年前，这一天跟我在一起的，我都不会忘记。走吧，跟我回宫。

李世民发现房遗爱，房遗爱拜。

房玄龄：这是我的二郎。

李世民：我见过。

房遗爱：魏王编纂《括地志》，我在魏王府文学馆辅助魏王。

李世民：我记得。玄龄啊，他们这一代，是文治的一代。（对房遗爱）用心辅助魏王。

房遗爱：是。

房玄龄随李世民走到车旁。

李世民思索了一下：玄龄，你家两个儿子娶亲没有？

房玄龄：正在给大郎遗直定亲。

李世民：女儿家是谁？

房玄龄：长安卢家，不太容易。

李世民：你在长安还有不容易的事？

房玄龄：卢家是大姓。

李世民：什么卢不卢的！我嫁个女儿给你家大郎。

房玄龄：太好了，陛下，太好了。臣应下。

房玄龄府。

房遗直：我不要什么高阳公主！

房玄龄：放肆！

房遗直：皇族的公主哪个伺候得了?！人不是说吗，世上两件难事，陪太子读书，做公主驸马。我不想委屈自己。

房玄龄：这倒是。看来，给你起的名字遗直里的这个直，你还真做到了，可是也耽误了你。

房遗直：耽误就耽误吧，碰到公主，宁可耽误。

房玄龄：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房遗直：遗爱不是拼命往魏王府钻吗？叫他娶了魏王的妹妹算了。

房玄龄：啊，这倒是。可是怎么跟陛下说呢？

第三十六章

尚书省，许敬宗与魏征对坐。

许敬宗：侍中身为散官，仍然在省劳形案牍，实在是朝臣的楷模。

魏征看了许敬宗一眼：你是说朝臣都不尽职吗？为什么说我是楷模？

许敬宗有些尴尬：我是心感佩之，说得不恰当，侍中原谅。

魏征：你没有事情吧？

许敬宗：没有什么事情……啊，倒是……最近内宫在准备聘充华，有的忙了。

魏征：内宫的事自有宫内监管理，你不必操心。

许敬宗：侍中大概不知道吧，内宫准备聘的这位充华是郑氏女，而这个郑氏女其实已经许聘陆家了，而陆家没有解聘。

魏征愣了一下：没有解聘？这样的事，你怎么知道？

许敬宗：原来我为我儿子请聘这个郑氏女，后来不成，郑氏就与陆氏联姻，郑氏之女就许聘陆家了。

魏征：郑氏是荥阳的郑氏吗？

许敬宗：是，正是荥阳郑氏，而且这个郑仁基在隋朝为通事舍人，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陆氏的这个儿子陆爽，是个读书人。好婚姻不好婚姻不去说它，郑陆两家没有解聘，宫内监就去聘郑氏女，恐怕对陛下名声有碍吧？

魏征点点头：确实不妥啊。如果是这样，我要谏阻。

两仪殿，李世民与房玄龄对坐。

魏征进来，呈奏章。李世民接过展阅，很惊异，将手折转递房玄龄。

李世民：你说的这个事，我怎么不知道？

魏征：臣事先也不知道，但郑氏女已许聘陆家，此事臣查过了，属实。

房玄龄放下奏章：郑仁基并没有说女儿已经许聘陆家，他也是做过官的人，难道不知道欺君之罪？聘礼已经下了，不能中止。皇家下聘礼，是天下最大的信用，中止了，损害太大。

李世民：先令册使停止，查一下。

房玄龄：请陛下急召士人陆爽。

陆爽入层层宫禁，面有惧色。内侍引陆爽进入两仪殿。

房玄龄：陆家已经聘了郑家的女儿吗？

陆爽：没有。

房玄龄：可是有人举报，郑家已经许聘女儿给陆家。如果查有实据，郑家是欺君之罪，你在陛下面前说没有，也是欺君之罪！

陆爽沉默，拜：婚姻之议确实有过。

房玄龄：你现在要句句说实话。

陆爽：郑家确实已经许聘女儿给我。因为郑氏女要入宫为充华，郑家就退聘了。

房玄龄：这么说，你们两家已无聘约了？

李世民：郑氏女不会再入宫为充华了。

陆爽伏拜不起。

魏征：你这是谢恩呢，还是觉得得罪不起呢？

陆爽：我与郑氏女曾经有过聘约，绝未行过婚礼，现在聘约也解除了。

李世民：这是宫内监做事不周到，你没有什么过失。你可以和郑氏女继续聘约。

两仪殿外，长孙无忌与许敬宗走出来。

长孙无忌：陛下要立杨妃为皇后。魏征挡了。陛下聘充华，魏征又挡了。你看魏征总是挡这类事，总会得罪陛下吧。

许敬宗：恐怕是。

长孙无忌：听说阻挡陛下聘充华，是魏征听你的说法，才去阻挡的？

许敬宗脚步一下慢了：这倒确实。我是为陛下好啊，没有别的意思。

长孙无忌转回身，看着许敬宗：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将来别因为魏征而连累了自己。

许敬宗：对对对，魏征到底不是咱们自己人。我当初和右丞同在李密手下做事，可是我当年投靠陛下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这一路过来到现在，不容易啊。魏征就不是这样，李密之后投窦建德，窦建德之后又投隐太子，隐太子之后幸亏陛下宽宏大量，才有今天的局面。我知道，我知道，他到底不是咱们自己人。多谢大人关照，以后要常常请教。

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正月，历经十一年，《贞观律》修成。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长孙无忌、房玄龄、戴胄侍坐。内侍们依序摆放《贞观律》，李世民展卷，览阅，点头微笑。

房玄龄：《武德律》规定兄弟不在一起居住，兄或弟有了好处，互相并不得益，可是兄或弟有一方谋反，互相连坐都处死刑。而祖辈和孙辈，有一方谋反，另一方只是发配流放。现在《贞观律》规定，祖与孙，兄与弟，因

为连坐而该处死刑的，都改为发配苦役。

李世民：这样好，又合礼制，又合情理。

房玄龄：《贞观律》只有五百条，设立刑罚二十等，比起隋朝律法，少了严酷刑罚九十二条，少了流放发配中的七十一条，像这样的精简，改重为轻的地方，就更多了。而全部的条文，只有一千五百九十余条。

房玄龄拿起摆放在一起的刑杖、笞杖：比如刑杖，规定大头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又删改了武德以来已经成为律法的敕、令，只留下七百条。

李世民拿过笞杖，在手上试了试，轻敲自己的腿，点点头：所以我也不能发出这七百条之外的敕令。

房玄龄：是这样。所以陛下要小心。另外，武德年的制度，太学里的祭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祀；我们建议停止祭祀周公，以孔子为先圣，他的弟子颜回配祀。

李世民对戴胄：我看呈报，近来刑罚就重不就轻，是什么道理？

戴胄：道理在君王，不在群臣。君王好宽则宽，好重则重。律法规定，官吏判刑过重，要受减三等官的处罚，判刑过轻，减五等。这样一来，判轻，反而处罚重，所以官吏为了自保，当然要往重里判了。假如陛下依照律法行事，风气马上就改变。

戴胄顿了顿，又接着说：臣也听说过一些做君王的道理。关键是要分辨善恶。善者，则爱之；恶者，则憎之。近君子，远小人。君王的对善恶的好恶要是明确，则会引君子靠近，让小人躲远。不过，小人也不是没有小善，君子也不是没有小过。看清主体才是关键。

李世民若有所思。

安礼门，马拉轿车停下，卫士上前验视，验符牌。轿里伸出一只手。卫士取过手上的符牌，对验，交还。轿略掀开，卫士近前探视，一惊，退后。缝里一张又凶又丑的女人的脸，微笑着：陛下喜欢的人，难道你不喜欢吗？

车在神龙殿附殿停下来，丑妇下，牵扶下头盖红巾的武氏女。两人入殿，宦官引入两人，跪拜。杨妃坐于席，宦官除去背影的武氏女的盖巾。

杨妃略惊讶：啊，武氏，有这样的女儿呀！父丧已满吗？

丑妇：武大人贞观九年去世，今年正满三年。

杨妃：名，字呢？

丑妇：名约，字明空。

杨妃：字明空？啊，你母亲信佛，才会起这样的字吧。

武氏女：是的。

杨妃：先验身吧。

武媚娘头转来转去地看着宫殿，完全不理会对她的检验。

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十四岁的武媚娘入宫为李世民后宫才人。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李承乾坐在太子席上，有些困顿。房玄龄、魏征、王珪对坐。

王珪：虽然我为魏王的教师，但是，我认为，三品以上的朝臣在路上遇到魏王，都从车上下来致敬，这是不合乎礼仪的。

李世民：你们这些人崇贵了，有了些地位，唉，就轻视我的儿子了。

魏征：我记得从前议论过三品与诸亲王的礼仪。现在又来了，我还是以为，诸亲王地位低于三公，而是与三品平等。三品都是九卿、八座，他们见到亲王下车致敬，真的是很不适当。

李世民：生死的事情很难预料。

众人都不解地看着李世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转了话题。

李世民看看李承乾：太子，读书时间是否已到？你去读书吧。这里没有你可以做的事了。

李承乾跛着离开，所有人都目送他离开。

李世民摇摇头：万一太子有不幸，你们怎么知道接位的亲王将来不是你们的主人呢？你们还要轻视亲王吗？

魏征：自周朝以来，礼的规定是，总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父亲的兄弟，儿子的兄弟，都不可以继承皇位。这样做的道理是断绝血缘旁系的企图，事情也就简单了，断绝了祸乱的源本。做君王的人要深深引以为戒。

李世民：你是在说玄武门的事吗？

魏征：陛下反复告诫我们有话要直说。玄武门的事，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所幸的是，陛下是明君。陛下难道要大唐世世代代都有一次玄武门吗？

李世民一惊。

魏征：陛下如果明白的话，应该是从十二年前以后，就立下合乎礼制的继位规定。也就是永远是长子的长子的长子，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不是很容易吗？这不是可以根除世世代代的祸乱吗？两次议论三品与亲王的礼仪，臣以为不可再有第三次，因为它总是引诱君王对礼制的偏废。

李世民思索，点点头开始了另外一个话题：你知道吗，前些天有人奏表提出想把我的文章编成集。

魏征：陛下怎么回答？

李世民：我说，我的主张见解要是有益于人，将来自然会有史书来记

录，成为不朽。要是扰乱朝政殃害百姓，就算是现在编成了集，也是留给后人的笑柄。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不都留下了很多文章吗，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另一套。做皇帝在于自己的行为，编那些文章有什么用？

魏征赞许地点了点头。

李世民看着魏征。略带挖苦的：尚书右丞魏大人都点头了，看来我是终于做对了一次。

魏征装作没听出李世民话中讥讽的意思：陛下是进步了。

东宫，李承乾表情严肃地在众人簇拥下一跛一跛地进入东宫大门。进入后，李承乾站定，簇拥的人们也站定。侍卫在身后关好大门。李承乾听到身后大门关上的声音，稍停，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双肩耸动，利用跛脚，做出一些顽童的动作。

李承乾：哈，哈，哈，我下朝啦！来来来，我们今天玩什么？

簇拥的人们也都纷纷大笑，可以看出，他们经常这样。

一个近侍靠近李承乾：殿下，太师、太傅还没有去拜，明天他们又会给殿下在陛下那儿搬弄口舌……

李承乾抬手就给了近侍一个耳光，之后语调真诚地：行，我去拜。说完，马上换了一副顽童面孔，回身：你们可要想好了怎么玩，我马上回来。我回来你们要是还没想好，我就抽你们。

李承乾转身跛行而去，近侍捂脸跟上，簇拥者愁苦起来。

东宫，张玄素拜李承乾。

李承乾坐在太子席上：我今天的功课晚一点再做。

张玄素：如果没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还是先把功课做了，做太子的时候养成拖拉的习惯，将来成了一国之君，正事就会被耽误。

李承乾：我今天会把功课做完，不耽误，明天一早交给你。

张玄素想了想，拜了一下：我没有听说太子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何不把功课现在就做了呢？

李承乾：我今天脚不舒服，脚不舒服的话，做功课不会做得很好，我想叫御医来看一看脚，看好了之后再做。

张玄素：那就派御医来吧。

李承乾看张玄素退出之后，一拳打在旁边的几案上。

房玄龄府

房遗爱：现在魏王情势很好，口口相传，人人介绍，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房玄龄：人多难免是乌合之众，晋阳起兵之后，我为陛下网罗的是天下才俊，虽不比孟尝食客三千，总也有百人之数，武德之后，尤其贞观年来，渐成栋梁。魏王是这样的格局吗？

房遗爱摇摇头：与打天下相比，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难也就难在这里，太平年间，人才不同啊。现在是，谁与权势相亲近，才俊之士自然趋之若鹜，不必辛苦寻找。其实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宠爱魏王超过东宫啊。

房玄龄：嗯，这倒是。魏王要修撰《括地志》，陛下就资助良多，自然养得起修撰人才。

房遗爱：魏王不仅是魏王，他还是左武卫大将军，雍州牧，京城都归魏王管。所有的亲王都比不了，好像父亲跟我说过的当初的秦王。是吧？水到渠成，魏王为太子，不是再明显不过吗？

房玄龄点点头：嗯——魏王也如此想吗？

房遗爱：是陛下这样想。

房玄龄：嗯。说得通，也看得到。不过，未必就真是如此。你身在魏王府，魏王府不是东宫，言行逾矩，小心啊。

房遗爱得意地笑了笑。

花园中，长孙无忌与房玄龄边走边谈。

长孙无忌：我听说陛下要把高阳公主嫁给你家的大郎遗直？

房玄龄：陛下对旧臣一向是另眼看待。不过大郎遗直不敢娶高阳公主。皇族的公主……小辈们都觉得很难伺候周到。

长孙无忌微笑：没办法，打天下的第二代啊。你的儿子们对陛下的女儿也太随便了吧！

房玄龄：不过，二郎倒是有意思……大人为我在陛下身边说一说，可不可以？

长孙无忌想了想：也对。我听说你家的二郎与魏王亲近。

房玄龄：是，他们在一起编书，陛下很看重这部书。

长孙无忌：你看啊，魏王府，礼部尚书王珪、黄门侍郎韦挺、中侍御史崔仁师、中书侍郎岑文本、工部尚书杜楚客，还有你家的散骑常侍房遗爱，一个亲王，辅助大臣的规格几乎是东宫的规格。而你看东宫，你是左仆射，做太子宫詹事；给事中张玄素，做太子宫少师；给事中杜正伦，做太子宫右庶子；中书侍郎于志宁，做太子宫左庶子；国子祭酒孔颖达，做太子宫右庶子；还有杜如晦的儿子，驸马都尉杜荷；侯君集的女婿，东宫千牛贺兰楚石。东宫除了你是左仆射，其实朝廷事务繁杂，你也管不了东宫的什么事，其他的人都不是权力很大的人。

房玄龄：嗯，东宫的规格确实不如魏王府，陛下倾向魏王，力量消长，

是很明显的，也难怪朝野议论。

长孙无忌：左仆射要转而倾向魏王了吗？陛下命你辅助太子，你不可以犹豫。

房玄龄：实在难说啊。自从上次陛下处出来，陛下有废太子之心。

长孙无忌沉默了片刻：如果你真心辅佐太子，我就替你劝陛下将高阳公主许配你家二郎。

两仪殿，李世民与房玄龄、魏征上下首对坐。

李世民站起来，舒展身体，搓了一下脸：这几天常常听到外面有鼓吹的声音，百姓好像有什么事。

房玄龄：现在是嫁娶的时候了，长安城里百姓娶亲的很多。

魏征：天下太平了，嫁娶的事情就多，也热闹了。

李世民很感兴趣地看着两个人：你们两个都有儿子，玄龄不用说了，我要将高阳公主嫁给你的二郎。

房玄龄很得意的样子：现在就剩大郎了。

李世民坐下，感叹：我记得打洛阳的时候，你家大郎遗直还没有多大。

房玄龄：大郎就是矮了一点儿，容易叫人以为岁数不大。

李世民笑：那儿媳妇要多高？高过大郎，就不合适了吧？

房玄龄：还好，还好。终于下聘了，媳妇还是崔家。

李世民：好。崔姓是大姓，魏征，你当年劝隐太子结交山东，后来又劝我结交山东。结交山东，就是结交这些大姓。

魏征：没有办法，改朝换代，大姓不改。

房玄龄：是啊，像我这样寒士出身要靠与大姓结亲，才被人看得起。

李世民：我不是已经答应嫁我的高阳公主给你家二郎，还有人敢看不起你吗？

房玄龄：与陛下结亲，求之不得。可是，话不是这么说的，所谓看得起看不起，还不是当朝权力，而是传续下来的名气。虽然我官居要职，又很快要与皇族联姻，可这还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看法。大姓之家，几朝几代之前便已是显贵，香火延绵，有着自己的家族传统。虽然现在家道中落，却还是看不起像我们这样白手起家的人。

李世民神情渐渐有些尴尬，终于不悦：你，随我打天下，今天得了天下，天下人还是小看你。叫人看得起，不是因为你的功劳，而是因为你的亲家，咄咄怪事！

房玄龄：是啊，虽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倒觉得还是办法。魏征，你不也是这样吗？

魏征看了一下李世民，魏征觉察出李世民的不悦，犹豫了一下：陛下累

了吧？我早上来的时候，看见外面菊花开了，开得不错，我倒想再看看。陶渊明爱菊，爱的是野菊。宫里的菊，想来是前朝的名菊吧？

御苑，房玄龄、魏征骑马跟在李世民后面。走了一会儿之后，李世民将马转回来：我想了，随我打天下的，看来还是寒士多。我得了天下，却不能给当朝功臣虚名，只能赏赐实利。魏征，你怎么看？

魏征顾左右，终于面对李世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却不是帝王专属。所以，为臣的，只能自取虚名了。

李世民：我可以赐姓。

魏征：陛下赐姓，可以自今日始，已有的姓，却不是陛下所能赐的。尤其是望族大姓，绵延数朝，只能攀附，无可奈何呀。

李世民拨转马，驰开。魏征、房玄龄互相看看。

房玄龄：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娶大姓女，比做驸马难多了。怎么样？你家儿子的亲事，快成了吧？

魏征：我如果不是当朝大臣，只是一介读书寒士，给儿子娶亲，可能倒容易了。本来是办喜事，做起来，其实是苦事，说出来，叫人笑话呀！

李世民驰马到太极殿前，下马，郁闷不乐。这时候，钟楼、鼓楼的钟鼓声起，四处回荡，李世民内心起伏……

李世民走到太极殿大门口，卫士敬礼，李世民看着精壮的小伙子，从他手中拿过仪仗戟，持在手中，上下看着。之后，提着戟入太极殿。在殿内游走，之后，站定，直看着皇座，大吼：当今天下，姓李！

太极殿，李世民与群臣对坐。大臣们纷纷将自己面前案上的文书归拢整理，时不时地互相低声交谈。

房玄龄翻看了一下自己的卷宗：接下来应该是科举的问题。前朝制定科举，本朝沿用。今年的主考官要议一下，议定之后，还需陛下下诏。

李世民：科举出了什么问题吗？主考官怎么了？

房玄龄：不是非换不可。

高士廉一撇嘴：不合适吧。

李世民稍不耐烦地看了一眼高士廉，再看房玄龄：沿用去年的主考官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高士廉：不过去年就有人说主考官不是望族大姓，今年还是换换人吧。历朝都是大姓人做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兴科举以后，考上就可以做官，来应试的大小都算儒生，主考官非大姓者不足以服人啊。去年，河北、江州几个地方，不是就有应试的考生不满主考出身低微，联名上书的吗？

有一个大臣马上翻看卷宗，找出，刚要读，李世民一挥手，不高兴：这个事，你们先去议，今天不要在这议了。

大家都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高士廉也感到惊讶。

李世民对高士廉：你应该是渤海大姓，历代做官，可是在山东、河北，“高”好像又不是大姓，怎么回事？

高士廉举指列举：山东“王”、“崔”、“卢”、“李”、“郑”为大；过江，“王”、“谢”、“袁”、“萧”为大；东南，“朱”、“张”、“顾”、“陆”为大；关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代北，“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

李世民笑：看来我说错了，你不是大姓。好。如果我让你编《氏族志》，会不会有主考官同样的问题？

高士廉：陛下诏令，就不会有麻烦。

房玄龄：这样吧，吏部尚书高士廉对山东大姓熟悉；黄门侍郎韦挺对关中大姓熟悉；中书侍郎岑文本对江南大姓熟悉，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对江北大姓熟悉，我建议，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协助高士廉编写大唐《氏族志》，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

李世民：历来《氏族志》是讲门阀大族，大唐《氏族志》要将大唐的姓氏全都编进去。叫中书省先拟诏。

房玄龄：是。

魏征家。

魏妻对儿子淑玉：你还是没见到王家的女儿吗？

叔玉：他们家规矩很大，下聘礼之前是不可能见到的。

魏妻：王家虽然是山东大姓，可是破落了也有快七十年了，聘礼要到七十万？我们家到底也是朝廷命官啊！

魏征看着自己的两只手：说那些没有用的干什么，没有七十万，就娶不到王姓的闺女。我出身贫寒，天下大乱，跑来跑去，大起大落，现在总算有了归宿，可说起来到底是寒士出身哪。山东王姓是大姓，魏晋历朝历代、南朝北朝都做大官，就是因为是大姓。我选来选去，选中王家就是为了这个“王”啊！七十万，王家要一百七十万也得拿出来，拿不出来就结不上这个王家的亲啊！

魏妻对魏征：山东有五大姓，家家都是这个价钱吗？

魏征：我打听了，七十万还是最低价。如果找崔家，大概会要咱们半个长安城。

卢兆玄家，卢兆玄坐在上首。卢兆玄和妻子对坐。卢家其他的人围着他

们俩坐着。

卢兆玄：当今宰相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直我见过了，人长得还算中上。但是习气很不好，见我的时候，手时不时地就扳他自己的脚。饮水，就直接用扳过脚的手拿起来就喝了。他父亲是当今第一宰相，炙手可热，想不到他的儿子是这样的。不过由儿子想到他的老子，房玄龄大概也是手脚没有顾忌吧。我觉得和房家这门亲事，不妨再放一放，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当朝的官员来提亲。

围坐当中的一个亲戚说：卢老爷，要照你这么挑，怕真是难了。房玄龄的儿子你都看不上，大概就只剩下皇家的人叫你挑了。

卢兆玄很不屑地：与皇家联亲有与皇家联亲的麻烦。

卢妻：房玄龄有实权，但是出身寒士。寒士，咱们卢家是不会考虑的，剩下就只有在实权里挑了。我算计着，我们挑来挑去就是实权大还是实权小。实权大的人虽然出身寒士，但是价钱谈不拢。寒士出身的人既不知道门第的厉害，又不知道钱能办什么样的事，两样加起来，就更不知道钱权、权钱的厉害。

屋里突然传来女人声音：你们就算计吧，我要是有一天死了，不知道你们还算计什么。

所有人都向一个方向看去。

亲戚摇头：小姐急了，大姓人家的人再急也不能喊哪。

中书省，高士廉主持修《氏族志》。高士廉坐在上首，编撰人员每个人面前一堆书卷。他们不断地互相交换传递着手中的书卷，又忙碌又杂乱。

高士廉用手杖在席上敲了几下，大家安静下来：氏族志宗旨我已经说过两遍了，诸位都是谱牒家，熟悉各个大姓的传承遗续。有些事情你们不需要太认真，把认真放在高门大姓上。我把山东崔姓定为第一等，依此类推，山东崔、卢、高、李就都应该是第一等。但崔姓是一等一类，一类有了，二类也就可以排定下来，二类排定下来，三类、四类也就排定下来了。一等排定下来，二等也就排定下来了，你们弄得这么乱，我教给你们，你们先找最高等，其他的放在一边，慢慢再说。把这高门大姓理出来之后，有时间慢慢地去处理。我在这儿也主要是主持高门大姓的排等，高门大姓之外我就不参与了，你们自己慢慢去吵。

岑文本认真地听高士廉讲完，理了理胡子：你的分法我觉得没有错误，我只是在疑惑陛下的意思。

高士廉：陛下的意思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岑文本：如果陛下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我们那天没有听清楚。有些话就像读书，看起来规规矩矩，实际上如果是当面听古人说，可能

完全不是那个意思。那天陛下讲的时候，我看陛下脸色，我觉得陛下的意思是重新排列姓氏的等级。

高士廉：什么叫重新排列姓氏的等级？姓氏的等级从来就是这样，虽然历朝的遗传有起有伏，但是大姓就是大姓，一等就是一等，我不懂你说的重新排列。

岑文本：请问，你要把关陇李姓，排在第几等？第几类？

高士廉愣了一会儿，不屑：该是第几等就是第几等，该是第几类就是第几类，关陇李姓按照谱学来说，总不是第一等吧？

岑文本：那就麻烦啦。

空旷的太极殿里，李世民坐在皇位上。

一个将军模样的人跪伏在李世民前面：谢陛下赐姓李，我家世世代代保有李姓，是子孙万代的荣耀啊！

李世民：赐姓从来是荣耀，你不要做出什么事来，玷污李姓。我能赐你姓李，也能削去你的李姓。

将军：臣蒙陛下洪恩，获赐皇姓。哪里还敢做什么有辱李姓的事来。

李将军府，李将军家正在庆贺李世民赐李姓，络绎不绝的祝贺的人、送礼的人，李将军坐在首席，面前摆着一本新族谱，第一页翻开，写着敕赐李。祝贺的人和送礼的人都到将军前跪拜，李将军一一回拜他们，他们第一次是拜皇帝的赐姓，第二次是拜将军本人。

卢兆玄也在祝贺的人群当中，轮到他时，他跪在位置上，只拜了皇帝赐，没有第二拜，起身就走了。

将军很不痛快地看着卢兆玄离开。将军的亲随，迅速走到大厅门口，越过卢兆玄，向院门走去，卢兆玄不紧不慢地向大门走，走到门口被亲随拦住：你为什么只有一拜。

卢兆玄一愣，随即明白：是，我只有一拜，我这一拜只拜陛下。

亲随：将军你为什么不拜？

将军：以你将军原来的姓，我当然不必拜。

亲随上前拉住卢兆玄的胳膊：你进了将军府不拜将军，这个门你是出不去的。

卢兆玄用手轻轻敲一敲亲随抓在自己胳膊上的手：你知道我姓什么？

亲随：你既然进将军府来拜，你就要拜将军。

卢兆玄：我姓卢，山东卢姓。

亲随：好，我这回打你算是打明白了，我就打你个山东卢姓。

亲随说着随即给了卢兆玄脸上一拳，卢兆玄的鼻子里流出血来，卢兆玄

很不屑地看着亲随：你打是打不掉我卢姓的，你家将军原来有姓，反而不用打就换了姓。

酒馆里，卢兆玄鼻子里塞了一点布，稍微有些血迹，鼻子有点发青，屏风内有三四个仪态矜持的人和他对饮。其中一人：卢先生到底是高门大姓，今天这一打，真显出先生的风骨。

卢兆玄笑一笑：不是显我的风骨，而是显出这些下作人的德性。虽然做了将军耀武扬威，可驯养出的家奴却如同山中草寇一般。想那主人又能好到哪里去。不过是为朝廷立了点功，真的以为自己成了贵族。

另一人：人的高下，一下子就分出来了。

卢兆玄更得意了：要说风骨，倒是最容易在笔法中见出。

几个人都纷纷点头，一个说：笔法论来论去还是东晋右大将军王羲之为第一。

另一个说：我论王字是二王并提，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一等的笔法，我家里有的王羲之尺牍，你们都是看过的，我最近又弄到王献之的尺牍，十三个字，看了一个晚上，真是爱不释手呀。我要为王献之的这幅尺牍做一个雅集，到时请你们诸位，来雅集赋诗饮酒，岂不快哉。

卢兆玄：我们后人再怎么做雅集，也做不过兰亭雅集了，王羲之他自己酒醉中写下《兰亭集序》，醒来后再怎么写，也写不过酒醉中写的那一份，想起这些，我常常会落泪。

一人说：听说朝中有人在练写王字。

卢兆玄若有所思：哦？如果当朝者能让《兰亭集序》重现天日，那是全天下人的幸事，也是我们诸大姓世代的心愿。

有人在席上，用一个小墨球研墨，用笔蘸了之后，站起来在雅座的屏风上开始一手持酒杯，一手持笔，写字，边写边说：到底还是王字好啊！可惜王字千金难求。

隔壁雅座里王山正和歌伎搭手搭脚地推来推去调情。王山突然停下来，脱离歌伎，耳朵贴到屏风，屏风那边传来卢兆玄他们的声音：千金难求，千金难求！

歌伎略有不满地看着王山，过来叫他，王山示意歌伎轻声，王山又听了一会儿，回来把在席上的腰带，自己系到腰上，起身离开。

长孙无忌府，长孙无忌正和萧翼坐在一起。

萧翼笑着：玉玺，天下只有一份，《兰亭集序》，天下也是只有一份，你说《兰亭集序》可不可比传国玉玺？天下没有什么比传国玉玺再大的了，书

法里没有哪个再比《兰亭集序》更高的了。你说《兰亭集序》和传国玉玺可不可比?

长孙无忌：小心你的嘴。

正说着，侍卫进入，禀，王山有消息要报告，长孙无忌示意让他进来。片刻，王山走进来，拜过两人，将其在酒馆听到有人声称有王字，以及对姓的议论逐一禀告。两人一听，立刻起身。

萧翼和王山到了酒馆里面，进入卢兆玄的单间，写过字的屏风还立在墙边，萧翼过去看，屏风上写的是《兰亭集序》。

萧翼赞叹：写得好。

王山在一边询问刚才在此饮酒的人。

萧翼抚髭，看着屏风：掌柜，你这个屏风卖不卖?

掌柜：你要是看得上，五千钱你拿走。

李世民很快来到，长孙无忌命令亲随将屏风打开。

李世民近前去看：这个字写得不错，写的还是《兰亭集序》，无忌你这是什么意思？哪弄来的?

长孙无忌：王山去喝酒的时候，听隔壁说有王羲之的字，来报告我，我就叫萧翼跟着王山去酒家去把这个拿来。这当然不是王羲之的字，但是王山听见他们说他们其中有人家里有王羲之的尺牍。

李世民：真的吗？如果有的话，赶快派人去，重金买下来。

长孙无忌：王山说的另外一件事，我倒觉得是一件大事。

李世民：什么事?

长孙无忌：王山听他们饮酒时交谈，对关陇“李”姓不以为意。

李世民愣了一下，似乎不是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长孙无忌：陛下还不明白，对关陇“李”姓大不敬。

李世民听了，大怒：那就追查!

长孙无忌：查是已经查到了。是长安卢兆玄。今天有人报告说这个卢兆玄对陛下赐“李”姓也不敬。

李世民：这个事，你去关照一下，叫刑部去调查。

李世民正在甘露殿转来转去。

魏征：我看还是不要追查吧?

李世民：为什么，难道因为卢姓是山东大姓就不必查了吗?

魏征：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可扰民，再大的姓也是天下之民，所以也不可扰，陛下这样追查民间，会使民间有波动。陛下仁厚，卢兆

玄也可不必追查了。

李世民生气：我听说你儿子要与大姓联姻，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要我不追查？

魏征：我的意思是，文治天下。治天下要视天下人为平等。

李世民仍在愤怒中，继续与魏征辩论：你就不是平等看天下人。你为什么不给你儿子娶寒士之女？

魏征：陛下是希望大臣与寒士联姻吗？

李世民：乡巴佬。

李世民在愤怒中回后宫。

李世民怒气冲冲地回到甘露殿。长孙无忌立在一边，看李世民情绪暴躁，不敢说话。李世民看也不看长孙无忌，拔出剑来将几案削去一角。长孙无忌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李世民：这个匹夫，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

长孙无忌：是谁惹陛下生这么大的气？

李世民看着长孙无忌，怒气未消：除了魏征，还能有谁！

长孙无忌：那我该恭喜陛下啊。早就应该恭喜，一直没有机会。

李世民逐渐平静下来：你要恭喜什么？

长孙无忌：陛下有此良臣，难道不该恭喜吗？

李世民：我都快被他气死了。

长孙无忌：魏征时时不忘谏君，这是大唐的幸事。应该嘉奖才对。

李世民：我对他嘉奖得少吗？那次他当众数落我的不是，我最后为难他了？不但没有为难他，还要给他奖赏。我也知道，有他这样的人不容易，可有的时候真是要把我气死。

长孙无忌：陛下既然都明白，为什么还要生气？

李世民长长嘘了口气：你也来奚落我。我做皇帝的发个脾气都不行吗？

长孙无忌笑：只要压压他的气焰，别让他过于张狂便是了。陛下也可以借此出口恶气。

李世民：怎么压？

长孙无忌：魏征的夫人陛下见过吧。此妇十分凶悍，在家里说一不二。魏征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这魏征有一大嗜好，就是吃菠菜。可偏偏他那个婆娘最恨菠菜，不但自己不吃，家里的菜里也不许出现菠菜。这可苦了魏征。家里吃不上菠菜，只能借着出外赴宴的机会，讨一口菠菜吃。上次他到我府上来，专门派下人到厨房里打听，问今晚的席有没有菠菜。本来是没有菠菜的，我看魏征既然点了，就命厨师加了一道菠菜。陛下，你是没见到魏征见了菠菜的那个样子。什么礼仪教养，都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狼吞虎

咽，吃相甚是难看。既然他爱吃菠菜，陛下就请他吃菠菜啊。

长孙无忌停下来不说了。李世民看着长孙无忌，好像有了主意。

魏征还在两仪殿思索。李世民走进来：魏征，刚才是我的不是，我现在向你表示歉意。

魏征：陛下不必这样，我的职责是提出建议，真要这么做，陛下其实还可以这么做，我只是向陛下说明，那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李世民：是啊，一个人做事，常常只会想到前因，后果就常常想不到，所以这也是朝廷要谏官的道理。我已经吩咐人准备了酒菜，你肯不肯赏光啊？

郊外，地上铺了席子。李世民与魏征对坐，两人身后用屏风围了起来。侍从端上餐盒，掀开盖子，从中取出一碟菠菜放在魏征面前，魏征的眼神顿时显得非常贪婪。

李世民观察着魏征，举起酒杯：魏征，你我很少单独喝酒谈心。你每次都是在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数落我的不是。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只有你我。你呢，把所有的话、所有觉得我不对的地方、所有要我改正的地方都说出来，我照你说的，一一去改正，也免得在大殿上没面子。

魏征眼盯着菠菜，不太顾得上李世民的话：陛下这样一问，我却一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李世民放下酒杯：不急，慢慢想。

魏征：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一边吃，一边谈。

李世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是吃的事情大，还是国家的事情大？我把你找来，不是为了和你吃饭，而是为了向你讨教。

魏征心不在焉，李世民佯装不知，不断地发问，魏征支吾着答不上来，眼神不停在菠菜上打转。

李世民：魏爱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平日里思路敏捷，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迟钝？

魏征实在按捺不住：不瞒陛下，都是因为这菠菜。如今菠菜摆在眼前，脑中确实无法再想朝中大事。

李世民哈哈大笑：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不要耽误你的口福了。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内侍们搬运众多手卷。

魏征：算起来，十年修史，现在告成。请陛下检验。不过，其中《晋书》还等陛下的王羲之传，才算完璧。

李世民：我要等《兰亭集序》真迹到手，才算写完。我要写赞，不看到《兰亭集序》真迹，不算真正的赞叹。

长孙无忌：王羲之的后人视《兰亭集序》真迹为传世之宝，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时，真迹不曾出王家一步。可是，这个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当然不会有子嗣，结果将真迹传给了至亲弟子，辩才和尚。

李世民：哦，在僧人手上。出重金买吧。

长孙无忌：出过了，他不卖。连看都不让看。所以辩才手上的是不是真迹，还不知道。我叫谏议大夫褚遂良领萧翼去办此事了。是不是真迹，到不到得了手，快见分晓了。

李世民：好好好，《贞观律》修成，前朝史修成，《氏族志》也快修成了，拿到《兰亭集序》真迹，岂不大快人心！倒不妨借此机会出重金收买天下的王字真迹。

第三十八章

卢兆玄在家里一张一张地检看王羲之尺牍真迹，再一张一张地收好王羲之尺牍真迹，放入漆盒，捆扎好。

卢兆玄感叹地摇着头：重金收买，重金收买，必然是赝品陡增，天下大乱啊，王字的厄运当头了。不卖啊，不卖。

两仪殿内，高士廉指挥宦官们，把众多的书卷搬进来。书卷数目非常多，每一卷上都挂有标签，高士廉很得意地看着它们。

李世民进入，看到码放整齐的书卷：啊，这么多！舅舅真是不容易呀！

高士廉向李世民介绍：这是《氏族志》第一等姓，这是第二等，这是第三等……

李世民拿起第一等姓的书卷，展开："崔"怎么是第一等姓呢？

高士廉不解其味："崔"当然是第一等姓啊。

李世民将手上书卷背在身后，转来转去，终于站下命人把房玄龄、魏征请来。

房玄龄走过去，拿起这卷展开。魏征在旁边凑着看。

李世民看着二人：你们不觉的有什么不妥吗？

房玄龄：有什么不妥？

李世民：看来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是贫贱出身，你们至今还敬重推崇，是不是？

三个人都莫名其妙地点点头。

李世民：可是，北齐局限山东，南梁、陈，偏安江南，即令有什么人物，也不值得一提，何况他们的子孙，才能品行，官爵地位，都一天不如一天，逐渐衰落。可这样的破落户仍然以他们的门第为骄傲，即使沦落到做小生意为生的地步。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人为什么还认定他们高贵？当今三品以上官员，有的因为德行，有的因为功劳，有的因为学识，擢升到高位。我不明白，那些破落户，究竟有什么可羡慕的？

房玄龄和魏征开始明白李世民说的是什么了。

李世民：尤其是希望跟他们通婚，即令送再多的金银绸缎，还是被那些破落户认为寒酸。我不知道天下这是怎么了？

房玄龄笑了笑：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李世民对高士廉：舅父，李姓是第几等？而房玄龄、魏征，你们随我打天下，有了官职爵位，还是认为崔氏是第一等姓吗？

房玄龄、魏征无法回答。

高士廉：臣知罪，臣重修。

李世民脸色稍缓：搜集天下家谱和朝廷人事命令，以朝廷现任官员等级为准，再考查史书记载，研究真伪，分辨辈分，厘定等级顺序，褒扬忠孝贤良，排斥奸邪叛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

驿站，褚遂良与县令对坐。

褚遂良：我这次来，是要一样东西。

县令：什么东西？好说！

褚遂良：一帖字。

县令：一帖字？我们这里有什么惊动谏议大夫的字？

褚遂良：你们这里有惊动陛下的字。这个字，写了有三百多年了，王右军啊。

县令：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这里倒是有一幅字帖，听说是一个叫王羲之写的，听说写得好。

褚遂良惊喜地以手拍额：王右军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就是王右军。王羲之做过晋朝右卫将军，所以人又称王右军。字逸少，有时也有人称王逸少啊。你知道在哪里吗？

站长：这我倒听说过。驿站里来来往往人不少，各色人等都有。时不时听他们议论这里有王羲之的一个手帖，叫《兰亭集序》，说是在永欣寺的住持辩才大和尚手中。

褚遂良：对，就是在这个人手里。

站长：都是这么说，可是辩才从来没有给人看过，所以，有等于没有。

褚遂良：辩才手中的这个帖，是真，是假，还不能确定？

县令：这倒没什么难办的，我派人去叫他拿来就是了。不就是一幅字吗？

褚遂良摇摇头：陛下嘱咐，只能文取，不许武取。一幅字哪里经得起武取，损毁了，我们都担待不起啊。你可以在永欣寺周围布下探子，不能拿到，也不能叫他走掉。

庙外下起大雨，萧翼在庙檐下看书。辩才领弟子披蓑衣，戴斗笠入。辩才经过萧翼身旁，蓑衣上的水滴在萧翼的手卷上。

萧翼大叫：你怎么把雨水滴在我的书卷上？

辩才停下，随从弟子上前挡住辩才：施主无礼！这是我们永欣寺住持。

萧翼：一卷书来之不易，你看，水把墨都洇开了，这是我借来的，我怎么还？

辩才上前：是老僧的不是，冒犯了。读书人随我到寺里来避雨吧。这卷书，我抄一遍给你。

禅房，萧翼与辩才对坐。辩才对香合十默祷了一下。从萧翼手中接过手卷。

辩才惊讶：这是《大明度经》啊！施主是居士吗？

萧翼：不是。只是对佛经有兴趣，不过，这卷经是索靖抄写，晋人笔法，我看，不在王右军之下啊。

辩才看手卷，摇摇头：王羲之笔法，晋人第一。这只是抄经字罢了。僧人日课，每日抄经，写起来便捷而已。

萧翼：那我看王羲之的字，看错了？

辩才：不敢羞辱施主，王字之妙，大概施主还少心得。我来告诉施主。

萧翼惊喜，以为如此轻易就看到目的物了，但按捺住。

辩才起身，向经柜走去，片刻，手持一个手卷过来，向萧翼将手卷反向展开。

萧翼盯着手卷，语气平静，手微抖：哦，《兰亭集序》。

辩才以手指卷：永和九年，你看，起首一个永字，笔法之妙，就全在了。当年，王羲之以右旋写这一点，接着左旋，连这一提，再右旋，再左旋，右，右，左。施主如果有兴趣，不妨住下几天，一来可以拿这个去玩味笔法，二来我也要为施主抄一遍这个经。

萧翼：我这个经可是珍贵！字写得这么好，我朋友视为性命。

辩才微笑：我抄好了你就知道了。

萧翼小心地卷起《兰亭集序》：好，我走时，朋友的这卷经要拿走，你抄的这卷经我也要拿走。多谢你的《兰亭集序》，我拿去体味笔法。

永欣寺僧房，辩才在灯下抄经。另一间禅房，萧翼在僧房榻席上观看《兰亭集序》，狂喜。良久，萧翼将手卷用布包好，将榻席上的被子伪装成人形，吹熄灯，拿布包悄悄至门边，打开门，蹑手蹑脚走去。

远处，两个人影跟上萧翼，萧翼向前跑，有一个人影挡住路。

驿站，萧翼被塞住嘴，由四个人押入。

褚遂良惊讶：这么快就偷出来了？

县令：自己人？谏议大夫原来已经派人进去了？

褚遂良：没有办法，朝廷也靠偷啊。

萧翼被解开，嘴中物被拔出来，半晌说不出话来。褚遂良侍从那里拿过包，取卷，展开，近视，县令忙命把灯挑亮，并凑到褚遂良身边看手卷。

褚遂良审视手卷：写得好，写得好啊！萧翼啊萧翼，你这下可立了大功了。好，连夜回长安，陛下肯定想不到这么快！可是，可是……

褚遂良慢慢垂下手卷，再举起审视一次，沮丧，将手卷扔到案几上：假的。

萧翼一惊：假的?！怎么会是假的?！我亲眼看辩才从经柜里拿出来。一笔一画地讲王羲之的字怎么写得好。

褚遂良：纸是现在的纸，不是晋纸。

萧翼再看：真的是唐纸。我怎么没想到呢！

褚遂良：字是写得好，看来应该是辩才临摹的。快回去！出不得意外啊！小心，别让他们知道了。

萧翼回到寺中，辩才在席上抄经。灯光如豆，萧翼在窗外看得入神，不知不觉空手模仿辩才笔法。

僧房，辩才在抄经，萧翼走进来。辩才没有理会萧翼，抄到一个段落，放下纸卷和笔，合十：施主昨夜歇息得可好?

萧翼：经您点拨，看了一夜《兰亭集序》，真是笔法精妙。我听说，当年兰亭雅集之后，王羲之第二天要正式书写一遍，无论如何再也写不出当时的妙处了，是这样的吗?

辩才微笑，点点头：是。

萧翼：书圣怎么会这样呢?

辩才：通篇笔法的勾连，是最难的。写之前要谋划好，所谓凭空画字。通篇勾连好了，起笔写下去就是了。

萧翼：是啊，《兰亭集序》如此精妙，想必是通篇勾连好了，那第二天照写一遍不就好了吗？怎么会写不出妙处了呢?

辩才微笑：兰亭雅集当天，有人赋诗，有人作文，雅集中当然会饮酒，王羲之是饮酒的，微醺中起草《兰亭集序》，浮想联翩，感悟生死，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不过，当中有几个字，王羲之有所改动，圈掉另写。

辩才凝视着萧翼，开始醒悟，觉得有大事要发生。

辩才：你知道，改动了，通篇的勾连到改动的地方就变化了，第二天重写，必然是重写改好的……

萧翼大悟：啊！是是是，昨天的勾连是顺着改动勾连下去的，今天的重写，不重写改动，勾连当然就勾连不起来了！

辩才击掌：施主真是聪明绝世，看来你一夜的工夫没有白下。

萧翼展开手中的手卷：不过，我不明白了，这真迹里面，并没有改动啊？

辩才：施主手中，并非真迹，是我抄写的。

萧翼低头阅卷，抬头：那改动的是哪几个字呢？

辩才：《兰亭集序》总二十八行，第四行，“峻岭”之前加了“崇山”二字；第十三行，“外”改为“因”；第十七行，“于今”二字改为“向之”；第二十一行，“悲”改为“痛”；第二十五行，划去两字，另外，“也”改为“夫”；最后第二十八行，最后一字，“作”改为“文”。

萧翼点头良久：原来是这样。所以，想来师父是见过真迹的了？

辩才微笑：岂止见过。你知道，王羲之视《兰亭集序》原稿为不可再写的珍品，一直收在身边。他去世后，他的后人视《兰亭集序》真迹为传世之宝，代代相传，真迹不曾出过王家一步。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王法极手上，王法极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这一脉的后人，后来出家，法号智永，

萧翼：哦，智永大师，隋朝的大书法家。我小时候就临他的《千字文》。

辩才微笑，合十：智永是我的师父。

萧翼：啊，您原来是智永大师的徒弟！

辩才：你到本寺来，没有觉得门槛有何不同吗？

萧翼想了想：不觉得有何不同。

辩才微笑：我师父智永，后来到这里住下。当年求我师父的字的人，络绎不绝，门槛都踏破了，后来没有办法，就包上了铁皮。

萧翼回忆着，点头笑：原来如此。我学智永大师的字，智永大师就于我有恩，我一会儿要去拜门槛。

辩才：施主倒是有情有义之人。

辩才慢慢抚案：这个案子是师父传给我的，师父在这里一住三十年，圆寂之前，把《兰亭集序》真迹传给了我，从此，《兰亭集序》就是永欣寺镇寺之宝。不断有人来过，要以重金收买，镇寺之宝，又是师父传给我的，怎么可以卖?!

萧翼沉思，若有所思：是不能卖。师父……我不知何世修来的福，得见师父，又亲传笔法于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缘，见到《兰亭集序》真迹？

辩才合十：镇寺之宝，看一次确实不易，要沐浴焚香，要斋戒，要做法事。

萧翼：当然。我行旅偶然过贵寺，居然要看《兰亭集序》真迹，应该是佛家说的妄念了吧？

萧翼沉默良久，之后，欲擒故纵：师父，我也该走了，我回去收拾一下行李，不多打搅了。

萧翼拜，辩才回拜。萧翼起身，走向门口。背后传来辩才的声音：施

主，施主如此诚心，真是少见，难得。我想，施主是有缘人。我倒想收施主为佛家弟子。

萧翼掠过一丝惊喜，回身拜：我还是做个俗世弟子吧。我家有妻儿，应该是俗缘未尽。

辩才：唉，出家出家，哪里是出俗世之家，是出生死之家啊！

萧翼惊异，沉默之后有所感悟：啊，原来是出生死之家！

辩才合十默祷了一下，感叹：是啊，无论出家在家，都要出生死之家。只不过出家为僧，是专门出生死之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感叹的就是生死。说到这里，我倒真想做一次法事，再次瞻仰师父传下来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我临了总有千遍以上，现在倒有五六年没有再见过了。见一次吧，我还是有俗世情怀的。

萧翼跪，拜：缘分，缘分。

法事结束，有僧人请萧翼进住持僧房。辩才揭去丝巾，露出漆盒打开，一层一层剥去包裹物，取出真迹手卷，放在案几上。

辩才：施主诚心诚意，缘分真是到了。我特意留住一天，请施主鉴赏。

萧翼膝行至案几前，取过手卷，展开，阅，激动得流下泪来：神品，神品！

辩才：当然是神品。

萧翼小心地收好手卷，放在案几上，将手卷层层包好，放入漆盒。

辩才注视着漆盒，将漆盒捧起，递向萧翼：施主放在身边仔细鉴赏。

萧翼大惊：镇寺之宝……

辩才：佛家讲究供养，所以我将稀世珍宝供养给佛。佛家又讲慈悲，施舍，所以我请施主仔细鉴赏，也是佛的意思。不过，它明天要回藏了。请施主小心。王羲之笔法传续，也是功德。施主是有心人，见过真迹之后，传续笔法，功德无量。

萧翼接过漆盒，沉思片刻：佛家讲不贪，为什么世人很难做到？也曾听过讲经，佛家讲空，可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做不到空？

辩才：因为世界是空，贪能贪到什么呢？不过是欲念罢了。贪，只是贪的一念，世人贪来贪去，只不过是执贪的这一念想。做不到空，还是因为执，你执这个空，就不是空了，所以，就是不要执。

萧翼：一夕谈，十年书，受益匪浅。

僧房，萧翼在灯下阅看《兰亭集序》真迹，入神，长叹。有人敲门。萧翼一惊，知道是探子来了，随即将真迹收好，萧翼起身开门。

探子入：这个老和尚！我们去看了，东西不在，你知不知道他把东西放

在哪里？

萧翼百感交集，沉默，终于说道：在我这里。

探子惊讶：你偷到手了?!

萧翼摇摇头：住持许我看一夜，明早奉还。

探子：那我们还不快走！

萧翼：我不能走，我不能背信弃义。

探子：好好好，你做好人，把东西给我，我走。

萧翼沉默了片刻：理该完璧归赵。

探子：完璧归赵？什么是完璧归赵？

萧翼：东西没有损坏，怎么借，怎么还。

探子摇摇头：县令交代下来，谏议大夫又等在驿站，你说我这个差怎么交？我吃这一口饭不容易啊。

萧翼沉默：是啊，我倒没想到，这件事原来比偷难多了。

探子取出匕首：你这么婆婆妈妈，我只好硬取了。

萧翼看着匕首，拿出漆盒：贪，贪啊。你拿走吧。

探子拿过漆盒：咱们走吧。

萧翼：你去吧，我不走了。

探子：你不走？你不和我走，在县令大人面前，怎么交代是真的还是假的。

萧翼：是真的。你走吧。

探子：镇寺之宝没了，你不怕他们把你吃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吧。

萧翼流下泪来，停了一会儿，置之度外：拿了镇寺之宝，就是取了他们的性命，取人性命，要以命偿命！我就在这里偿命吧，任他们处治。这样，也对得起陛下，也对得起辩才大师和永欣寺。

第三十九章

萧翼跪在永欣寺台阶前，满脸是泪：奉大唐皇帝陛下旨，永欣寺镇寺之宝，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子时，已快马递送长安太极宫，弟子萧翼不能亲自回去销差，留在这里听凭师父发落。陛下说过，若师父出让《兰亭集序》，则为永欣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辩才大吃一惊，茫然了许久，向西跌坐，合十，流泪满面：佛慈悲，佛慈悲。昨天你问我贪与执，我就应该想到。可是，嗔与怒，都是佛家弟子不为的。只是，《兰亭集序》真迹一入帝王家，就再也不是供养了，俗世也就从此再也见不到了。罪孽，罪孽。

两仪殿，李世民坐在御坐席上。长孙无忌奉上漆盒。李世民打开漆盒，打开一层层布，手卷显露出来。李世民抬眼兴奋地扫视诸位，展阅，嘴里发出赞叹的咕噜声，接着问：用费多少？

长孙无忌：陛下不是说过吗？若辩才出让，就为永欣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李世民一边看帖，一边点头：当然，为永欣寺佛像再塑金身！你们有功，我要重赏。

褚遂良：此次，萧翼功劳最大。可是，萧翼留在了永欣寺。

李世民：为什么？

褚遂良：陛下应该明白，辩才是不可能出让《兰亭集序》的，因此，萧翼自愿留在永欣寺，以命偿还《兰亭集序》。

李世民惊诧。

褚遂良一一讲述了取得《兰亭集序》的经过。

听完这些，李世民也有所领悟，急忙打开手上的《兰亭集序》，觉得一阵热血沸腾：是不能卖。当初是我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许以重金便能得到《兰亭集序》。我若是《兰亭集序》主人，我也说什么都不会将它出让给别人的。我曾想过，《兰亭集序》，一辈子能亲眼看一眼，便是福分了。更何况拿在手上。

褚遂良：陛下已经是它的主人了。

李世民慢慢放下手卷，陷入沉思。

褚遂良看着李世民：陛下？

李世民：武取天下，要以性命相搏；文治天下，也有人以命相许，这萧

翼，当得我一员大将啊！

卢兆玄家，众人围坐在一起。

卢兆玄：《兰亭集序》真迹一入深宫，再也不可能为世人所见了。不过，陛下为《兰亭集序》肯如此费周折，天下文人，再也不能视关陇李家只能以马上得天下，以文来收服人心，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李世民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并加赞语评论：所以从古到今详细地考察，研精篆素，尽善尽美，难道不是只有王羲之一个人吗？看他的点曳之工，裁成之妙，仿佛烟雨霏霏，露水漫结，字形好像断了，其实气势连接；凤翥龙蟠，字势倾斜其实矗直。赏玩不觉得疲倦，阅览不知道开端，心中倾慕手下追摹的，仅此人而已。其他的人就不必提了！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大唐氏族志》改订完毕，以唐朝官位品秩定高下，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姓为第三。整理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七月二十七日，任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两仪殿。

李世民：房玄龄真是固执啊。请他做太子少师，就是不要做，就是请辞。

长孙无忌：换作别人，也是不太敢做，陛下登基以后，他一直在朝廷高位，单单这个，就足以让人嫉妒了。陛下的女儿又嫁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又做了韩王的王妃，朝廷权位，皇室亲家，恐怕别人天天在想如何弹劾他了。我劝陛下不要再让他做太子少师，太子将来做了皇帝，少师就威震朝野了。

李世民：不，我就是要他做太子少师。既然朝野以为我会废太子，我就是要用这件事堵住别人的嘴。

长孙无忌：可陛下对魏王确实不一般啊。情之所系，陛下难免有一天不转换心意。那时候，陛下不是害了左仆射吗？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说：无忌，我这两个儿子，你到底怎么看？

长孙无忌：我是他们的亲舅舅，我能怎么看？可是我妹妹去世前，不是嘱托陛下不要废掉承乾吗？废掉承乾，是朝廷大事。青鸟也确实读书不错，但是成为太子，就是惊动朝廷了，难免引起纷争。

李世民：我现在开始明白当年太上皇的心情了。真是难啊。

李世民向几案走去，书写手敕：不过现在还是要维持太子。

东宫，李承乾坐在坐席上，看向殿外：陛下下诏断表，彻底回绝左仆射请辞少师，怎么还不见他来？

贺兰楚石：他不敢不来吧？

李承乾：是啊。我也需要他这个朝廷重臣。

房玄龄坐在家里。

房遗爱：父亲真的不去吗？

房玄龄：太子宫摆下仪仗实在是招摇过分。我真的是害怕了。太子少师是最招人嫉妒的，因为太子一旦即位，我就是皇帝太师。这不是永远地把我放在油上煎吗？

房遗爱：我可以在魏王面前保你啊。

房玄龄瞪了房遗爱一眼：轮不到你说话！

房遗爱：父亲，孩儿也是为了你好。现在谁都看得出来，魏王才是真正能得天下的。这个时候得罪了魏王，恐怕不好。

房玄龄：你怎么就知道魏王要得天下呢？

房遗爱：这还不够明显吗？我们且不说魏王如何。父亲你看太子像个成事的样子吗？

房玄龄没了底气：有些事情，有时处理得的确不大妥当。但谁能没有过失呢？

房遗爱：恐怕不只是不大妥当吧。我看陛下对太子殿下好像很担心呢。

房玄龄叹气：既然太子没用，父亲又何必在他身上再下工夫。父亲早早辅佐魏王，也算是对陛下尽忠啊。唉，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你的心思都花在这上了。

房遗爱：父亲是大才，孩儿是小才。可有些事情，只有小才的人才看得清啊。父亲不觉得是这样吗？

贞观十三年，正月，礼部尚书赞公王珪去世，年六十九岁。

王珪的灵堂，李泰守灵，房遗爱陪着李泰。

李泰：你看老师说走就走了。人生如朝露。

房遗爱：殿下，读书人不可以不弘毅，人生如朝露，感慨归感慨，不可以丧志。谋太子的事，不可以放松。

李泰：谋太子，谋太子，你让我怎么谋。父皇那儿，该说的，我也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就差冲进东宫去把太子弄掉了。你还要我做什

么，现在一点可做的文章都没有。

房遗爱想了一会儿：现在就有一件事，可以大做文章。听说，太子最近迷上一个宫女，叫称心，不可小瞧。此女曾经是侯君集府上的人，颇有些来历。你听说过此人吗？

李泰：什么来历？

房遗爱：此女虽不是哑巴，却从不说话。过去在侯府的时候，侯将军问她话，她都不答。

李泰：哦？这是为何？

房遗爱：这我也不大清楚，可是现在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

房遗爱凑近李泰的耳朵：人们说她是妖女，张嘴说话会给主人带来灾难。是真是假先不必管，你就没想过这里面有文章可做？

李泰：有这等事？逼她开口，给太子降灾？

房遗爱着急地：你莫非当真了？我是说借这件事在陛下面前做点文章。陛下历来最恨这些妖法邪术。当年的左仆射裴寂就因为这个被革了职。话都说到这地步了，你还不明白？

宫中，高阳公主在马上和一个青年禁卫军军官说笑。高阳公主策马离开，青年禁卫军军官注视着她离开，神色暧昧。房遗爱站立着，看到刚才的一幕。

高阳公主策马过来：书编得怎么样了？

房遗爱：魏王很勤奋，我们都有点跟不上。

高阳公主：你们这些废物！我哥哥可不是一般人。

房遗爱：太子也是你哥哥。

高阳公主：当然，他是将来的陛下。

房遗爱：魏王觉得不一定。这么看，魏王确实不是一般人。

高阳公主：所以你每天就混在魏王府。

房遗爱：而你每天和那些贱人在一起。

高阳公主怒，用鞭尾指房遗爱：你要敢管我的事，我就叫人把你捆在树上，用马鞭抽你！

高阳公主策马离开，走远，又兜马回来，靠近房遗爱：你是说魏王要做太子？

房遗爱：怎么样？

高阳公主：有可能。

高昌城王宫世子高昌令尹觊智盛，交河公觊智湛（世子的弟弟），绾曹郎中觊德俊，左卫大将军张雄等应召到达。看到觊文泰垂头丧气的样子，大

家都感到事情不妙。

麴文泰：高昌，高昌真要断送在我的手上了。突厥阿史那矩刚刚来过。欲谷设要攻打焉耆，要我们出兵两千人从侧翼进攻。不仅如此，他要封闭东方道路，不许任何人东去。

大家沉默，谁都知道事态严重。空气似乎不再流动，窒息的气氛笼罩在大家的上空。

张雄：天可汗是注定要得罪了，如果天可汗不予追究，也许会度过这次危机的。不过，攻打焉耆的事情仍然不好办啊。

两殿之间的通路

李世民行走间突然站定，沉思：以你对高昌的了解，可能是那样的吗？

姜行本：高昌信奉佛教，应该不会毁灭别人的疆土性命。当年玄奘西去葱岭，路过高昌，麴文泰欲留玄奘，玄奘不肯，执意西行，麴文泰就资助他，资助的财富五十头骆驼也驮不下。以我的猜测，麴文泰应该是受到逼迫。

李世民：你的意思是，西突厥？

姜行本：只有西突厥能如此。

两仪殿内，房玄龄和侯君集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们不必施礼，先坐下。

姜行本：焉耆派来使者，高昌和西突厥攻打焉耆五城，掠夺焉耆人口一千五百多，不仅如此，高昌还封闭了贡道，所有经过高昌的使者和商人都被扣留。高昌是大唐的臣属，陛下封麴文泰的夫人为公主。

房玄龄一愣：哦，焉耆也是大唐的臣属，高昌打焉耆，是为叛乱。

长孙无忌：大唐很久没遇到这种叛乱了，陛下为天可汗，不应该容忍如此作乱。

侯君集：封闭贡道，视同宣战，就该出兵惩罚。

魏征：我看，高昌犯上作乱，当然要惩罚，焉耆固然也要同情，不过，朝廷出兵，对大唐毕竟是负担，两相权衡，毕竟两不相抵。

房玄龄：此事不可等闲视之。一、高昌处天山南北，是交通要道，乃大唐进入西域的门户，反之亦然。当初汉朝与匈奴五争车师，不是没有道理。另外，欲谷设，初为东突厥人，后到西突厥，给大唐造成太多麻烦，若朝廷坐视不管，他今天敢逼迫高昌打焉耆，明天就会攻打伊吾，下一步就是凉州。

长孙无忌：但这次是高昌，如何对欲谷设宣战呢？

李世民：既然是高昌首先出兵，就讨伐高昌，若欲谷设胆敢挑衅，则不

必自我束缚。侯君集，征伐的事，你先准备起来。若欲谷设挑衅，而我们事前不准备，临时是应付不了的。记住，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平息高昌和焉耆之间的战争，但我们也要做好对付西突厥的准备。

侯君集：是，明白了。

李世民：征伐之前，先给高昌送个信，要高昌的麴文泰亲自来长安，说明退还焉耆的财产、人口。告诉他，如果他来了，我便不发兵。

魏征坚持：征伐，非我所能。内重外轻，总归是道理。

李世民：当初动东突厥，何尝不是外事！他牵一发，动我大唐全身。如今西突厥阻断西方通路，他牵一发，不动我大唐全身，也是半身。

魏征仍坚持：路途遥远，兵费就是民力啊。

高昌王宫麴文泰神情萎靡，召集两个儿子商议天可汗的敕令。

麴智盛：为什么不直接说明我们的无奈。高昌弱小，本来就无力在大国之间周旋。当年汉武帝不是对楼兰王很同情，最后也没有追究吗？

麴文泰：那固然是好，但是，现在的情形看，天可汗不一定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是我高昌夹在中间里外难做啊。

麴智湛：上次天可汗的使者来，很注意阿史那矩，说明天可汗知道突厥的问题，知道欲谷设。但是，制书一句不提欲谷设，只是一味追究高昌。这又是为什么啊？

麴文泰：天可汗看来这次是真的动怒了。他要发兵了。从来讲究师出有名。对欲谷设，天可汗恐怕不好多说，但高昌臣服天可汗，为臣之礼丧失，天可汗追究起来名正言顺。高昌要成为欲谷设的牺牲品了。

麴智湛：当初，父王一直担心天可汗不肯为高昌出兵，现在真的会出兵吗？

麴文泰：现在看来，天可汗一定要出兵了，祖宗的基业要在我的手里葬送了。话又说回来，也许，天可汗出兵对高昌百姓是好事啊。

谁也不说话。侍从进来，说阿史那矩不来，要先去可汗堡。

麴智盛：阿史那矩一定向欲谷设汇报去了，他们商量了办法就会回来。

麴文泰：就让阴隆达准备去长安吧。至于如何说，我们还得看看阿史那矩怎么说，然后再定。

可汗堡（今新疆吉木萨尔）。欲谷设的大本营，帐内，欲谷设有点无聊地听着音乐演奏，阿史那矩向欲谷设说了一会儿，欲谷设回身制止演奏，喝了一大口酒，脸红凸眼。

欲谷设：让高昌派使者去，好好说话，多给天可汗送好礼物，说好话，让天可汗放心，焉耆的事情是误会，一切照天可汗说的做。

阿史那矩：那样的话，不是太软弱了吗？

欲谷设：我在长安住过，中原的许多地方去过。他们人多，财富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真的打仗，不好。

阿史那矩：是，我就这样跟斛文泰说去。

欲谷设：你呢，不要说我们不喜欢打仗，要说为了高昌好。我们突厥人是不怕打仗的，如果打仗，那就是给我们送东西来的。

高昌王宫，阿史那矩离开了高昌王宫。斛文泰看着他的背影，露出了一丝不宜觉察的冷笑。阴隆达进来，斛文泰挥手免了他的礼。

阴隆达：去长安的事情全准备好了。您还有什么嘱咐？

斛文泰：我这个王是天可汗册封的，所以我们礼节一定要周到。虽然事实上我们已经得罪天可汗，但我们的使者必须知礼懂礼。这些，你都有经验，相信你不会出什么问题。另外，如果天可汗和他的大臣过分威逼高昌，我们的使者也不能太软弱。外表可以很和气，但说话一定要有力量，至少我们要不怕。

阴隆达：那你要我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好呢？

斛文泰：心里很硬，口气不软不硬，他们明白的。高昌不能丢失脸面，当然不能说高昌不怕任何恐吓这样太明显的话，你可以说鸟在天上飞，鼠在地下走，各有各的方向，不必强求一致。这次就全靠你了。

阴隆达：这不会激怒天可汗吗？

斛文泰：看起来是激怒，实际上我们打焉耆已经激怒了天可汗。说这话是为了让他知道，我们有骨气。也说明有实力。欲谷设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实力攻打中原不足，但以逸待劳还是足够的。

阴隆达：臣担心，这样一来，天可汗真的要出兵了。

斛文泰：其实，出不出兵，早就决定了，并不在于我们现在如何表现。如果我们语气坚定，得知我们有实力，说不定天可汗会知难而退的。

高昌城外，阴隆达的使者团，一个由若干骆驼和几十匹马组成的队伍离开高昌城。前面出现了另一队人马，是阿史那矩。

阿史那矩哈哈大笑着：阴长史，我在这里为你送行啊。

阴隆达不明所以，只好应付着：多谢吐屯。

阿史那矩故做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啊，对了，阴长史，把高昌王写给天可汗的信给我看看。

阴隆达：什么？这怎么可以？

阿史那矩：咦，有什么不可以？你这小小的长史还不听话，啊。大将军不听话，我都……哼。

阴隆达只好拿出信，交给阿史那矩。阿史那矩粗手粗脚打开，阴隆达心惊肉跳。阿史那矩展开，给旁边的一个人看，那人仔细看了又看，哈哈一笑，还给阿史那矩。

阿史那矩：很好。请吧。

第四十章

太极宫，内侍引阴隆达至李世民席前不远处。阴隆达施礼。李世民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应该是阿史那矩。

阴隆达忙站好：啊，不是，我是阴隆达。

李世民：是吗？你去休息吧，我要见的是阿史那矩。

内侍过来引阴隆达，阴隆达一脸惶惑，跟着内侍走出去。

李世民理了一下髭，对旁边的侯君集：发兵。

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四，唐朝远征高昌。

阴隆达回到高昌王宫，向麴文泰汇报。麴文泰并没有什么意外或不满意。一会儿，麴智盛、麴智湛进来，看见父亲的样子，都知道父亲的病情又严重了。

麴文泰：我的病啊，已经无药可治了。现在，天可汗的大兵正在路上。你们不要紧张。事已至此，我们没有万全之策。唯一的办法，是在天可汗破城的时候，把阿史那矩逮住，送交天可汗。

麴智盛：那我们是否要修修城池。

麴文泰：那是没有用的。但是，很快阿史那矩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装装样子，好像在备战。否则他会疑心的。

麴智湛：如果能把欲谷设逮住，不是更有意义吗？

麴文泰：是啊。估计我的病，支持不了多久。如果天军不远的话，你们可以在我的葬礼上抓欲谷设，但是，如果他不来，就没有办法了。

两个儿子大呼：父王。

麴文泰：我跟你们交个底，省得以后不明不白。当初啊，你们的表叔大将军张雄是希望向天可汗求援的，但我不同意。看来，他是对的。他为高昌，死了。我对不住他啊。这些天来，他是我最心痛的事了。

欲谷设大帐，欲谷设原地打转。

手下战将：我们就拼命打一仗，他们毕竟长途而来的啊。我们还怕什么？

欲谷设：他们是有准备的，十几万的军队，哪里是要打高昌，分明是冲我们来的。那个侯君集，我是知道的。嗯，不好，打不得。

唐军在路上，侯君集和薛万均各自骑在马上。

远处斥候骑马飞奔而来，报：欲谷设开始拔营，率突厥人撤出可汗堡，向西逃去。

薛万均：没有西突厥，高昌不过是一座孤城，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侯君集：你以为光打一个高昌用得了这么多人吗？高昌，我坐在长安就能把它打下来。

薛万均：打个胜仗，少死些弟兄，终究是好事啊。

侯君集：不行，这场仗不能就这么算了。突厥跑了，也要让他们知道跟大唐对抗是什么后果！

高昌王宫

麹智盛急急进来，走到父亲的病榻旁：西突厥退兵了。

麹文泰一脸痛苦，仰面躺倒。

麹智盛焦急地扶住麹文泰：父亲不要忧虑。如果我们坚壁不出，唐军暂时还打不进来。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西突厥。他们看突厥走了，也许不会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及时派出使者和谈，事情就还有和解的可能。

麹文泰：和解？天可汗已经拒绝了我们的使者。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也许连投降都晚了。

麹智盛：事情还没到那个程度。城墙已经修复，我们还能坚持。

麹文泰绝望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麹智盛在城墙上巡视，城外一片宁静，毫无攻城的迹象，军士禀告，唐军用木材填平了城墙的外壕。麹智盛很是疑惑，正要下城墙，突然听到远处的一名军士大叫。

麹智盛急忙反身回到城墙上来。远处，几辆冲城车向高昌方向缓缓开进。

麹智盛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东西！

高昌城外，侯君集得意地看着冲城车从自己身边驶过。

薛万均：高昌人大概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吧，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高昌城墙，麹智盛眼睁睁地看着冲城车一点点驶近城墙。

麹智盛突然醒悟过来，命军士赶紧投石。周围的军士慌乱地准备起来。

冲城车的尖桩撞向城墙，整个城墙似乎都震动起来。城墙上不断有石头

飞下来砸在冲城车上。石头被弹开，冲城车毫无损伤，城墙上已经出现了裂痕。

城门打开，麴智盛领着人马冲出城来。城外巢车上的唐军手猛然落下，一块巨石从投石车中射出。巨石砸在麴智盛身边不远处。烟尘腾起，大地震动。麴智盛的战马受惊跃起，将麴智盛甩落在地上，昏厥过去。

巨石在城中各处落下，一段残破不堪的城墙在冲城车的撞击下轰然倒塌。高昌城中一片慌乱，市民们拖家带口，四散奔逃。昏迷中的麴智盛睁开眼睛从嘴里挤出两个字：投降。

大帐，侯君集正在饮酒。

薛万均进帐：将军，高昌东城墙已坍塌。是否下令让将士们冲进城去？

侯君集摇了摇头：不急，等城墙全塌了，再进城去。

薛万均：此时进城，便可顺利拿下高昌。将军为何不下令？

侯君集：你以为我只是为了高昌吗？我要让突厥见识见识大唐的实力，让他们断了和大唐为敌的念头。

麴智盛泪流满面，跪在麴文泰床前。

虚弱的麴文泰支起身子：侯君集真的说我去就可以接受高昌投降？

麴智盛痛苦地点了点头。

麴文泰反而好像看到了希望：城中的百姓情况怎样？

麴智盛：唐军只打东城。东城的百姓都逃到西城去了。

麴文泰放心地点了点头：好，扶我起来。先祖麴嘉建立高昌，迄今一百三十四年，传至我是第九世，无论如何，不能毁在我手上……

麴文泰在随从搀扶下，跌跌撞撞地到窗前探看，他被从窗口看到的景象吓住了，连滚带爬地扑向另一扇窗。透过窗格，高昌城墙几成废墟。一阵弹雨袭来，王宫顶上震下大块的土块泥沙。

麴文泰老泪纵横：天灭我啊！

麴智盛等也是满脸泪痕，欲上前搀扶麴文泰。

麴文泰宽慰众人：我去唐军营，我去求侯君集，不要攻了，不要攻了！

众人簇拥麴文泰往外走，麴文泰走着，突然眼睛一瞪，向后倒去。

麴智盛凄厉地喊叫：父王！

李世民高兴地弹着手中的捷报纸卷：高昌终于平定。可惜，麴文泰也死了。

魏征：是战死的吗？

李世民：病死的。他落得如此下场，也是被欲谷设所逼迫。等我征伐高昌，欲谷设却不见了踪影。堲文泰也是没有办法啊。

房玄龄：陛下，准备怎么办？

李世民：留军队驻扎，建立安西都护府。改高昌为西州，设立州、县，立刻派遣官吏前往。

魏征：陛下，那样牵制大唐就太大了。

李世民：欲谷设是西域的大患。我们不驻军，他还是会控制西域和高昌。高昌人几代移居，如今终于连接故土了。

李世民沉默片刻，问魏征：我这个皇帝还算贤明吧？

魏征：陛下是等着我夸赞吗？

李世民：我知道，从你嘴里听到夸赞的话不太容易。做皇帝的也不应该总等着别人夸奖。可是仔细想想，比起古时候的一些圣明的君主来，我也不算差。汉武帝平定匈奴，流芳百世。可是代价却是耗空了国库，把一个本来繁荣的国家搞得凋敝不堪。汉朝从此由盛转衰。我平定了突厥、高昌，百姓依然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留给后代的，是一个强盛安定的国家。

魏征：这时候说这个可能不合时宜，但越是胜利的时候越容易忘记。

李世民：忘记什么？

魏征：陛下还记得臣说过的“治国必先自律”吗？臣看自古帝王拨乱创业时，都懂得打天下的艰难，知道该谨慎处事，采纳群臣忠言。而等天下安定下来后，则开始恣情肆欲，喜欢听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听不进良言忠告。陛下功德至盛，而今又刚刚平定了高昌。但不要忘了将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才是天下的幸事。

李世民笑着说：怎么能不记得？我当然不敢忘了最艰难的日子。你们也不要忘了古时良臣的为人。

长安金光门外，李承乾、房玄龄等在迎候从高昌归来的唐军。

李承乾暗含讥讽：魏王近来怎么样？

房玄龄语含回避：应该还好。

李承乾：左仆射的儿子不是在魏王府吗？左仆射应该知道得更多一些。

房玄龄：我的儿子与魏王只是友谊而已吧。魏王府的事务也不是我的职责，所以，我实在不能回答太子殿下的垂问。

李承乾：陛下命左仆射为我的少师，我只能是询问，而不是垂问。

房玄龄：太子是朝廷储君，除了读书的事，殿下问其他的事，我还是视为垂问，才合乎礼教。

李承乾沉默了一下：那好，侯君集是贞观的功臣，但我不知道他的功劳

在何处?

房玄龄沉吟了一下：殿下知道，陛下对有些事有回避，所以我也不能直说，但侯君集当年独当一面，否则也不会为功臣。殿下可能知道，侯君集与陛下以前是莫逆，他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天性豪侠，有些局面，非他不能解决。嗯，他弹弓打得好。

李承乾：哦？弹弓打得好？

房玄龄知道自己的难关过去了，笑了，点点头：总之，陛下很信任他。殿下难道不觉得虽然李靖还在，但接连两次委侯君集统兵，其中的意思吗？

李承乾点头。

鼓吹大作，李承乾等望去。凯旋唐军出现。

侯君集翻身下马，向李承乾这边快步走来，拜：太子殿下，行军总管侯君集不辱使命，回京师复命！

房玄龄：侯将军再立大功啊。

侯君集有些负气：我以为到京师，第一个会见到陛下。

房玄龄：不得无礼！太子殿下受陛下之托，等同陛下！

李承乾表现得不在意：陛下知道我非常敬重侯将军。陛下特诏命我远迎侯将军。

侯君集知道自己恃宠居功，过分了，拜，语气变为殷勤：太子殿下，什么时候举行献俘仪式？

李承乾：明天，听说要下大雪，陛下决定在太极殿举行献俘仪式。陛下让我今天远迎将军。我们先回京师歇息吧。

太极殿，献俘仪式正在进行。文武百官，站立两侧。薛智盛等跪在地上。

李世民：薛智盛，我封你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高昌现在不是归附大唐，高昌就是大唐。你从今天起就是大唐的大臣，而不是高昌的王。为此，我要大唐上下饮酒作乐三天。

侯君集：正好。我从高昌俘获高昌乐工，朝廷宴会可以有高昌乐了。

李世民：好极了，把他们归到太常寺去，朝廷的九部乐就增加到十部了。我早就听说高昌乐，这几天就好好听一下高昌乐吧。这次献俘，我特意不张扬武功，只当它是文治。

两仪殿

李世民将奏折扔到面前的案几上：平定突厥后，御史检告李靖。平定高昌后，御史检告侯君集。侯君集当面与我说这次不会有人弹劾，还是有人检告。房玄龄，你不是已经讯问过侯君集了吗？

房玄龄：是的，他认为是有人嫉妒他立功，故意陷害他。不过讯问之后，确实是他掠夺在先，军士抢掠在后。

李世民叹了口气，开始提醒大家：不过，用兵的时候，要兵拼死命，攻陷之后，又要限制军队的行动，两者之间，永远是麻烦。

魏征：出战之前陛下就说过，出兵的目的是为了让高昌退还攻占焉耆的土地，重开贡道，同时消除西突厥进犯的隐患。可侯君集却本人亲自冲进城中带头抢掠，完全违背了当初出兵时的初衷。

李世民见魏征如此了解自己的心意，露出满意的笑容：侯君集是有些过分了。可是该怎么处理他？

长孙无忌：侯君集的为人陛下不是不了解。他行为不检点，这也不是第一次，如果在他刚刚立完功后就弹劾，怕他会不服气。

李世民把目光投向李承乾：太子，如果你来决断，你怎么办？

李承乾吸了一口气，很恭顺的样子：高昌平定，是国之大事。我听说将帅出师，主要是战胜敌人，只要能打败敌人，就是贪，也要赏，如果没有战胜，即使清廉，也要杀。这样看来，将帅这些人，有贪求者多。所以黄石公在《军势》里说，要用他们的智，用他们的勇，用他们的贪，还要用他们的愚蠢，这样，王者才能完成志向。陛下应该记录他们微小的功劳，而忘掉他们的过错，让侯君集能够再上朝，陛下就又能够驱使他。即使他不是清贞之臣，总比愚蠢的人好吧？何况侯将军还是于贞观有功之臣。

李承乾击中李世民心底意愿，李世民点头，想让臣下明白自己的意思：嗯。说得不错。

魏征：不过，御史弹劾行军总管赵元楷是有道理的。侯君集的马头有溃烂，赵元楷居然用手指蘸了脓，自己去闻，实在是谄媚。

李世民笑了：算了，立功将士，一律嘉奖。举报人，也给予嘉奖吧。

李世民转身命内侍将侯君集带上来，侯君集被铐双手，由内侍押入，至李世民前跪下。侯君集骄傲地巡视诸位。李世民挥挥手，示意内侍给侯君集松铐。

侯君集揉着手腕，悻悻地：陛下明鉴！

李世民看着侯君集：侯将军，你还要居功自傲吗？

侯君集：我是朝廷重臣，想不到还要受小官吏的羞辱。

李世民微怒：如果你以为你是贞观功臣，不妨想想尉迟敬德，他比你功劳要大！

侯君集府。

侯君集独自饮酒。

贺兰楚石乘机：太子殿下为父亲的事情，很是愤愤不平呢。

侯君集一听，亲切下来，推了一只空杯子给贺兰楚石。

贺兰楚石小有得意地为自己斟满，慢慢饮了一口：太子殿下觉得父亲若还不省转来，麻烦还在后面。

侯君集：我是陛下的玄武门功臣，会有什么麻烦？

贺兰楚石另起话题：那长孙无忌是什么人？外戚而已。而且，长孙皇后不许外戚干政，可是最难猜的，就是这个而已。太子殿下不知道他的这个舅舅，究竟会做什么。

侯君集：这个舅舅，今天对我有些凶狠。

贺兰楚石：这就对了，他对太子的人，总是不太怀好意。张玄素、杜荷、于志宁、杜正伦、李元昌他们，还有魏征，现在加上我。因为有我，所以连带了你，父亲。

侯君集低头思索，之后将杯里的酒饮尽，一边说一边点着头：好像是这样。听说魏征为我说了不少好话。

贺兰楚石：是这样。我们探听到，魏征还举荐你和杜正伦是宰相之材。

侯君集惊异地看了看贺兰楚石：确实？哈哈，看来我还真是太子一党了。也好。

贺兰楚石：不是也好，而是大好！

侯君集挠挠头：嗯，还有什么？

贺兰楚石将杯中酒饮尽：太子殿下认为魏王会成为对手。

侯君集：意思是说，魏王有可能成为太子？这不是很麻烦吗？

贺兰楚石：是很麻烦。而且房玄龄、房遗爱、岑文本、韦挺、崔仁师、宗楚客是魏王一党。

侯君集：房玄龄？房玄龄怎么不是太子一党？他是太子少师，他不助太子而助魏王，不是舍正求偏吗？

贺兰楚石：妙处在房遗爱。陛下已经召房遗爱为驸马。陛下视高阳公主为掌上明珠，本来明珠落谁家，是长安轻狂少年饮酒的好话题，这下完了，话题结束。

侯君集：本朝公主，都不是省油的灯，驸马不是好做的。

贺兰楚石：高阳公主尤其不省油。

侯君集：公主、驸马，就让房玄龄是魏王一党了吗？

贺兰楚石：房玄龄最喜爱房遗爱，当然要助魏王为太子，陛下现在宠魏王，房玄龄是几全其美啊，陛下、自己的儿子、将来的太子魏王，是三全其美啊。不过，魏王不要高兴得太早，太子殿下现在对攻守阵法很是入迷，将来太子成为皇帝，殿下成为陛下，父亲，你如果现在开始是太子的人，将来，肯定大权在握。

侯君集点点头，看看自己的两只手，慢慢合在一起，揉搓起来。

第四十一章

李承乾在东宫和贺兰楚石交谈着，两侧是两队士兵。

贺兰楚石：两军交锋，无论两军各是多少人，一个人只对一个人。所以，应对眼前最为重要。这样，无非是先出击或先防守。或者佯攻实守，或者佯守实攻，不过如此。击倒对面的人，才会寻找下一个人。像链条一样，一个一个下去。胜利的一方，会逐渐做到两个人对一个人，三个人对一个人，这时，基本上这一方已经是胜券在握。领军的人，就要开始启动另外的攻击了。

李承乾：听起来好像不是太难。

贺兰楚石：可以让他们开始，一方到三个人对一个人的时候，殿下发令制止，殿下可以数一下是不是三个人对一个人，若是，殿下的眼力就相当厉害了。

李承乾转身踱开：百万大军，也是如此吗？

贺兰楚石：如同写字，笔画再多，无非横竖撇捺。不过，真的到了百万大军，阵法就重要了。征战的事，是兵法，孙子兵法、黄石公兵法，曹操也有兵法，可以览读体会。

李承乾：我听父亲说，阵法，尉迟敬德第一，不过李靖更厉害，因为他懂得的是兵法，阵法自然不在话下。什么时候我去请教他们。

贺兰楚石：殿下，何必舍近求远，我岳父即精通兵法、阵法。

李承乾：侯君集？

张玄素跟在后面：殿下最近总是操演军阵，沉迷游猎，几乎不读书，臣不得不启奏陛下……

李承乾猛地站住，转过身来：右庶子，我听了你十多年的唠叨，受过无数次陛下斥责，我今天告诉你，我太子从今以后不再理会！你尽管启奏陛下，不过启奏的后果，今后要你自己承担！

张玄素：臣职责在身，当然要尽责，当然要承担。

李承乾：你承担得了吗?!

贺兰楚石扯李承乾，提醒他。李承乾仍然盯着张玄素，之后跛行离开。

东宫内，李承乾与侯君集对坐。

李承乾：吏部尚书是贞观开朝功臣，又平定吐谷浑、高昌，立有大功，私下得见，非常感激。

侯君集：不过，功高遭人嫉妒，唉。

李承乾：太子何尝不是！图谋此位者，已有人在。

侯君集做惊异状，沉默，他还不能掌握直接面对太子的分寸。

李承乾诱导侯君集，很诚恳的样子：依你看，我应该如何？

侯君集：殿下现在还是太子，不是吗？

李承乾：我们开诚布公，我是诚心请教。当年你辅助陛下，扳倒我大伯，此中有何教训呢？

侯君集沉默：依我看，当年隐太子和海陵王并不弱，陛下其实处下风，玄武门是险胜。

李承乾：险胜？

侯君集点头：当年陛下只有我们十多个人，八百多军士，而隐太子统制京师，又有长林军三千，力量悬殊。所以谋划之下，事变选在太极宫内，这样，京师兵力与长林军就被阻隔在太极宫外，无用武之地。玄武门内，只有隐太子和海陵王，我们就有优势。

李承乾眼睛发亮：谋划得好！外不强变内强！

侯君集：这是房玄龄的谋划。

李承乾：啊！左仆射如今是我的少师。不过，太极宫内也有数千卫士，八百人恐怕还是难以抵挡吧？

侯君集犹豫了一会儿，看着李承乾：殿下那时还小，大概七岁吧？

李承乾：差不多。当时母亲挡在我的屋外，我只记得外面嘈杂。

侯君集笑了：嘈杂？哈哈……殿下，六月初三晚上，究竟如何以我们的八百人抵挡宫中数千卫士，还是房玄龄的谋划，也就是挟持太上皇，这样才能令宫中卫士，无论多少，不敢乱动！

李承乾：啊！牵一发而制全身，好计！

侯君集：可是陛下当时有所顾忌，杜如晦晓以利害，陛下终于凌晨亲自率我们入太极宫。所以，之所以有贞观新朝，是房谋，杜断。

李承乾：听说，我父亲亲手射死大伯？

侯君集凝视着李承乾，点点头：是。陛下是天下第一弓，死在他弓下的，何止千人！隐太子不过是其中之一。

李承乾兴奋：该下手时，要下得了手啊！如果有人谋我性命，我也不会手软。

侯君集：有人会谋害太子吗？陛下虽偏心魏王，朝廷都有所闻。但魏王还不至于此吧？

李承乾：当然！偏心魏王，就是要立魏王为太子！立魏王为太子，必是废我！我若不从，必有血光之争！不过，若有侯将军在，我何所惧！

侯君集：吏部尚书，只是管管文官，算不上什么势力。

李承乾：你是贞观功臣，平定吐谷浑、高昌立有大功，文武全才，威震天下。说实在，你在朝廷的位置，实在与你的功劳不符！

侯君集眼睛潮湿，深深一拜。

李承乾：我即位，当使你实至名归！

侯君集凝视着李承乾：殿下说即位，是什么意思？

李承乾：即位就是登基，成为大唐皇帝！

侯君集：陛下未亡，殿下说登基，是什么意思？

李承乾一愣：那就叫他做太上皇好了，就像我爷爷。

侯君集慢慢摇头：你太不了解你父亲了。你也太不清楚什么人反对你。殿下虽贵为太子，可是我不得不把你当小孩子看。

李承乾：太子登基为君王，天经地义，什么人敢反对！其实我也有准备，我和我叔叔汉王最为亲近，危急时刻，他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侯君集一惊，凝视着李承乾：你这是谋反啊！

李承乾：谋反？我是谋正。堂堂太子，继承皇位，何反之有！如今，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如果事有危急，侯将军当显当年威风，我即位大唐皇帝，拜侯将军为三公之太尉，位极人臣！

侯君集激动：殿下如此信任，臣，只有肝脑涂地！

两仪殿内，李世民在御位，李承乾在太子位。

李世民注意着尉迟敬德的漂亮衣服：吴国公征战沙场的时候，倒没看出来喜欢华服啊。

尉迟敬德：我一向喜欢啊。征战时再喜欢，也没有办法，总是铠甲护身，汗渍泥土，天下太平了，穿穿喜欢的衣裳。而且，我想告老乞骸骨了。

李世民：尉迟，你开玩笑，你告什么老。

尉迟敬德：天下太平了不是吗？

李世民：天下太平并不是再无战事，只是文治为体，武事为用啊。

尉迟敬德：武事有李靖、侯君集差不多了。将来太子可以了，陛下难道就没有颐养天年的意思吗？

李世民看着尉迟敬德：尉迟，你不该是服丹药糊涂了吧？不过你也不是全没有道理。这样吧，每个月我许你只来朝上议事两次。

尉迟敬德谢过告辞，离开时，薄衣飘舞。

李世民微笑着看他离开：人有的时候真是会很不一样。尉迟将军当年叱咤疆场……承乾，你以太平之年，得立太子，无功受位，全在你是长子。老师讲你在东宫不是很用功，将来怎么办？

李承乾低头：陛下，人孰能无过，但我有失的地方，我决不再犯。近来

我苦读《中庸》，获益良多，明天写了文章，请陛下过目。

李世民：你应该不是笨人。去吧。

李承乾拜，起身离去。李世民看着他一瘸一拐，摇头，叹了一口气。

马厩随从牵过马来，李世民观察马匹，之后，示意随从将马缰递给李泰，李泰有些紧张。

李世民：编《括地志》要行万里路啊，你试试这匹马。

李泰愈发紧张：我不善骑马……

李世民：我儿子都要善于骑马，试试吧。来，用我的鞭子。天下太平，除了编书，领兵布阵绝非屠龙之术。

李泰策马远去。李世民望着他。

李承乾在马厩中踱行，杜正伦随后。

杜正伦：殿下最近总是勤于兵法，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偏废了读书。武略自然不可缺乏，但是将来以文治国，读书才是正道。

李承乾：我已经想明白了，读书，不必我亲自读，你们读，读了之后告诉我就行了。武略，却不是读书可以掌握的，否则，不是成了纸上谈兵吗？

李承乾策马准备离开。

杜正伦：殿下，殿下现在的处境不是太妙啊。陛下已经说过，太子不是不能废的。这是我亲自听到。

李承乾策马转了一下，回到杜正伦前：你认为会吗？

杜正伦：所以我才劝太子啊。魏王的《括地志》，听说快编完了，大唐的山川河流，一切一切，都在其中，而且会传之久远。殿下，你想陛下会怎么想呢？

李承乾在马上愣住，沮丧，愤恨。

第四十二章

李世民坐在坐席上。文成公主仪态大方地走进来，与打马球时几乎不是同一个人。

李世民不由得站起来：完全是脱胎换骨，这还是我李家的女儿吗？

文成公主：陛下交付给我的是朝廷大事而不是儿女亲家，我怎么敢掉以轻心。这些年来，我勤习礼仪，聘师教授文史，深恐不能完成陛下大任。

李世民：你这么彬彬有礼，我还怎么跟你说家常话呢？

文成公主：我也是想叫陛下看我当不当得起大唐公主。

李世民高兴地看着文成公主：当得起，当得起。真是不一样啊，还真是舍不得把你嫁出去。

文成公主闻言，突然泪出：我舍不得父母，舍不得长安啊。

张玄素对李承乾道：朝廷遴选我们辅佐太子，国子祭酒右庶子孔颖达、右庶子赵弘智都是饱学之士，通晓政机，可是殿下常常一个多月也不接见他们，他们怎么能对你有帮助呢？太子宫中全是妇女，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个樊姬啊！

李承乾：樊姬是谁？很漂亮吗？

张玄素摇头：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殿下应该知道楚庄王。

李承乾：好像听到过，他怎么样？

张玄素：他就是那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君王，楚庄王原来是左拥郑姬，右抱越女的荒淫君主，后来伍举劝他，他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楚庄王于是奋发图强。可是却常常用人不当。樊姬就帮助他识别有能力的人，楚庄王也就成为有作为的君王。

李承乾：什么樊姬不樊姬我没有兴趣，倒是这个问鼎的典故我喜欢！

张玄素：古人说：不要因为小恶就觉得无所谓，放任去做；不要因为小善，因为觉得太小了，而不去做。祸和福都是从小处开始的，小心地从始至终，如果开始的时候不注意，最后怎么能够平安呢？周武帝平山东后，仓库作为宫殿，吃得很朴素，用来安抚天下。可是他的太子行为丑恶，周武帝不忍心废掉他，等这个太子登基了，宗室就灭亡了。于是，隋文帝建立隋朝。

李承乾极不耐烦。

张玄素：现在陛下因为与殿下的父子之亲，所以不限制殿下使用国库的钱财，结果陛下的诏令还不到两个月，殿下就用了超过七万钱，骄奢淫逸，还有比这个更过分的吗？

李承乾闭起眼睛，咬紧腮。

李承乾暴怒：我实在受不了这个老头子了！我要教训他。

贺兰楚石：这种老头子为的是向陛下表功，殿下越不听他的，他就说得越来劲，陛下就越认为他忠心可靠。殿下要小心，弄不好会有麻烦。

李承乾：我的大马鞭呢？

随从拿来，李承乾接过，抽击，巨大的声响在殿中回荡。李承乾拐着腿连续抽击柱子。李承乾满脸是汗，把马鞭扔给随从：抽他！随便怎么抽！随便什么时候！随便在哪儿！你去安排！

街巷，张玄素骑马在坊巷。李承乾的几个随从在街角埋伏等待。张玄素骑马过街角，东宫随从以长鞭鞭击张玄素背后。张玄素落马，随从用短鞭继续鞭击，张玄素躺在街上，奄奄一息。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文成公主出嫁。

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自己的女儿，文成公主着毛皮大氅，仪态万方而神情略怨，在随从女官的扶持下，到李世民前跪拜。

李世民：走吧，今天是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本来是团圆的日子，可今天是吉日，走吧。新年开始，你的新日子，也开始了。

文成公主：什么时候不嫁公主也天下太平，就好了。

李世民转严肃，点点头：你当得十个统兵将军啊。

文成公主落泪：陛下，我去了。陛下放心，两相和好，不再有兵戈。

李世民：你识得大体，永记在心吧。

文成公主：永记在心。

车前，李世民执文成公主手，送她上车。文成公主入车，打开毛皮的帘子，李世民激动，将毛皮的帘子按下。

文成公主在车内哭泣：我再也回不来了。

吐蕃使节拜李世民：皇帝陛下，事情圆满，我要回去复命了。

李世民：我李家的女儿，文成公主，不会随便嫁人的。记住我们之间的约定，两相永不动兵戈！

使节：一定的，一定的，我们会信守的。

鼓吹响起。护送的队伍启动了。李世民目送队伍离开。

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正月初九，李泰献《括地志》。

两仪殿，李世民欣喜，轻敲着手卷：很好，很好。我的儿子能编《括地志》这样一大套书，我们李家的第三代终于是学问之人了。

李泰拜：编这套书的当中，我已经谋划另一套书，只等《括地志》陛下认可之后，就起手编另一套。

李世民：不必太累，歇息一下。编书不比打天下，要慢慢来。不过，你要再编书，恐怕需要费用，我敕令再拨钱财给魏王府。再有，魏王府我去过几次，如果编书，恐怕地方小了，这样吧，你搬到武德殿。武德殿规格大，方便多了，我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过去看看。

魏征、褚遂良相视。

李泰急忙拜：谢陛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倒想现在就去武德殿看看，策划一下。

李世民：好，你去。

李泰拜，起身，离去。

褚遂良拜：陛下，按照礼制，应该嫡庶有别，庶子不应该超越嫡长，即使陛下心爱庶子，也不应该超越。这样可以避去嫌疑，免除祸乱。该尊重的不尊重，佞奸之人就会乘机而入。以前汉朝窦太后宠爱梁孝王，汉宣帝宠淮阳宪王，都是不好的例子。现在魏王刚做出了一件事，应该特别地告诉他，要谦虚。臣以为，魏王府的费用不必再增加，甚至要减少，因为魏王府目前的费用已经超过东宫，是不合礼制的。

李世民点头：啊，是这样。我倒忘了魏王府的费用加过一次了。

魏征：嫌疑还不止如此，刚才陛下许魏王移居武德殿，看起来是为他方便，可是武德殿在太极殿的东面，武德殿再向东才是东宫，当年海陵王（李元吉）就居住在武德殿，东的方向是太子的居所，现在把魏王安排在东面不合适。玄武门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魏王恐怕也住着不安心吧。

李世民拍了一下手：是啊是啊，人会议论的，我应该想到这一点。来人，立刻拿我的敕令去武德殿，叫魏王不要住在武德殿了，仍然住回魏王府。

李泰在魏王府看书，看上去心里不太痛快。

李泰：很多东西刚从武德殿搬回来，所以屋里很乱，请舅父见谅。

长孙无忌：在杂乱的环境中也能读书，看来侄儿真的是爱书如命。

李泰放下书：舅父知道武德殿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又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了？不然陛下的主意怎么变得这么快？

长孙无忌：依我看来，不住武德殿应该是好事。风言风语，为了住武德殿受别人那么多议论，你觉得值得吗？

李泰似乎完全没有把长孙无忌的话听进去，还在继续自己的话题：是魏征，对吗？一定是魏征。舅父，我没说错吧。此人平时最爱多管闲事，什么事都要他插上一手。不明白父皇怎么要重用这种人。

长孙无忌：陛下用魏征当然有他的道理。

李泰：舅父不是也不喜欢他吗？

长孙无忌：同朝为臣，我们是相互敬重的。

李泰：皇帝在万人之上，当号令天下。可父皇偏偏喜欢别人来管教他，也不要皇帝的威严了。

长孙无忌扭过脸去，显然是对李泰的话没有好感。

东宫大门打开，钦差举李世民手敕入。于志宁随后，东宫侍卫阻拦。

钦差：陛下手敕在此，捉拿妖女，与太子无涉。钦差穿过侍卫，推门，找寻。

李承乾惊异。钦差举起手敕，从李承乾身边过，背后传来惨叫。

李承乾跪在两仪殿内。李世民严厉地看着李承乾，他拿起马鞭，一步一步走向李承乾，一鞭下去。

李承乾瞪视李世民：陛下用马鞭，是国法还是家法？如果是家法，父皇是替母亲惩罚我吗？

李世民愣：你有何脸面提你母亲！

李承乾：我吃母亲的奶长大为什么不能提母亲！玄武门的那天早上，是母亲守在我的门前，手持短剑，阻挡任何人伤害我！而你今天伤害我！

李世民失神瞪着李承乾。

李承乾：父皇你杀了你的兄弟。

李世民：住嘴！

李承乾：你立杨王妃为皇妃。

李世民：住嘴！

李承乾：母亲郁闷至极，只有对我说。只有她的儿子安慰她！她会用马鞭抽她的儿子吗？父皇你忘了母亲去世前对你的嘱托，你想立魏王取代我为太子，你要他住进武德殿。

李世民：承乾……

李承乾：请陛下称太子！

李世民：你要干什么？

李承乾：陛下要干什么？陛下要再演一次玄武门吗？好，我等着！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如果一次玄武门不够，那就再来一次吧。

马鞭从手中失落，李世民在一刹那中苍老，太子之争，宿命？

李承乾艰难地爬起来，跛行出。

李世民：承乾！

李承乾扶住腿，转过身：陛下，父皇，你决定了？

李世民：你不要逼我。

李承乾：逼你？我逼你？你杀了我唯一的人，只有她，让我知道我是从鲜卑的血中出生的，只有她让我想起母亲！你杀了她，我逼你？我不要再听到那些中原人的君臣说教，我烦了，我不再装了。我的血是鲜卑的血，也有你的血，你的祖上，也是草原的吧。

李承乾转身，跛行而去。

李世民沮丧失神，终于哭喊：我怎么不知道他才是我的儿子？

李承乾对着称心的遗体痛哭，之后，他眼中透出疯狂的神色。

李承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给我办丧事吧。我要听到真的哭声。李承乾躺下去，大家哭泣，大家把李承乾抬出帐外，把他放在马上趴着，所有人围着“尸体”跑起来，之后跪下来。李承乾趴在马上，注意着所有人。有人拔出刀子割自己的脸，血流下来。有人用刀假装划了一下脸。

李承乾跳下来，走到没有划脸的人前：你为什么不划？

没有划脸的人：我……我划。没有划脸的人举起刀，贴近脸，还是没有划下去。李承乾一脚踢翻他，把脚踩在他的胸口上：原来，看忠心不忠心，这么容易。打他！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率数万骑兵，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李思摩（阿史那思摩，东突厥十六任大可汗），再打回来，收拾魏王！

花园里李治走在花园的路上，手里拿着一卷书，正在阅读，抬头思索书中的内容。远处，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来。李治被她吸引住了，仔细一看，是武才人。武才人走近李治身边。

李治：姨妃出行，怎么没有宫女陪伴？

武才人：晋王不也是一个人，没有侍从吗？

李治：在屋里呆久了，闷得慌，出来走走散散心，图的就是清净。有侍从跟着，总还是别扭。

武才人：晋王不像一般的王公贵族，只懂得贪图享乐。

李治观察武才人，武才人一副害羞的样子。

李治：以前没有仔细看过，今天才发现，原来姨妃姐姐这么漂亮。

武才人笑起来：你一会儿叫我姨妃，一会儿又叫我姐姐，这算什么呀？

李治：是我错了，请姨妃原谅。

武才人：还是叫姐姐好，我比你大不了多少。

李治：那就叫姐姐，我喜欢叫姐姐。

武才人突然凑近李治，用很亲密的语气对李治低声说：只是不要叫别人听到。

李治失神发愣。武才人妩媚地一笑，转过树丛走了。

花园，李治一人在树下读书。武才人从后面悄悄靠近，突然上前捂住了李治的双眼。李治挣扎，却甩不开武才人的手：妹妹别闹了。你去找太子玩吧。

武才人撤开手：怎么，几天不见，我又成你妹妹了？你不在晋王府里好好呆着，怎么总往宫里钻？

李治：我弄错了，我以为是公主。太子叫我来陪他，可我来了他又自顾自地玩，完全把我晾在一边，我呆着没意思，就到这里看书来了。

武才人：我说你不同，你真的不同。

武才人像个姐姐一样摸着李治的脸：这么一张俊俏的脸，和那些每天只想着争权夺利的人的确很不同啊。看看太子，再看看魏王，满脸的阴谋诡计，一点都不招人喜欢。

李治心里发慌：姐姐不怕别人听到吗？

武才人：比这更大胆的事我也敢做。

武才人用眼神挑逗着李治。李治迟疑着，最后终于抓住了武才人的手。

武才人抽出手，低声：今夜午时，我在偏殿等你。

武才人说完，快步走开了。李治手还保持着刚才抓着武才人手的姿势，呆在那里。

第四十三章

李世民带着武才人入御马厩，巡看着御马。

李世民问马夫：新进的狮子骢驯得怎么样了？

马夫入马厩，牵出毛色青白相间的狮子骢：还有野性。

李世民点头赞赏，马夫遛马，马开始躁动。李世民注意看着，马夫控制躁动的马。

武才人：我来制服它。

李世民看着武才人：嗯？你会驯马？

武才人：我不会驯马，可是给我一条铁鞭，我就能制服它。

李世民：铁鞭？

武才人：铁鞭不行就用铁锤。铁锤再不行我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

李世民凝视着武才人，慢慢地摇头：你是在驯马吗？驯马，驯服它，是为了用它。铁鞭、铁锤，只会使它伤残，更不要说用匕首，那是杀掉它。杀掉它，何必是你，随便找来一个人就可以了。

武才人：陛下讲的是治天下的道理吧。

李世民凝视着武才人，慢慢地点头：说得好，对，治天下，而不是亡天下。想不到，你有这聪明。

武才人微笑：我是故意那么说的，引得陛下教我。

李世民微笑：嗯，你是有心人。

马场，武才人骑马过来。李治骑在马上。马夫在为他理脚镫。

武才人：你要小心。

李治：我骑得很好。

武才人：所以才要小心，以为没有事情时最容易出意外。

说完，武才人策马驰开，李治策马跟上，两人弛缰并行。

武才人：这匹马不错。

李治：御马厩的马都是最好的。王府的马都是看亲王的兴趣，喜欢马的，马好，不喜欢马的，马就差一些。

武才人：那你哥哥魏王的马就不怎么样了？

李治：怎么会？

武才人：他不太喜欢马，骑术也不好，我跟他说，他还看不起我。

李治：魏王是很骄傲的人。

武才人：他骄傲到居然想要做太子吗？

李治：我听说一些，不是很清楚。

武才人：魏王和太子的关系非常紧张，我看早晚要出事情，你看他们谁会赢？

李治：我看？我不知道。

武才人：你现在可以不知道，可是你要准备知道。

李治：为什么？

武才人：你知道鹬蚌相争的故事吗？你有可能是那个渔翁。

李治：怎么可能?！太子和魏王，我不可能在其中得利的。

武才人：不是你去捉，是有能力的人捉来交给你。

李治：谁？

武才人：我不知道。

李治叹了口气：永远是这样，永远是太子之争，从父亲开始就是这样。

武才人：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要提防我是陛下身边的人。

李治凝视着武才人：你不会。

武才人微笑：我当然不会，我只会把别人的消息告诉你，而不会把我们的消息告诉别人。

李治略心虚地望向别处。

武才人：看着我。叫姐姐。

李治望望远处的李世民骑马的身影，回过头来：姐姐。

武才人点点头：你叫姐姐时只能让我一个人听到。而且永远要谨慎。

李治：我是因为喜欢才叫姐姐的。

武才人：谨慎才能保护你永远叫姐姐。

远处传来马蹄声，李治抬头望去，

武才人没有回头：我从你脸上看到陛下来了。

李治略慌张地点点头。

武才人：镇静，永远要镇静。镇静才能保护你永远叫姐姐。

武才人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就用这张脸转身面对李世民。

李世民策马到两人不远处：稚奴，小心才人用铁鞭抽你。

武才人笑：晋王不知道我们刚才的故事。陛下小心吓到晋王。我只用皮鞭就可以了。

李世民大笑，策马驰开。武才人大笑，策马随上。

晋王府内。

褚遂良：殿下曾经与我提到王羲之、王献之的尺牍，让我留意。殿下知道，陛下是喜欢王字的，有他们的尺牍，总是由陛下收藏，所以其实事情有

点难办。

李治：我知道。我是真的喜欢。

褚遂良拿起案几上的手卷：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份。这份是要给陛下的，我只能在给陛下之前，让殿下过目一下。

李治：太好了。

褚遂良将手卷递给李治，李治展开：我想我应该临写一遍。你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带走。

褚遂良微拜：那就请殿下临写吧。

李治将尺牍放在案几上，取过一个纸卷，拿起笔，在砚台上舔墨，注视着尺牍。

李治开始临写，写好，自己看了一下，递给褚遂良：谏议大夫的字，我们都知道好，请指教。

褚遂良阅李治临写的字帖，惊异，抬眼看李治：殿下天纵之才！

李治：还好吗？

褚遂良：岂止是好。

李治：请教原因。

褚遂良：王字已是绝顶，超过它几乎是不可能，写得和它一样好，已经是不世之才。我们后人只能熟悉它的笔法，借题发挥自己的气和质。我看殿下的字，气和质，是天纵。

李治：字如其人吗？

褚遂良：未必。第一等的人，未必能写第一等的字；写第一等的字，也未必一定是第一等的人。有时不是第一等的字，质虽然不及，但气会是第一等的。

李治：受益匪浅。

褚遂良：殿下可不可以再临写一份，我对殿下的字十分有兴趣。

李治：好啊。

李治临写，褚遂良盯视着李治。

太极殿内，李世民看尺牍，微笑：当然是无一字不好。好，好。我应该是收藏王字最多的吧。

褚遂良：当然，陛下。

李世民：你当年临写的那份《兰亭集序》，得神韵，但气有点不一样。

褚遂良：我为起居郎，抄写量很大，写多了，就只顾质，顾不上气了。

李世民忽然想起的样子：你兼起居郎，记录我的言行，起居注的内容，我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褚遂良：负责史书的官员，记载君王的一言一行，目的是让君王不敢为

非作歹，还没有听说过君王可以看的。

李世民：我如果做了坏事，你是不是也据实记载？

褚遂良：我的职责就是记载陛下一言一行。陛下当然知道南史氏的故事。

李世民：南史氏？

褚遂良：春秋时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据实写：崔杼弑君。臣杀君称为弑。崔杼很生气，命太史改掉。太史不改，崔杼就把他杀了。以前史官是家传，于是太史的两个弟弟接替了史官，仍旧写崔杼弑君。崔杼又把他们杀了。太史最后的弟弟再接任史官，还是不改。当时有个南史氏，听说史官相继被杀，就带着笔墨到齐国史馆，准备崔杼杀太史最后的弟弟之后，接替他们继续写崔杼弑君。

李世民：所以南史氏也被杀了？

褚遂良：崔杼不敢再杀了。所以陛下不必担心，即令起居郎不记，还是有人会记的！

李世民有些无奈：我不是崔杼，我当然不担心你们记我的坏事了。我知道朝廷上下都在议论太子和魏王的事，这个事你们也都记吗？

褚遂良：凡是陛下说过的和做过的，都要如实记下来。

李世民：嗯，那倒好办了。

贞观十六年，七月初五，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对坐。

褚遂良：赵国公如今贵为司徒，为朝廷三公之一，视天下如高屋建瓴，有一件东西你不能不看。

长孙无忌惊奇：谏议大夫说的好像是天大的事情。

褚遂良：我器局不够，真心请教司徒。

褚遂良拿出扁漆盒，长孙无忌止住褚遂良：让我猜一下。

长孙无忌想了一下：始皇帝印玺。你知道，当年刘邦与项羽约定，谁先入咸阳，谁得天下。为什么？因为先入咸阳者得始皇帝印玺，得前朝印玺者为当朝皇帝。后来刘邦先入咸阳，印玺自然是他得到了，始皇帝印玺一直流到魏晋，之后天下大乱，这颗传国印玺不知所终，我想是你找到了？

褚遂良：司徒如果再猜，就把我急死了。不是传国印玺，你看。

褚遂良把扁漆盒打开，里面是王羲之尺牍。

长孙无忌取出尺牍，阅：这是临写的，不是原迹。

褚遂良：司徒好眼力，但司徒猜一猜这是谁临写的？

长孙无忌盯看尺牍，慢慢摇头：虞世南？

褚遂良摇头。

长孙无忌：欧阳询？要不就是你？

褚遂良摇头。

长孙无忌：那就是陛下。不然当朝还有谁王字写得这么好？

褚遂良迟疑了一下：晋王。

长孙无忌吃惊：晋王？

褚遂良点头：晋王。

长孙无忌吸了一口长气：这字有……不应该呀？

褚遂良：我就想听司徒说有什么。

长孙无忌：我刚才猜这个字是陛下临写，因为陛下无论怎么写，都是帝王字。帝王字，其实不可评议。

褚遂良：司徒说到关键处，这字里有帝王气。

长孙无忌凝视着褚遂良：你这话非同小可。

褚遂良：所以我来请教司徒，这件东西不可不看。

长孙无忌慢慢点头：你解了我心头一个大惑。

长孙无忌看看左右，再看褚遂良：我要去晋王府。

车马临近晋王府，慢下来。

长孙无忌挑开车帘，注视晋王府大门：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晋王府门开，车马进入。李治站在树阴下。长孙无忌在车内透过车帘，看着李治，点点头。

长孙无忌下车。李治走出树阴，在阳光下：舅舅。

长孙无忌：稚奴。

李治过来揽住长孙无忌的胳膊：舅舅快来。

李治扶长孙无忌坐下：前几天父亲问我《孝经》，说，什么是《孝经》当中最重要的。我说，孝，开始于服侍亲长，之后是服务于君王，最终是为了做人。对于君王，顺从他的美德，纠正他的恶行。

长孙无忌：陛下怎么说？

李治：父亲很高兴。

长孙无忌：你说得对。你请教什么呢？

李治：可是对于像母亲和父亲，姐姐和哥哥，当中有什么区别吗？

长孙无忌：你觉得呢？

李治：我觉得不该有区别。母亲去世七年了，我常常想她不能抑制。

长孙无忌：是，你当年哭得很厉害。

李治：这会妨碍我侍奉君王吗？

长孙无忌：不会。对君王，忠，等同于孝，孝，等同于忠。如果修身开

始于孝，忠就是自然的。

李治：噢，我明白了。我要常常请教舅舅。

长孙无忌微笑：你长大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修身很好，治国平天下，你怎么看？

李治：我想，我只修身好了。治国平天下，是父兄的事。

长孙无忌凝视着李治：世事无常啊。平常对笔法有心得吗？

李治：喜欢。

长孙无忌：我看看。

李治拿出手卷，递给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展开：写得好。这卷可以给舅舅吗？

李治：啊，那我要好好再写，才好给舅舅啊。

长孙无忌：无意得之的，才好。褚遂良说你的字有帝王气。

李治：不会吧。我只是写起来，有些放肆。

长孙无忌再看手卷：放肆得有意思。

李治凝视着长孙无忌。

马场，李治与武才人骑马并行。

武才人：司徒真的是说帝王气吗？

李治：是。我怕舅舅说给别人听，就麻烦了。

武才人：镇静。我不是告诉你要镇静吗？

李治：我是很镇静啊。

武才人思索着转头打量李治：嗯，那很好。帝王气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李治：只有一点吗？

武才人：你还要多少？

李治：我只要姐姐。

武才人：你有这份心就好。我问你，你怎么看太子和魏王？

李治：他们太急了。

武才人：你呢？

李治：我？不知道。

武才人：不要瞒我。

李治：真的不知道。他们是站在河流里的人，我是站在岸边的人。我不知道河流的力量，不知道。

武才人：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你能站住吗？

李治：我不知道。

武才人：我以前也不知道在内宫我能不能站住，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能站住。我一个人就能站住。没有别的人帮我，而你有。

李治疑惑地看着武才人：你是说有人帮我站住吗？

武才人：当然。这个人就是司徒，他是三公之一，他帮你，你会走到河的对岸去。

李治凝视着远方：舅舅？

武才人：除了他还有谁。他说你的字有帝王气，你还不明白吗？所以从现在起，你要……

李治：镇静？

武才人摇摇头。

李治：谨慎？

武才人摇摇头。

李治：那是什么？

武才人：叫姐姐，姐姐告诉你。

李治：姐姐。

武才人：现在没有人，你可以大声叫。

李治转头巡看，之后大声：姐姐！

武才人笑了：很简单，要常到你舅舅那里去。

贞观十六年，九月初四，魏征为李承乾太子少师。

李世民对魏征说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当今朝廷的忠臣，没有比得过少师了，我拜托少师辅助太子，让天下都知道我的心愿。

魏征（63岁）已须发皆白，流下泪来，嗫嚅着：臣病体沉疴，唯恐不能担负责任。

李世民：汉高祖为了太子，请出商山四皓来辅助。我请你为太子少师，也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身体不合适，就躺卧着勉强为之吧。你也知道朝廷上下对太子的议论。

李世民对面无表情的李承乾（二十四岁）：十二年前，你拜李纲为师，今天，你拜魏征为师。记住，这是大事，是朝廷大事。

李承乾表情木然地点头，为魏征斟酒。魏征伸手示意请李承乾饮。李承乾饮，木然。

第四十四章

东宫内，李承乾与贺兰楚石对饮。

贺兰楚石：这下好了，陛下命魏征为少师，可以压魏王的气焰了。

李承乾：是吗？魏征虽然是我父亲的近臣，可是他比不上当年秦王府的那些人。我父亲得天下，魏征不但没有功劳，还是我大伯的人。玄武门之后，他立过什么功？没有。朝廷上魏征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房玄龄、我舅舅都不太理他。他做少师，有什么用？病成那个样子，命都快保不住了。

贺兰楚石：可房玄龄是东宫的人啊。

李承乾：四年前，我父亲命他做少师，他不要做，我看他和他儿子房遗爱是一党的。不过毕竟我是太子。汉王最近要到京师来吗？我们要开始谋划了。魏王那边，要给他点厉害。

贺兰楚石：好。我去办。

李承乾：不，你叫纥干承基来。

贺兰楚石：他现在在齐州齐王那里。

李承乾：叫他回来，回来后马上见我。

李承乾转身离开，孤独的身影踱行在东宫内。李承乾走近摆放称心牌位的香案：称心，你知道我来了吗？我知道你知道。你听着吗？我知道你听着。我要下手了，我决定了，我要除掉我要除掉的人。魏王是告密者，他要第一个受到惩罚。还有杀你的人，我也不会放过。我知道你听着，回答我。

李承乾闭目，汗渐渐冒出。

东宫内，纥干承基与李承乾对坐。

纥干承基：齐王（李佑）不能来，殿下召唤我的时候，我正好要回长安，齐王特地要我知会太子殿下。

李承乾：齐王最近怎么样？

纥干承基：我看他在做准备，囤积粮食，大概够七千人吃两年，秘密铸造武器，种植芦苇，准备做箭杆。

李承乾：齐州离长安太远了，他大概是想独立。

纥干承基：齐王说是可以一路打到长安。

李承乾摇头：太远了。你这次回来，我有重要事情交付给你。魏王对我的威胁越来越大，如果现在不除掉他，等他羽翼丰满，就不好办了。

纥干承基凝视着李承乾：殿下的意思是置他于死地？

李承乾点点头：你能除掉他吗？

纥干承基：我需要钱。

李承乾：如果只是钱，就好办了，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纥干承基：除了钱，其他都好办，不知你要你的这个弟弟是尸首分家呢？还是保有全尸？除掉魏王，会震动京师，不必我来亲自报告殿下吧？

李承乾：全尸吧，不过你还是要报告。

纥干承基点点头：好，事成之前，取钱一半，事成之后，取另一半。

李泰和房遗爱在厅中议事。突然，一枝箭飞进来，“砰”的一声插在李泰身后的墙上。房遗爱一激灵，趴倒在地上。李泰还在发愣，房遗爱大喊起来：快趴下！李泰这时才反应过来，也急忙趴倒。几乎是与李泰趴倒同时，另一枝箭又射进来。如果李泰没有趴倒，这一箭就会射中他的前胸。

房遗爱呼喊：快来人！有人刺杀魏王！

东宫内，李承乾：该付你剩下的一半了。

纥干承基：我还不能要。

李承乾凝视着纥干承基：魏王还活着？

纥干承基点点头。

李承乾沮丧：下次是什么时候？

纥干承基：我一向不屑于占卜，看来我要起一个卦。

李承乾：我是应该信卦呢，还是应该信你？我听说武德九年，玄武门前夜，我父亲要起卦，被舅舅阻拦，舅舅说，如果卦象不吉，难道就不动手了吗？而如今，我父亲夺有天下十七年了。

纥干承基：魏王不是一般人，我要看他命该不该绝。

此时，亲随走进来：太子少师病重，陛下亲赴少师宅第看望太子少师，陛下敕令太子赶赴少师宅第。

魏征仰卧在席上，奄奄一息。仆人小声对守在魏征床边的叔玉：陛下和太子驾临，请公子准备接驾。

叔玉起身，准备离开。魏征拉住了叔玉：是陛下来了吗？扶我起来，拿朝服来。

叔玉：父亲病重，不要勉强，还是躺着吧。

魏征：你懂什么？我为大唐臣子，便要有大唐的风骨。

叔玉扶魏征艰难地起来，帮魏征穿鞋。接过仆人递来的朝服，往身上穿……

李世民和李承乾已经站在了屋内。魏征赶忙跪倒。叔玉也跪下扶住魏

征。

魏征：陛下，臣魏征衣冠不整，无颜以对。

李世民在魏征对面跪下：少师，朕与少师弟子李承乾慰问。

李承乾随李世民跪下。

魏征喉结缓缓移动，良久：我不能再辅佐太子，也不能再直言陛下了。

李世民流泪：虽然你每每让我难堪，但现在朝堂上没有了你，我却总觉得非常失落。几次想来看你，又怕惊扰了你。

魏征：这室内的屏风、桌椅、被褥都是陛下亲赐，花样都是我喜欢的。陛下懂得我的心思，我却不懂陛下的心思，从来说的都是陛下不爱听的。

李世民含泪笑：你懂了，便不是魏征了。

魏征：我就像古时候的寡妇，照顾不到自己的儿女，却忧虑社稷宗姓的存亡。魏征体力不支，几乎摔倒。

李世民扶住魏征：大唐已有二十六年，贞观已有十七年，先生可以放心社稷。你不必忧虑你的子女，我来为他们做些事情吧。我要把衡山公主嫁给你的儿子叔玉。

魏征缓缓移动着眼球，看着叔玉。叔玉跪移近魏征。

魏征低声：叔玉，谢恩吧！

叔玉伏拜：谢陛下恩。

李世民在两仪殿后殿贴着奏疏的屏风上寻找着什么。

李泰在李世民身后哭诉：要不是我躲得快，那一箭就正正地插在这儿了。

李泰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心脏的位置。李世民光顾着看奏疏，却没顾上回头看李泰。

李泰十分失望，带着哭腔：父皇，你在听我说吗？

李世民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份魏征的奏疏，如获至宝地摘下来：我在听着。我已经派大理丞立即调查此事。刺杀亲王，非同小可，无论是谁，抓获以后格杀勿论。

李泰：父亲难道就没想过可能是谁吗？

李世民：我想过，可是我想不出。

李泰：父皇不是想不出，而是不愿去想，不敢去想。

李世民出神，缓慢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泰情绪激动：朝中是有些人对我不满，可是却没有人恨我到了要杀了我的地步，况且谁都知道无论此事成败，父皇一定都会追查到底。如果仅仅是嫉恨，绝不可能冒这样的风险。刺杀我的人不仅仅是因为恨我，而是因为我的存在对他是个威胁，必须除掉我，才能保全他自己。

李世民：谁？

李泰：父亲对我偏爱，朝中已经有不少人议论，相信父皇也听到过。太子早就坐立不安了，现在他终于动手了。既然他不怕父皇追查，说明他连下一步计划都想好了。

褚遂良入殿，见气氛不对，就立在一旁，不敢说话。

李世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对李泰：我说过，我会追查到底的，无论这事是谁做的，都会受到严惩。你先回去，让我静静。

李泰告退。褚遂良也要跟着退出，被李世民阻止。

李世民拿起手中的奏疏：这是魏征从前给我上的“十思疏”，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一个帝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拿出来重新读一遍。可是，上面没有告诉我，儿子之间相残该怎么办，更没告诉我，有一天他魏征离开我了，我该怎么办。

两仪殿后殿，更鼓响，李世民从梦中惊醒。内侍立在一旁，面带悲色。李世民看着内侍，渐渐回过神来：是魏征吗？内侍含泪点头。李世民闭上眼睛，仰天长叹。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魏征逝世，年六十四岁。

李世民在苑西楼，跪，遥拜。李世民起身遥望，眼泪涌出。

褚遂良：陛下节哀。

李世民：临照铜镜，可以调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道朝代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确得与失。我经常用这三种镜子来提醒自己。魏征走了，我就少了一面镜子！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你记下来。

褚遂良执卷手写。

李世民：得到他的一份奏章，因为是草稿，字很难认，只有前面几行可以分辨，说：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则国安，任用恶人则国乱。朝廷官吏，情有爱憎，憎恨的就只看见他的恶，喜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该谨慎，如果喜爱而又能知道他恶的一面，憎恨的而又能知道他善的一面，除去邪恶者，不要迟疑；任用贤德者，也不迟疑，就可以兴盛了。我想了想，恐怕只有爱憎，其他就不够了。公卿侍臣，都应该把魏征的意思写在笏板上，明白这个道理向我做谏争啊。

褚遂良写毕。

李世民：魏征葬在我的墓地旁，我要为他立一块碑，上面要有碑文。

褚遂良：好。我马上准备。

李世民：不，我亲自来写。

李世民在案几前持卷书写。内侍禀告洛州都督张亮求见。

李世民持卷看张亮：任命你为洛州都督，你不去洛州找我有什么事？

张亮：陛下，有个事情不能不告诉你。我去兵部告辞，兵部尚书侯君集不知为什么问我，什么人排挤你，把你外放到洛州？我说除了你侯君集还有谁！他说，我平定高昌，结果惹来了这么大的嗔怪，我怎么能排挤你呢？

李世民停止书写，看着张亮。

张亮：他扯着衣裳说，我郁闷很久了，你能不能造反？你要是造反，我跟你一块反！

李世民：你和君集都是功臣，他和你说这些时旁边也没有人，追究起来，君集一定不服。事情也弄不清楚，你先不要传出去。

张亮：是。

李世民摇动着手卷：我正在给魏征写碑文，我想，做君王难免很多人不满意，有的人凭一股勇气，有的人能说会道，有的人生性谄媚，又有的人生性奸诈，再有的人欲望强烈，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出于各有所求，我又只有一个人，稍不注意，听了一个人的，危险啊。这也就是困难之处。

张亮：我只是跟陛下说一下，明天就走了。

李世民：你们这些功臣，我总想时常见到你们，可是亡的亡，走的走，也许我请画工把你们画下来，倒可以常常看到。

张亮流泪，告辞。

两仪殿内，尉迟敬德华服伏拜：陛下，我真的老了，每每精力不够，所以常常怕耽误朝政。陛下准许我回家安安静静等死吧。

李世民摇头：你还早着呢。

尉迟敬德：真的是这样。我听说陛下也是风疾上身，是这个年纪了。不比少年时，当初我随陛下打天下，风餐露宿不觉得，到了年纪，疾病找上门了，才知道当年欠下多少啊。

李世民：你说得对。我这些年也是每每觉得不如从前，几次风疾，真是苦不堪言啊。不过你是老臣，这样吧，做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可是隔五天还是来一次吧。

尉迟敬德：谢陛下。

李世民：一会儿你先别急着走，我叫工部尚书阎立本来给你画像。

尉迟敬德惊讶：为什么给我画像？

李世民：我以前叫阎立本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现在我想叫他画《凌烟阁功臣图》。你知道，当年咱们这些人，现在都到年纪了，我有时候想

起诸位，又苦于诸位不能常常在一起，所以想把你们画下来，放在凌烟阁里，想起来就可以去看一看。

尉迟敬德微笑：那好，我就等着吧。

第四十五章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三月，齐王李佑在齐州叛变。

东宫内，贺兰楚石、纥干承基、李元昌、赵节、杜荷围李承乾坐。

李承乾：齐王真的反了。

李元昌：会不会牵连到我们？（指纥干承基）他跟齐王往来密切。

纥干承基：殿下，恐怕事情紧急了。

贺兰楚石：对。反了吧。

众人纷纷：反了吧。

李承乾：这里离太极宫只不过二十步，随时可以杀进去。我只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与我齐心。

贺兰楚石：我与殿下齐心。

杜荷：其实天象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应该马上响应。我与殿下齐心。

李承乾：好，既然如此，歃血为盟。

每个人开始割破手臂，用同一块绸缎擦血，互相展示。李承乾点燃绸缎，绸缎烧成灰烬，灰烬放入酒中。李承乾端起酒杯，饮。众人传送酒杯，逐一饮酒。

李承乾再举起酒杯：同生，同死。

诸人：同生，同死。

李承乾对贺兰楚石：你岳父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每天都会报告我父亲的一举一动。现在事有紧急，你马上去，要他们随时报告。

贺兰楚石：我马上去。

李承乾巡视诸位：我们现在开始吧。第一步，做什么？

杜荷：事情简单至极，殿下只要声称得了急病，生命垂危，陛下一定亲自前来探视。在东宫之内，我们就可以成功。

所有人点头，纥干承基：是啊。不过，是要他活，还是死？

所有人看李承乾。

李承乾：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他。

纥干承基：那就是要他死。死好办。

李承乾：诸位还有什么？

李元昌将手掌合在一起，摇了摇：前几天，我看见陛下身边有位美女，琵琶弹得极好，咱们的事情成功之后，殿下，请把她赏给我吧。

李承乾：说得好。我把她赏给你的时候，就是成功的时候。

纥干承基住所，军士一拥而入，将熟睡中的纥干承基压在席上。

密室中纥干承基垂头丧气，已经被折磨得没了力气。褚遂良在一旁站立，监督着审理过程。

主审官：我再问一遍，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抓到这儿来吗？

纥干承基：你们把我抓进来，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主审官：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纥干承基：我没有罪。

褚遂良在一旁听得有点不耐烦：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罪太多了，一时想不过来吧。到底为了哪桩事把你抓进来，你自己心里恐怕也没底吧。

纥干承基有点慌乱：我没有任何罪。

褚遂良：齐王谋反，你不是直接参与者，可能还到不了死罪的地步。可是你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太子亲自来为你求情，也救不了你。

纥干承基冷汗出，不说话。

褚遂良：直说了吧。你行刺魏王虽然未遂，但判你十个死罪也够了。你以为这么长时间，我们按兵不动，是在等着你上门自首吗？你行刺魏王的证据我们早已掌握。你在这里狡辩只能是白费工夫。

纥干承基：刺杀魏王的人不是我！不是我！

褚遂良故意停下来，观察着纥干承基的表情：这件事之所以一直压着，是因为你后面的那个人，轻易动不得。可是这事又不能没有个交代，所以前后的责任只好由你一个人担着了。

纥干承基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是被迫的，没别的办法，太子叫我去，我不能不去。如果拒绝，一样是死路一条。

褚遂良突然变了脸色：大胆！已经犯了死罪，竟然还敢诬陷太子！

纥干承基惊讶：难道大人刚才说的人，指的不是太子？

褚遂良：你诬陷太子，罪加一等！

纥干承基：真的是太子，我对天发誓是太子让我去的。不是太子，我怎么敢去做这样的事。我是糊涂，我觉得太子是储君，是将来的陛下。太子的话，不能不听，所以我就……

褚遂良转头对身旁的书记官：这些话都记下来没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胆的罪犯，竟敢把罪责推到太子头上。

纥干承基大喊起来：不信我的话，陛下会有危险！

褚遂良终于等到了要听的话，转过脸来：说下去。

四月一日，追查齐王叛乱党羽，牵连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向李

世民告密，检举太子集团谋反。

大理寺，李世民与房玄龄、长孙无忌、其他一些官员坐。褚遂良引侯君集入。侯君集跪下，褚遂良将记录手卷交给李世民，自己入座。

李世民阅手卷：我本来是不想让玩弄辞令的官吏侮辱你，所以我亲自来审。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侯君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被人捆起来，有人问我，我就必须回答。

李世民：有人检举你参与谋反。

侯君集：我听说了，但是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纥干承基，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的家奴吧。我记得贞观二年，有一个家奴告发他的主人谋反，陛下认为这不是好事，说，谋反这种事一个人是做不成的，一定还有另外的人，不必担忧发现不了。从今以后，家奴告发主人，不能接受，杀掉家奴就是了。

李世民：我们不管纥干承基是不是家奴，贺兰楚石不是你的家奴吧？

侯君集看了李世民一眼：当然不是，他是我的女婿。

李世民示意内侍，贺兰楚石入。侯君集看着他入，垂下眼睛。

贺兰楚石跪在侯君集右后方：侯君集……

侯君集向上看了一眼，长叹：不称我的官职，不称岳父，与家奴无异！陛下不想让官吏侮辱我，我也不想让家奴侮辱我，一切我都承认。

大殿中沉默。房玄龄、长孙无忌垂下眼睛。

李世民：侯君集是有功之臣，我实在不忍心以律法处置。贞观九年，我曾经为党仁弘请罪于天，这次我想为侯君集向你们再一次乞求，你们会答应我吗？

长孙无忌：上次高甑生诬告李靖，等同谋反。这一次是确实的谋反。

房玄龄点头：他自己都承认了，陛下又何必呢？

褚遂良：只有诛杀，才可以彰显律法。

李世民：侯君集，你都听到了，我只能和你就此永别！以后，只能在凌烟阁看看你了。李世民流泪，挥手示意。内侍引侯君集、贺兰楚石出。

李世民：还有一个人，我想免他一死。就是汉王李元昌。

房玄龄：太子谋反，同谋者有生有死，天下一定会议论。议论，就对陛下不利。陛下要侯君集生，又要李元昌生，岂不是忽视谋反之罪吗？现在有功之臣侯君集死，皇族李元昌死，不正可以告诉天下，谋反，杀无赦。

长孙无忌：李元昌证据确凿，杀之有理有据，不过可以体面地死，不必斩于街市。我建议赐他自杀。

李世民：可是，可不可以赦免他的母亲、妻子、儿女？

长孙无忌、房玄龄：我不反对。

李世民：那斩首李安俨、赵节、杜荷，你们肯定同意了？

房玄龄：没有什么好说的。

李世民：唉，玄武门的时候，李安俨为隐太子尽忠，我是很佩服的。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赵节是我姐姐长平公主的儿子，哪一个说起来都触到我的痛处。

房玄龄：我从来没有看到陛下如此犹豫啊。

李世民又流下眼泪：我老了？总是想起过去的事情，感伤于眼前的事情。我知道你们在等一个人，我也在等。我问你们，怎么处置太子？

房玄龄：陛下，证据确凿，谋反是斩首。

长久的沉默，李世民似乎刚听明白，喃喃：斩首？

房玄龄：斩首。

李世民：斩首……

房玄龄：太子到底是陛下的骨肉。我以为，陛下如果能仍是慈父，太子可以终其天年，当属最好的结局。

李世民：可以吗？

房玄龄：陛下可以手敕，我们照办。

李世民注视着李承乾：我要说什么，你都知道。可是我还是要听你说，你到底为什么？你不是太子吗？

李承乾：我为太子，已经十八年了。在太子位上，我做错过什么吗？我在太子位上，贪图过什么吗？

李世民一愣：应该没有。

李承乾：我对得起太子之位。陛下万岁之后，我会是昏君吗？

李世民：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李承乾：你是因为我处理政务而担心吗？

李世民：你处理政务尚好。

李承乾：所以你是在政务之外，担心我的品德。

李世民：是。

李承乾：你担心错了，十八年来，我性格未改，十八年来，你认为我政务尚好，十八年，还不能证明吗？还不能证明我的品德不影响我处理政务。我知道，我不是太子了。父亲，你到底为什么偏袒魏王？

李世民一愣，接着沉默。

李承乾：你偏袒魏王，朝野议论，你是知道的。你许可魏王入住武德殿，武德殿是什么地方，你是知道的。你其实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命魏征为少师，以为可以平息议论。平息了吗？起码魏王不在乎，魏王咄咄逼人，这

是你希望看到的，还是你真的不知道？

李世民：我在问你为什么谋反？

李承乾：我就是在说我为什么谋反。谋反，是为了自救，自救，必然冒犯根源。我知道我不是太子了，明天我就会身首异处，我都知道。父亲，我离开你之前，只有一句话，如果陛下封魏王为太子，朝野沸腾，究竟是陛下造成的，还是魏王造成的，还是我造成的？

李世民痛苦地沉默。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李世民下诏罢黜太子李承乾，贬作平民，囚禁右领军府。

马场内，李治与武才人骑马并行。

李治：昨天我到舅舅那去了。

武才人：是他叫你去，还是你自己去的？

李治：他叫我去。

武才人：嗯，开始了。你的大哥被废，魏王就有了希望，你舅舅一定是觉得你也开始有希望了。

李治：是啊，他说他要在陛下面前举我为太子。

武才人兴奋，转而不满：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你才告诉我这个消息。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李治：我有点害怕。

武才人：是因为你哥哥被废害怕吗？

李治点点头：我不能想像他们会为太子动干戈。

武才人：我要是男子，就不会说这种话。

李治：太子我也想，舅舅跟我说了以后，我一直在想，能不动干戈就成为太子，不是更好吗？

武才人：可以不动干戈，由你舅舅去操办一切，你坐享其成。机会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抓住，姐姐就太失望了。

李治：怎么会，我那么笨吗？

武才人：谁知道呢？谁知道机会突然来临，你认不认为它是机会呢？

两仪殿内，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对坐。

李世民：虽说废了承乾，可毕竟一件事情有了了结。

长孙无忌：你是说太子之争结束了？

李世民：我的儿子里面谁又强过青鸟呢？

长孙无忌：青鸟……青鸟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

长孙无忌站起来，走到屏风前，寻找了一下，摘下一份奏章，走回来坐下，将奏章递放到李世民面前的案几上：这是魏征没有写完的奏章，上次你叫我们都抄下来。我一向对魏征无所谓，我觉得他是一种人，但不是我这种人。他的话不无道理，但道理太大了，大到没有错误，可照他的道理去做，很多事情就不好做。

李世民看奏章：你不在君王之位，不能体会他的道理。

长孙无忌：所以他的道理，只对君王有用，可天下人难道都是君王吗？不是。不是的话，天下人照什么道理去做呢？

李世民思索了一下：嗯，这倒没有想到。孝，天下人都有父母，孝，总是他们都可以遵守的道理吧。

长孙无忌：青鸟孝吗？

李世民：孝，不是他的长处，读书，是他的长处。

长孙无忌：你不要忘了，大唐是以孝立国的。如果青鸟的长处不在孝，选他为太子，会不会影响大唐的命运呢？

李世民：你常常有些道理是很具体的道理，所以我常常会喜欢听你说话。那么依你看，孝是谁的长处呢？

长孙无忌：晋王李治。

李世民思索，点头：你说得……对。

长孙无忌：当年你让我主持修撰《贞观律》，贞观十一年，《贞观律》修成。治理天下有了律法的依据。这些年，边患全部克服，天下丰收，大唐的国力有了底子。大唐开始以文治国，孝与不孝，就重于其他的长处。

李世民点头：这倒是。

李泰入甘露殿。李世民卧在席上，武才人在一旁持药服侍。

李泰：父亲风疾又犯了吗？

李世民点点头，痛苦状。

李泰对武才人：我来服侍。

武才人：不用劳动魏王。

李泰狠狠盯视武才人，武才人直视李泰，李泰目光游移，语气缓和下来：我来服侍父亲吧。

武才人将药递给李泰，李泰用羹匙舀药送到李世民嘴边，闭目的李世民一惊，睁开眼。

武才人：你服侍过陛下吗？

李泰不知所措。李世民主动张开嘴，李泰赶忙喂药，李世民呛住，咳嗽。武才人上前捶背。李泰放下药，抢着捶背，挤开武才人：我来，我来！你去拿水来。

武才人：那不是水嘛！

李世民皱眉，挥挥手，武才人慢慢退下。走到屏风后面，悄悄跪近。

屏风另一边，李泰：父亲觉得好一点吗？我应该学些医术，好服侍父亲。

李世民：那倒不必，我知道你的……

李泰：父亲当然知道我的孝心。承乾就是没有孝心。

李世民：承乾也有他的长处。

李泰：父亲已经处置承乾，就不要再提他了。

李世民：他到底做了十八年的太子啊。

李泰：我也可以做啊。我会做一个好太子，有孝心的太子。

李世民：青鸟啊，承乾就不会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啊……

李泰：父亲知道我的孝心，我才真正是你的儿子，好像再生。

李世民：你会怎么待你的弟弟们呢？比如稚奴。稚奴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

李泰：很好办啊，我去世的那一天，把我的儿子杀掉，传位给稚奴。父亲要再喝点水吗？

李世民：也好，不不，我不喝水，我是说你做太子也好。

李世民喘息。武才人站起，走近李世民和魏王：陛下好些了吗？魏王，陛下需要的是歇息。我在这里随时可以服侍。

李泰满足的表情：父亲，我先回去了。

李世民闭目点头，李泰出。武才人跪近李世民，轻捶。李世民舒缓下来，要说什么，武才人将手放在李世民嘴上：陛下不要多说话，好好休息。

第四十六章

马场内，武才人骑马缓行，张望。

李治驰马来到：姐姐叫我，我来晚了。

武才人：你再晚，就什么都晚了。陛下已经立魏王为太子。

李治惶恐：啊！我怎么还没有听到朝报？

武才人：还只是嘴上答应，来得及的话，为时未晚。

李治：完了，完了，晚了。

武才人：镇静！你既然认输，我也不管了。

李治：姐姐，如果不晚，怎么办？

武才人：镇静，谨慎，第三是什么？

李治思索，武才人叹了一口气：舅舅啊！

李治也叹了一口气：一急就忘了。

武才人扬鞭抽李治坐骑，大吼：还不快去！

长孙无忌与李治对坐。

长孙无忌：为什么武才人会告诉你？

李治：因为她听到啊。

长孙无忌：她怎么不告诉我？

李治：她叫我赶快告诉舅舅。

长孙无忌：嗯，不管它！从现在起，你不要回晋王府，随时在我身边。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入宫。

李世民侧卧在席上，肩腹覆薄毯，长孙无忌、褚遂良、岑文本、刘洎对坐。

李世民终于睁开眼睛：我这个风疾真是麻烦。无忌，你也随我征战过，你没有犯风疾吗？

长孙无忌：你是拼命啊。

李世民点点头：现在想起来，真是拼命啊。

长孙无忌：风，是忌讳的，年轻时不觉得，年老就要还债。屏风屏风，挡的就是风。在室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风餐露宿了。

李世民：你好像也懂点医啊。

长孙无忌：学书不成学剑，学儒不成学医。其实不必学医，谁不知道一

点常备之术呢?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昨天，青鸟偎在我怀里，说，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去世的话，一定把儿子杀掉，传位给稚奴，天下谁不爱自己的儿子，我听了，心里怜惜啊。

众人面面相觑，长孙无忌：这是什么话！他是太子吗？你答应他做太子吗?

李世民沉默，之后点点头，

褚遂良：陛下说错了，陛下要三思，要误事啊！可能吗？魏王做太子，再做君王，虽然手上有生杀大权，却肯杀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弟弟？不可能！陛下已经封了承乾为太子，却又宠爱魏王超过礼制，结果不是出了大祸吗？事情刚刚过去不久，要记住教训。陛下难道不明白吗？命魏王为太子，必先处置晋王，才不出祸乱啊！

李世民闭目，泪渐渐出：办不到，办不到，不行啊，怎么能够处置稚奴啊?

长孙无忌：事情就是这样，你轻率不得呀。再想想，要再想想，为什么急着立魏王?

李世民哭出声来。

长孙无忌：陛下，事不迟疑，立即召房玄龄、李勣来，议论新太子之事。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无忌出，命内侍召房玄龄、李勣觐见。然后到门外附近，招司徒随从：立刻回府，带晋王来，越快越好。

长孙无忌对另一个随从说：魏王府那边怎么样?

随从：已经全天监视。

长孙无忌：再多派人去，随时报我。如果魏王出府，尽量想办法延迟他。

长孙无忌望着随从离开，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转身。岑文本从殿内向外走。

长孙无忌：中书侍郎止步！

岑文本注视着长孙无忌，垂下眼睛，转身入殿。长孙无忌入殿。

李世民被内侍扶起，端坐，晃了一下，手扶在佩刀架上，佩刀落在席上。长孙无忌坐近李世民：司空和兵部尚书马上就到。

李世民有些恍惚：无忌，你会背叛我吗?

长孙无忌：陛下，镇静。房玄龄和李勣马上到了，我们要办大事情。

李世民：为什么这么多人背叛我？为什么?

长孙无忌：我们不是就要商量出一个不会背叛你的人吗？

李世民：你们助我打天下，治天下，我给你们名誉，官职，地位，富贵，真的是不能共富贵吗？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兄弟，也不能和我一条心，共富贵。

房玄龄和李勣入，悄悄坐下。

李世民拿起席上的佩刀，猛烈地摇晃着：为什么？为什么？

长孙无忌举：陛下，镇静。我们都在陛下这里，议论新太子……

长孙无忌环视其他人目光投向门口，李治向里探望。

长孙无忌：我们开始吧。陛下，开始吧。

李世民：我厌倦了，每天在忙，无时无刻不在忙，无时无刻不在想还有哪里没有想到，这是为什么？一生一世，为什么？

李世民仰倒，手仍然在晃着带鞘的刀。长孙无忌上前，揽住李世民的肩，其他人一拥而上，拉扶李世民。李世民挣脱。所有人不知所措。李世民跪起，抽出佩刀，凝视着佩刀，把刀刃转过来。长孙无忌用手指向褚遂良暗示，褚遂良伸手欲抓刀。

刹那间，李世民将刀尖指向长孙无忌：你！你以为你不会背叛我？

长孙无忌跪拜在李世民面前，声音颤抖：臣不敢。

李世民盯着长孙无忌，松手，刀从手中脱落。李世民几乎晕厥在地。

长孙无忌喊：晋王！服侍陛下！

李治跑入。长孙无忌瞋目，示意褚遂良。褚遂良跪爬近李治，将刀递给李治。

李治接过刀，惊恐万状。

长孙无忌抱住李世民，喊：晋王，镇静！

李治不再发抖，持刀在胸前：陛下，父亲！

李世民转向安静，寻看到持刀的李治：稚奴，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治：父皇，我不放心你。

大殿一片寂静，李世民：你是我的儿子。

李治：父皇，有舅舅在，不会出事的。舅舅，刀鞘呢？

李世民凝视着李治，觉出李治临大事有静气：稚奴，你应该是太子。

长孙无忌：陛下英明，我们都无异议，反对的，陛下敕我镇压。

李世民安静下来，抓住长孙无忌的手：稚奴，你舅舅辅佐你，我不担心，你还不快跪下。

李治迅速找到刀鞘，收入鞘，将刀放到刀架上，之后跪下。

李世民拍着抓住长孙无忌的那只手：不是给我跪下，给你舅舅跪下，谢你的舅舅！司徒。

李治跪着移动方向，向长孙无忌叩拜：谢舅舅，谢司徒。

长孙无忌：稚奴，谢陛下。

李治移动方向，向李世民叩拜：谢陛下。父皇，我把你的刀放好了。

所有人都松懈下来，喘息着跪下：就这么定了。不知道百官如何议论？

长孙无忌：晋王仁爱忠厚，孝顺慈祥，如果有人不同意，我负欺君之罪。陛下，请立即召集百官。

钟鼓声强烈地响起，百官汇向太极殿。长孙无忌在司徒位上，目如鹰隼。殿内，长孙无忌的随从迅速与各位官员耳语。百官纷纷跪好位置。

李世民入，坐到御坐席上，百官注视着李世民。议论声起。长孙无忌举手制止。

李世民：承乾忤逆，李泰凶险，都不可以当太子。我要再选一人。

寂静。

李世民：如果我两次选错的话，这一次由你们选。

议论声起。长孙无忌巡视群臣，

两三位大臣试探性地：晋王。

长孙无忌直起身，巡视群臣，鼓励的神色。

群臣的声音和击笏声逐渐增大：晋王！晋王！晋王！

长孙无忌微笑，看向李世民。

李世民闭目，听着欢呼，点头：朕以为，如果李泰为太子，表示太子这个位置，可以谋略夺取到手，我厌恶。朕立下规矩，从今以后，太子无道，亲王谋取，两人同时罢黜。这个规矩要传子孙后代。而且，魏王为太子，承乾和晋王都会送命；晋王为太子，承乾和魏王都会平安。

李世民低下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有一句话，憋了很久，今天必须说出来。玄武门的事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不愿意说，你们不敢说。于是好像从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平平静静地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谁都可以当它没发生过，唯独我不能。这么多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件事，那一幕一遍又一遍地在我梦里出现。

长孙无忌：陛下想想，没有玄武门，也没有今天的贞观啊。

李世民：是啊，我原来也以为，只要我做一个贤明的君主，就能证明我当初做的是对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对和错。我做了什么永远都抹不掉。

李世民停顿良久：当初先王说过，为了让我和兄弟们不要因为皇位而流血，说过“破国成家”的话，让我到洛阳去建天子旌旗。我当时就在想，家和国就一定不能两全吗？我没有先王的勇气，我不能为了一个儿子，把国家拆散。最后，我的家就成了这个样子。虽然没有流血，但这还算个家吗？难道帝王之家就一定要这样？说到这里，李世民一阵眩晕，身体晃动。内侍急

忙扶住。众大臣忙起身，李世民举起手来，示意大家不必担心。

马场，武才人不住地让马兜着圈子。报信人驰马过来。武才人勒住马。报信人策马围武才人转圈：晋王已立为太子。

武才人渐渐微笑，鞭马，疾驰而去。

李泰在数百名骑士随从下，抵永安门。守卫军士横戈阻拦。

太极殿内，内侍走进来：陛下，魏王率数百亲随抵达永安门。

长孙无忌：为什么带那么多人？

内侍：还好，没有带重武器。

长孙无忌：陛下，制止魏王，免得魏王犯法。

李世民：司空，你去处理。

长孙无忌：司空去，不太方便吧。

房玄龄：陛下放心，我去，魏王不敢冒犯。

守门军官：陛下手敕，魏王入肃章门。为魏王执缰。

李泰进入内朝堂所，巡视着肃静的环境。房玄龄坐在席位上。

李泰一惊，长久看着房玄龄，终于跪下。

房玄龄：没有陛下的手敕，你不能离开北苑一步。

李泰：你不为你的儿子着想吗？

房玄龄：不乱说乱动，你可能还有希望。

李泰泣。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李世民下诏，封晋王李治为太子，李治年十五岁。

四月初十，李世民下诏任命司徒长孙无忌为太子少师，司空房玄龄为太子少傅，萧瑀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勣为太子宫詹事。李大亮兼太子宫领右卫率，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太子宫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太子宫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太子宫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马场，李世民策马。李治策马在李世民身边。宫中内侍、嫔妃随后。李治在行进中回首望。武才人看向李治。李治微笑着投过目光。

四月十四日，李世民下诏，魏王府官属，全部贬逐岭南。杜楚客免除死刑，贬作平民。

太极殿内，李治跪在李世民前。

李世民：你起来，有什么话非要跪着说？

李治：儿臣不敢讲。

李世民平静了一下情绪：跟你的兄弟有关，对吗？

李治：陛下明察秋毫。承乾、青鸟二人，离开长安时只能携带随身衣服，情形着实可怜。他二人虽有罪，但毕竟是臣的兄长，也是陛下的亲生骨肉。望陛下能网开一面。儿臣不求陛下赦免他们，只求能保证他们衣食丰足，身体安康。

李世民盯着李治：我问你，你恨他们吗？

李治：他们都是儿臣的兄弟，又不曾加害于儿臣。儿臣为何要恨他们？

李世民：如果你是承乾，你会恨青鸟吗？

李治语塞：这，儿臣实在难以想像。

李世民：他们二人相争，你偏向谁呢？

李治：二人都是我的兄长，我怎么好说偏向谁呢？

李世民把头扭向一边，不看李治：好吧，念在你对兄弟的情义上，你的请求，我准了。你觉得他们缺什么，就去给他们准备些什么吧。但是，我不会给他们什么。

李治：谢父皇。

长孙无忌居所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对坐：说起来，承乾和青鸟都是我的外甥，他们从小长于深宫，接触的都是妇人，不会特别好，也不会特别坏，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都是党羽教唆。所以清除前太子一党，前魏王一党，要仔细，不能留后患。

褚遂良：是。所以……

长孙无忌：死人也不可放过。

褚遂良：比如……

长孙无忌：你崇拜过的魏征。

褚遂良：他……我是崇拜过，不过，陛下一直是看重魏征的。

长孙无忌：陛下原从的人从来与魏征不近，魏征曾经教唆隐太子杀陛下，陛下虽然赦免他，又听他的话，我们做臣子的，不这么看。房玄龄当年说得对，魏征之所以能保身，是他以卖直为宠。陛下不听他的，等于杀谏臣；听他的，他就功成富贵。历代多少所谓直臣，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褚遂良：啊，是这样。好办，我来办。

两仪殿，李世民与房玄龄、褚遂良对坐。

李世民阅手卷毕：我还是想不通，以前的朝代，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记来记去，都不让君王看，为什么？

房玄龄：史官不作虚伪赞美，同样，也就不隐瞒罪恶，因为不隐瞒，君王看到了，一定大怒，所以不能给君王看到。

李世民：我不觉得我是这样的。时间久了，有些事情都忘了，我看到过去做错的事，可以提醒自己。

李世民再把手卷展开，找了一下：你看，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玄武门这一段。玄龄，那天你是在的，虽然你留守秦王府，但事情你差不多都知道，可是，这里遮盖不少啊。

房玄龄：因为不能给陛下看《起居注》，所以我和许敬宗他们删减之后，编成今天呈给陛下的《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

李世民摇摇头：我还是想看《起居注》。

房玄龄和褚遂良伏拜：陛下，不可以。

李世民：以前，周公辅佐成王，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造反，周公杀了他们，为的是保护周朝，鲁国的季友用鸩酒毒杀叔牙，也是为了保护鲁国。武德九年我做的事，与此类似，史官何必避讳！你们不给我看《起居注》，起码要把《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中的掩饰去掉，将事实直接写出来。

褚遂良：陛下说的这一段，臣等可以恢复。不过，有些事情牵扯太大，不好办。

李世民：你是说四月的事情吗？直接写吧。

褚遂良：不是，事关贞观朝之大事。

李世民：直接写。我打了天下，执政之后，对治天下之策，并不甚懂，出了不少差错。幸亏魏征直谏，防止我的失误。

褚遂良：我说的正是魏征。

李世民：魏征？魏征怎么样？

褚遂良：我为起居郎，有时大臣的谏议来不及记录完全，事后会向谏议者请教看原稿，以求完备。我曾经向魏征求过原稿，才知道魏征的谏议全部留有原稿，以备编撰文集，流传于世。

李世民惊异：编撰文集？

褚遂良：是啊，将来留有名气的是魏征，所谓贞观盛事，将来天下未必记得陛下啊！

李世民呆住。

房玄龄：陛下，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后，陛下不杀魏征，用魏征出使河

北，我提醒过陛下，魏征以卖直换取性命。贞观这些年，魏征一直不改直谏，多少次令陛下难堪，他不是不能改，而是改了，也就完了。

李世民点头：但我确实受益良多，我说过他是一面镜子，说实在，我有时候有点怕他。

房玄龄：陛下是咎由自取。

褚遂良：其实有比这更可怕的，陛下应该还记得，魏征推荐过什么人。侯君集，结果谋反，杜正伦，泄露禁中语。若魏征享以天年，他们难道不成一党吗？后果会是如何呢？陛下还为他写过碑文。

李世民低头沉思，点头，怒气渐渐上来，击案几：砸掉！砸掉魏征的石碑！

褚遂良：那碑文呢？碑文已经入《起居注》。

李世民：右史记行，会记下我摧毁魏征墓碑！

房玄龄：所以啊，让君王看《起居注》，君王会大怒。陛下，身体尚未痊愈，不要动怒。

七月十四日，李世民下令摧毁魏征墓碑。

第四十七章

长安城外，军士押解李承乾。李承乾从驴上爬下来，军士上前戒备。李承乾直视军士，军士让开。李承乾跛行至路边，向长安望去。

李治跃马上前，来到李承乾面前，递上一包东西：大哥，本来有很多东西想让你带着，可是又怕你旅途不便。所以挑了几样最重要的，给你送来。

李承乾看着李治，停了一会儿，接过包袱。李治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李承乾。李承乾随手把包袱扔在地上，转身跛行回到军士中。

李治眼圈通红，看着李承乾远去。

九月初七日，李世民放逐李承乾于黔州。

九月十八日，李世民放逐李泰于均州。

甘露殿灯光下，李世民挣扎着醒过来，寻看四周，嫔妃们围跪在周围，都面露惊慌。

李世民：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武才人：陛下梦中高喊，惊动后宫。

李世民：我喊什么？

武才人和嫔妃们都低下头。

李世民挣扎着起来，一脸虚汗：我喊什么？

杨妃：隐太子。

李世民躺下去，失神，终于说了一句：你们都不要走，陪我到天明。

黑暗中，李世民睁着眼，坐起身，嫔妃们在席上睡成一片，李世民缓缓站起来，四下看了一看，迈过嫔妃们，走出去。

李世民骑马至宗庙，随从们跟随。

李世民巡看牌位，在李渊的牌位前跪下，默祷。过了一会儿，李世民睁开眼，直视李渊的牌位：父亲，你的长孙承乾谋反，没有流血；你的仲孙青鸟谋反，没有流血。我不能杀他们。承乾其实是最能继承你的血脉的。一切是我的过错。父亲，你的季孙稚奴已经册封为太子。父亲，他合适吗？

李世民直视牌位：父亲，我明白你当年的难处了。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李世民下诏，祭祀、奏章、外宾、军事、禁卫、印信、驿站补给，对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处决或赦免死刑，仍由自己裁决。其他所有国事，交太子李治处理。

李世民把写好的诏令放在案几上，叹了一口气：无忌呀，你劝我立稚奴为太子，可是，看来看去，稚奴不够强悍，将来守得住江山吗？

长孙无忌：陛下，现在不是打江山了，是治天下了。治天下，靠的是能臣，即使君王弱一点，关系不大。

李世民想着：前几年打猎，我看吴王恪，遇事果断，像我。让他来做太子，你觉得呢？

长孙无忌用手拍击膝盖，摇头：陛下陛下，陛下，还不够乱吗？你还要再乱一回吗？

李世民沉默了些许：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你就不同意？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太子是什么？太子是储君，是留在那儿，一旦有不测，马上就全面执政的人。这样的人，换过来换过去，要出事的！承乾和青鸟，不就是这样吗？李治仁厚，是能守住文治的良才。

李世民目光茫然。

长孙无忌：举棋不定则败，何况立太子！

敬德微笑地走入，一边走一边招呼：陛下，陛下，陛下赐我坐吧。太极宫走起来还真有点远，人不如以前了。

李世民微笑看尉迟敬德走到自己前面，示意尉迟敬德坐下：你看起来很好嘛。

尉迟敬德：全拜陛下许我五天一上朝，在家里，吃吃想吃的，穿穿想穿的。有一天我忽然想吃马肉了，陛下，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打窦建德，没吃的了，只能杀马吃肉？

李世民笑着摇摇头：罪孽呀，打天下靠的是马，要不是活不下去了，怎么能吃马肉呢？

尉迟敬德：酸的，马肉是酸的。

李世民：我根本不记得是什么味儿了。

尉迟敬德：陛下，我来，是我听说你又做梦了？而且我知道是噩梦。

李世民：你怎么知道？

尉迟敬德：我当然知道了。你忘了？武德九年，我给你当门神？还是梦到那回事吗？

李世民进入沮丧，点头。

尉迟敬德：过去这么多年了，还会梦到它，是不是因为承乾的事？别在

意，我来就是要给你再做一次门神，挡住他们。

李世民点头，凝视着尉迟敬德：你知我心。

尉迟敬德感叹：陛下，要不要再做一次法事驱鬼？

李世民摇摇头：你知道，我是不信这些的，大概是老了吧，我突然觉得我要活得再长一点儿，再长一点儿，我要看到太子登基，我退为太上皇，我要看到大唐人丁兴旺。

大臣们已在两仪殿中坐好，议论纷纷。李世民进入，殿中安静下来。

李世民：你们在议论什么？我还没进来，就听见你们嗡嗡的声音了。

褚遂良：今早朝廷派往漠北的使节回来了，大家在议论他带来的消息。

李世民：什么消息？

使节：陛下，漠北的可汗病重，他弟弟薛延陀趁机统揽大权，召集所有的军士，宣称要举行一次大规模演练；同时摆下酒席，邀请所有臣属一同阅兵。席间，他突然发动攻击，把一百多名臣属都杀了，之后闯入大帐，逼可汗让位，可汗不肯，他就亲手杀死可汗，把尸体砍成数段，抛进水沟……

李世民惊愕。

使节：现在，薛延陀控制了漠北，截断了周围各部落向大唐进贡的通道，把所有给大唐的贡品全部抢走了。

李世民：啊?！漠北不是一直在进贡吗？这个薛延陀是怎么回事？

使节：薛延陀这个人，身材高大，性情凶暴，身带五把佩刀，左右侍从不敢抬头看他，上马下马常常叫高官贵族趴在地上，薛延陀踩到他们的背上当作马镫。

李世民：薛延陀弑君暴政，应该讨伐，还有什么消息？

使节：薛延陀打算切断漠北向大唐朝贡的道路，所以漠北周围的几个部族都向大唐乞求救援，这是求援信。

使节递上卷宗，李世民蹙眉展看：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使节：薛延陀已率兵打下了两个城。我去劝他，说大家都向大唐称臣，应和平相处。薛延陀不答应。

李世民：薛延陀弑君暴政，侵略友邻，我为天可汗，不能不管。传旨，朕要亲率大军，征伐薛延陀。

马周跪伏：陛下，不可。漠北道路遥远，粮秣运送艰难危险，薛延陀精于防守城池，不易攻打。当年隋炀帝，就因为征伐，民力大耗，造成天下动荡。陛下亲征，臣以为不妥。

李世民等马周说完：好了，朕知道了。

褚遂良上前：陛下，臣也以为不可。天下好像一个人的身体，长安和洛阳，就是心脏，州县就是四肢，除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了。漠北的情况，

诚然应该讨伐，但是派两三位猛将，率四五万兵马，以陛下的声威，击败它易如反掌。况且，太子刚立，年龄还小，陛下离开长安，要冒很大风险，臣以为，以天下万王之王的尊贵，有些轻率了。

李世民：自古以来，不管君王怎么治理，冬天都不能耕田播种；可是，随便哪个农夫都能在春天耕田播种，什么道理？上天自有运转，我们与时运转，就能成功，薛延陀杀害漠北可汗，虐待文武官员，百姓伸长脖子，盼望有人救援，这就是时机。机不可失，你们议来论去，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已决定，征伐漠北！

李靖到李世民前：陛下，我老了。

李世民：卫国公请坐。卫国公，武德年间，你平定南方，贞观年间，你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现在，漠北的情况你也知道，你有意领军吗？

李靖：以前，凭的都是陛下天威，才有我的一点功劳。现在，我有病，也老了，陛下还是这么看得起我，当然由我来领军！

李世民：我时常想起你的功劳，不过，天催人老，看来是奈何不得。这次还是我来吧。

李靖：陛下也不是当年了，看来我们都还迷恋军功！不过，御驾亲征，陛下还要三思。

李世民：总之，卫国公也认为漠北必打？

李靖点点头。

长孙无忌不解：漠北不过是小小属地，薛延陀再厉害，也挡不住我们大唐的军队，派个将军去就可行。再说，陛下亲征漠北，朝政怎么安排？

李世民：征漠北，派李勣将军就足够了。我要亲征，是为稚奴啊，要他知道打和治都不容易。有这样一场战事，稚奴可以学到很多，征调民力，判断战机，考察官吏，都是太平年间学不到的。

长孙无忌：陛下是要太子留在京师？

李世民：对。但这也是我担心的，我一走，满朝的事都留给他，怕他力不能支啊。

长孙无忌：留太子在京师，太危险。

李世民：危险？

长孙无忌：太危险。因为稚奴没有经验，容易为人挟持。太子若为人挟持，后果不堪设想。

李世民长时间凝视着长孙无忌：你想得对。那好，我带稚奴走，留房玄龄掌管朝政。

长孙无忌：还要多留一个人吧。

李世民：有房玄龄，我就放心了。

长孙无忌：我看再留萧瑀。萧瑀是个喇叭，看不惯的就会说，陛下远

征，即使最信任的人，也要留一个对头。

李世民：也对，好，留萧瑀。

李世民又想了一会儿：房玄龄是谨慎的人，但过于谨慎了。我发脾气的时候，房玄龄常常面无人色，让我后悔。留萧瑀这样的人，房玄龄会不会谨慎到不能做事了？把萧瑀留在洛阳吧。

尉迟敬德劝阻：陛下带太子亲征，长安、洛阳，守卫必然空虚，万一发生隋朝末年杨玄感那样的兵变？况且，一个薛延陀，依臣看来，不值得劳动御驾亲征，派一支军队前去讨伐，足够了。

李世民：你跟我打过洛阳，当年的雄心，看来是没有了。这样吧，我任命你做一左马军总管，随我征伐漠北。

太极殿前，后勤动员会议，有关官员陆续入位。李世民为征伐漠北做行政调动。

宣旨官接连宣布诏令：将作大匠阎立德等，前往洪州、饶州、江州，建造运输船舰四百艘，装载军粮。营州都督张俭等，率领幽州及营州军队，契丹部落、奚部落、靺鞨部落，以作试探。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户部侍郎崔仁师为馈运副使，黄河以北各州，都受韦挺指挥，加授韦挺紧急措施全权。太仆少卿萧锐，负责把黄河以南各州粮食，由海道运往北方。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官。

气氛凝重，房玄龄跪拜。

李世民：我们出发后，朝政由你全权处理，我就只管北伐的事了。太子我带走，你记住，朝政由你全权处理。

房玄龄：是，陛下放心，臣明白。陛下，安西都护府驰报，玄奘已到达西州，请求陛下赦免他贞观二年违犯禁令，西出阳关，好回到长安。

李世民：我不但赦免他，而且还要你出长安一百里去接他。他到了以后，立刻告诉我。

房玄龄：是。

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十月十四日，李世民开始北伐，离开长安。

洛阳城内，李世民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看地图。侍从入，递上驰报。

长孙无忌打开：陛下，六百艘粮船搁浅在河床，不能前进。

李世民怒：怎么回事？

长孙无忌：馈运使韦挺没有先行视察运输河道，河床太浅。

李世民：先行的粮草出问题，这仗让我怎么打？就地免韦挺、崔仁师馈

运使正副职，押回长安。

长孙无忌：是。

侍从又入，递上另一驰报。

李世民怒气未消：还有哪儿出了问题?

长孙无忌展阅驰报，愣住。呆呆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更加恼怒：讲。

长孙无忌：承乾死在黔州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不敢出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对视。

李世民呆在原地，独自一人，流下泪来，良久说：停止一切公事，以国公的礼遇埋葬承乾。

十二月初二日，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

十二月十四日，李世民下诏，命远征各军，及各部落军从南北进攻漠北。

长孙无忌居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对坐。

褚遂良：原来的魏王一党，王珪不在了，杜楚客贬为平民，房遗爱虽然没有处置，没用了，这次除掉韦挺、崔仁师，就只剩下一个岑文本了。

长孙无忌：前魏王只是流放，被陛下召回，不是没有可能。赶紧灭绝前魏王的党羽，才能确保太子。

第四十八章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玄奘历经十七年，终于取经回到长安。

长安，武才人在皇家迎接阵营中，高阳公主在司空府迎接阵营中。长安万人空巷，争睹玄奘。

洛阳宫内，李世民快步进入，宫人为李世民解下大氅，李世民入座首席。侍卫将地图放在席前，打开，递竹杖给李世民，李世民将竹杖放到腹前，倾身探看地图，侍卫们进进出出不断地传递着资料。

长孙无忌：营州都督张俭，因河水暴涨，到现在大军还不能渡河。

李世民：懦弱，召他来洛阳。

侍卫在李世民边上报告，李世民愣了一下，想了一下：好，带他进来。

玄奘随官吏入，合十拜。

李世民注意地看着玄奘：法师辛苦了。法师当年西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报呢？你走后，长安议论了很久呢。

玄奘：当年要去的时候，报过三次，不过中书省都没有准许。可是西去天竺求法，实在是沙门性命中最为紧要的事，所以只好就那样走了。陛下今天追究，实在惭愧恐惧。

李世民想了一下：能舍弃性命求法，可以不必惭愧。而且你是僧人，与一般人也不一样。不过……路途遥远艰险，沿途风俗又很不相同，法师怎么度过的呢？

玄奘慢慢抬起头来：陛下天威广被四方，四海都景仰陛下的仁德，所以凡是由东方西去的人，都被尊敬。玄奘在天竺，曾被国王问到“秦王破阵乐”，由此可见陛下的威信。

李世民高兴了：真是奇妙，法师坐近些。不知法师走了多少路呀？

玄奘移近：玄奘为求法，每个与佛法有关的地方，都要去求证。大概行脚五万余里，经一百一十多国。

李世民：你比博望侯张骞走得更远，一百多个国家，世上真是有那么多国家吗？许多国家大唐都不知道吧。

玄奘：是。住下来讲经的有二十八国。

李世民：你来回有十七年，去过的地方，都还记得吗？比如距长安多远，当地有什么物产，气候如何……

玄奘：假以时日，我还是能一一回忆起来。

李世民：那太好了。你安顿好了，把这些都写下来。

玄奘犹豫了一下：啊，我带回长安很多经卷，都还没有翻译。

李世民：不，你先写我们说好的。这事不难，你只说，找人录下来。

玄奘：倒也是。

李世民高兴了，注视了一会儿玄奘：我看，你的阅历丰富，性情专注，这样吧，还俗到我手下吧。

玄奘：我所求的，是法，不问政务，一旦还俗，其实于政无功，而且所学的就会腐败。

李世民：那就随我出征，路上我们还可以再谈。我马上要征伐漠北。

玄奘：陛下真是难为我了。佛家戒杀，军旅之事，是万万不行的。陛下还是放我译经吧。

李世民：好。你打算在什么地方译经？

玄奘：距洛阳不远，嵩岳少林寺就很好。

李世民：不好。你还是在长安好。长安弘福寺，我看很好。

玄奘：也好，我带回的经卷，现在都在长安。

李世民：你要记得，我们说好的，就叫《大唐西域记》吧，要先写出来。这样，我叫司空房玄龄安排你的事。

玄奘：谢陛下。

玄奘回到长安后，立即在弘福寺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外来文化翻译工程，翻译方式采用玄奘主持译场全面工作，辨析名相，证解微义，断定疑义，集体翻译，分工负责。

此外，直中书杜行敏、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吏部尚书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杜正伦、守黄门侍郎薛元超、守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充任笔受、监阅、润色等。

玄奘主持译经，日夜相继，如白天有事耽误进度，就在夜间补足，全部完成。三更暂眠，五更复起。

郊外，辩机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高阳公主骑马从后面赶上来。靠近辩机后，高阳公主放慢了马速，轻轻跟在辩机身后。

辩机觉察到身后有人，回头看到高阳公主，辩机惊愕。

高阳公主：你去哪儿？

辩机：师父命我去办事，我刚刚办完，正要回去向师父禀报。

高阳公主：你这么大的学问，在玄奘面前也只能做个徒弟。

辩机：玄奘师父的学问，不是我这样的人能比的。

高阳公主：到别的寺里，你最起码也是个住持。在这儿，你却只能给玄奘做个助手。你不觉得屈才吗？

辩机：做了住持学不到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就算是给玄奘法师做一辈子助手，也不算枉费今生啊。

高阳公主：想不到你是个这么没抱负的人。

辩机：佛门弟子追求的是真义，不是人间的荣华富贵。

高阳公主用欣赏的眼神看着辩机：我想不通，追求到了，又能怎么样。

辩机：公主若想的是“能怎么样”，说明公主想的还是凡间的事情。追求真义与世俗无关，的确不能带给人什么，但却是佛门弟子最高的追求。

高阳公主盯着辩机：这么说，你是不会为凡间的事情烦恼了？可我看你并不快乐。

辩机语塞，回避高阳公主的目光。

高阳公主：上来！

辩机困惑。

高阳公主：我让你上马来，我送你回去。

辩机：公主，这怎么可以？

高阳公主：我说可以就可以。

辩机：若是被别人看到，公主要怎么解释？

高阳公主：你不是刚刚说不会为凡间的事情烦恼吗？怎么，你这位大师连我这么一个俗世女子都不如？反正我是什么都不怕。

辩机不答话。

高阳公主：既然你害怕别人看见，就不让他们看见。到了有人的地方，我会把你放下来，让你自己走。但是现在我先载你一程。

辩机：公主的话，句句不错，可有些事情……

高阳公主几乎是在用命令的语气对辩机说话：你怎么这么啰嗦，快上来，你师父还在等着！你要拖到什么时候？

辩机见躲不过，只得上马，坐在高阳公主身后。高阳公主一把抓住辩机的手，让他搂住自己的腰。辩机脸色发红，却无法拒绝。

高阳公主策马疾驰。

定州御帐外李世民和长孙无忌骑马并行。

长孙无忌：定州之后，陛下还是要带太子吗？

李世民：是啊，叫他到疆场上看一看，知道兵戈是怎么一回事。

长孙无忌：兵戈之地，胜则势如破竹，败则如山倒，我们是老兵了，太

子如果有意外，事情就麻烦了。我看定州此地不错，不如将太子留在定州，进可到漠北，退可回洛阳、长安。

李世民思索：到幽州吧。

长孙无忌：幽州自古是争战之地，无险可守，不如定州。

李世民：嗯，好。留太子在定州。

因漠北气候恶劣，李世民下令班师。

暴风雪中，士兵们艰难地整理军资、武器。士兵们在拆卸一部分营帐。还没有拆卸的营帐孤零零地立在风雪中，似乎马上就要被风雪摧毁。

李世民独自坐在帐中，神情严肃，像一个末路的英雄。

野外，李治的队伍向李世民的队伍迎上去。两支队伍的军容有着明显的区别。

李世民显得疲惫不堪：我从定州出发时说好，等再见到你，才换身上这件衣服。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换，你看，现在又脏又破了。他们劝我换了，我说，将士们都一身破烂，我一个人穿新的，稚奴，我教给你，穿了新的，士气就没有了。

李治拿出新衣：父皇，现在可以换上新衣了。

大帐内李世民趴在席上，李世民屁股上生疮化脓，不能骑马，李治用嘴为李世民吸脓。

两仪殿内，李世民斜卧在御坐席上，萧瑀、张亮对坐。

萧瑀：陛下，有些话我不能不说，虽然朝廷重臣都讨厌我，可是，我不能因为他们讨厌我，我就避嫌不说。

李世民：你经常争吵，房玄龄他们说不过你，可是，有些事也确实因为你而耽误了，你不知道吗？

萧瑀：陛下既然提到房玄龄，我就不能不说了，房玄龄跟中书、门下官员，结成党羽，辜负国恩，手握权势，情同一体，陛下却不知道，他们只是差一点没有谋反。

李世民不悦：你说得也太过分了。不能因为房玄龄总掌朝政，联络官员，就说他勾结党羽。我选择贤能做自己的心腹和四肢，应该诚心相待，不要求他十全十美，我不算聪明，但也不至于像你说的好坏不分、忠奸不辨，糊涂到这种程度！不过，你还是一个忠心的人。

刑部尚书张亮在一边手数着念珠。李世民看了他一眼：你既然叩拜佛

祖，为什么不出家当和尚？

张亮一愣。

萧瑀：我也信佛，我一直想出家为僧。

李世民：那我就顺从你的意思吧。

萧瑀：啊……我，我现在还不能出家。

李世民面露厌倦，众人退下。

李世民看着他们退下，对在一旁的李治说：看来，萧瑀还是不能留。你来帮我起草诏令。我对于佛教，本不信仰。萧瑀声称他看破红尘，但心意是邪是正，难以识别。只祈求自己一个人的福祉，不但对上冒犯君王，对下更倡导浮华风气。萧瑀自己请求出家为僧，一会儿工夫又加改变，忽东忽西，只看他一念之间，是对是错，在文武百官面前随时反复，违背栋梁应有的坚定和见识，我一直忍耐到现在，可是萧瑀却没有悔过之意，不妨派他去商州，撤除爵位。

李世民看着李治写完：明天一早，就把诏令发出去。

李治：是。可是佛真的是不可信吗？

李世民：佛是不是可信，我不管，重要的是你要有理由处置一个人。

第四十九章

甘露殿，李世民躺卧在席上，武才人在一旁调药，看了一眼李治。李治跪在李世民前，展阅手卷，收卷，看了一眼武才人。

李世民断断续续地：修身和治国的方法，都在这里了，我一旦走了，也就没有什么话忘记告诉你了。你多读史，向古代帝王学习。学高，能达到中，学中，只能达到低。我其实内心喜欢奢侈，又喜欢巡视，给百姓增加了负担，不要学我这些。统一天下是我的功劳。你没有我的功劳，却要继承我，所以要非常非常谨慎。什么事立难，失易？是社稷。什么易失而难得？是帝王的宝座。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李世民将自己写的《帝苑》赐给李治。

李世民躺卧在席上，从疲倦中恢复了一些元气：无忌，你看我是不是不行了？

长孙无忌将手按到李世民手上：陛下，你全面掌管朝政，精力应该是不够了。如果静养调息，身体会好起来。

李世民：我觉得有时候身体好像不是我的。以前，我射箭的时候，想都不用想。现在，我甚至要拿一杯水，都要想一想，我该用哪里的力气去拿。

长孙无忌凝视着李世民，流下泪来。

李世民积攒了一下气力：我觉得我要把一切都交出去了。交给稚奴，我还是不放心。我想交给你。

长孙无忌：我不是在辅佐稚奴吗？

李世民点点头：在稚奴接替我之前，我要有一个在朝政上信任的人。

长孙无忌：房玄龄不是在呢吗？

李世民：前两天，萧瑀说到房玄龄勾结党羽，我虽然不信，但是又不能不想。

长孙无忌：房玄龄为左仆射，掌管朝政时间长久。长久了之后，做起事来总会重用熟悉的人，房玄龄可以相信，可是他手下的人出了差错，你说是房玄龄的错，还是他手下人的错？小错积累起来，就是大错，大错会乱啊。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要你说呢？

长孙无忌：陛下，如果信任我，我会压制房玄龄。我和房玄龄跟从你多年，我们之间没有芥蒂。可我会和他多年的人脉有隔。有隔，就难做事了。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将长孙无忌的手拉近：两者之间，我选你。

弘福寺院中有大理寺捕快进入。小和尚奔入译场，告知玄奘。玄奘走出来，辩机随后。

捕快施礼：我们捕到一个贼，身上带有玉枕一只，说是偷自弘福寺。我们带这个贼来确认，请上座给我们方便，查验一下。

玄奘：出家人不戒备，施主请自便。

玄奘领捕快随押着的小偷走在寺院里，小偷走到僧房前，边看边走到铺前：就是从这儿拿的。

捕快问玄奘：这是哪位的铺？

玄奘看看身后，辩机脸色大变：我的。

捕快：我们得请这位出家兄弟走一趟了。这个玉枕，是当朝陛下的高阳公主所有，师父得到大理寺说清楚，讲明白。

辩机：这个玉枕是高阳公主施舍的，我去大理寺说清楚。

玄奘：佛门无私财，你怎么扣留施主的施舍？

辩机：我去大理寺说清楚，回来再跟上座说。

玄奘问捕快：辩机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译场上还要用他。

捕快：这就说不好了，或者去去就来，或者还有什么耽搁。

房玄龄府内，房遗爱坐在席上，眼睛无奈地转来转去：你和那个秃头弄在一起……

高阳公主：你说谁是秃头?!

房遗爱：你还真叫我说出来，好，你和辩机弄在一起，我不管，只要不碍房家的事。

高阳公主：你还有什么事？你不是整天跟着我哥哥转来转去，以为有什么好处，你的魏王不行了，流放均州，还不是因为我，你才逃过一劫。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房遗爱：我是驸马。

高阳公主：我休了你这个驸马。

房遗爱：只有男休女，哪有女休男。

高阳公主：我们李家就是可以女休男。

房遗爱：好了，好了，现在怎么办？大理寺抓住你的把柄，朝廷议论的可是房家啊，议论的可是父亲左仆射呀。

高阳公主：我不管！你不许再跟我这么说话，我烦了，敢把长安一把火烧掉。

房遗爱：我信，我信。可是父亲要是受这个事牵连，你到底是房家的人

啊。

高阳公主由怒转入琢磨。

甘露殿，李世民与高阳公主对坐。

高阳公主：你就不能管房家吗？你是皇帝，房玄龄只是左仆射。

李世民：住口，房玄龄三个字，是你能说的吗？你是房家的人了，要管，也是房家管你。

高阳公主：那你说怎么办？

李世民：朝廷议论，京师议论，天下都会议论，这个辩机，由大理寺按律处置。

高阳公主：辩机是出家人，交给庙里处置，不就行了吗？顶多是还俗。

李世民：我已下令腰斩辩机。

高阳公主愣住：腰斩？父亲是做给我看吗？父亲是要房家的好看吗？要房家的好看，我不管，做给我看，我就要在长安闹出事来。

李世民怒：女儿和女儿真不一样啊，你要闹事，我就是陛下了。你不闹事，我还是父亲。

高阳公主怒：腰斩辩机，我就闹。父亲，你对自己的儿女就这么不留情吗？大哥承乾叫你流放了，二哥青鸟也叫你流放了，你又要腰斩我的人，你只喜欢稚奴，稚奴有什么本事？写写字罢了。

房玄龄府内，鼓声传来，房玄龄茫然：腰斩辩机，这是敲山震虎，在警慑我啊。

随从：高阳公主的奴仆也被斩了。

房玄龄：是啊，但愿这个媳妇别再给我惹事了。

玄奘闭目，听僧人诵经。高阳公主缓步走入弘福寺，神情恍惚。诵经的僧人看到高阳公主，走神，停了下来。玄奘睁开眼睛，看到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在寺内缓步移动，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众僧人受惊，望向高阳公主。玄奘也注视着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死死咬住自己的下嘴唇，鲜血从嘴唇上流出。玄奘低下了头。

高阳公主：法师，我想问，屠杀僧人会是什么下场。

玄奘合十，不回答高阳公主的话。

高阳公主见玄奘不回答，自言自语起来：我不能陪你，因为我要等着，等到他死的那一天。

武才人居所，武才人在一方手帕上写了几个小字，小心翼翼地把手帕交给身边的一个宫女。一面嘱咐宫女，一面把桌上的一个漆盒也交到宫女手

上：要亲自送到太子手上，不见到太子本人，绝对不要拿出来。明白了吗？

宫女：明白。

武才人：好，你去吧。

武才人目送宫女出去。

东宫，漆盒摆在李治面前的桌子上。

宫女立在李治面前：陛下说这里有武才人喜欢吃的一道菜，想让太子殿下也尝尝。

李治会意，对周围的侍从：你们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用膳。侍从们退去。

李治夹起一片菜，故意掉在了身上。宫女急忙掏出袖中的手帕，假意去擦。

李治：好了，不要紧。我自己来。

李治顺手接过了宫女手中的手帕，读手帕上的字。

宫女：殿下有什么要回禀陛下的吗？

李治：请回禀陛下，菜我很喜欢。

太极殿，宣旨官宣旨，长孙无忌跪拜完起身，转对群臣。群臣伏首，拜。房玄龄神色苍茫。

正月二十六日，李世民命长孙无忌摄理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长孙无忌掌管朝廷中枢，权力达到顶峰。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为《瑜伽师地论》作序，是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后来，这篇序被冠于全部大藏经。

两仪殿内，李世民与李淳风对坐。

李世民：民间流传预言书《秘记》，说大唐三世之后，有个女主武王将取天下，会不会发生？

李淳风：我上观天象，下察历数，这个人应该已经在宫中。

李世民惊恐：真是这样吗？

李淳风点点头。

李世民：那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会怎么样？

李淳风：上天的旨意，人力不能抵抗。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可疑的人都杀掉，只不过会让很多人含冤而死。而且，过了三十年，那个人已经老了，也许会有仁慈。陛下现在即使找出这个人，杀掉了，上天还会再派年轻的来下毒手，那时候，恐怕陛下的子孙，一个也剩不下了。

李世民忧郁，站起身，回旋，停住，李世民的耳边突然出现了当年梦境中李建成的话："去问问你刚刚册封的杨贵妃吧。"

李世民快步走进杨妃居所。杨妃见李世民情绪不好，在一旁也不敢说话。

李世民突然开口发问了：你还在为元吉的事记恨我吗？

杨妃愣住：陛下此话从何问起？

李世民：回答我，到底恨还是不恨。

杨妃：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即使当时恨过，现在也早就忘了。毕竟，我跟陛下做夫妻的时间比我和齐王做夫妻的时间要长出许多。

李世民渐渐放松下来：你听说了吗，现在人们都在议论，说大唐三代之后，将有一位女主取天下。

杨妃：陛下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李世民：多年前，隐太子曾托梦与我，说我的子孙将被一个人杀光。

杨妃：陛下觉得这是一个人？

李世民：他还说，让我来问你。

杨妃大惊。

李世民：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杨妃：想必是当年陛下怀疑我，所以会生发此梦。

李世民：也许你知道她是谁，你认识她。

杨妃：我不知道谁能有这么大的胆量。三代之后，应该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认识的人，那时候大概也都不在世了吧。

李世民：宫里这些年纪小的人中，你觉得谁可疑？

杨妃有点着急了：陛下不要再追问了。如果我知道，为什么要瞒着你。

李世民：谁是你接进宫里来的？

杨妃：自从皇后离世后，宫内大小嫔妃、宫女都是由我接进来的。

李世民瞪大眼睛：你觉得会是谁？

杨妃：人数众多，数目已经上千。这如何判断。

李世民：如果我把她们全杀了呢？

杨妃慌忙跪倒在地：陛下不可为一句谣言做此不义之举！

李世民：都劝我不要杀人，可是我的子孙们呢，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遭屠戮？

两仪殿内，李世民独坐，神情忧郁。

内侍人：陛下，司空这几天情形越来越不好。现在恐怕不行了。

李世民目光转了一个方向忧郁地望着，好像突然明白：我马上去看他。

李世民站起，脚步有些不稳，走到殿门口，扶住大柱。

房玄龄躺卧在席上，房遗直、房遗爱、高阳公主跪在房玄龄旁，李世民由内侍扶持，到房玄龄前，慢慢坐下。

房玄龄慢慢睁开眼睛，微微掀动手指，房遗爱等欲扶房玄龄起。李世民制止，就势牵住房玄龄的手。

房玄龄：陛下，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满足，不会受到羞辱，知道适可而止，不会遇到危险。陛下每处决死囚，都要我们三次五次复奏，吃素菜，撤乐队。可是征伐漠北，士卒肝脑涂地，收获小，损失大，我拼死劝陛下撤销征伐。我不行了，只能说说这个了。

李世民流泪，摇着房玄龄的手。

房玄龄：陛下，我们一个一个走了，帮不了你了……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贞观名臣房玄龄去世，年七十。李世民予其陪葬于昭陵。

李世民躺卧着双目紧闭，殿中有风，李世民感觉到了，微睁开眼，宦官去拿小屏风，放到李世民头边。

李世民困难地摇摇头：还在祈雨吗？

太监：还在祈。祈了三个月了。

李世民：有风了，是下雨了吧。

宦官走到殿门，天边的乌云翻涌。宦官的鬓发拂动，他关上殿门，当即跪下：陛下，要下雨了。

李世民挣扎着，要起来。宦官趋前，扶持。

殿外，大雨倾盆。

贞观二十三年，三月，李世民带病到显道门外，赦免天下。

第五十章

武才人与李治坐在甘露殿外室。

武才人：你见了玄奘，怎么样？

李治：他是上座高僧，当然了不起。

武才人：你不觉得他可以帮助你吗？

李治：他？他在佛门啊。

武才人：糊涂。你知道大唐有多少人信佛？

李治点点头：是这样啊。

女侍端药入，李治欲接，武才人阻挡，接过药，入内室。

武才人舀一匙药，尝了尝，送近李世民。

李世民注视武才人：女主将兴，说的是你吧。

武才人持药的手微抖，很快，镇静下来：陛下，张嘴。从古到今，有哪一个女人做过帝王？风言风语，我还以为陛下真的是英明君主呢。

李世民想了一下，点头微笑，武才人喂药。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到终南山翠微宫避暑。

李世民在去翠微宫路上隔车帘向外望。车驾慢慢停下。李世民在内侍扶持下，从车驾上下来，他身体虚弱，脸色灰黄。

终南山重峦叠嶂，李世民站定：真是易守难攻啊。啊，这么多年了，看山川，还是脱不开攻守。

李世民微笑，扶持宦官注意到李世民心情好：陛下心情好，开阔，自然会想到历年武功。

李世民点点头：孙思邈还在终南山里吧？

宦官：是，陛下。

李世民：几次派人请他出山，还是不出山啊。

宦官：孙思邈知道陛下雅量，所以敢不出山。

李世民有所动：其实也好，真到了长安，也许就写不出《千金方》了。

宦官：陛下，起风了，还是先进翠微宫吧。

李世民在含风殿睡着。李治跪在李世民身边，渐渐困顿。武才人持汤碗跪入，轻触李治。李治醒转，看到武才人，高兴起来。武才人递给李治汤碗，李治接过，捏住武才人的手，武才人用嘴示意李世民。

李治持汤碗小心地饮，同时与武才人四目对接。

武才人跪坐，垂头入睡。李世民咳嗽，武才人惊醒，为李世民翻身，轻捶。

李世民喘着，环视周围：太子在哪里？

武才人：他守候了一夜，现在休息了。

李世民：我问他现在在哪里！

武才人：在偏殿休息。

李世民：传他来。

武才人刚要离开，李世民叫住：帮我坐好。

武才人：恐怕陛下支持不住。

李世民怒：我要坐好，等太子来。

武才人过来扶李世民略起，垫枕头在李世民后面。

李世民靠住，喘着。

偏殿李治正卧在小席上熟睡，嘴微张。武才人过来，推醒熟睡中的李治。李治惊醒，看清武才人，疲乏地笑了。武才人抚李治的脸，李治握住武才人的手。

武才人：陛下请你马上去。

李治惊：啊，父皇怎么了？李治翻身而起，衣衫不整，鬓发凌乱，武才人为他略为整理，一推：快去！

李世民靠在枕上，闭目。李治进来，武才人随后。李世民睁开眼，李治跪在李世民边。

李世民看向武才人：回避。

武才人退下。

李世民：刚才，我突然觉得……我想，该告诉你了。

李治恐怖。

李世民闭目定了一下：我没有想到，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都走在我前面。我以为我可以把他们留给你。可惜……现在，只有你舅舅长孙无忌，还有褚遂良、李勣，三个人了，你继位后，这是我能留给你的全部了。

李治：父皇，你会好好的！

李世民：糊涂。总有那一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佐你，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李勣。李勣本来姓徐，叫徐世绩，你爷爷赐他姓李，他才叫李勣。李勣这个人，无懈可击。

李世民停了一下，睁眼看了一眼李治：无懈可击是最麻烦的。你现在对

他没有恩德，你继承皇位后，恐怕难以使他效忠。这是我担心的。

李治惊讶，点头。

李世民停了一会儿，积聚气力：我要把他，贬到陇西。不需要任何缘故，我来做这个恶人。如果他离开长安，等你继承皇位后，就擢升他当仆射，你就对他有恩了，他就会对你效忠，你就会有三位能力最强的大臣，三位大臣，都是社稷之臣，有他们在，治天下无忧；如果他犹豫拖延——李世民睁开眼，目光找到李治，李治垂下目光。

李世民：看着我。

李治抬起目光。

李世民：记住，如果他拖延，就把他杀掉。

李治惊讶，呆了很久，慢慢地点头。

李世民：去吧。安排诏令去吧。你不要去，留在这里，派你自己的人到长安去。

五月十五日太极殿的皇位是空的，皇冠放在几案上。李勣进殿，对皇冠伏拜。

宣旨官：圣旨，太子宫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改任迭州总督，夺去前任太子宫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宣旨毕。

伏拜中的李勣，只略停了一下：臣遵旨。李勣直起身，面无表情地看着皇冠。

宣旨官：你没有什么申述吗？陛下许你申述。

李勣：臣谨遵旨。

李勣再对皇冠伏拜，起身，转身出殿。大殿另侧站立的监视者迅速退到柱后。宣旨官一直盯着李勣，直到他消失。

李勣在宫中行走，监视者远远跟随。

翠微宫含风殿内，李世民觉得异样，好像有事要发生。

李世民问长孙无忌：长安怎么样？

长孙无忌忍不住哭了：陛下，李靖将军去了。

李世民愣住：老人家，七十九岁了。他们，为什么都走在我的前面？无忌，就把他葬在我的陵墓之旁吧。

长孙无忌：陛下，不要多思虑了，人总是要走的。

李世民泪下，长孙无忌搀李世民跪好，遥拜李靖：李将军，路上珍重！

李世民半卧。御医奉上汤药，用小匙搅了一下，李治接过，舀了一口，移到李世民身边，再舀了一匙，小心地喂李世民。李世民咽下药，疲乏中注

视李治，抽起御医为他诊脉的右手，抚着李治的头发，悲哀流泪：你怎么会有白头发了。你如此孝顺，我死，也没有遗恨了。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召见长孙无忌及褚遂良。

李世民：我今天把身后之事托付你们，太子李治仁厚孝顺，你们深知，要好好辅导。太子，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你不必为大唐担忧！你名治，岂非天意？

李世民再对长孙无忌：自从我选了墓地之后，我想过几次，虽然祖上传下来的制度简单，可是为了天下民心，我的葬礼还是按照汉人的规矩办吧。

李世民又单独吩咐褚遂良：长孙无忌对我忠心耿耿，我能登基做皇帝，靠他。我死后，不可受人挑拨。永保“宗社”。大唐以武立国，我以武统天下为一，你们都记下了，可是，你们，我死后，不要以武祭我，贞观，到现在，二十三年了，是文，文治天下，不要武……

李世民命褚遂良撰写遗诏草稿：命太子李治继位，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日常事务，交付朝中各省处理；担任都督、刺史的亲王，准许来京师奔丧，但，濮王李泰例外。还有，我已经答应玄奘法师，我死后，嫔妃一律供养佛寺。

褚遂良：陛下的意思是嫔妃一律出家吗？

李世民点点头。

昏迷中的李世民被低笑声惊醒，看到一闪而过的武才人与李治。他流下了留恋生命的混浊泪水。

李世民躺在床榻上，脸上虚汗渐出，嘴里嗯了一声。旁侍的武才人用巾去蘸李世民的汗水。李世民慢慢伸手捏住武才人的手。武才人停下来。

李世民：扶我起来。

武才人：陛下，起风了，小心受风。

李世民：我知道。风还在百里之外，我就知道它要来了。来的时候，蒿草低伏，马鬃飘动。要把马缰松开，让马头低下去，不要让飘动的鬃毛拂到你脸上。拂到脸上，你的脚腕会紧，你的马会以为，你要策它向前……

李世民合目拿武才人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啊，马比你的手热多了。

武才人：陛下想到征战，就会兴奋吗？

李世民：女人也会。

武才人：我会让陛下兴奋的。

武才人俯身贴住李世民的脸，胸在他的鼻眼前停了一下，李世民在胸温中睁开眼，武才人微笑了一下：起风了，马鬃拂到你的脸上。

武才人执拂在李世民的脸上晃动，李世民合目，蝇拂降下来，拖过李世

民的脸。李世民眯起眼睛，陶醉在自己的幻觉之中。

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武才人一边用蝇拂拂李世民的脸，一边哼唱着。

李世民：你的声音让我……

武才人：我的一切都是陛下的。

李世民：扶我起来。

武才人：陛下躺好，我来服侍陛下吧。

李世民：扶我起来！打开门吧，让风进来。

武才人明白李世民确实要起来，收起诱惑，放好蝇拂，扶起李世民，用枕被围好：陛下！

李世民：打开，这是含风殿啊，我要看到山色。

武才人迟疑了一下，终于起身去打开门。风进来了，门晃动，殿内一切好像都随之飘动。

李世民：拿《兰亭集序》来。

武才人从一边的漆盒里拿出纸卷。

李世民：读吧，好像读给自己听。

武才人展开纸卷，声音不高，读起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风拂动李世民的白发，他望着：是啊，饮酒，歌诗，足够了。没有丝竹和管弦，足够了。

武才人：这一天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看万物繁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尽视听带来的欢娱，确实快乐啊。

长孙无忌和李治轻轻地进入，在李世民身后轻轻跪下，不敢惊扰。

武才人：啊，与人交往，俯仰一世，或者，每个人怀抱志向，一室之内相谈；或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然取舍殊异，静躁不同，当欣慰于所遇到的，或暂时有所心得，就快乐自足，察觉不到衰老悄然而至啊。到了终于疲倦，情随事迁，只有感慨系之啊。往常为之高兴的，俯仰之间，已经陈旧，却仍用来安慰自己。何况人生短暂，修持随机缘变化，最终却仍然有尽头。古人说：死和生，是大事。知道这样，难道不痛切吗！每次看到前人兴感的理由，如果与自己契合，总是要感叹悼念。我当然知道生死是空虚荒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人看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昨天。悲哀啊。所以，写下今天来的人名，记录下他们所写的，我们虽然身世不同，经历的事也不同，感慨却是一样的。后人看到这些诗文，也会有同感吧。

李世民老泪纵横，嘴唇嚅动。李治哭泣。李世民听见：稚奴吗？

李治点头，说不出话。

长孙无忌：是太子。

李世民：《兰亭集序》留在我身边，即使我死了。

殿外闪过一匹白马的身影。李世民睁大混浊的双眼，想看个清楚。白马已经消失不见。李世民平静地合上了双眼，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玄奘拿着译好的《心经》向含风殿走去，含风殿里传出痛哭声，玄奘站住，意识到李世民已去世，合十礼拜，就地趺坐，展开经卷，颂经。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初唐第二代帝王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终南山翠微宫，享年五十三岁。

贞观时期，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唐朝对西域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和吐蕃、回纥、南诏、靺鞨等少数民族也建立了广泛联系。中外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发展，为唐朝以后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尾　声

白麻布覆盖了李世民的遗容。玄奘诵经声传来。李治抱住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哀号痛哭，几乎昏迷。

长孙无忌拭去眼泪：太子，请立即接管朝廷，安抚内外。

李治悲哀哭号，不能停止。长孙无忌怒推李治：主上把祖庙和朝廷交给你，你怎么像一介平民，只会哭泣！

长孙无忌摇头，站起，出去。

宦官们忙着摆放屏风，挡住李世民的遗体。李治坐在屏风前，悲痛神情未消。长孙无忌坐在李治右首。不多的官员们进入，跪坐。

长孙无忌示意李治开口，李治慢慢地低下头，泪出，说不出话来。

长孙无忌略烦：侍卫长，警戒含风殿、太和宫，任何人，没有太子令，不得出入。

侍卫长：是。

长孙无忌：请嫔妃们出来参拜。

在场的官员们一惊，身披白麻孝服，头顶白麻巾覆面的嫔妃们从屏风后出来跪下，向官员们伏拜，官员们惊讶地发出声音。

长孙无忌慢慢站起来，示意宦官们执李治站起来。

李治终于站起来：陛下，陛下已，陛下驾崩！

长孙无忌警惕地巡看着官员们，官员们伏拜，渐渐有哭声。

长孙无忌：太子令，陛下驾崩，消息封锁。有泄露者，斩。侍卫长，太子令，许卫士持械进殿，卫护陛下遗体！

李治对宫人宣诏：陛下遗诏，嫔妃一律出家为比丘尼。

武才人惊。

长安大出殡。

高阳公主并不悲伤。

穿麻葛丧服的李治与武才人对视。李治低下头去。

感业寺，众嫔妃剃度为比丘尼。梵钟钟声嘹亮，被剃度的嫔妃中很多都在哭泣。唯独武才人没有哭泣，表情严肃，好像已经有了新的打算。以后，将是她的故事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贞观之治
作者=阿城，孟宪实著
页数=362
SS号=11833531
DX号=
出版日期=2006.11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